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

目錄

序一.....	黃俊傑	i
序二.....	中村質	ix
自序.....		xi
凡例與說明.....		xx
朱舜水書簡原文影樣.....		xxvi
朱舜水對東亞儒學發展定位的再詮釋.....		1
卷一 書簡.....		54
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一年)		
一二三九		55
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一年)		
一二五八		56
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三年)		
一二〇三~一		57
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三年)		
一二二三		59
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四年)		
一二一五		60
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五年)		
一二四六		61

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五年)	
一二〇三~六	62
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九年)	
一二四五	63
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七七年)	
一二〇四	65
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〇四	68
十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〇六	69
十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〇七	72
十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一〇	73
十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一三	74
十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五封)	
一二一六~一二二〇	75
十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一	78
十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二	79
十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五	80

十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六	81
二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七	82
二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八	83
二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九	84
二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二	85
二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三	86
二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四	87
二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六	88
二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四九	90
二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五六	91
二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六三	92
三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六四	92

三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六五	93
三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六六	94
三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六七	95
三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96
三五、朱舜水寄陳(潁川)入德書(一六五八年)	
一二三五	96
三六、朱舜水寄獨立(戴曼公)書(一六六二年)	
九十一	97
三七、朱舜水寄化林(黃檗明僧)書(一六六五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98
三八、朱舜水寄林道榮(唐通事)書(一六六五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99
三九、朱舜水寄何可侯(唐通事)書 1(一六六五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100
四十、朱舜水寄何毓楚(高材)書(一六六五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101
四一、朱舜水寄何毓楚書(一六六五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102
四二、朱舜水寄高木作右衛門(一六六六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103

四三、化林寄朱舜水書(一六六六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104
四四、朱舜水寄劉宣義(唐通事)書(一六六七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105
四五、安東省菴寄朱舜水書(一六七九年)	
八十~一	106
四六、安東省菴寄朱舜水書	
一三四〇	107
四七、獨立寄朱舜水書(一六六二年)	
一三六九	108
四八、獨立寄朱舜水書(一六六二年)	
一三六九	109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四九、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一六七九年)	110
五十、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11
五一、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12
五二、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13
五三、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14
五四、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16
五五、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17
五六、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18
五七、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19
五八、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19
五九、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20

6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

六十、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20
六一、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21
六二、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21
六三、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22
六四、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23
六五、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24
六六、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24
六七、服部其衷寄朱舜水書	
一三四六	125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六八、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27
六九、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27
七十、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28
七一、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29
七二、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30
七三、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30
七四、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31
七五、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32
七六、木下順庵謝朱舜水書.....	133
七七、木下順庵謝朱舜水書.....	133
七八、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34
七九、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35
八十、木下順庵覆朱舜水書.....	135
八一、木下順庵覆朱舜水書.....	136

八二、木下順庵覆朱舜水書.....	136
八三、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37
八四、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137

相關人物書簡

一、獨立寄安東彌三右衛門書(一六五三年)	
一三七〇	138
二、獨立寄安東彌三右衛門、安東省菴書	
(一六五四年)一三六八.....	139
三、獨立寄安東彌三右衛門書(一六六六年)	
一三七〇	141
四、獨立寄安東省菴書(一六七二年)	
一三六五	142
五、獨立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六七	143
六、陳(潁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一六五八年)	
一三五一	144
七、陳(潁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五二	145
八、陳(潁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五三	146
九、陳(潁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五四	147
十、陳(潁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	
《安東家藏名賢詩文手抄》卷下藏	148

十一、陳(潁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四年)	
《安東家藏名賢詩文手抄》卷下藏	149
十二、性融(黃檗明僧)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一年)	
一三七四	150
十三、性融(黃檗明僧)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七二	151
十四、性融(黃檗明僧)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七三	151
十五、林道榮寄安東省菴書	
一四二六	152
十六、安東省菴寄奧村庸禮書(一六八三年)	
八十~一	153
十七、鄭凱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三年)	
《安東家藏名賢詩文手抄》卷下藏	157
十八、人見竹洞寄小宅生順書(一六六五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158
十九、張斐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八六年)	
一三八二	159
二十、張斐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八六年)	
一三八三	161
二一、張斐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九四	162
二二、張斐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八六年)	
一三九五	162

二三、張斐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九二	164
二四、張斐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九三	165
二五、安東省菴寄張斐書(一六八六年)	
一三四八	166
二六、安東省菴寄張斐書(一六八六年)	
二十二	168
二七、大串元善寄安東省菴書	
一四五五	170
二八、朱天生(毓仁)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八六年)	
一三四七	172
二九、朱毓仁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八六年)	
一三五〇	173
三十、朱毓仁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九六	174
三一、張斐寄安東元簡書	
一三八四	175
三二、張斐寄安東元簡書	
一三九八	176
三三、張斐寄安東元簡書	
一三九九	176
三四、張斐寄武岡素軒書(一六八七年)	
一三八五	177

三五、沈燮菴寄安東守經書

《安東家藏名賢詩文手抄》卷下藏 178

卷二 筆語 179

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一六六三年)

一三三四 180

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一六六三年)

一三〇〇 181

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一六七五年)

一二七一 182

四 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六八 182

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六九 183

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七三 183

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七四 184

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七六 184

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八〇 185

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八二 185

十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八五	186
十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〇	186
十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一～一	188
十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一～二	189
十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二	189
十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三	190
十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五	190
十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六	191
十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七	191
二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九	192
二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〇一	192
二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〇二	193

二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〇三	194
二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〇四	194
二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〇五	195
二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〇六	195
二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〇八	196
二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一〇	196
二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一七	197
三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一九	198
三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〇	199
三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一	199
三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二	201
三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三	202

三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四	202
三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五	203
三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六～一	203
三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六～二	204
三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七	204
四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八	205
四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九	205
四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三〇	206
四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三一	206
四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三六	207
四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三七	207
四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三九	208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四七、朱舜水寄何可侯(唐通事)筆語.....	209
四八、朱舜水寄逸然(黃檗明僧)筆語.....	209
四九、朱舜水寄趙文伯筆語.....	210
五十、朱舜水寄下川三省筆語.....	210
五一、朱舜水寄下川三省筆語.....	210
五二、朱舜水寄下川三省筆語.....	211
五三、朱舜水寄小宅安之(小宅生順)筆語.....	211
五四、朱舜水寄陳完翁(陳入德)筆語.....	212
五五、朱舜水寄柳通事筆語.....	212
五六、朱舜水寄中村玄貞筆語.....	212
五七、朱舜水寄中村玄貞筆語).....	213
五八、朱舜水寄中村玄貞筆語.....	213
五九、朱舜水寄彭城太郎助筆語.....	213
六十、朱舜水寄彭城太郎助筆語.....	214
六一、朱舜水寄江口伊右衛門筆語(一六六四年)	
一三〇七.....	214
六二、朱舜水寄獨立(戴曼公)筆語(一六六二年)	
一二八七.....	215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六三、獨立(戴曼公)寄朱舜水筆語(一六五八年).	216
六四、獨立(戴曼公)寄朱舜水筆語(一六六五年).	217
六五、獨立(戴曼公)寄朱舜水筆語(一六六五年).	218
六六、獨立(戴曼公)寄朱舜水筆語	
一二四四.....	219

卷三 問答.....	221
答人見竹洞問二十三條《舜水墨談》(中川文庫藏)	
一、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22
二、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23
三、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23
四、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23
五、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27
六、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28
七、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28
八、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28
九、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29
十、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0
十一、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1
十二、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1
十三、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2
十四、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2
十五、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3
十六、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4
十七、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4
十八、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5
十九、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6
二十、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7
二一、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8
二二、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9
二三、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40

卷四 跋、詩、題、贊、祭文.....	241
一、跋(頌主君壽舜水先生七秩)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242
二、跋(為文殊院僧代作募緣)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244
三、詩(朱舜水與琴山井七言絕句).....	244
四、題(恥齋)朱舜水.....	245
五、文(唐山、日本度量之比較).....	245
六、悼 心越	
《文苑雜纂》(日本水戶彰考館藏)	246
七、弔(明故同鄉舜水朱公墓)心越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246
八、祭(舜水先生陳設之式)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247
九、祭(明徵君舜水朱老先生文)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248
十、贊(神農像)朱舜水.....	250
十一、贊(舜水朱先生)人見竹洞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251
十二、贊(朱舜水畫像)柴邦彥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252
十三、朱之瑜《文苑遺談》卷一.....	252

卷五 《朱舜水集》書簡、問答.....	260
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〇三~四	261
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〇	263
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一	264
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七	266
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四一	268
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五二	270
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五三	271
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五四	273
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五五	275
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七七	277
十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七八	278
十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八七	279

十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一—	280
十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一八	281
十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三五	283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十六、朱舜水寄澄一(黃檗明僧)書	284
十七、朱舜水寄野道設書	285
十八、朱舜水寄中村玄貞書	285
十九、朱舜水寄諸通公書	286
二十、朱舜水寄劉宣義書	287
一、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88
二、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89
三、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89
四、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90
五、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91
六、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92
七、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93
八 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93

附錄一 朱舜水先生相關年表.....	294
附錄二 朱舜水友人、弟子傳記資料.....	317
A、在日中國人部份.....	318
一、陳(潁川)入德.....	318
二、心越禪師.....	320
三、逸然性融.....	321
四、澄一道亮.....	322
五、化林性僕.....	323
六、陳元贊.....	324
七、張斐.....	325
八、何可遠(何仁右衛門).....	327
九、劉東閣.....	328
十、林道榮.....	330
十一、獨立(戴曼公).....	333
B、日本人部份.....	338
一、栗山潛鋒.....	338
二、佐佐十竹.....	341
三、田止邱.....	343
四、林春信.....	347
五、酒泉竹軒.....	348
六、藤咲僊潭.....	348

七、服部其哀.....	349
八、人見竹洞.....	351
附錄三 朱舜水研究參考文獻(依出版先後為序)...	352
A、傳記資料·全集·詩文.....	353
B、專書(含學位論文).....	358
C、期刊論文.....	368
D、其他(中日相關新聞記事).....	391
名詞索引.....	394
人名索引.....	402

序一

黃俊傑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這部書，是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徐興慶教授多年來辛勤撰集日本各史料收藏機構所藏有關朱舜水的資料，編輯而成的史料集。徐教授將他蒐集的朱舜水資料，與 1981 年北京中華書局所出版的《朱舜水集》細加比對，增補未出版文件，交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此書可以補《朱舜水集》之不足。因此書已出版多年，徐教授爰重新修訂及補充相關資料，並加上導論〈朱舜水對東亞儒學發展定位的再詮釋〉一文，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故顏之曰：《新訂朱舜水集補遺》。承蒙徐興慶教授的好意，囑我寫些閱讀本書的感想，以作為讀者的參考。

在東亞儒學史上，朱舜水（之瑜、魯瑣，1600—1682）是極少數在明朝滅亡滿清入關後違棄中原遠適異邦的儒者。舜水原籍浙江餘姚，明末曾流寓安南（今之越南北部），後輾轉抵達並長居日本，水戶藩的德川光圀（1628—1700）對舜水執弟子之禮。年八十三卒於江戶，客死異鄉。清末曾任駐日公使館參贊之詩人黃遵憲（1848—1905）有〈朱舜水〉詩云：¹

海外遺民竟不歸，老來東望淚頻揮。

¹ 黃遵憲著，實滕惠秀等譯：《日本雜事詩》（東京：平凡社，1968，1994），頁 118。

終身恥食興朝粟，更勝西山賦采薇。

這首詩很能刻劃作為「海外遺民」的儒家學者朱舜水的人格與風格。

從朱舜水所留有的文字看來，在他的思想世界中「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是合而為一的。朱舜水以明朝為他「政治認同」的具體對象，他效忠南明政權的赤忱，即使亡命日本亦不稍減殺。日本今井弘濟(1651—1689)與安積覺(1656—1737)撰寫的〈朱舜水先生行實〉，對朱舜水的「政治認同」，就有以下這一段證言：²

永曆五年辛卯，舟山諸將互抱疑貳，欲相屠殺，清兵將至。先生豫料禍敗，欲自舟山至安南，而阻風轉至日本。先生素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號完勳，深相締結，且與舟山諸將密定恢復之策。時王翊兵勢頗振，屢立戰功。蓋先生所以屢至日本者，欲以王翊為主將鄉導，而借援兵也。然在日本，未嘗露情洩機。既而王翊戰敗被擒，不屈而死。久之，先生得聞其訃，然莫詳其月日，乃以八月十五日設祭祀焉。哀悼激烈，發于其文。爾來每逢八月十五日，杜門謝客，愴然不樂，終身廢中秋賞月。

這段證辭說明朱舜水亡命日本實有心於借援兵以圖恢復南明政權。

² 今井弘濟、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收入：《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下冊，附錄一，頁612-624，引文見頁614。

但是，朱舜水之所以有心於復興南明，並不是只為了政權的重建而已，他實以復興南明政權為手段而以寄望中華文化的復興。朱舜水流寓日本，聞藩府興學而大喜曰：³

聞貴國京江戶有設學校之舉，甚為喜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欠得？今貴國有聖學興隆之兆，是乃貴國興隆之兆也。自古以來，未有聖教興隆，而國家不昌明平治者。近者，中國之所以亡，亡於聖教之隳廢。聖教隳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所以興矣。

朱舜水認為文化是政權的基礎，滿清之所以入關，中原塗炭，根本原因仍在於中華文化的陵夷。換言之，朱舜水認為中華文化價值系統與中華政權實為一體，不可分割。朱舜水雖棲身扶桑，但是見周公像而嘆曰：⁴

孔子志大道之行，而東周不可為，因自傷曰：「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余少也，悅《周官》、《周禮》，慨然欲親見之，不幸罹此大故，乘桴而東，乃於此拜公之威容儀表。衮衣在東，赤舄耀日，意者夢見之乎？公之時，箕子居朝鮮，八條之教興，至今有遺風焉。近者，日國敦詩書，說禮樂，禮樂詩書，周公之道也，若能修而明之，其治豈有量哉！

³ 《朱舜水集》卷七，〈書簡四·答安東守約書·14〉，頁182。

⁴ 《朱舜水集》卷十九，〈贊·周公像贊〉，頁557。

朱舜水寄望於復興周公之道，從而使政治修明。

但是，朱舜水生於一個外族入主中原的時代，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喪亂，天崩地裂，逆虜干常，率土腥穢」⁵的時代，他國破家亡，埋憂無地，他亡命越南與日本，顛沛流離，受盡挫折與苦難。舉例言之，朱舜水流寓安南時，當地人士紛紛前來向他請教看相之術，他深感受到侮辱，憤而發出公開信告誡當地君臣勿再以九流之術或神怪小說相問。朱舜水說：⁶

今貴國不能嘉惠遠人（按：「遠人」係朱舜水自稱），斯亦已矣！奈何貴賤諸君來此，或有問相者；問所非宜，終不知為褻客。夫相士、星士，何足比數！四民九流之中，最為下品，較之德義之儒，不但天地懸絕，亦且如白黑水火，全全相反。遠人業已至此，貴國輕之褻之，將如足下何？但義所不當出耳！使他人聞之，謂貴國為絕不知讀書之旨也。況能尊賢敬士乎？即如天文地理，其精者不過技術之士，亦非聖賢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之經；而貴國讀《三國演義》、《封神》等記，信為實然，勤勤問此，譬猶舍金玉而寶瓦礫，芟嘉禾而養萋稗也，亦甚失取舍之義矣！又云：天文非臣子之所得問，亦非遠人之所敢言，已後幸勿再及。

一代名儒，淪落番邦，儒學與術數同科，使朱舜水大興「舍金玉而寶瓦礫」之嘆！

⁵ 《朱舜水集》卷二，〈安南供役紀事〉，頁 26。

⁶ 《朱舜水集》卷二，〈安南供役紀事·榜示文武大小臣工〉，頁 27。

朱舜水淹留日本時，也一再發出類似的感嘆。朱舜水在答安東守約（省菴，1622—1701）書函中，就感嘆日本無堯舜之道。他說：⁷

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然而互千古而未見者何？不肖雖面牆充耳，聞見狹小，即舉其所見所聞者：盈尺之璧，不能無瑕；徑寸之珠，不能無類，正以不學之故耳。不學則執非禮以為禮，襲不義以充義，雖上智容有過差，況其下焉者哉？其為弊亦有三端：岸然自高，矜然自是，而恥於下人，一也。在日本者不自安其分，在中國者嘗欲求其疵，鬥捷於口頰，二也。愚蔽於他端，而希必不然之獲，老死而不悔，三也。三者橫於中，其何以進於學哉？雖然，中國之人，亦與有罪焉。向者中國有禁，無敢躡出，其來者非負慝姦販，則漁釣篙工。偶有人士來遊，而學行不兼，況有全全背戾者；下者剽風雲之句以為韻，高者鏤月露之形以矜奇。聖賢踐履之學，中國已在世季，宜乎貴國之未聞之也。

朱舜水在上文中感嘆「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顯然以中華為文化之中心，而以日本為邊陲。他認為日本之所以「互千古而未見」堯舜的原因乃是因為「不學」。由於「不學」，所以日本人出現「岸然自高」、「不自安其

⁷ 《朱舜水集》卷七，〈書簡四·答安東守約書·1〉，頁169-170。

分」、「希必不然之獲」等三大民族通病。

朱舜水對日本人性格以及日本文化的批評，顯然和日本儒者的自我認知有極大差距。十六世紀朱子學派儒者林羅山（1583—1657）就宣稱：「本朝（按：指日本）文物之隆盛，與中華（按：指中國）可以抗衡」，⁸林羅山更以日本為孔子乘桴浮於海欲居之「九夷」。⁹德川初期儒學與兵學者山鹿素行（1622—1685）在所撰《中朝事實》中更比較中日人物說：「逮如其中人，外朝（按：指中國）之人材更不可抗中華（按：指日本）也，凡《春秋》傳所載，亂臣賊子，及名家胄族之冒惡沈姪，中華未曾有之屬不乏，況傳之前後乎？……高麗者本我屬國也，云文云武，又不可比於外朝，況於中華乎？故慢表而受愧，獻夷楯的并羽表，其恐懼中朝之文武，後世橘正通少事硯席，對馬守親光射虎，而麗王各授美官厚祿之屬，其人物更不可言而知之也。」¹⁰以上這些日本儒者的看法與朱舜水的看法相去不啻天壤。

以上我從傳世《朱舜水集》中的資料，說明流寓日本的朱舜水的思想世界中，「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密切結合。現在，徐興慶教授從收藏於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九州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國立國會圖書館及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等單位的朱舜水信札以及中日人士致朱舜

⁸ 林羅山：〈新刊本朝文粹序〉，收入：《林羅山文集》（京都：京都史蹟會編纂，1979），第48卷，頁560。

⁹ 林羅山：〈孔子浮海〉，收入：同上書，第36卷，頁408-409。

¹⁰ 山鹿素行：《中朝事實》，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42），第13卷，頁369。

水書牘，編成這部《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實在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這部書中的資料，為讀者勾勒出朱舜水流亡日本時生活的諸多細節，對於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朱舜水研究都有參考價值。我試舉本書所收二條史料為例略加說明：第一，本書卷一「書簡」第 15 條所收〈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朱舜水對他自己亡命日本時生活之窘迫，又為小人所欺的困境，有第一手的證言。一代大儒朱舜水以激憤的語氣指責「小人之用計也，力彊毅而神周密，機急微而致深遠。可愚者惡之，可淑者激之。諸人俱墮其雲霧，不知不覺為其所惑亂，驅使陣勢布成之後，彼反逍遙，從臺上遠觀，甚少誤也。渠之所以來，不佞事事先覺，如禦一勁敵，猶尚為其所周章而致困，況其他乎？」（本書頁 75）。朱舜水被這位「小人」所乘：「彼一開口便戲弄我數月之費，而又必居美名，人人知之，人人唾罵，而彼揚揚得意，有靦面目而為□為□乃至於此。不佞望七人，又有劇病，必資飲食為養，疾痛病癢亦藉人力。若欲以形迹引嫌，踽踽涼涼以明潔，不佞不能也，亦不為也。」（本書頁 75）。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對於朱舜水所說：「在日本，國小而法立，氣果而輕生，結繩可理，畫地可牢，前乎此，未聞有孔子之教也。故好禮義而未知禮義之本，重廉恥而不循廉恥之初」¹¹這一段話，似乎從生活經驗上獲得了具體的證驗。

第二，本書卷五「問答」十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¹¹ 《朱舜水集》卷十九，〈贊·聖豫贊五首之五〉，頁 560。

原收入現行《朱舜水集》第十卷，徐興慶教授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之原件補載以下一段文字：

所以不用，即書中見宋朝制度，如前覆、後覆、披腳之類，亦不甚解。須得文獻通考詳察而後明。賢契生於日本，乃慕中國之制，此極美事。比之笑中國衣冠者，相去天壤。但制度又為王者之事，生於此國，自以此國之服為□之服，為法服。雖明其製，得用，不敢用也。惟高明詳慎之。

這一段未收入現行《朱舜水集》的文字，告訴我們：朱舜水身居日本而推廣大明衣冠，必須因地制宜。他告訴安東省菴「制度又為王者之事，生於此國，自以此國之服為□之服」，這一段話使我們想起朱舜水答安東省菴另一書所說：「……是以中國問學真種子幾乎絕息。況乎貴國素未知此種道理，而又在稂莠桀桀之時，獨有嘉禾油然秀出於其畔，然亦甚可危矣。」¹²朱舜水深知日本「素未知此種道理」，所以雖然他宣稱：「僕之視貴國同為一體，未嘗有少異於中國也」，¹³但是，他延續中華文化命脈於異邦日本，顯然有所調整於其間。凡此種種細膩的轉折與修正，只有通過朱舜水與日本當地知識份子的往來手札，才能比較明確地加以掌握。

總之，徐興慶教授所編這部書所收錄的資料雖然零散，但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及東亞儒學史研究上，卻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值得向研究上述兩個領域的朋友大力推薦。

2004年6月15日

¹² 《朱舜水集》卷七，〈書簡四·答安東守約書·3〉，頁174。

¹³ 《朱舜水集》卷十一，〈問答四·答小宅生順〉，頁407。

序二

中村質

朱舜水は、周知のように明末の儒者で、明朝滅亡後、安南やさらに一六五九年日本（長崎）に渡航して、南明復興に尽くすとともに、日本の儒学に新風を吹き込んだ。当時の日本には、貿易商人だけではなく、僧・学者・医師などとして在留する明人が多く、また日本にも南明復興に共鳴する知識人は少なくなかった。

漢民族の明朝から満州民族の清朝へという国家の変革の様子を、幕府教学の頂点に立つ林大学頭が「華が夷に変わるの態」と評したように、名分論的な考えかたや、復明運動への武器・兵員の援助要請（「乞師」）に対し、鎖国下の幕府要路の一部にさえ積極的に応じようとする動きがあった。親藩である水戸藩の藩主徳川光圀もその一人と目される。舜水は柳川藩儒の安東省菴・水戸藩儒の小宅生順らと師弟の関係を結び、光圀の知遇を得て、水戸学の形成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しかし、舜水の死（1682年）前後には、求めによって、後継希望者の渡来は続いたが、清朝の政治的基礎が固まり、また鎖国の祖法化が進むに伴い、人的交流は急速に先細りの傾向にあったこともまた事実である。

舜水については、彼の死の直後から今日まで、日中兩國で七種の全集の刊行がなされ、研究は巻末の文献目録のように一四〇編余に及び、日中交流史上の関心の高さを示している。

本書の編者徐興慶氏は、本学大学院留学以来の数年間、舜水を中心とする日中関係史の実証的研究に専念している、まさに篤学の士である。本書は、従来の全集に全く収録されていない舜水の書簡四三通、筆語六二、問答二三通をはじめ、舜水の手になる跋文や詩、それに部份的に抄録されてきた書翰二〇、問答八通の全文を掲げ、それぞれの相手（22人）別に、年代を可能な限り比定して年次順に配列し、かつ適切な解説が付されており、舜水の知られざる側面や、従来不明瞭であった点が解明される。さらに安東省菴・人見竹洞などの儒者や、当時長崎在住の黄檗僧、在留華僑である唐通事、舜水の後継者たらんとして渡来した孫の毓仁などの儒者、長崎町人の代表（町年寄）らの関係書簡を収録し、ひろく舜水の交友関係や学問的、社会的背景が明らかになる。また跋・祭文・賛などからは、その後の日本人の舜水観が知られ、多角的な舜水研究の新素材を提供するものである。

本書収録の新史料は、近年初めて公開された柳川古文書館安東家史料（省菴の末裔が寄贈）をはじめ、全国各地から収集したもので、編者の飽くところなき努力の結晶である。しかし同時に、閲覧・出版を許可された所蔵各機関のご理解はもちろん、幾多の関係研究者の温かい指導助言のたまものである。換言すれば、舜水がそうであったように、舜水研究をめぐる「生きた日中文化交流」の證の一つであるといえよう。

九州大学教授 中村 質

1992年1月30日

自序

徐興慶

一、緣起

早期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影響，唐朝律宗高僧鑑真（688—763）於開元年間，獲聘渡日，弘法傳教於東瀛，是中古時期日本文化之開拓者，亦是日本國戒律之始祖。近世明清之際的儒者朱舜水（1600—1682）於明清鼎革之際，抱孤臣之心，奔走海外，在悲憤泣血之餘，闡揚其經世致用之思想，孕育「尊王攘夷」之思潮，而於日本水戶開花結果。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實與鑑真前後輝映，觀其偉蹟，中外史乘，誠屬罕見。朱舜水的生平事蹟，在日本流傳極廣，朱舜水研究早在十八世紀之初即已開始。

本書原係 1992 年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距今已逾十二載。承蒙中日學界研究朱舜水與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進閱讀參考，屢獲中外學者專家的厚愛與指教，內心尤存惶恐與感謝。惟本書已絕版多年，常有同道催促，盼能再版。本書得以最新面貌呈現給各位讀者，實有賴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畫總主持人黃俊傑教授、日本語文學系主任陳明姿教授、中國文學系張寶三教授、鄭吉雄教授、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楊

儒賓教授等師友的鼓勵、指導與肯定，才得以順利再版。又蒙黃俊傑教授為我寫序，說明本書的參考價值，增添光彩，藉此一併致申謝意。

本書所收錄的朱舜水原始資料與相關註解除保持原有內容之外，再加入拙稿〈朱舜水對東亞儒學發展定位的再詮釋〉乙篇，藉以闡明朱舜水與江戶時代前期的日本官、儒各階層交往的情形，並分析江戶前期各家思想之深層結構及脈絡，進而探討朱舜水對當時日本思想界、水戶學派及《大日本史》之修史事業等中日文化交流的影響，以詮釋朱舜水在東亞儒學發展的定位問題。此外，本書在卷一書簡中增錄江戶時代前期的加賀藩儒官木下順庵（1621-1698）於1672年（寬文12年）在江戶（今東京）與朱舜水往來之書簡十七封。（原文藏於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收錄《錦里文集》十七卷。）

朱舜水在日本二十二年的講學生涯當中，戮力經世濟民之實踐哲學，他說：「吾道明明現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政如大路，不論上下、男婦、智愚、賢不肖，皆可行得，舉足即有其功」（答小宅生順問），將「木豆瓦登布帛菽粟」之學，說得淺顯易懂，並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之上。朱舜水認為日本社會「未聞有孔子之教」，因此，他致力於傳播正統的儒學文化，以達到改造日本社會、實現儒家政治的理想，這是赴江戶及水戶講學之主要目的，也是當時高居幕府副將軍之位的德川光圀（1628-1700）傾心其理念而尊聘為「國師」之關鍵所在。朱舜水與日本儒者們的交往，未必完全得以語言溝通，但是彼此能以筆談，或書簡，或問答的方式作學術交流，達到傳播及普

及學說之目的。這些三百多年前朱舜水與各學派儒者往來的相關紙本，由其日本的弟子們陸續匯集成多種版本的《朱舜水全集》，此為我等同領域的研究學者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尤其，筆者有幸能在日本蒐集到如此大量的朱舜水真蹟，引起中日學界矚目，令人雀躍不已。筆者以為朱舜水研究不僅是中日文化關係互動的研究，同時也是詮釋從近世到近代東亞文明發展史的研究，相信這些原始資料可以提供同道學者更多角度之研究素材。

朱舜水大量真蹟流傳於日本之際，兩岸學者知之甚少，因此早期研究朱舜水的文章並不多見；直到晚清赴日的留學生相繼將朱舜水在日事蹟與史料回傳之後，相關的研究論文即如雨後春筍，陸續刊行；爾後，朱舜水研究遂廣受重視。晚清思想家王韜（1828—1879）於1879年赴日後，其所撰《扶桑遊記》上卷之記事，曾經讚揚朱舜水為德川光圀作《學宮圖說》乃「開日本文教之先聲」。1912年流亡日本的維新人物康有為（1858—1927）更作「懷朱舜水五首」詩，悼念朱舜水襄助德川儒學之盛的義行。民國成立之後，研究朱舜水者首推梁啟超（1873—1929），他不但推崇朱舜水與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並列清初五大學師，並為朱舜水撰寫年譜，更在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嚴厲指出：「舜水之學說未在中國普及，乃國之不幸也」。此外，梁任公在〈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中，亦提論朱舜水與黃宗羲的學風之異同，介紹朱舜水在中日文化界的重要性。

綜觀目前海峽兩岸及日本學者研究朱舜水的相關論文，已

逾四百餘篇，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所占地位，可見一斑。為方便讀者查閱參考，本書附錄三「朱舜水研究參考文獻」，收集截至 2004 年 6 月為止之參考資料（含 A、傳記資料，全集，詩文 87 種，B、專書 136 種，C、期刊論文 284 種，D、中日相關新聞記事 22 篇），提供讀者參閱指教。

二、《朱舜水全集》的版本說明

中外學者研究朱舜水，泰半以其全集所載內容作為探討依據。今其全集之版本多達九種，茲將諸版本略述如下：

（一）、《明朱徵君集》十卷，日本加賀藩儒臣源（五十川）剛伯（？—1699）於 1684 年（清康熙 23 年、日本貞享元年）編纂。朱舜水去世後，其諸多遺著和書簡，最早由弟子源剛伯輯成《朱徵君集》十卷問世。源剛伯原為木下順庵（1621—1698）門生，後為朱舜水之近身弟子，著有《霍臯集》、《助語集要》、《詩範》、《學問聚辨》等書問世。在《朱舜水全集》中，收錄兩人交往之問答甚多，朱舜水在學問上對他多所傳授，《朱徵君集》即朱舜水最早傳世的遺文，全由源剛伯一人編輯成書。此稿尚未付梓，通稱「加賀本」。

（二）、《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由招聘朱舜水赴江戶（今東京）並謙執弟子禮之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編輯，其子德川綱條於 1715 年（清康熙 54 年、日本正德 5 年）校刻完成。當時朱舜水門生，曾任彰考館總裁，擔任《大日本史》編輯大任的水戶藩儒臣安積澹泊（覺，1656—1737）之手校本，現藏

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通稱「水戶本」。本書收錄朱舜水之遺文墨寶計六百七十四篇，前有曾與朱舜水交往最親近的福岡藩儒安東省菴（1622—1701）之序，未有安積澹泊之跋。分詩一卷，賦一卷，疏、揭、策問一卷，書信八卷，啟、雜帖一卷，問答三卷，議一卷，序一卷，記、跋一卷，論辯、雜說一卷，贊、箴、銘一卷，碑銘一卷，〈改定釋奠儀注〉一卷，〈陽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紀事〉一卷，另附錄朱舜水門生所撰之行實、傳記、祭文一卷。

（三）、《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由茨城多左衛門於 1720 年（清康熙 59 年，日本享保 5 年）編纂，此版本附有德川綱條、朱舜水門生安東省菴之序文及安積澹泊之後序，通稱「享保本」。

（四）、《朱舜水全集》二十八卷，稻葉君山博士編纂，於 1912 年（民國元年、日本明治 45 年）由東京文會堂出版。此版乃「水戶本」與「加賀本」之合刊，通稱「稻葉本」。本書卷之一有奏疏、賦、書，卷之二至卷之八為書簡，卷之九為啟，卷之十至卷之十二為尺牘，卷之十三為策問、論、說，卷之十四為議、辨，卷之十五為對，卷之十六為序、記、志、規、箴，卷之十七為贊，卷之十八為銘、碑銘，卷之十九為祭文，卷之二十至卷之二十三為雜著，卷之二十四至卷之二十五為批評，卷之二十六為釋奠儀注，卷之二十七為陽九述略，卷之二十八為安南供役紀事。附錄一為朱舜水弟子安積覺與今井弘濟合撰之〈舜水先生行實〉，敘述朱舜水一生之思想、行誼及學問。附錄二為略譜，附錄三為《明朱徵君集》，附錄四為朱舜水之

詩集〈泊舟稿〉，附錄五為安積覺撰之〈朱文公遺事〉，附錄六為祭文、碑文、墓文。

(五)、《舜水遺書》二十五卷，係由新儒學家馬浮於 1913 年（民國 2 年、日本大正 2 年）依據「稻葉本」刪定而成，另有附錄三卷。卷首有曾任辛亥革命軍督軍，光復杭州的杭州人士湯壽潛之序，此版通稱「馬浮本」。

(六)、《朱舜水全集》，此版由臺北世界書局據「馬浮本」排印，於 1962 年出版。

(七)、《舜水遺書》，文集二十五卷，釋奠儀注一卷，陽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紀事一卷，附錄一卷。此版由臺北古亭書屋據「馬浮本」排印，於 1969 年出版。

(八)、《朱舜水集》，此版由朱謙之整理，分上下兩冊，由北京中華書局於 1981 年出版。係據「稻葉本」校勘，並參照各本加以增補改訂，為目前最易閱讀、參考之版本。

(九)、《朱舜水全集》，此版由北京中國書店據「馬浮本」排印，於 1991 年出版。

除以上九種全集之版本外，尚有 1708 年（清康熙 47 年、日本寶永 5 年）書林茨城多左衛門所刻《舜水朱氏談綺》，乃朱舜水門生人見野傳（？—1696）詢問簡牘素牋之式、深衣幅巾及喪祭之制；今井弘濟（1651—1689）以「所聞事物名稱」等有關記錄，由朱舜水門生安積覺編輯而成。全書計上、中、下三卷，分裝元、亨、利、貞四冊，卷首有寶永 4 年（1707

年)丁亥仲冬水戶府下澹泊齋安積覺敘。中國華東師範大學上海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已據此本於 1988 年影印出版。

三、在日本調查朱舜水真蹟文獻之經緯

朱舜水於 1659 年(南明永曆 13 年、清順治 16 年、日本萬治 2 年)渡日初期,曾居留長崎六載,朱舜水客寓長崎期間,適值日本德川幕府實施「鎖國」外交政策,居留日本異常困難。幸得福岡藩儒安東省菴多方奔走,始獲幕府當局准其永住,但他仍不忘明朝興亡,常以國讐未雪為憾。曾曰:「所持者舊邦二、三之忠臣,所仰者明室累世之積德耳。」(舜水先生行實)省菴體念其欲保全忠義之決心,更欽仰其學殖德望崇高,終身師事舜水。當時舜水孤身飄然、顛沛流離,省菴知其生活偃蹇,分己祿俸之半,援渠不能自艾之舉,早為中日學術交流引為佳話。朱舜水後以賓師受聘於德川光圀,趨往江戶及水戶講學,前後長達二十二年之久。其間與日本朝野各界人士交往之有關書牘及史料,泰半雖刊載於其《全集》,惟閱日人有關論著後,嘗思流傳於日本而仍未公開之朱舜水真蹟為數應在不少。在此疑問及衝動下,筆者隨即著手進行有關朱舜水未刊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工作。1986 年 12 月,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將「安東家史料目錄」公諸日本學界後,筆者在九州大學恩師中村質教授,及時任該館學藝員的中野等先生(現任九州大學助教授)之協助下,立即前往查閱。比對之後,發現該館所藏資料含安東省菴至其九代子孫安東魯菴歷三百餘年之各代書牘、書籍、古文書等類,其中與朱舜水有關之書簡、筆

語等真蹟，即佔總數近半。又安東家所藏史料另有朱舜水與明末清初渡日人士往來之信箋，經筆者與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朱舜水集》對照結果，發現其中未刊載者為數頗多，即一併網羅、解讀與注釋，故本書稱之「補遺」。

此外，筆者先後往訪日本九州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中川文庫）、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耆舊得聞》等學術及宗教機構，蒐得為數不少的朱舜水與日本相關儒者對話之未刊抄稿。又，1998年筆者在日本天理大學交換講學期間，承蒙橋本武人校長、天理大學圖書館顧問金子和正教授協助，得以參閱該館典藏的兩種珍貴史料；一為朱舜水於1657年（丁酉、日本明曆3年），接到南明魯王敕書之後，因人在安南，又逢「安南之役」，無法奉召回國而親筆寫的案文〈上監國魯王謝恩奏疏·前疏〉。二為1668年（戊申、日本寬文8年）朱舜水在水戶講學時，為其弟子水戶藩士安積覺所訂之〈逐日功課自實簿〉原本，並得原本影印。上述資料內容泛含朱舜水的學術思想主張及忠臣意識之體現，極具探討價值，希望本書所刊載的珍貴資料，有助於各位讀者多角度之朱舜水研究。

筆者在日本蒐集、比對及注解朱舜水的原始書簡長達兩年，期間承蒙恩師中村質先生（九州大學名譽教授）、町田三郎教授（九州大學名譽教授·純真女子短期大學校長）、福岡教育大學校長菰口治教授、佐賀大學井上敏幸教授、九州大學中野等助教授、柳川古文書館館長藤丸三雄先生、祐德稻荷神社宮司鍋島朝倫先生、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小宮木代良先生，

及考選部前部長唐振楚先生、我國前駐日公使・中國文化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宋越倫先生、中央研究院劉序楓教授、朱德蘭教授給予多方指導與協助。並得日本佐賀縣武雄市「如蘭塾」及江崎信夫先生、藤澤博文先生、諸位先生之助，謹此申謝。

最後，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國立國會圖書館以及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等資料原藏單位允承筆者出版，同時由黃俊傑教授費心安排相關出版事宜，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慨允付梓，在此一併致謝。惟筆者才疏學淺，朱舜水原文書簡之筆跡、文義扞格難窺，解讀未能盡善，所幸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張寶三教授・鄭吉雄教授及尊夫人呂敏慧女士、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楊儒賓教授等專家師友惠予批正原文斷句與疏漏，並參酌兩位審查人之修改建議，加以補正，謹此誌謝。本書有未當或遺漏之處，責任全屬筆者，尚祈各位讀者不吝斧正。

徐興慶 謹識於臺灣大學

2004年9月3日

凡例與說明

一、本書名《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增補《朱舜水集補遺》（臺灣學生書局 1992 年版）未載之朱舜水研究相關文獻，至 2004 年 6 月為止。同時增補筆者論文〈朱舜水對東亞儒學發展定位的再詮釋〉乙篇，列於資料原文介紹及注釋之前，以方便讀者參閱與對照。

二、原文資料之編排，依序為朱舜水之書簡、筆語、問答、跋、詩、題、祭文、贊，以及 1981 年北京中華書局《朱舜水集》未完整刊載之書簡、問答。校勘亦以《朱舜水集》（以下簡稱中華本）為依據。

三、本書刊載以朱舜水書簡以及十七世紀中期，中日文人致朱舜水之未刊書牘為主。又朱舜水門生、日本文教人士之間、或當時居留日本之中國明、清人士與日本人之間的往來信札等，舉凡與朱舜水有關者，均在本書搜羅之列。

四、朱舜水之未刊原文書簡或抄稿，分別藏於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九州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國立國會圖書館，及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本書輯錄之相關資料內容如下：

（一）、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安東家史料」

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34 通、獨立（戴曼公）寄安東

省菴書 2 通、張斐寄安東省菴書 6 通、朱天生（朱舜水孫）寄安東省菴書 3 通、陳（穎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 6 通、朱舜水寄陳入德書 1 通、林道榮寄安東省菴書 1 通、大串元善寄安東省菴書 1 通、安東省菴寄朱舜水書 1 通、安東省菴寄奧村庸禮書 1 通、鄭凱（商人）寄安東省菴書 1 通、獨立寄朱舜水書 2 通、獨立寄安東彌三右衛門（省菴父）書 3 通、逸然性融（黃檗明僧）寄安東省菴書 3 通、張斐寄安東元簡（省菴子）書 3 通、張斐寄武岡素軒書 1 通、服部其衷寄朱舜水書 1 通、安東省菴寄張斐書 2 通、朱舜水寄獨立書 1 通。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46 首、朱舜水寄獨立筆語 1 首、朱舜水寄江口伊右衛門筆語 1 首、獨立寄朱舜水筆語 1 首。另載中華本部分收錄之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簡 15 通。

（二）、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所藏「中川文庫」

（1）〈舜水墨談〉（21.1×14.5×0.5cm）

〈舜水墨談〉為抄本。是江戶前期授業於幕府大學頭林鷺峰（春勝、春齋 1618—1680）的儒官人見竹洞（京都人，又名節，字宜卿、友元，號鶴山 1637—1688）所抄。卷頭寫有「鶴山野節宜卿交述」，但未詳記抄寫之年代與日期。當時人見竹洞曾與九州佐賀鹿島藩主鍋島直條有過親交，推測本件可能是鍋島直條命令藩臣抄寫的資料，內容多有述及朱舜水與人見竹洞的交往情形。

（2）〈舜水問答〉（27.5×21.3×2.2cm）

〈舜水問答〉為抄本。抄寫者及年代未詳。抄本首頁記有「網錦堂珍藏」，全文約有三分之一以上未收錄於北京中華本，故補錄之。抄本之內容及數目如下：

朱舜水寄高木作右衛門（長崎町年寄）書 1 通、朱舜水寄諸通事書 1 通、朱舜水寄化林（黃檗明僧）書 1 通、化林寄朱舜水書 1 通、朱舜水寄劉宣義（唐通事）書 1 通、朱舜水寄林道榮（唐通事）書 1 通、朱舜水寄何可侯（唐通事）書 1 通、朱舜水寄何高材（毓楚）書 1 通。朱舜水寄何仁右衛門（何可侯）筆語 1 首、朱舜水寄逸然性融筆語 1 首、朱舜水寄趙文伯筆語 1 首、朱舜水記下川三省筆語 3 首、朱舜水寄小宅安之（生順）筆語 1 首、朱舜水寄陳入德筆語 1 首、朱舜水寄柳通事筆語 1 首、朱舜水寄中村玄貞筆語 3 首、朱舜水寄彭城太郎助筆語 2 首。另載日本江戶幕府儒官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23 條。

（三）、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所藏《竹洞朱舜水詩文集》卷二

《竹洞朱舜水詩文集》係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之未公刊抄本。根據上述資料可得知，人見竹洞曾針對《大學》所述之「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等學理與朱舜水交換意見。另外，人見竹洞也曾就《明季遺聞》、《史記》、《漢書》，以及策說、答文、孔廟明倫堂之建設，問學於朱舜水。抄本之內容及數目如下：

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18 通、祭文 1 首、贊 1 首、人

見竹洞寄小宅生順筆語 1 首。

(四)、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耆舊得聞》抄本（原本藏於日本茨城縣水戶市彰考館）

《耆舊得聞》係水戶藩儒臣小宮山楓軒（名昌秀、字子實，？—1839）於文政元年（1818 年）所著，為瞭解水戶彰考館之人物、事蹟不可或缺的文獻。《耆舊得聞》有一部分已有活字出版，收錄於《史籍集覽》及《日本教育史資料》。其中〈朱文恭遺事〉、〈祭朱文公先生文〉、〈與孫男毓仁〉等資料，已收錄在北京中華本內。惟《耆舊得聞》內仍有與朱舜水相關之跋文、弔文、祭文、贊，以及朱舜水致安東省菴、黃檗禪僧獨立（1596—1672）、心越（1639—1695）等未刊書簡。原文之內容及數目如下：

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1 通、獨立寄朱舜水筆語 3 首、藤井德昭頌朱舜水七秩誕辰跋 1 首、心越悼朱舜水詩及弔朱舜水墓文各 1 首、祭朱舜水陳設之式 1 首、柴邦彥贊朱舜水畫像 1 首。

五、朱舜水之未刊書簡以柳川古文書館所藏最多，為便於讀者查對，屬該館所藏者均記有史料編號、尺寸（以公分計）及形式。資料分類包括書簡、筆語（依年代前後為序）、問答、跋、詩、題、祭文、贊，另補載中華本未完整刊載書簡、問答於後，每篇資料均有詳註。

六、原文遭蟲蛀致無法辨識部份均以□符號標記。資料缺首

者以（首欠），缺尾者以（尾欠），缺漏過長者以□□□□□□記之。又原文未見，筆者據文義補，或與中華本有出入者以「」註之。中華本未刊載部份以（）標註，並述於本文之後。

七、朱舜水書簡泰半無明記年號（偶有月、日之記），由文義可推知者，均於注中詳加說明。

八、朱舜水書簡之原本，皆為三百多年前在日本所寫，對中日兩國的讀者而言，時地兩異，若不加以註解，有些內容實在不易理解。筆者注釋首重於書簡中與朱舜水曾經往來，或筆談，或問答的人物，其中包含日本文人及在日華僑。其次是各藩諸侯、儒官、僧人以及各階層的知識份子。因人物眾多，其法名、字號等有文獻可考者，盡量加以註解。第二是針對朱舜水與黃檗禪宗的人、事、地、物。第三是專有名詞。

九、附錄一：朱舜水先生年譜，補記日本年號、相關重要大事以及黃檗宗明、清僧之關連記事，以供中日學者研究參考。

十、附錄二：朱舜水友人、弟子傳記資料，係補中華本之未刊載。中國人部分，如心越（明僧）、逸然性融（黃檗明僧）、澄一道亮（黃檗明僧）、何可遠（唐通事）、陳（潁川）入德、張斐（明人）、獨立（戴曼公）、劉宣義、林道榮（唐通事）、陳元贊（明人）、陳獨健（唐通事）、化林（黃檗明僧）等。日本人部分，如林春信、人見竹洞、佐佐宗淳、服部其衷、栗山潛鋒、田止邱、酒泉竹軒、藤咲僊潭等。

皆為昔日與朱舜水有過交往之日本文藝界人士。

十一、附錄三：「朱舜水研究參考文獻」，搜羅日本、中國大陸、臺灣之先行研究成果，含朱舜水相關研究傳記資料、全集、詩文、專書（含學位論文）、期刊論文及中日相關新聞記事等。

十二、書簡之書式、尊稱擡頭空格均以原文為依據。文中之句讀點係筆者加注。

十三、本書為便於讀者參閱，附有名詞、人名索引於後。

朱舜水書簡原文影樣

XXX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

朱舜水對東亞儒學發展定位的再詮釋

徐興慶

一、前言

二、朱舜水的海外經營與國家認同

(一) 朱舜水與鄭成功

(二) 南明政權的「日本乞師」

(三) 朱舜水的「日本乞師」意識

三、水戶藩的漢學教育與朱舜水

(一) 小宅生順與朱舜水

(二) 德川光圀與朱舜水

四、前期水戶學的形成與朱舜水

(一) 《大日本史》編纂與朱舜水

(二) 朱舜水的史學觀及實學思想

(三) 朱舜水與崎門學派

五、結語

一、前言

十七世紀，海權強國之一的英國以東印度公司為據點覬覦印度，而荷蘭在印尼爪哇蓋巴達維亞（Batavia）城，企圖進軍臺灣與日本。從此，西方世界的勢力介入東亞。中國改由滿清統治之後，東亞海域由鄭氏一族的南明政權領軍，頑強抵抗。在這西力東漸的時期，日本卻是剛剛結束由織田信長（1534-1582）、豐臣秀吉（1537-1598）相繼執掌燦爛一時的安土桃山文化時代，取而代之的是深恐西方勢力入侵而實施鎖國體制的德川幕府政權。因為德川幕府開放唯一的對外窗口長崎港，與中國及荷蘭進行貿易往來，所以日本仍與東、西雙方世界有著間接性的接觸。浙東儒者朱舜水（之瑜，1600-1682）在 1660 年決定居留日本之前，曾在東亞海域的舟山群島、安南、日本之間從事三角貿易活動長達十七年，期間曾經上陸長崎多達七次，¹ 當時他的腦海裡必有其認知的國家觀、日本觀及東亞觀，究竟朱舜水秉持的國家觀與日本觀之內涵為何？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與傳播又該如何定位？是本文探討的重點之一。

中日學界對朱舜水的學術思想與他「大明遺臣」之人格定位，早有多角度的詮釋，從教育家、思想家、儒學家的視野，探討他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貢獻，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尤其針

¹ 石原道博：《朱舜水》，人物叢書新裝版（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 年），頁 48。

對朱舜水主張的經世致用之實學理論，已有不少先行研究。²但對其忠義思想的體現，卻鮮有探討。其實，朱舜水的政治主張與一系列的思想主張的背後，都有他對忠義思想之依憑。在當時日本的鎖國體制下，朱舜水所堅持的忠義思想之價值體系，對他六十歲之後能夠居留長崎，甚至獲得幕府副將軍德川光圀（1628-1700）之招聘，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由於朱舜水能在江戶及水戶講學，所以他的思想打入了當時日本思想界的核心，透過朱舜水與日本文人的交流，他將中華儒家文化的主流思想傳於彼邦，輔弼德川光圀在水戶藩「經邦弘化」，建構了幕末日本思想界無法忽視的價值體系。因此，透過朱舜水與德川儒、官學界的交往過程，探討朱舜水所主張的價值觀，對瞭解他帶給日本江戶初期的思想界、前期水戶學以及他對《大日本史》修史事業之影響，從東亞文明發展的角度，確實具有極為深遠的意義。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之二。

本文論述的內容以朱舜水流寓日本，從 1660 年到 1682 年的二十二年期間為範疇。這段期間朱舜水接觸到的，都是日本當代從地方到中央舉足輕重，且具代表性的官、學界人物。這種特殊經歷，在同時代的渡日中國文人當中，亦屬罕見。

至今仍有少數文獻，將朱舜水在日本傳播的思想和學問的核心與陽明學思想劃上等號，此有以偏概全之慮，因此必須先

² 詳請參閱徐興慶：〈中日文化交流における朱舜水研究〉，《臺灣日本語文學報》5，1993 年。

加以釐清。首先陶希聖（彙曾，1899-1988）在郭垣編著的《朱舜水》序文中說：「舜水先生亡命日本，傳王學于彼邦，以尊王攘夷及廢幕討藩為口號的明治維新運動，奉王學為哲學的指導，這不是偶然的」；³其次，邵廷采（念魯，1648-1711）的《明遺民所知錄》也提及「朱之瑜乞師日本，……國王以下咸師奉之，為建學、設四科、闡良知之教，日本於是始有學，國人稱為朱夫子」；⁴針對朱舜水在日本的傳學，《餘姚縣志》也有「日本師奉之，為闡致良知之教」⁵的記載。凡此種種，除了「朱之瑜乞師日本」需要仔細探討之外，檢視朱舜水與日本學、官、儒界往來的書簡內容，不難發現上述的言論與其主張有相當大的出入，屬傳聞者居多。朱舜水對王守仁（陽明、伯安，1472-1528）有褒有貶。他說：「王文成亦有病處，然好處極多」，⁶「宋儒之學可為也，宋儒之習氣不可師也」，⁷在答其門生小宅生順（安之、處齋，1637-1674）問時說：「若王陽明先事之謀，使國家危而復安，至其先時擊劉瑾（?-1510），堪為直臣，惜其後多坐講學一節，使天下多無限饒舌」，⁸對安東省菴（1622-1701）也說：「其（王陽明）徒王龍溪（名畿，1498-1583）有語錄，與今和尚一般，其書時染佛書語，所以當

³ 郭垣編著：《朱舜水》，序文，《國學叢刊》（臺北：正中書局，1947年）。

⁴ 邵念魯：〈明遺民所知錄〉，傳17，《思復堂文集》卷3。

⁵ 光緒25年（1899）修《餘姚縣志》，卷23，朱之嶼。

⁶ 朱謙之編：《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上冊，卷11，問答3，〈答安東守約問〉，頁397。

⁷ 《朱舜水集》，卷11，問答3，〈答加藤明友問〉，頁382。

⁸ 《朱舜水集》，卷11，問答4，〈答小宅生順問〉，頁405。

時斥為異端」，⁹此外，朱舜水在「答佐野回翁書」中說：

王文成固染於佛氏，其欲排朱子而無可排也，固舉其格物窮理，以為訾議爾已。愚謂此當爭其本源，不當爭其末流。¹⁰

又說：

王文成亦為僕里人，然燈相照，明明相聞，……故托之於講學，若不立異，不足於表現於世，故專主良知，不得不與朱子相水火，孰知其反以偽學為累也？愚故曰：「文成多此講學一事耳」。¹¹

顯然朱舜水反對講致良知及佛書之標榜，並非陽明學說的贊同者或倡導者；在日本江戶初期以朱子學為官學的環境當中，陽明學思想並非顯學，朱舜水若是傳播陽明學的理念，對當時日本學界的影響應該是極為有限的。

在明清鼎革動盪不安的時代，朱舜水談不上是典型的傳統儒者，他是一位沒落的士紳階層。日本學界常以「亡命儒者」來定位他流亡海外所扮演的角色。當時中日二國各自是一個封閉的社會，除了貿易活動，長崎是雙方唯一的交流窗口外，中日之間缺乏資訊交流管道，彼此人物的往來可到何種程度，渾

⁹ 《朱舜水集》，卷 11，問答 3，〈答安東守約問〉，頁 397。

¹⁰ 《朱舜水集》，卷 5，書簡 2，〈答佐野回翁書〉，頁 85。

¹¹ 《朱舜水集》，卷 5，書簡 2，〈答佐野回翁書〉，頁 85。

沌未明。朱舜水在中國屢遭變故，經歷坎坷，面臨到明末傳統文人罕見的屈折，在時代背景的捉弄下，最後他選擇流亡日本。朱舜水在「與釋斷崖元初書」中說：「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逋播蕩搖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本非為倡明儒教而來也」¹²，但卻意外的帶給他發揮自身才華的另一個人生舞臺，而以日本國師之尊，倡明儒教，終老東瀛。朱舜水在日本流寓期間，與江戶前期儒學界的朱子學、閩齋學、古學等三個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直接或間接有過交往。朱子學派當中，有建立湯島聖堂的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之侍講木下順安（1620-1698）、人見傳（野傳或野道設、懋齋，1637-1696）、福岡藩儒安東省菴、水戶藩主德川光圀、編纂《大日本史》的安積覺（澹泊，1656-1737）、栗山潛峰（1670-1706）等。閩齋學派有京都的山崎闇齋（敬義，1618-1682）、三宅觀瀾（1663-1718）、近江（今滋賀縣）的淺見綱齋（1652-1711）。古學派當中有出身會津（今福島縣西部）的山鹿素行（1622-1682）、京都出身的伊藤仁齋（1627-1705）以及江戶出身的荻生徂徠（1666-1728）等人。由於三個學派分布日本不同地區，在主客觀的認知上，朱舜水的思想主張與三個學派之間常有異、同之處。以下針對前期水戶學的發展及《大日本史》的編纂為探討主體，就朱舜水與各學派的相關儒者衍生出來的思想交流分別論述。

¹² 《朱舜水集》上冊，卷4，書簡1，〈與釋斷崖元初書〉，頁62-63。

二、朱舜水的海外經營與國家認同

如前言所述，朱舜水在 1659 年決定居留日本之前，曾在東亞海域的舟山群島、安南、日本之間，從事三角貿易活動長達十七年，這段期間他從事貿易活動究竟真相為何？由於缺乏相關文獻考證，至今仍無法釐清。但是詳細檢視《朱舜水全集》的相關書簡，不難發現他在海外漂泊期間，從事抗清活動從未間斷，的確是個事實。朱舜水明白的說，居留日本「本非為倡明儒教而來」，而是另有目的。《文苑遺談》述及「先生（朱舜水）之來長崎，不為欲全名節，其志蓋在乞援兵以圖復興，而大勢已去，無由復乞援，遂留此土爾」。¹³ 這一段敘述，可以說明當時朱舜水居留日本的目的與心境。就朱舜水的海外經營規劃而言，他在日本受聘國師，講學傳儒，倡議實學思想，倍受幕末日本的思想界尊崇，「舜水學」因而開花結果，均屬始料未及的事。以下引相關文獻，論證朱舜水在海外經營「反清復明」，意圖向日本借援兵，以恢復明朝的真相，藉此闡明朱舜水的國家認同問題。

永曆五年（辛卯、1651 年、清順治八年），清兵入舟山，朱舜水欲自舟山前往安南，因風阻轉至日本。朱舜水素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王翊（完勳，1616-1651）深相締結，據〈舜水先生行實〉的敘述，當時朱舜水到日本的目的是「與舟山諸將

¹³ 《文苑遺談》卷 1，收錄徐興慶編注：《朱舜水集補遺》四卷，（臺北：學生書局，1992 年），頁 215。

密定恢復之策。時王翊兵勢頗振，屢立戰功，蓋先生所以屢至日本者，欲以王翊為主將鄉導，而借援兵也」。¹⁴可見當時朱舜水到日本，志在「乞師」。王翊殉亡之後，朱舜水繼續在海外奔走。1654年清軍攻佔南京，朱舜水的師承之一——東閣大學士張肯堂（載寧，？-1651）等人奉唐王聿鍵為帝，建立福建的南明政權，他也曾表示支持。

朱舜水於1657年（丁酉、日本明曆三年），接到南明魯王敕書之後，因人在安南，又逢「安南之役」，無法奉召回國而親筆寫了案文，文曰：〈上監國魯王謝恩奏疏·前疏〉，¹⁵內容提及「臣數年海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榷」，¹⁶〈舜水先生行實〉裡也有「先生雅有意於經歷外邦，而資恢復之勢，是故東南海外，雖暹羅小夷，亦曾至焉」¹⁷的記述。朱舜水在海外奔走，意圖結合南明政權的殘餘力量，以遂行其反清復明的夙志。

（一）、朱舜水與鄭成功

在摯友王翊捐軀之後，朱舜水曾經有一段時間將反清復明

¹⁴ 〈舜水先生行實〉，《朱舜水集》下冊，附錄1，傳記，頁614。

¹⁵ 朱舜水：〈上監國魯王謝恩奏疏·前疏〉，原文典藏於日本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

¹⁶ 朱舜水：〈安南供役紀事〉，《朱舜水集》上冊，卷2，頁31。

¹⁷ 今井弘濟、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朱舜水集》下冊，附錄1，頁615。

的大業，寄望於南明政權的鄭成功（名森、字大木，1625-1662）。1658年鄭成功與張煌言（元著，1620-1664）會師長江北伐之際，朱舜水曾潛回中國參加鄭成功領軍的抗清活動，《朱之瑜別傳》中提及他「常往來兩軍之間，克瓜州，下鎮江，皆親歷行陣」。¹⁸朱舜水在答安東省菴之間而寫的《中原陽九述略》中說：

己亥年（1659），同國藩（鄭成功）入長江，南京未下，兵律尚未嚴，而江右、江北、蘄黃、漢沔已雲合響應，翹首而望時雨。即家室、妻孥、軀命，事事可捐，而惟望大明之光復。¹⁹

毫無疑問的，恢復大明是朱舜水比生命更重要的終身事業。他與鄭成功一文一武，都是認同明朝而且國家意識極為鮮明的忠貞義士。但是兩人相差二十四歲，出生的時代及背景截然不同。彼此雖然各懷復興明朝的壯志，鄭成功以臺灣、廈門為根據地，力圖恢復；朱舜水在海外經營。在空間上各有盤算，但雙方缺乏默契，難有接點。朱舜水在「答明石源助書」中提及：「前年至廈門，赴國姓（鄭成功）之召，見其將吏並寄居薦紳，皆佻達自喜，屏斥禮教，以為古氣，以為骨董。不佞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遄行，不投一刺而返」。²⁰另外，在「與完翁（省菴友人）書」中也提到：「弟因 冬非萬全之舉，尚俟明年六

¹⁸ 《朱舜水集》上冊，前言，頁2。

¹⁹ 朱舜水：《中原陽九述略》，《朱舜水集》上冊，卷1，頁12。

²⁰ 《朱舜水集》上冊，卷5，書簡2，頁83。

月崑來。明正當往見國藩，一見即行，必不為留也」。²¹因為朱舜水觀察出鄭成功的軍隊軍紀渙散，他寄望在海外經營，伺機配合南明政權反清復明的抱負幾近破滅，最後他才選擇居留日本一途。但是朱舜水居留長崎之後，經常向福岡藩儒安東省菴透露他欲借日本的兵械，藉以恢復明朝的企圖並未稍減。其實，明朝滅亡之後，許多南明志士即不斷向日本乞求援兵及援資。根據中村久四郎的研究指出，自 1646 年（正保二年）至朱舜水逝世後第四年的 1686 年（貞享三年）為止，共有十六次「乞師」、六次「乞資」的記錄。²²這方面的專論還有稻葉君山〈明末清初乞師日本始末〉、²³石原道博的《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²⁴南明政權向日本的求援活動大多發生在朱舜水居留長崎以前，因此，朱舜水的「日本乞師」想法並非創舉。他的行為應該說是：對漢民族之「中華國家」有強烈認同的忠貞志士，在無法接受滿族統治之後，所激發出來的一種驅使現象。日本學者板倉勝明（子赫，1808-1857）藏有一封未記年月的「鄭成功贈歸化朱舜水書」，右上有「舜水同盟朱公大人」稱謂，左下署名「愚弟鄭森稽首」，此書曾被懷疑是偽造，但是石原道博認為是鄭成功真蹟的可能性很高，²⁵目前被記載於

²¹ 《朱舜水集》上冊，卷 4，書簡 1，頁 60。

²² 中村久四郎：〈明末の日本乞師及び乞資〉，《史學雜誌》，第 26 編第 5 號（1915 年）。

²³ 稻葉君山：〈明末清初乞師日本始末〉，《日本及日本人》，第 572、574 號（1911 年）。

²⁴ 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 年）。

²⁵ 石原道博：《朱舜水》，人物叢書新裝版，頁 95-97。

《通航一覽》(卷二一三,唐國部九,鄭氏援兵願付風說)的文獻中。九州長崎縣鄭成功的出生地——平戶市松浦資料博物館亦現藏有此書的抄稿掛軸一幅,另外,朱舜水的弟子安積覺臨摹的「鄭大木于朱舜水書」一書,現藏於茨城縣立圖書館。南明志士的「日本乞師」行為,不但震撼了幕府的高層,也流傳到當時日本社會的各個階層,它促使鎖國體制中的日本,思考如何認定十七世紀中期在東亞世界引發「明清交替」、「華夷變態」的中華秩序如何重整之棘手問題。

(二)、南明政權的「日本乞師」

在述及朱舜水「日本乞師」意識之前,先就朱舜水居留長崎的前後期,日本幕府高層及全國包括九州各藩諸侯針對南明志士提出的「乞師」要求,如何做出應對決策的過程,做一概觀論述。

前述中村久四郎所指出的十六次「乞師」當中,日本幕府審慎應對,有相關文獻可以考證者僅有兩次。一為正保二年(1645)末「大明國欽明總督水師便宜行事總兵官前軍督府右都督臣崔芝」、²⁶二為正保三年(1646)九月「大師平虜侯鄭芝龍」向日本提出「乞師」的要求。崔芝為鄭芝龍(1604-1661)的部將,他先向日本乞借兵師三千;翌年隆武二年(正保三年、

²⁶ 根據林岷峰、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東洋文庫叢刊第十五,1971年刊本)上冊,頁11-12收錄的記載,崔芝的「乞師狀」明記南明唐王隆武元年(正保二年、1645)年號,為全紙一張,全文共計482字。

1646)八月十三日鄭芝龍再遣使者黃徵明，攜帶八封「乞師狀」（致日本正京皇帝二封，內附隆武皇帝之勒旨、上將軍三封、長崎王三封）及貢物前往長崎，表明欲借日本兵五千。²⁷日本學界對當時幕府的因應有不少論著。小倉秀貫在〈德川家光支那侵略の企圖〉一文中，論及當時幕府得知崔芝的「乞師」以及掌握中國「明清交替」的最新情報後，已經準備好對大陸出兵。²⁸小倉氏介紹江戶前期任「周防守」(今山口東部防衛司令)的板倉重宗(1586-1656)所提示正保三年(1646)一月十二日的幕府命令公文書當中，三代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與幕臣決議十一條大陸出兵計畫。根據小倉氏的算法，這項計畫將派出二萬二千名大軍，除了援助南明之外，並藉此侵略中國本土。小倉氏的結論承襲了辻善之助〈德川家光の支那侵略の雄圖と國姓爺〉，²⁹以及栗田元次〈明末請援と幕府の外征計畫〉³⁰的論點。此外，紙屋敦之在〈幕藩制國家の成立と東アジア〉一文中亦論及「對於1646年八月，鄭芝龍的部下崔芝的日本乞師，當時的薩摩藩(今鹿兒島)主島津氏也表示願意出援兵打頭陣」。³¹當時幕府仍准許南明(主要是以福州為根據

²⁷ 《華夷變態》上冊，頁17-20。

²⁸ 小倉秀貫：〈德川家光支那侵略の企圖〉，《史學雜誌》第2編第15號(1981年)。

²⁹ 辻善之助：〈德川家光の支那侵略の雄圖と國姓爺〉，《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內外書籍出版，1936年)，頁640。

³⁰ 栗田元次：〈明末請援と幕府の外征計畫〉，《綜合日本大系——江戶時代(上)》，卷9所收。

³¹ 紙屋敦之：〈幕藩制國家の成立と東アジア〉，《歷史學研究》第573號，1987年，頁92。

地的唐王政權)的要求與薩摩藩做生絲貿易,至同年十月幕府得知福州淪陷之後,才中止討論出兵中國的計畫。崔芝的「乞師狀」,由其使者林高在正保二年(1645)十二月二十五日帶到長崎港,當時的「長崎奉行」(幕府直轄官)山崎正信,在了解林高來意後,即將兩份「乞師狀」附上報告書呈遞江戶將軍府。這兩份「乞師狀」收錄在幕府記錄外國情報的《華夷變態》³²中。根據《華夷變態》的記載,當時將軍府的「老中」³³們在接到崔芝的「乞師狀」,隨即令幕府儒官林岷峰(春齋,1618-1680)在德川家光面前讀狀,最後由輪值的老中——川越(今埼玉縣中部)藩主伊豆守松平信綱(1596-1662)承將軍之命,將「上意書」執回長崎。據小宮木代良的研究指出,當時幕府表面上雖拒絕「乞師」的請求,但是內部卻秘密進行著出兵中國的計畫。³⁴另外,鄭芝龍的「乞師狀」於1646年十月送抵將軍府之後,幕府先令大學頭林羅山(道春,1583-1657)讀狀,經過數日的「評議」,再邀尾張、紀伊、水戶的「御三家」入府,復令林岷峰讀狀,最後才作成二十二條「此度難問」

³² 《華夷變態》係記錄鎖國時代八十年間(1644-1724),由外國貿易船帶至長崎的海外情報。這些情報先由長崎奉行整理再呈遞給幕府老中,最後由幕府儒官林春齋(岷峰)、林信篤(鳳岡)父子記錄完成。原始資料藏於內閣文庫,由東洋文庫以古文書記載,分上、中、下三冊刊行。

³³ 「老中」是江戶幕府的官職之一,總理幕政,直屬將軍,權高位重,掌管朝廷與諸侯之間的政務大事。其編制只4至5名,每月以「月番」的方式交替勤務,通常由領三萬石以上糧餉的「譜代大名」充任。

³⁴ 小宮木代良:〈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に対する家光政權の対応——正保三年一月十二日付板倉重宗書狀の検討を中心に〉,《九州史學》第97號(1990年),頁4。

的「上意答覆書」，³⁵透過九州的諸侯回絕了南明的「乞師」請求。同時為確保幕府對中國外交策略的靈活運用，以及鞏固國內的幕府政權，最後作成不出兵中國的決議。

幕府雖然以極機密的方式處理南明的「乞師」問題，但是輪值參與決策的各藩老中為數不少，消息終究回傳至西日本及九州等地。有關地方諸侯的反應，特別是安東省菴所屬的福岡、柳川藩對「乞師」的因應，與朱舜水的「日本乞師」意識互有關聯，詳情移至下一節討論。

（三）、朱舜水的「日本乞師」意識

朱舜水在長崎居留約六年期間，與福岡、柳川藩儒安東省菴（守約）最為深交，在《朱舜水集》收錄有「答安東親清（省菴之父）書」一首、「與安東守約書二十五首」、「答安東守約書三十首」（卷七、書簡四）、「答安東守約問八條」（卷十、問答二）等，就是最直接的證明。朱舜水居留長崎，安東省菴曾煞費苦心，為其奔走。朱舜水也提出有利於居留的條件說：「貴國□義所當留，不得以前此禁令為言，不佞以忠義，故不忍臣虜而來，與商賈有別」，³⁶表明自己是具有忠義思想的南明志士。

1661年（辛丑、寬文元年），安東省菴曾問「明室致亂之由」及「恢復兵勢」等問題，朱舜水乃撰書一卷答之，名曰：

³⁵ 《華夷變態》上冊，頁 22-24。

³⁶ 徐興慶：《朱舜水集補遺》，卷 2，筆語 32，頁 165。

《中原陽九述略》。³⁷在《中原陽九述略》末卷，朱舜水描述自己「孤臣飲泣十七載，雞骨支離，十年嘔血」³⁸的心境，並說：「申包胥其人傑也，能感動讐仇之秦，為之出五萬之師，統之以三大將，閱國歷都，復既亡之楚，不失尺寸，況此時秦楚歲歲構兵哉。故曰：『包胥其人傑也。彼獨非人臣哉。瑜覲顏視息，能無媿之哉。』」³⁹朱舜水藉申包胥其人典故，引申他自己想借兵日本的隱衷，「乞師」意識極為明顯。朱舜水也曾對安東省菴說：「朱之瑜若不能恢復大明，不能救生民於水火，不能雪中國之恥，雖活百年與今日死一般」。⁴⁰足見他不斷強調恢復明朝的強烈意願。

此外，筆者在日本柳川古文書館蒐集到一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的書簡，內容述及他對「乞師」日本的告白。舉其全文如下：

日本兵至大明，自然全勝，所謂義兵也。今日解百姓於倒懸，《兵志》曰：「義兵者王，數郡之後，望風歸附，不待盡矣。以賢契料之，在貴國平日議論，兵可得發否？貴國王有此意否？有此意，方可與上人商量。江戶之火不足慮也。若是人火，兵發□□□□是天火，□發兵役可弭。……若貴國王有此志，便可得商量，是不必以江戶之火為憂。日本雖大雖富強，不有中國，其名終不得

³⁷ 〈舜水先生行實〉，《朱舜水集》下冊，頁 617。

³⁸ 朱舜水：《中原陽九述略》，《朱舜水集》上冊，頁 13。

³⁹ 朱舜水：《中原陽九述略》，《朱舜水集》上冊，頁 13。

⁴⁰ 《朱舜水集補遺》，卷 2，筆語 30，頁 165。

垂，止行之日本而已。所謂附青雲之士，則聲施後世。今日日本與中國蓋萬年難遇之會也。一發兵則魯必殲，功必成。日本之名必與天壤同敝，且載入中國之史矣。豈止自書其□□，如《乘》、《檣杵》而已哉。」⁴¹

上述書簡寫於何時，並未詳記，又因此書簡原本藏於安東家，三百餘年來未曾公開，所以中日學界至今少有論及。仔細檢討其內容，應是朱舜水居留長崎期間，也就是寬文年間寫給安東省菴的可能性極高。朱舜水引《兵志》說明日本若能出援兵，即是義兵，義兵至大明就會全勝。他向安東省菴詢問「貴國王有此意否？」，此處朱舜水所指的貴國王，即指當時的柳川藩主立花忠茂（1612-1675）。前述鄭芝龍向日本「乞師」，經幕府審慎評估，拒絕南明政權的援兵要求後，細川肥後（今九州熊本）守、松平薩摩（今九州鹿兒島）守、松平安藝（今廣島）守等九州、西日本的諸侯，均接到正保三年（1646）十月二十一日由幕府發出的「上意答覆書」。

柳川藩主立花忠茂曾於 1645 年（正保二年）閏五月，以及 1646 年（正保三年）三月，兩次上江戶參勤，他得知南明前來乞兵一事後，曾經表明：「無論何時，無論需要多少人，隨時聽候差遣，我等將盡力成全（原日文）」，並下令家臣準備出兵。⁴²再據《德川實紀》正保三年（1646）十月二十四日的

⁴¹ 《朱舜水集補遺》，卷 1，書簡 33，頁 54。

⁴² 栗田元次：〈明末請援と幕府の外征計畫〉。

記載，幕府曾經向九州各地諸侯提出「此次由長崎傳來報告，明兵已於福州淪陷，明主（崇禎皇帝）已經滅亡，故對外國來往船隻請謹慎處置（原日文）」的命令書，當時立花忠茂也在接獲指令的諸侯之列。

又，辻善之助曾經引述正保三年（1646）正月二十日的立花忠茂文書〈曾我子爵藏書〉，論述立花忠茂在幕府評議來自中國的乞兵問題之後，曾向老中探聽實情，並迅速通告其家臣。⁴³當時除了福岡藩之外，尚有安藝藩（今廣島縣）及前述的薩摩藩等地方諸侯，對於出兵海外均躍躍欲試。原因是他們期望藉出兵海外，突破鎖國令的限制，進而與中國、臺灣、東南亞各國作貿易，以繁榮地方經濟。而當時幕府考慮出兵，目的欲藉此恢復與明朝中斷多年的「勘合貿易」，以鞏固幕府財政。

以下這段筆語，就是朱舜水透過安東省菴向立花忠茂表明求援軍器的珍貴史料。

大明軍火器械儘多，其所以敗者，有土崩之勢，非軍器不備也。今民心痛苦思明，若得精練紀律之兵一枝，如疾風掃籬，數城之後，自然望風歸附，亦不必用著利器。如以器言之，神機大將軍滅虜，紅夷，佛郎機，□子之類，不可勝數，總不如鳥槍，便利命中。若得鳥槍一萬，已不可敵，設有三萬，近以滅虜，如探囊取物，其弓矢

⁴³ 辻善之助：〈德川家光の支那侵略の雄圖と國姓爺〉，《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內外書籍出版，1936年），頁650。

萬萬不能敵也。⁴⁴

觀其內容，朱舜水清楚表示欲向日本借槍一至三萬，如此即可滅虜（清軍），以償宿願。前述南明政權的「乞師」活動，雖然都發生在朱舜水居留長崎之前。但是崔芝「乞師」的 1645 年，以及鄭芝龍「乞師」的 1646 年，朱舜水很巧合的也都到了長崎，⁴⁵長崎是當時外來情報流傳最快速的地方，同時他本身又擬向日本「乞師」，因此針對幕府做出南明政權「乞師」之應對，以及九州各藩諸侯的反應，朱舜水應該掌握到了相當的訊息。朱舜水所謂的「孤臣飲泣十七載」，是指 1644 年福州陷落，明朝滅亡開始至 1660 年為止。朱舜水居留長崎之後，最適合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國家認同表態的對象，就屬安東省菴。而柳川藩主立花忠茂長久以來對南明志士前來「乞師」，一向採取積極出兵的態度，透過與安東省菴的親密交往，朱舜水理當有所耳聞，才會寫出上述的筆語內容。

以上兩封致安東省菴之朱舜水書簡與筆語，為涉及朱舜水表現「乞師」意識的重要關鍵史料。但是 1715 年（正德五年）校刊之所謂「水戶本」《朱舜水全集》，含以下全集之各版本，均未能將這兩封書簡與筆語編入。不難想像，安東家當時的顧慮是，幕府既已明確拒絕來自南明一連串的乞兵要求，而朱舜水又有明顯的日本「乞師」傾向，為免節外生枝，影響朱舜水

⁴⁴ 《朱舜水集補遺》，卷 2，筆語 28，頁 164。

⁴⁵ 石原道博：《朱舜水》，人物叢書新裝版，頁 48。

在日本的居留，刻意予以保留，並將兩封文獻秘密珍藏。

朱舜水自 1665 年到江戶及水戶講學之後，為顧及德川光圀的立場，他一改在長崎居留的態度，隻字不提「乞師」問題。在「答明石源助書」中說：「不佞雖亡國之遺民，來此求全，情文即不能備，然而不敢隕越者，徒以禮為之防也」。⁴⁶他以認同明朝的亡國遺民自居，遵循克盡禮教的處事原則，慨然以斯文為己任，決意專心在水戶藩致力於儒家思想文化的傳播。之後，他為德川光圀作《學宮圖說》，教導水戶藩士學習釋奠之禮，就是履行了他說「禮為仁義之節文，天倫秩序。故曰天秩有禮，又約禮，經國家、定社稷、衛人民、利後嗣者也」的思想主張。⁴⁷不過，從朱舜水弟子們的相關記事當中，仍不難窺知他對大明亡國，念茲在茲，「平居不妄言笑，惟以邦讎未復為憾，切齒流涕，至老不衰」。⁴⁸水戶藩的朱舜水弟子今井弘濟（魯齋、將興，1657-1689）、安積覺在〈舜水先生行實〉中曾述及：「先生雖客寓於茲，莫不日向鄉而泣血，時背北而切齒，惟以邦讐未雪為憾，不以闔室既破為悲。所持者舊邦二三之忠臣，所仰者明室累世之積德耳」。⁴⁹朱舜水嘗謂門人曰：「我既老在異邦，自誓非中國恢復，不歸也。而或一旦老疾不起，則

⁴⁶ 《朱舜水集》上冊，卷 5，書簡 2，頁 82。

⁴⁷ 稻葉岩吉：《朱舜水全集》（東京：文會堂，1970 年），頁 399。

⁴⁸ 〈明故徵君文恭先生碑陰〉乙亥（元祿八年、1695），《朱舜水集》下冊，頁 631。

⁴⁹ 〈舜水先生行實〉，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 617。

骸骨無所歸，必當葬於茲土」。⁵⁰朱舜水的悲憤情操及其忠臣意識之言語表現，深深烙印在挑起水戶藩興學教育、以及編輯《大日本史》重任的門人腦海中。

朱舜水在中日文化交流領域以及東亞文明發展的貢獻，中日學界多持肯定與認同。但就他為大明亡命遺臣之國家認同者而言，後世對其角色定位又如何詮釋？日本有一文獻《韞藏錄》，批評朱舜水是：「舜水不能伏節死難，背君臣之義，棄親族之恩，避亂全軀於我國……」。⁵¹究竟朱舜水是忠臣或叛徒？在忠臣與叛徒一線之間，他的自我認定，給日本思想界帶來什麼影響？曾任臺灣總督府行政長官的後藤新平（1857-1929）於1912年稻葉君山本《朱舜水全集》之序文中，對朱舜水評曰：「從明室恢復之志不成，而以滿身忠憤之氣，寓之一篇楠公之題贊。……」⁵²可見，朱舜水深為後世日本人稱道的，就是他為室町時代的南朝武將楠木正成（1294-1336）題贊與寫碑文一事。楠木正成捨全家族之身為後醍醐天皇（1288-1339）從九州舉兵，與室町幕府初代將軍足利尊氏（1305-1358）的幕府軍交戰，最後敗於兵庫而殉死湊川（神戶市中部的河川），卻被北朝的足利幕府定位為叛徒，這種顛倒尊皇志士的歪曲史事，直到德川光圀編輯《大日本史》時，才將南朝列為正統王朝，此為當時水戶藩修史事業的三大主張之一。朱舜水贊成德川光圀的「南朝正統論」，將楠木正成從叛徒正名為忠臣，是因為足利尊氏曾受後醍醐天皇之拔擢並賜字，卻另擁立光明天

⁵⁰ 〈舜水先生行實〉，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619。

⁵¹ 松本純郎：《水戶學の源流》，水戶學集成4，收錄（東京：國書刊行會，1997年復刻版），頁225。

⁵² 後藤新平：〈朱舜水全集序〉，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796。

皇（1321-1380），而成為征夷大將軍，背叛天皇者是足利尊氏而非楠木正成。因此，德川光圀在湊川為楠木正成建碑，碑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有扭轉是非，撥亂反正，對天皇的地位絕對信任的涵意。朱舜水則在碑陰寫了「楠公碑陰記」，因全文過長，僅摘錄要旨如下：

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蒐其行事，不可概見。……自古未有元帥妬前，庸臣專斷，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佗。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⁵³

這段碑文，伸張了楠木正成的「忠」，也襯托出德川光圀的「義」，更宣揚朱舜水自己堅持大義名份，貫徹不食虜粟的決心。朱舜水委身居留日本，終生穿著明朝服裝，這是「忠」的表現；見明清易幟，雖未立即一死，以輕於鴻毛式的犧牲回報朝恩，但傾力表達「乞師」日本的意志，則是「義」的表現。朱舜水喚醒日本人正視楠木正成的忠義之舉，呼籲日本社會重視對「忠」的思想教育與其行為之體現。他堅持大義名分，呼籲武士階層鞏固日本天皇與將軍政權，符合德川幕府的需求及日本國體之維護。長州藩的幕末志士——知名思想家吉田松陰（1830-1859），曾經三度前往湊川參拜楠木正成之墓，他參讀

⁵³ 朱舜水：〈楠正成像贊〉，收錄《朱舜水集》下冊，卷 19，贊，頁 571-572。

朱舜水的碑文後，每每悲鳴落淚，對楠木正成的忠義行為，甚表欽佩。這也再次證明朱舜水強調的忠義思想，已深刻影響日本各地的武士階層以及其他學派，其中又以闇齋學派為最。有關朱舜水與闇齋學派的忠義思想問題，待下節討論。其實，朱舜水讚揚楠木正成的忠義行為，另有隱涉自己亦為忠義之士的涵意，朱舜水為自己並非明朝叛徒，做了最貼切的詮釋。

三、水戶藩的漢學教育與朱舜水

(一) 小宅生順與朱舜水

朱舜水接受德川光圀的招聘是在 1664 年（康熙三年、寬文四年）六十五歲之際，德川光圀派遣儒臣小宅生順（安之，處齋，1637—1674）到長崎尋才，主要目的在於替水戶藩尋找一位學識操守均佳的碩儒。關於水戶藩招聘朱舜水之過程，就相關先行研究以及相關史料對朱舜水的記載，大多以「邂逅說」為定論。寬文四年的《水戶紀年》有如下記載：

今年遣小宅生順至長崎求碩儒耆德，始知有朱之瑜其人，因明朝社稷傾覆，不忍臣虜滔海而來，所謂舜水先生即此人也。先生字魯璵，浙江餘姚縣人，因明朝國政廢弛之故，屢受徵辟要職而不就。因清兵渡江而下，天

下靡然，薙髮變服，先生惡之，遂浮海而來（原日文）。⁵⁴

亦即，水戶藩是在小宅生順抵長崎之後，才知有朱舜水其人，因此朱舜水是何許人也，德川光圀事前並不知情。野口武彥甚至指出小宅生順遇朱舜水係屬偶然，⁵⁵但此是否為事實，仍有待釐清。以下針對德川光圀為何遣小宅生順前往？他尋求「碩儒耆德」之目的為何？當時水戶藩的學問及教育背景又為何？逐一探討。

小宅生順在訪問朱舜水後，曾留有《西遊手錄》一書，其寬文四年（1664）十一月十七日的記事寫著：

予今年承君命西遊紫陽長崎，棲遲三月。公務之暇，泛交蕃客，以遇得異聞，往往拈筆代譯。所交雖及數十輩，而有學者獨朱魯瑜而已（原日文）。⁵⁶

究竟小宅生順是在長崎接觸許多渡來客之後，才知有朱舜水；或是早知他的存在，德川光圀遣小宅生順前訪只是確認其學識而已，只從上述內容，很難窺知真相。又小宅生順到長崎的「公務」，所指為何？在《水府系纂》記載有關遣小宅生順到長崎的條文中言及：

⁵⁴ 〈水戶紀年〉，《茨城縣史料》近世政治編 I（精興社，1970年）。

⁵⁵ 野口武彥：〈朱舜水招聘〉，《德川光圀》（朝日新聞社，朝日評傳選七，1976年）。

⁵⁶ 小宅生順《西遊手錄》原本已在戰火中燒失，上文引自《朱舜水記事纂餘》附錄。

四年（寬文四年）甲辰閏五月，為到長崎從歸化唐人當中招文學之士，遣吟味役小林善左衛門勝澄、步行目附大石彥衛門先勝，同伴到長崎為差，事畢歸（原日文）。⁵⁷

由上文得知，水戶藩遣小宅生順到長崎的主要公務與職責，即是招聘文學之士。問題是德川光圀是否在毫無具體人選的情況下，貿然要小宅生順前往訪才，或是對朱舜水其人其事早已得到一些訊息。小宅生順歸府後，曾於寬文四年（1664）十一月二十四日拜會幕府大學頭林峨峰，在林峨峰的《國史館日錄》中，有如下的記載：

三宅生順（小宅生順）侍席，此主人門第，而同事水戶君者也。今秋蒙君命赴長崎，遇華人朱之瑜筆談，彼明朝儒生也。不事清國，流浪諸國，僑居長崎既有年矣。水戶君聞其名，使保宗雪，密告厩橋羽林（幕府老中酒井忠清），有招之志，故使順往遇之（原日文）。⁵⁸

1645年，崔芝「乞師」日本，林峨峰曾在德川家光面前讀狀，他瞭解幕府全盤的決策過程。再就正保三年（1646）幕府為商討如何因應鄭芝龍的「乞師狀」，德川光圀之父德川賴房（1603-1661）也以「御三家」的身份，奉召入將軍府，在德川家光面前與老中們共同商討對策。⁵⁹以林峨峰與德川光圀的親交關

⁵⁷ 《水府系纂》22，小宅生順條文，彰考館所藏。

⁵⁸ 林峨峰：《國史館日錄》，寬文四年（1664）11月24日記事。

⁵⁹ 《華夷變態》上冊，頁17。

係看來，德川光圀理應瞭解南明志士「乞師」日本之經緯。如前所述，十九年後的1664年，朱舜水夙來有藉「乞師」日本，恢復明朝的心願，在評估是否決定招聘朱舜水之前，德川光圀必定曾審慎考量幕府高層的反應，以及朱舜水對提振水戶藩漢學教育之適切性。綜合上述水戶藩與幕府高層往來密切的關係，不難窺見小宅生順前往長崎尋訪碩學耆儒之前，德川光圀已經對朱舜水的學問、思想、人品作過審慎評估，且對他在長崎居留的動向也已瞭若指掌。從德川光圀在招聘朱舜水之前，即密稟權傾一時，且獲四代將軍德川家綱（1641-1680）相當依賴的重臣——老中酒井忠清（1624-1681）看來，即不難想像，朱舜水雖然學問、思想、人品獲得青睞，但他懷有強烈的「乞師」意識，卻成為幕府高層關切的焦點。

據《德川實紀》的〈水戶記〉大學頭林羅山的記載，正保三年（1646）十月十六日，酒井忠清之近親酒井忠勝（1587-1662）曾當著德川家光與三位老中商議，刻意找出鄭芝龍的「乞師狀」不具有代表南明政權的正當性，並草擬回絕南明志士一再請求「乞師」的前述二十二條「此度難問」文案內容。亦即幕府在這個時間點，就已經作出不回應來自中國「乞師」的決定。在幕府決議的既定國策下，德川光圀欲招聘具有強烈「乞師」意識的朱舜水，勢必徵得幕府高層——酒井忠清的授意後才能進行。《朱舜水集》中，與德川光圀有關的記事寫道：「是時（萬治三年、1660），方中國明遺臣朱舜水，恥食清粟乞援于日本，欲圖恢復，屢渡我長崎。光圀聞其賢，乃聘為師，親

執弟子禮。舜水時諫光圀，其言剴切，光圀每納之」，⁶⁰藉此，可以再次佐證德川光圀對朱舜水其人其事，事前已經知情，小宅生順與朱舜水所謂的「邂逅說」並非事實的真相。

（二）德川光圀與朱舜水

眾所週知，水戶藩係德川幕府「御三家」⁶¹之一，在 1609 年德川家康（1542-1616）的第十一子賴房（德川光圀之父）首次封侯之際，其領地只有二十五萬石，不及尾張（今名古屋）、紀伊（今和歌山）兩家之半，官位也只獲「權中納言」，不及尾張、紀伊兩家之「權大納言」地位。不過，當時只有水戶藩設有「定府制」，換言之，它無參勤交替的義務，藩主常駐江戶將軍膝下，並獨自享有副將軍的優越地位。表面上，水戶藩雖有光榮的「定府制」，但是其財政需支付水戶及江戶兩地之經費，藩政營運有其經濟壓力上的隱憂，因此水戶藩的學術及教育發展亦受到「定府制」極大的影響。水戶藩的學術發展最著稱者應屬《大日本史》⁶²的修史事業，該藩於 1657 年（明曆三年）德川賴房（1603-1661）任藩主時，即在江戶駒込官邸開設史局，開始了修史事業。當時德川光圀年僅三十歲。因為當時的藩儒大多非老即病，難以勝任龐大且艱鉅的修史事

⁶⁰ 《朱舜水集》下冊，附錄 5，德川光圀，頁 802。

⁶¹ 御三家是指尾張（今名古屋）、紀伊（今和歌山縣）、以及常陸（今茨城縣）的水戶家，三家之地位在各藩諸侯之上，而水戶藩代代享有副將軍之職。

⁶² 《大日本史》的書名是德川光圀去世後十五年，即 1715 年（正德五年）經彰考館評議，由其子德川剛條命名而成。

業，加上藩內武士依然不脫戰國武士之風格，對教育文化之振興仍然等閒視之，導致修史事業進度遲緩。

江戶幕府自德川家康伊始，至二代將軍秀忠（1579-1632）之草創期間，表面上看似尊敬皇室，但實權握於指揮武士階層的將軍手中，朝廷與幕府之間持續著一股緊張的氣氛。有鑑於此，德川光圀於 1662 年（寬文二年）繼承水戶藩第二代藩主之後，他以幕府副將軍之尊，呼籲大家維護日本的國體。他以「我君是我天子（朝廷），將軍是我宗室」的思維，首先向其家臣倡議君臣大義及尊皇思想。如前所述，德川光圀於 1665 年（寬文五年）七月，禮聘朱舜水為國師，招至江戶及水戶講學。1672 年（寬文十二年）春，德川光圀將修史局移至水戶小石川的官邸內，改名為彰考館，作為修史事業之所。有關德川光圀致力修史之目的，在朱舜水友人——水戶藩國史編修田止邱（1636-1682）所撰的〈彰考館記〉有如下記載：

夫史者所以記亂世、陳善惡、用勸懲之典者。故在異朝，則班、馬以來作者不乏世世繩繩，歷更成堆。本邦自上古及中葉，猶有正史實錄，而昌泰以後，寥寥無聞，可以憾焉。⁶³

德川光圀有感於中世之後的日本欠缺正史實錄，無法記亂世、陳善惡、用勸懲，於是「命諸儒臣，廣稽載籍，上自神武，

⁶³ 田止邱：〈彰考館記〉，《朱舜水集補遺》，附錄 2，朱舜水友人、弟子傳記資料，頁 306。

下迄今世，作記立傳，倣班、馬之遺風，以撰述國史」。⁶⁴德川光圀招聘人見傳、吉弘元常（子常，1642-1694）、板垣宗愴、中村顧言（伯行，1646-1712）、岡部以直、松田效、田中理介等十餘名編修生，開始史館講釋，⁶⁵而日本國內的史料蒐集，遍及關東、北陸、京都、奈良、吉野、紀州、山口、尾道、出雲、以及九州的博多、長崎、鹿兒島、坊津、日向、志佈志、延岡、阿蘇等地，全面展開水戶藩的修史事業。⁶⁶不過，此時適逢日本諸多學派相互排斥異端、學統競爭激烈之際，因此，如何強化藩政教育、正視道統；如何接受中國儒教思想以充實內涵，都是這位新藩主必須面臨的課題。最近，楊洪鑑亦引述仲田昭一在其〈彰考館の使臣とその活動〉一文提到：在《大日本史》的編纂過程中，為補水戶藩漢學領域人才之不足，才是德川光圀招聘朱舜水的主要目的。⁶⁷

如上所述，在這個時間點，德川光圀急於探訪碩儒耆德的認知與使命實不難理解。據《義公行實》所述，德川光圀招聘大師之目的在「為師、問道、講學」，且其個人所持的態度是「自身執弟子之禮，始終不懈」，謙卑為懷，誠懇有加。而水

⁶⁴ 田止邱：〈彰考館記〉，《朱舜水集補遺》，附錄 2，頁 306。

⁶⁵ 〈德川光圀公略年譜〉，財團法人水府明德會編：《德川光圀と西山莊》所收，頁 32。

⁶⁶ 〈德川光圀公略年譜〉，財團法人水府明德會編：《德川光圀と西山莊》所收，頁 26。

⁶⁷ 楊洪鑑：〈朱舜水と德川光圀——忠義を重んずる二人〉，浙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編：《江戸、明治期の日中文化交流》（東京：農文協，2001 年），頁 218。

戶藩儒小宅生順於 1664 年赴長崎招聘朱舜水之際，曾將所著《擬興國學書》交朱舜水參閱，並告知德川光圀將有興學之舉，然足以施教之師，尚乏其人。因此，小宅生順當面向朱舜水表明：「欲薦先生當今教授之師，其祿足養七八口」。⁶⁸朱舜水答曰：「興國學事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為更重，僕深有望於貴國，……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⁶⁹朱舜水質樸堅毅的傲人風骨，也是令德川光圀欽佩之處。朱舜水與德川光圀的關係，就如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的后藤新平所述：「水月鏡花，相得則成俊致，之瑜之于我邦也，真得其所」，⁷⁰朱舜水藉由在彼邦講學的媒介，將自己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傳播得淋漓盡致。

朱舜水抵達江戶及水戶講學之前，幕府的大學頭林羅山、林岷峰父子於寬文四年（1664）十一月開始，承幕府之命編撰《本朝通鑑》（又稱《本朝通編年錄》），經過六年的努力，至寬文十年（1670）已陸續完成。《本朝通鑑》參照朱子的《通鑑綱目》，計有前篇三卷、正篇四十卷、續篇三卷，是漢文體的國史書，它給德川光圀帶來修史事業上極大的刺激，也喚起了光圀的使命感。再據《本朝通鑑》附錄之〈國史館日錄〉⁷¹記

⁶⁸ 《朱舜水集》上冊，卷 11，問答 4，頁 411。

⁶⁹ 《朱舜水集》上冊，卷 11，問答 4，頁 411。

⁷⁰ 后藤新平：〈朱舜水全集序〉，《朱舜水集》下冊，附錄 4，序跋，頁 796。

⁷¹ 〈國史館日錄〉實為紀錄林岷峰自寬文二年（1662）10 月 3 日至寬文十年（1670）12 月 31 日止的日記，國書刊行會曾以內閣文庫本為底本，將它刊在《本朝通鑑》附錄中。有關林岷峰的日記詳請參閱山本武夫：〈林

載，德川光圀在修史事業之初，曾經數度邀請林岷峰到水戶官邸，就《大日本史》的編撰方針及史觀等進行討論，可見德川光圀對修史事業的迫切需求，以及求才若渴的心境。這是德川光圀派遣小宅生順到長崎探訪朱舜水的時代背景，也是朱舜水得發揮其博學長才，宏揚儒家思想文化於日本的最大轉捩點。

另外，當時德川一族接掌日本政權，已進入第四代德川家綱（1641-1680）的時代，幕府政局漸趨穩定，全國各藩掀起由武治轉向文治社會之思潮。因此，禮聘知書達禮之賢士，一時蔚為風氣。例如，1653年（承應二年）赤穗（今兵庫縣西南部）藩主淺野長直以千石之祿，禮聘古學派的開山始祖山鹿素行（1622-1685）；寬文初期（十七世紀初期）會津藩主保科正之（1611-1672）、美作藩主加藤泰義等人，師事京都出身的朱子學派聞人山崎闇齋。全國各地企圖振興藩政的舉動，也引發了德川光圀的效法。水戶藩的修史事業，至1700年德川光圀七十三歲去世為止的四十二年間，共完成自神武天皇至後小松天皇之「本記」部分。參與編纂的學者，從日本延寶到天和年間，就有三十人之多，之後貞享至元祿年間更高達五十人。這些知名學者都因水戶藩擁有「御三家」的權威，以及德川光圀的英明聲望，慕名而來。另外，修史事業除了水戶的彰考館之外，也同時在江戶進行，這對當時的儒者們也是一項極大的魅力。寬文四年（1664），德川光圀三十七歲，繼任藩主才第三

岷峰の日記について》，《歴史地理》第86卷第3號，1956年。

年，對於修史事業急思尋求各地博學碩彥之才。

菊池謙二郎曾指出朱舜水與德川光圀二人在剛氣、方正、固執以及儉約的個性上極為相近，並分析德川光圀將朱舜水主張的經世致用學說，轉化為發展水戶藩之經濟實學理論，將朱舜水定位為擁有經濟及政治思想的務實派學者。⁷²

關於朱舜水到江戶之後與德川光圀互動關係，朱舜水在〈致原善長書〉中提及「上公（德川光圀）別有賞識，獨能收之格外，禮儀隆備，日漸增加」，⁷³在〈答四宮勘右衛門書〉裡也說：「宰相上公相待之禮，足下以聞其略。近日情日益厚，月益隆，而且真誠無矯飾，誠不易得也。所學淵宏，諸儒不能及，而仁明闡爽，真不世出之主也」。⁷⁴朱舜水感激德川光圀以禮相待之真誠，並傾心德川光圀學養之淵博，自不在話下。1682年，朱舜水終老日本之後，德川光圀曾於1683年（癸亥三年、天和三年）七月十二日親詣舜水墓園拜祭，其祭文曰：

寬文乙巳夏（1665）六月，惠然寓我。我茲師資，終日
諄諄，論文講禮，嗚呼先生。博學強記，靡事不知，啟
廢開蒙，孜孜善誘。⁷⁵

1684年（享元年）又備禮祭朱舜水。其祭文曰：

⁷² 菊池謙二郎：《水戶學論叢》（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43年），頁347-352。

⁷³ 《朱舜水集》上冊，卷5，書簡2，頁91。

⁷⁴ 《朱舜水集》上冊，卷5，書簡2，頁65。

⁷⁵ 〈舜水先生行實〉，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623。

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槎，來止秋津。寤寐憂國，老淚霑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迹，德必有鄰。天下所仰，眾星拱辰。既見既邁，真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冠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備，家寶國珍。⁷⁶

這是德川光圀與朱舜水在十七年師生情誼之交往後，對朱舜水的人格及學識，做了蓋棺論定的詮釋。從兩人密切的互動關係看來，朱舜水以其「賓師」及文化傳播者的立場，對水戶藩在教育、思想的發展及修史事業上，發揮了將傳統的儒家思想東傳日本的文化傳播者之角色。

四、前期水戶學的形成與朱舜水

水戶學⁷⁷的思想核心始於何時？由何人完成？這些問題在日本學界目前仍是眾說紛紜，沒有定論。對此，研究水戶學頗有心得的本鄉隆盛曾經提及：「水戶學是日本近現代思想史研

⁷⁶ 德川光圀：〈祭明故徵君文恭朱先生文〉，《朱舜水集》下冊，附錄 2，祭文，頁 731。

⁷⁷ 所謂水戶學，是指 1930-1940 年代（天保年間），即鴉片戰爭之前，在水戶藩興起的獨創學風，因此又稱「天保學」，也稱「水府之學」；而其廣義的解釋就是「以水戶藩持續二百餘年的《大日本史》修史事業為重心而興起的學風」，（坂本太郎監修：《日本史小辭典》，東京：山川出版社，1957 年）。「自十七世紀後半自幕末為止，以水戶藩的史局彰考館為中心發展出強調大義名分及國體的學風」，京都大學國史學研究室編：《改定增補日本史辭典》，（東京：創元社，1960 年）。

究中非常棘手的研究對象。水戶學一方面是在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統領編纂《大日本史》過程中所孕育出來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亦是幕末尊王攘夷運動以及成為現代天皇制意識型態的思想支柱之國體論的源流，因此在日本思想史上發揮著極大的影響力」，⁷⁸本鄉氏點出了水戶學的複雜性及重要性。

日本學界對水戶學的時代區分，以 1657 年（明曆三年）德川光圀著手編纂《大日本史》開始，至 1720 年（享保五年）水戶藩將完成的《大日本史》本紀七十三卷、列傳一百七十卷呈獻給幕府為止，稱為前期水戶學。之後，水戶藩雖然繼續進行《大日本史》志、表之部的修史事業，卻因面臨諸多難題，將近半世紀時間，其修史事業處於停滯狀態。後期水戶學的基礎於 1807 年（文化四年）藤田幽谷（1774-1862）任彰考館總裁之後建立起來，其後，水戶藩的《大日本史》修史事業，一直持續到明治維新之後的 1906 年（明治三十九年），前後長達二百五十年。參與的學者除了朱舜水之外，還有朱子學主流派的林家門流、京學派、山崎闇齋的崎門學派以及古義學派的學者。對於《大日本史》及水戶學思想，芳賀登認為它「受朱子學的影響，可以說是為了學問的活用而修正的歷史，水戶學思想則是陽明學、古學、考證學的混合體，它或許就如同人偶般，

⁷⁸ 詳請參閱本鄉隆盛：〈藤田幽谷「正名論」の歴史的位置——水戸学研究の現在〉，《近世思想史研究の現在》，（東京：思文閣，1995 年）。本鄉的論文已由陳文松譯成中文出版，收入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203。

可以隨著時代的變遷予以更衣，而作修正解釋的學問，若硬性規定，恐易招致猛烈的批判」，⁷⁹芳川久壽男則認為水戶學的本質是「貫穿神道宗源說、天命思想觀、國體之不易、南朝正統論、尊王思想、正名論、理想主義等思想的學問」，⁸⁰岩崎允胤也說水戶學是「十八世紀初期幕藩體制出現破綻之後，水戶藩受到儒學、蘭學、國學等諸家學派急速發展的影響，由德川光圀思考統合當時日本的國家、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各種問題，而由該藩歷代學者堅持傳統，貫徹德川光圀修史事業的理念，有系統的加以考察完成的一種學風」，⁸¹總之，水戶學對幕末、維新期的日本思想界，影響至為深遠是無庸置疑的。

本節探討的重點在朱舜水對前期水戶學的發展以及《大日本史》⁸²修史事業的影響。

⁷⁹ 芳賀登：《近代水戶學研究史》（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96年），頁194-195。

⁸⁰ 芳賀登：《近代水戶學研究史》，頁194-195。

⁸¹ 岩崎允胤：《日本近世思想史序說》上（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97年），頁293。

⁸² 《大日本史》是水戶藩所編纂的漢書日本史。編纂事業於1657年（明曆三年）德川光圀於江戶駒込的下屋敷設史館開始，對象自神武天皇至後小松天皇止，依照中國正史的體裁紀傳體編寫，完成於1906年（明治39年），編纂時間前後長達250年之久。共分本紀73卷、列傳170卷、志126卷、表28卷。志類則分神祇、氏族、職官、國郡、食貨、禮樂、兵、刑、陰陽、佛事等十志，表類則分公卿、國郡司、藏人、檢非違使、將軍屬僚等五表。在編纂過程中，德川光圀有鑑於正確記載史事的重要性，遣其弟子分赴日本全國各地採訪古文書或相關記錄。並且蒐集《保元物語》、《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記》、《太平記》等主要的史籍加以校訂，以作為參考之用。它對促進江戶時代的歷史研究方法有很大的貢獻。曾經參與《大日本

(一)《大日本史》編纂與朱舜水

芳賀登指出前期水戶學的修史事業，重點在認識歷史、提昇國體觀及尊王思想。⁸³究竟在水戶學發展過程當中，朱舜水對它有無影響或貢獻，在論述之前，先將日本學界對他的評論作一敘述。首先，明治期的學者黑板勝美在〈朱舜水與湊川碑〉一文中提及：「舜水先生的功績，無法等閒視之。所謂水戶派的學問，其形成之根本，借力於舜水先生非常的多」，⁸⁴昭和期以還，高須芳次郎在《水戶學全集》的解題當中論及：「水戶學無疑是由義公所創，但是不可否認的，因為朱舜水的存在，義公的思想、學藝之發展多少得力於他」，⁸⁵以上論點，對朱舜水的貢獻多半持肯定態度。當然也有某些學者，如瀨谷義彥、⁸⁶岩崎允胤⁸⁷等在考察水戶學的發展，或論述水戶學概觀及其成立的條件、《大日本史》的修史事業時，隻字未提及朱舜水，亦即他們不認為水戶學的發展與朱舜水有關，但畢竟這些都屬少數。朱舜水是否直接影響水戶藩前期《大日本史》編纂方針這個問題，日本學界雖然著墨不多，但亦可找出一些不同角度

史》編纂工作的安積覺、今井弘濟、栗山潜鋒等人都是朱舜水的門生。

⁸³ 芳賀登：《近代水戶學研究史》，頁 192。

⁸⁴ 黑板勝美：〈朱舜水と湊川碑〉，《日本及日本人》，明治 45 年（1912）4 月 15 日發行。

⁸⁵ 高須芳次郎：〈水戶義公・列公集〉，《水戶學大系》第 5 卷，解題（1941 年）。

⁸⁶ 瀨谷義彥：〈水戶學の史的考察〉，《水戶徳川光圀とその餘光》（東京：錦正社，1985 年），頁 107-108。

⁸⁷ 岩崎允胤：《日本近世思想史序說》上，頁 29-300。

的論述。如松本純郎依安積覺與今井弘濟撰寫的〈朱舜水行實〉中，考察在中國影響朱舜水思想極深的朱永祐、張肯堂、吳鍾巒的三位師承後，肯定了朱舜水注重名分、崇尚節義的人格。但是他表示要舉出舜水學與純粹的水戶學原動力之間的關係，並非易事。⁸⁸松本純郎還說：「安積覺繼承朱舜水之衣鉢，不但通曉《資治通鑑》，且廣泛涉獵中國史書，就如『論贊』，在修辭上頻繁出現中國的故事，反而引發了原來爭論的問題，但也因此使安積覺通曉中國史學的精神，而活用於他的修史事業之上」。⁸⁹此外，北鄉康在〈朱舜水の史學思想について〉一文中述及：「舜水與多位中國的歷史學者不同，他立足於綜觀時代觀點的道德主義，並非納入交替思考範疇的道德主義，是絕對的道德至上主義、人倫最高主義者」、「朱舜水是水戶學編纂《大日本史》的核心人物，他的思想很明確的由樞要學者安積澹泊所繼承」、「水戶學的大義名分思想，應該說是受到朱舜水一人的思想所影響」。⁹⁰

就朱舜水主張的歷史觀而言，編纂史書的目的非僅敘述歷史而已，更應闡明主宰歷史的真實觀念，也就是說明儒學的道德理念，朱舜水在〈答奧村庸禮書〉⁹¹中就提及：

⁸⁸ 松本純郎：《水戶學の源流》，水戶學集成4，頁228-238。

⁸⁹ 松本純郎：《水戶學の源流》，水戶學集成4，頁276。

⁹⁰ 北鄉康：〈朱舜水の史學思想について〉，《水戶史學》第4號，1976年，頁24-30。

⁹¹ 奧村庸禮，金澤藩家老，是一篤學之士。他以木下順安為師友，以躬行實踐為學之要，因傾心實學理論，故嘗受教於朱舜水。

一部《通鑑》透明，立身制行，當官處世，自然出人頭地。俗儒虛張架勢，空馳高遠，必謂捨本逐末，沿流失源。殊不知經簡而史明，經深而史實，經遠而史近，此就中年為學者指點路頭，使之實實有益，非謂經不須學也。得之史而求之經，亦下學而上達耳。⁹²

又說：

且看此一部（《通鑑》），俟文義透徹，玩索精熟，然後取別部以益之，不在豫先求全也。儻得同志之友十人五人，共相講磨，則事理自然明白，見識自然增長。若有疑難者估置之，待來年到此，不佞尚無恙，互相質證。⁹³

朱舜水認為《資治通鑑》就是歷史著作的典範，學者讀之須知悉經、史之間密不可分的道理。朱舜水亦曾屢屢致書其門生五十川剛伯（？-1699）及今井弘濟，告知《通鑑》讀法「不須句櫛字比，但要明其大旨，質其疑難」。⁹⁴此外，上野國安中藩主板倉勝明在其〈書澹泊先生史論後〉中，亦提及德川光圀在編纂《大日本史》時曾說：「聘舜水朱之瑜，講究《春秋》之大義」。整個《大日本史》的編輯過程，參考了歐陽修（永叔，1007-1072）《新唐書》、《新五代史》、司馬光（君實，1019-1086）《資治通鑑》、范祖禹（淳甫、夢得，1041-1098）《唐鑑》，

⁹² 《朱舜水集》上冊，頁 274。

⁹³ 《朱舜水集》上冊，頁 273。

⁹⁴ 《朱舜水集》上冊，頁 274。

以及朱子（熹、元晦，1130-1200）《通鑑綱目》等宋學史書，這些文獻對水戶藩針對正名論、春秋大義名分論、以及正統說在下定義或修史時，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參考。

再如菊池謙二郎認為德川光圀著手編纂《大日本史》，有仿中國史書之體例，然而這項工作在召聘朱舜水的八年前就開始了，因此不受朱舜水影響；又參與《大日本史》紀傳體編纂頗有成就的安積覺雖為朱舜水門生，但他從十三歲到十七歲之間，僅隨朱舜水學習文章句讀之法，因此未受朱舜水史學思想之影響，即使有影響也極為有限。⁹⁵對於此論，安積覺在其撰寫的〈朱文恭遺事〉中提到朱舜水「好看《陸宣公奏議》、《資治通鑑》。及來武江，方購得京師所錄《通鑑綱目》。至作文字，出入經、史，上下古今，娓娓數千言，皆其腹中所蓄也」。⁹⁶而在《舜水先生行實》中亦述及朱舜水嘗曰：「大凡作文須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以古文。內既充溢，則下筆自然湊泊，不期文而自文」。⁹⁷朱舜水在江戶購買《通鑑綱目》，無疑是想了解其翻刻的情形。《通鑑綱目》之綱仿《春秋》，其筆法用以褒貶正名；目仿《左傳》，用以記事。透過對歷史事件的檢視與正名，可歸納出國家興亡之得失。此符合朱舜水不述空言玄理的治學精神，也與當時水戶藩所需求的治史方向契

⁹⁵ 菊池謙二郎：《水戶學論叢》，頁 354-355。

⁹⁶ 〈朱文恭遺事〉，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 625-626。

⁹⁷ 〈舜水先生行實〉，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 624。

合。再看《朱舜水集》收錄的「批《資治通鑑》三十六條」、⁹⁸「批《陸宣公奏議》十一條」⁹⁹內容，朱舜水對史實的正名與註解的誤植，指陳歷歷。又朱舜水在「批常陸國（今日本茨城縣）志」中說：「誌者志也，所以記善惡，端美刺，昭勸懲，以備他日史官采擇，是以青史相為表裡，未可苟焉而已也」，¹⁰⁰對該志「風俗」一卷的綱紀乖謬，以及忠孝行誼未依事實記述之事，多所批評。至於德川光圀與朱舜水之間有無論及經史，以下引〈舜水先生行實〉「丁未（寬文七年、1677）八月，（舜水）又至水戶，每引見談論，先生援引古義，彌縫規諷，曲盡忠告善道之意，上公亦與之論難經史，講究道義。」¹⁰¹這段記述，即可佐證。由上述的分析，朱舜水「出入經、史，上下古今」，穿梭講學於編纂《大日本史》的重要關係人物之間，而這些人物又是朱舜水的門生，其間朱舜水的治史理念與歷史觀，對《大日本史》的修史事業有一定的影響，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以上是反論菊池謙二郎前述的說法。

至於學問上的傳授，安積覺在〈舜水先生行實〉中曾提及朱舜水說：「為學之道，外修其名者，無益也。必須身體力行，方為有得。故子貢天資穎悟，不得與聖道之傳，無他，華而不

⁹⁸ 《朱舜水集》上冊，卷 18，「批《資治通鑑》三十六條」，頁 529-538。

⁹⁹ 《朱舜水集》上冊，卷 18，「批《陸宣公奏議》十一條」，頁 538-540。

¹⁰⁰ 《朱舜水集》上冊，卷 18，「批常陸國志」，頁 554。

¹⁰¹ 〈舜水先生行實〉，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 618。

實也」，¹⁰²又安積覺自撰的〈朱文恭遺事〉中，亦述及：

文恭不作詩，嘗曰：「今詩比古詩，無跟之華藻，無益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為之，不過取名干譽而已。即此一念，已不可入于聖賢大學之道。」文恭務為古學，視時文為塵飯土羹，況于詩乎。¹⁰³

以上引述安積覺的兩段回憶，即可證明他學於朱舜水，絕非止於「文章句讀之法」而已，朱舜水身體力行的實學理念，潛移默化於安積覺身上，自不在話下。不過，菊池謙二郎也承認德川光圀對朱舜水傳播於水戶藩的實學理論，解釋為「經濟的學問」這一部分，他說朱舜水勸人讀《資治通鑑》，又倡導忠孝、仁義思想於水戶，這個稱水戶學〔天保學〕之實學，就是水戶歷史的基礎；因此，朱舜水與水戶學的關係極為深遠，說朱舜水與德川光圀同是水戶學的鼻祖，亦不為過。¹⁰⁴

（二）朱舜水的史學觀及實學思想

在此，針對五十川剛伯及今井弘濟與朱舜水的學術交流關係作一分析。五十川剛伯為加賀藩儒臣，字濟之，號霍臯，本姓源氏，原為木下順安門生，後為朱舜水之近身弟子。著有《霍臯集》、《助語集要》、《詩範》、《學問聚辨》等書。在《朱舜水集》中，收錄了「與五十川剛伯書八首」、「答五十川剛伯書三

¹⁰² 〈舜水先生行實〉，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 624。

¹⁰³ 〈朱文恭遺事〉，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 628。

¹⁰⁴ 菊池謙二郎：《水戶學論叢》，頁 356。

首」，以及「答五十川剛伯問十一條」等，內容述及朱舜水對他啟發為學之道頗多。朱舜水曾告知行弟子之禮須有四德，即「一則實，二則虛，三則勤，四則恆。……學問修身為第一等事，若希冀近功，必非真心實學之人。先要檢點此四者有無，然後可以言學」，¹⁰⁵另外從朱舜水給他的答文：「歐陽文忠之才，不能四六，非不能也，蓋以圓活為難耳。足下須潛心於此，才勝則辭流，學贍則辭典，為青為冰，是所望也。誰謂日本人必不能文乎？此真自暴自棄者也。」¹⁰⁶亦可窺知朱舜水對他的勉學與期盼之一端。朱舜水去世後，其諸多遺著和書簡，最早由源剛伯於 1684 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日本貞享元年）編纂輯成《明朱徵君集》十卷問世。此即是朱舜水最早傳世的遺文，全由源剛伯一人編輯成書，惟此稿尚未付梓，通稱「加賀本」。

今井弘濟原為水戶藩醫，1667 年（寬文七年）至 1689 年（元祿二年）入彰考館參與《大日本史》的編修；期間奉命對《保元物語》、《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記》、《太平記》等做考定及修史的工作。1676 年（延寶四年）二十四歲時，奉德川光圀之命，入朱舜水之門，至 1682 年朱舜水終老為止，學於朱舜水有七年之久。今井弘濟有位莫逆之交，名曰森尚謙（利涉，儼塾，1652-1721），他於朱舜水歿後四年，即 1685 年（貞享二年）二月五日拜祭舜水先生祠堂時，有如下一份記稿，可窺知今井與朱舜水的師生關係。稿曰：「儒臣今井弘濟嘗被命受

¹⁰⁵ 《朱舜水集》下冊，卷 20，〈諭五十川剛伯規〉，頁 579-580。

¹⁰⁶ 《朱舜水集》上冊，卷 9，書簡 6，〈答五十川剛伯書三首〉，頁 340。

先生之學，且暮函丈眷遇殊特。以其恩義兼備，家設神主事死如生，敬禮厚而至矣」（《儼塾集》）。¹⁰⁷足見師生彼此情誼之深厚。今井亦提及他追隨朱舜水無論「學問之方、簡牘之式、科試之制、用字之法，皆與有聞焉」，¹⁰⁸深受朱舜水「學問之道如治裘，遴其粹然者而取之。若曰吾某氏、學某氏學，則非所謂博學審問之謂也」¹⁰⁹之治學精神影響，他是繼承朱舜水學風最深的弟子之一。朱舜水老邁之際，德川光圀欲仿當年召聘朱舜水模式，曾於 1676 年（延寶四年）遣今井弘濟前往長崎與朱舜水之孫朱毓仁（天生）見面，擬聘其孫至水戶，惜未獲幕府首肯。¹¹⁰朱舜水辭世之後，德川光圀擬聘中國碩儒以繼朱舜水學風於水戶藩之志並未稍減；1686 年（貞享三年）復派藩儒大串元善（子平，1657-1696）至長崎邀訪明儒張斐（非文，生卒年不詳），最後亦不得要領而作罷。¹¹¹今井弘濟曾與朱舜水另一門生安積覺共撰〈舜水先生行實〉詳述朱舜水的學風行誼，此為今日研究朱舜水不可或缺的文獻。

（三）朱舜水與崎門學派

德川幕府承認朱子學是一個正統思想，它勸人學古典的中

¹⁰⁷ 吉田一德：〈水戶義公德川光圀、今井弘濟と明末志士〉，《歴史地理》第 89 卷，第 2 號，1959 年。

¹⁰⁸ 《舜水先生行實》，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 612-624。

¹⁰⁹ 《舜水先生行實》，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 612-624。

¹¹⁰ 《舜水先生行實》，收錄《朱舜水集》下冊，頁 77-78。

¹¹¹ 詳請參閱徐興慶：〈鎖国後長崎來航の明人について——張斐を中心に〉，《九州史學》第 95 號，1989 年。

國儒學，讀書人可以藉知書達禮之途，躍身為政治官僚，可以限制武士不得行使武力，朱子學傳達了王道思想正統論的訊息。德川時代的幕藩體制是，天皇任命的征夷大將軍即有權統治大名。幕府再將朱子學列為官學，樹立幕府的絕對權威，此時天皇與將軍皆曰正統，尤其是天皇不具實權，兩者之間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因而引發何者才是正統的認同問題。有鑑於此，德川光圀透過對歷史的敘述，堅持以封建社會的道德理念編纂《大日本史》，主要以朱子學思想為基礎，倡議大義名分。德川光圀一方面主張將神宮皇后列入后妃傳、承認大友皇子（弘文天皇，648-672）繼位的合法性，同時將南朝列為正統王朝。另一方面將織田信長（1534-1582）一統天下為止的家臣與君主之對等關係，轉換成上下關係，其主要著眼點在防止「下剋上」的思想與行為之發生，以永續幕府的政權。為使名分論的主張不摻入狹隘的主觀因素，德川光圀在主持《大日本史》編輯時，儘量以正史之引用及參考為重，並以客觀論述為原則。但是他針對過去的鎌倉幕府、室町幕府政權，贊同「尊皇抑霸（指幕府）」的思想，卻又對德川幕府伸張「尊皇敬幕」的思想，兩者之間，有其矛盾之處。不過，在江戶前期的各學派中，除了大學頭的林家支持現任幕府政權的正當性，古學派的伊藤仁齋、荻生徂徠，陽明學派的中江藤樹（1608-1648）等人亦都不否認幕府的正統性。因此，前期水戶學者倡議的朱子學名分論，是否完全適用於當時的日本社會，會不會流於封建而不切實際，這點疑慮並未威脅到幕府政權的核心。當時只

有閩齋學（崎門學）派極力反對德川光圀的「敬幕」主張，後來閩齋學派的尊皇攘夷之思想源流，即是引發倒幕及明治維新的原動力。

關於水戶藩的修史動機，野口武彥分析德川光圀心中理想化的歷史是：在儒教的世界秩序中，具體實現「人倫的大義」。至於光圀的尊皇思想是以道德秩序來規範皇統的繼承，以皇室的尊嚴保有名分論，再以將軍家為中心，構成階層分明的社會秩序。¹¹²山崎闇齋因信奉朱子學的正統論，主張尊皇，亦即天皇是唯一正統的君主，將軍不可討伐君主。就尊皇的層面而言，闇齋與光圀主張的尊皇思想，是一體兩面的。因此，德川光圀邀請以山崎闇齋為首之崎門學派的學者參與《大日本史》的修史工作，所以前期水戶學思想的形成與闇齋學思想亦有所關聯。¹¹³尤其是闇齋的弟子淺見綱齋在二十八歲入山崎闇齋門下，是尊皇論的貫徹者。有關光圀主張的南朝正統論，野口武彥也分析說：「光圀不意味著改朝換代，而是象徵正統的神器，藉著政權北移，創造出兩朝合一的契機，進而恢復皇室原有的理想秩序」之意，又說光圀所關心的對象就是正統性之所在。¹¹⁴就忠義觀而言，綱齋亦崇拜楠木正成，主張南朝正統論，理念雖然與朱舜水相同，但他對當時孔子、朱子的思想「入侵」

¹¹² 野口武彥：《德川光圀》，（東京：朝日新聞社朝日評傳選，1976年），頁199及頁230。

¹¹³ 詳請參閱名越時正：〈水戶藩における崎門学者の功績〉，收錄在《水戶德川光圀とその餘光》，（東京：錦正社，1985年）。

¹¹⁴ 野口武彥：《德川光圀》，頁266。

日本思想界，表示不滿。尤其對掌控幕府思想、學問政策走向的大學頭林家（林羅山以下）一族，更是嚴厲批判。淺見綱齋說：「世儒讀書，心為異國人，著深衣幅巾，模仿異國之人，是不知正道之故（原日文）」，¹¹⁵言下之意，是對主流學問的朱子學思想瀰漫日本，不以為然。山崎闇齋字敬義，曾講述「敬義有內外，身為內，天下國家為外」的敬義學基本思想，「敬義」學派被喻為最早將朱子學「日本化」的學派。¹¹⁶但是淺見綱齋並不贊同闇齋的理念，又因闇齋倡議神道學說，遂與師門決裂而自立門戶。¹¹⁷淺見綱齋一生著述頗豐，如《忠信筆記》一卷、《義利辨》一卷、《忠孝類說》一卷、《赤穗四十六士論》一卷、《赤誠忠信筆記》一卷等，均為闡明忠義思想，鼓吹大義名份的著作。其中《靖獻遺言》八卷、《靖獻遺言講義》二卷就是集八位中國歷朝忠義志士，藉文天祥（履善，1236-1282）等人各自為遵奉王朝殉職的故事，鼓舞尊王思想的著作。¹¹⁸所謂「靖獻」，取自《尚書》〈微子篇〉「自靖人自獻于先生」

¹¹⁵ 近藤啟吾：《增訂淺見綱齋の研究》神道史研究叢書，（京都：臨川書店，1990年），頁129。

¹¹⁶ 丸山真男：〈闇齋學と闇齋學派〉，《丸山真男集》（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11卷，頁275。

¹¹⁷ 據板倉勝明《網齋淺見先生傳》云：「闇齋講敬義內外，有身為內，天下國家為外之說，先生（綱齋）以為不可，遂辨駁其說。闇齋又倡神道學，先生諫爭，於是見絕師門」。

¹¹⁸ 據《靖獻遺言講義》目錄，淺見綱齋列了屈平〈離騷·懷沙賦〉、諸葛亮〈出師表〉、陶潛〈讀史述夷齊章〉、顏真卿〈移蔡帖〉、文天祥〈衣帶中贊〉、謝枋得〈初到建寧賦詩〉、劉因〈燕歌行〉、方孝孺〈絕命辭〉等八章講義。（東京：昭文堂藏版，1911年）

之語，沿其宣傳忠義思想於天下之故。上月信勝在〈綱齋先生〉一文中述及：「所著之書，有《靖獻遺言》，蓋春秋褒貶之義。其屑屑者漢儒以下，人人能誦之。至於其尊王之大義，天人之極者，則孔子之後，朱子獨能知之」。¹¹⁹後來，幕府認為《靖獻遺言》的內容，有鼓舞倒幕之嫌，將其版木損毀，禁止發行。淺見綱齋認為江戶的將軍府是霸者之地，誓言終生不入，他倡議國粹主義、主張王政復古，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尊王、倒幕人物，他對日本幕末的尊王志士們影響極深。據《野山獄讀書記》，後人皆知吉田松陰在野山獄中熟讀《靖獻遺言》，汲取綱齋的忠義思想，即是最佳的例證。

就尊皇的忠義思想而言，闇齋學派由山崎闇齋、淺見綱齋到三宅觀瀾，水戶學派由德川光圀、安積澹泊到栗山潛鋒（1670-1706）一脈相承，他們都有密切的交點。安積覺與栗山潛鋒都是朱舜水的親近弟子，兩人都曾學於山崎闇齋。安積覺執筆的「論贊」，曾受朱舜水的影響，但因內容對日本歷朝人物批評激烈，因此，《大日本史》在呈給朝廷前，「論贊」部分已被刪除，至於他與朱舜水有密切的師生關係，前節已述，不再贅言。三宅觀瀾先學於淺見綱齋，後入門於程朱學派的木下順安，而木下順安又曾問學於朱舜水。三宅觀瀾因天資聰悟，二十六歲即進入水戶藩與安積覺、栗山潛鋒共同擔任史館編修。三宅觀瀾的《中興鑑言》、《烈士報讎錄》都是受到淺見綱齋的

¹¹⁹ 近藤啟吾：《增訂淺見綱齋の研究》，神道史研究叢書，序說。

尊王與忠義思想影響後撰寫而成。據《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二）所述，栗山潛鋒是在德川光圀設彰考館編修國史之後，被延攬到水戶的文學之士，向來致力於搜訪日本中世以降的諸家傳記珍集，其中自己謄寫的文獻即多達六十餘種。至於栗山潛鋒則受到朱舜水的啟發，平時好讀中、日兩國歷史，每月讀《新五代史》與曾經助修《資治通鑑》的宋人范祖禹撰寫的《唐鑑》，循環不罷。他常嘆十二世紀中期以降，鎌倉幕府之保元至建久年間，綱紀廢弛，政權集於武將之身，因此他列出後白河天皇即位之後三十年間的大記事，名曰《保建大記》，體裁仿范祖禹的《唐鑑》，旨趣取於朱文公的《通鑑綱目》，以「詳審亂幾之所起，而昭示鑑戒於後世」為目的，評論當時政事之得失，因其議論正確，讀者常為之折服，栗山潛鋒對《大日本史》的編纂貢獻頗多。

水戶藩至第九代德川齊昭（1789-1860）主政的後期水戶學時期，就因為藩的財政困難、農村的荒廢，以及農民的暴動而引發大義名分論的爭議。後期水戶學的代表學者藤田幽谷（1774-1826）、會澤正志齋（1782-1863）、藤田東湖（1806-1855）等人，在彰考館紛紛提出以振興忠義道德思想作為訴求，說明皇室之地位優於外夷，提出攘夷主張以解決現實的政治、經濟問題，突破德川幕府長期封建執政的危機，但是這個危機仍然無法度過。天保至安政期（1830-1860）的後期水戶學派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日本朝野對幕府長年以來堅守的鎖國體制有所不滿，導致幕末的倒幕思潮高漲，而水戶藩卻始終無法擺脫

它以「御三家」之尊，捍衛尊皇敬幕之思維窠臼。因此，水戶藩至文久期（1861-1864）以降，逐漸失去它在幕藩體制環境中的主導地位。但是明治維新的基礎理論，緣起於水戶藩，而朱舜水在德川光圀編纂《大日本史》的過程中，對其複雜的尊皇、忠義思想之變遷關係，以及確立前期水戶學在日本思想界的地位，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是無庸置疑的。

五、結語

從本文的分析討論，已對朱舜水的海外經營與國家認同，居留日本、受聘講學的真相，以及他在前期水戶學的成立、《大日本史》的編纂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定位，有較深一層的認識。以下歸納數點做為結語。

（一）、如前所述，朱舜水夙來有藉「乞師」日本恢復明朝的心願，本文引述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安東家史料」（第 1267、1311 號史料），論述朱舜水曾透過安東省菴向柳川藩主立花忠茂求援紀律優良的精練軍隊一支、槍枝一至三萬的確切告白，具體佐證了朱舜水「日本乞師」意識的存在。1646 年 8 月，以福州為根據地的唐王政權淪陷之前，對於鄭芝龍及其部下崔芝的乞師要求，幕府及九州、西日本地方若干諸侯均有出兵中國的計畫。原因是當時鄭氏一族在東亞海域從事多國的三角貿易，靠港長崎的貿易船有一半以上屬鄭芝龍

船隊，經濟實力不容忽視。他們期望藉出兵海外，突破鎖國令的限制，進而與中國、臺灣、東南亞各國進行貿易，以繁榮地方的經濟。而當時幕府考慮出兵，目的欲藉此恢復與明朝中斷多年的「勘合貿易」，以鞏固幕府財政。又前述鄭成功曾委託朱舜水乞師日本，因此十八年後的 1664 年，朱舜水的日本居留，受到幕府高層的關注是不難想像的。在評估是否招聘朱舜水之前，德川光圀除了審慎考量朱舜水對提振水戶藩漢學教育的適切性之外，他曾經獲得幕府高層的許可，才遣小宅生順前往長崎尋訪適任的「碩學者儒」。亦即德川光圀事先對朱舜水的學問、思想、人品，以及他在長崎居留的動向瞭若指掌。小宅生順與朱舜水在長崎的所謂「邂逅說」並非事實。

（二）、德川光圀於繼任水戶藩主的第五年禮聘朱舜水，主要希望他能在教學及政治上擔任顧問的角色，幫助水戶藩革新藩政，提振教育。朱舜水的近身弟子安積覺在乙亥（元祿八年、1695）〈明故徵君文恭先生碑陰〉中述及朱舜水「明室衣冠，始終如一。魯王敕書，奉持隨身，未嘗示人，歿後始出，今猶見在」。¹²⁰朱舜水從寬文五年（1665）到天和二年（1682）十八年的日本居留期間，始終穿著明朝服裝，弟子們甚至在朱舜水逝世之後，才得知他保存南明魯王所賜之敕書從未離身。朱舜水視滿清為偽朝，不食清粟的忠義風骨，對他堅持大義名分作了最適切的詮釋；此對水戶藩儒臣、志士的思想與行動、

¹²⁰ 安積覺：〈明故徵君文恭先生碑陰〉，《朱舜水集》下冊，附錄 1，傳記，頁 631。

修史事業，以及德川光圀的讓國精神，影響深遠。另外，朱舜水喚醒日本人正視楠木正成的忠義之舉，呼籲日本社會重視忠義思想教育。他呼籲武士階層鞏固日本天皇與將軍政權，符合當時德川幕府的需求及日本國體之維護，也藉此解釋了自己並非明朝的叛徒。換言之，朱舜水剛直嚴肅的人格，言必忠義的表現，營造了之後以國家認同為特色、以忠義思想為主軸的水戶學。朱舜水不但對東亞儒學的發展，發揮了將傳統的儒家思想東傳日本的文化傳播者之角色，也間接對寬政年間（1789-1801）以降，日本的尊王攘夷運動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

（三）、在學術思想的傳播上，朱舜水自己說「本非倡明道學而來，亦不以良知赤白自立門戶」。因此，他在日本宣揚的主軸思想，既非陽明學派的思想，亦非純朱子學的理論，更不是如伊藤仁齋、荻生徂徠所提倡的古學思想。朱舜水在答安東省菴問時說：「孔子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或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之大願」，¹²¹朱舜水認為當時日本的社會「遍地皆佛」而「未聞有孔子之教」所以「貴國害於邪說最為深錮」。他強調如果儒教在日本得行，則「其居則安富尊榮，子弟則孝悌忠信，通國之君臣士庶，並受其福」，若不得行，則「邪道浸淫，將來無所底止」。所以說朱舜水是以孔子思想為本宗的實學理論之實踐者，應較為客觀。在朱舜水與德川光圀的問答中，幾乎看不到他們論及諸說學派之異

¹²¹ 《朱舜水集補遺》，卷5，頁230。

同，或是究明玄而抽象的哲理之事。朱舜水對安東省菴說：「水戶儒者學問頗好，只是不知禮而無度。此事關係貴國重大，而關係兩國為重大」，¹²²因此，在日本講學，傳播「禮」的思想，是他致力的方向之一。水戶藩在興學與教育上的成果，大多與朱舜水傳播的禮樂刑政等制度或文物有關。德川光圀稱讚朱舜水說：「舜水歿後，留給後世學者景仰者，即先生推行真正的經濟之學。假令曠野無人之地，先生亦能集士農工商之事，而有所成就（原日文）」。¹²³德川光圀一再強調朱舜水將「經濟之學」的思想落實到日本社會的民生問題上，這是他最為後世日本人稱道的實學理念，朱舜水影響近世日本社會之深，可見一斑。

此外，朱舜水之弟子安積覺，在年邁之後與日本古文辭學派的代表學者荻生徂徠有過密切交往，其間水戶學派與古文辭學派在思想上，產生了一些影響，引發不少爭論。十七世紀末期，荻生徂徠將儒學改造為現實的學說，主張將學問與政治結合起來，倡導經世論；這種論點與朱舜水主張的實學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朱舜水與荻生徂徠同講實學理論的基本架構中，應該可以歸納出二者詮釋實學之異同，值得再深入探討。不過，朱舜水雖是實學理論的實踐者，他也認為「王文成亦有病處，然好處極多」、「宋儒之學可為也，宋儒之習氣不可師

¹²² 《朱舜水集補遺》，卷5，頁230。

¹²³ 井上玄桐：〈玄桐筆記〉，名越時正：〈水戶學派明末志士〉，《藝林》八—四（1957年），頁209。

也」，實學是不是等於反理學，是否與程、朱、陸、王的理學相對立，這是一個極難畫清界線的問題，值得深思。¹²⁴就這一點，童長義以「(朱舜水)打破經歷南宋、元、明四百年東亞文化圈知有程、朱，不知有孔、孟的學術風潮」¹²⁵來詮釋朱舜水。從這個角度思考，日本的學術界如何詮釋朱舜水的存在，其間的差異又是如何，亦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又，葉樹旺在〈中日交流史上的傑出教育家〉一文中也提到「日本的古學派雖未從師於朱之瑜，但他們的代表人物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等均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間接受到朱之瑜思想的影響。該學派的王政復古思想和唯物主義傾向的形成和發展，很難說與朱之瑜沒有一點關係」。¹²⁶關於朱舜水與伊藤仁齋的思想比較，中日學界多以安東省菴為中介，切入探討，目前已有不少論著。最近，童長義也將伊藤仁齋的思想主張重新解釋為「在程、朱、陸、王屋下架屋的道學末流之徒，轉變成發揮《論語》、《孟子》書中『孝悌忠恕』、『仁義禮智』的道理，專論人倫日用之學，強調人際五倫關係的古學傾向」。

¹²⁴ 董根洪認為，基本上去討論實學是否是反理學是一個沒有結果或不科學的問題。〈黃宗義實學和朱舜水實學的比較〉，《中日文化交流的偉大使者——朱舜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91。

¹²⁵ 童長義：〈從十七世紀中日交流情勢看朱舜水與日本古學派〉，高明士主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出版，2003年)，頁175。

¹²⁶ 葉樹旺：〈中日交流史上的傑出教育家〉，《中日文化交流的偉大使者——朱舜水研究》，頁139。

¹²⁷換言之，伊藤仁齋的思想主張已經逐步向朱舜水所訴求的實學理論方向修正。

究竟朱舜水的思想與日本古學派的思想關係為何，特別是朱舜水與荻生徂徠的思想比較，雖有一些先行研究，¹²⁸但是這個領域仍有繼續探討的空間。

¹²⁷ 童長義：〈從十七世紀中日交流情勢看朱舜水與日本古學派〉，高明士主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頁 175。

¹²⁸ 例如，藤澤誠：〈朱舜水の古学思想と我が古学派との關係〉，《東京支那學報》第 12 號（1966 年）。高增杰：〈儒學的蹉跎〉，《東亞文明撞擊——日本文化的歷史與特徵》（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14。

卷一 書簡

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一年)

一二三九

16.8x29.4

客熟往來，人所時有，遂至不省人事，此困頓之極矣，大約平日積勞所致。接來札甚為懸切，乃以地遠勢隔，不能一親問之，惆悵之懷，莫可言喻。四肢羸弱無力，節勞為第一要著，飲食饑飽，尤宜加慎。平復之後，不必作書，但寄「安好」二字，以慰遠念。目下且不須用功，萬萬。前聞有蓄髮事，此須議妥後行，不可任情草率。「作文事，完翁屢促，不得已已作一篇應之」，¹容日錄稿寄覽。宜興壺齋中餘壹柄奉到，履歷註明奉覽。均祈 炤入。

履歷不須目下註寫。尚可遲遲，再囑。

省菴賢契知己

二月十二日 瑜生 頓首復

¹ 文中「作文事，完翁屢促，不得已已作一篇應之」係指先生於 1659 年冬決意居留長崎之後，長崎之中國友人完翁(陳入德，字完我，故朱舜水尊稱其為「完翁」)為助其申請居留許可，奔走經年之後，力勸先生撰文讚美主其事之長崎奉行而言。此乃先生於 1661 年(清順治 18 年、日本寬文元年)2 月 12 日致安東省菴之書簡。

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一年)

一二五八

14.3x33.3

(首欠)令通事名□□□□□□鎮公處傳諭「江戶事¹已稟明不佞留住」²日本事已定，因四路尋入德不得□，直至申刻方「往」³謝。「而」⁴鎮公說此皆賢契懇懇倦倦，故清田、筑後屋二公力贊而成。若非

賢契平日德行言語足以服人，則二公亦不敢斗膽如此。此後無波濤之險，無意外不測之慮，皆賢契之所賜也。兩日奔走，足力疲甚，刻下即當趨謝。清田恐

賢契倦倦，恐□，故潦草作此奉報。諸不盡。

「十月初二日燈下草致」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友生朱之瑜 頓首拜

¹ 「事」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² 江戶幕府准先生居留日本為 1661 年(清順治 18 年、日本寬文元年)，據文中「江戶事已稟明不佞留住」及「十月初二日燈下草」知此乃先生於 1661 年 10 月 2 日之書簡。

³ 「往」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⁴ 「而」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三年)

一二〇三～一

19.0x62.0

舊冬廿二夜作答書未能詳盡，入春來必獲
新禧

父子承歡，兄弟合好，歌詠先王，怡怡自得，此天下之大慶而人事之豐盈不與焉。但聞 賢契甚貧， 賢契雖有定志，世俗每欲搖之，此自其嘗也。昨江口伊右衛門同如琢過寓，問不佞自今以後至十月所需幾何而足，必

賢契慮不佞不足用，故為此語，雖言語不明，大意可曉。不佞一歲所出，先量入而後制其用，必無不足者，即有不足，豈有求多於

賢契者。今聞 賢契敝衣糲飯，不足為不佞愧，但願 賢契學術大進，德業增修，為吾解嘲耳。勉之、望之。不佞近日之所處，自有其道，而他人不足以知之，舊年忙促，不能為足下一言其故。不佞鄉居南京，近出不妨徒步，若遠出如 貴國半里，少半里者，則必乘輿，更遠必乘舟。敝鄉肩輿高華赫奕，與

貴國籃輿不同。至於飲食衣服自有恆度，雖不過豐，亦不過奢。今在 貴國則事理不然，破帽蒙頭，敝履決踵，牽襟裂肘，不足為羞。身采藜藿，雜以半菽，一旬九食，不足為憂，此忠臣義士自分之固然，而不佞力能為之。今得 賢契以為東道主，則事理又不然，必量豐較奢，因一歲之入，制一歲之用，不使過奢而有餘，此是理所宜然，若使身處破屋頹椽而緼袍無表，并日而食，不但為不佞羞，亦大為 賢契恥也。人之議之者必

更多矣。或曰省菴半俸，本是虛名，特師徒偽為此說以餌人耳。或曰先前亦嘗供給，因見其人品學行不足重，故近時不理論致此窮困耳。或曰省菴先時勉力亦是誘之之法，今省菴學問頗高，自然推開了。或曰此人沒落了，喫酒養老婆叱頑童，省菴半俸米賤止百餘金，如何夠得他用，所以近來窮極。或曰省喫省穿積穀在身邊，欲作富家翁，積得千百金歸家受用耳，省菴那知其意。種種議論總不堪聞，即此五說大有損於吾兩人，故勉以酌其中，而庸人本不能量君子之短長深淺，又不能自安於愚下，好為紛紛浮議，而淺衷薄植者，遂為所簧惑，競為傳

說，甚可怪也。

賢契但為數於半俸之內，不必更問於此外，萬一有不足者，吾自為之。如舊年

貴國頒穀亦炤數以穀配之，亦不須過於婉轉，萬萬。「新鎮公於今年正月望日初見」，¹因眾通事來喚也。其禮貌甚為謙謹，其言辭甚為詳慎周旋。可敬可敬。

賢契學問好為高遠，亦只是徇人之念，恐於自己未必有得，若不佞於卑邇中，猶恐不能盡，何敢復為高遠者，一月不得聞問，遂如經年，不知何日得接談，悉衷曲也。

省菴賢契知己

新正二十日 友生朱之瑜 首拜

¹ 據《唐通事會所日錄》記載，先生曾於1663年(清康熙2年、日本寬文3年)正月15日往見長崎奉行，與文中「新鎮公於今年正月望日初見」內容相脗合，知此乃先生於1663年正月往見長崎奉行後，致安東省菴之書簡。新王係指當時被新任命為長崎奉行之嶋田守政。

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三年)

一二二三

15.0x42.0

又右衛門去後，次日得疾，不數日而復。「火災之後」¹日灸風吹雨濕，有病即是常理。彼時江口氏欲作書奉聞，不佞謂賢契篤於□德而惇於禮，聞之必多一番憂皇。且令妹久恙之餘，湯藥多勞，何可又生此慮？且賤恙自知無礙，萬勿使之相聞。此時畏三、如琢皆在座，不謂畏三又多此書也。幸其書中云少言，不致跋涉耳。十日之後，一一如舊，今食飲比昔更增，前手足厥冷，首節俱痛，今初患俱去，惟兩臂作痛未全除耳。廿五日接兩書，即欲作答以慰懸懸，因無便達也。

諸再悉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四月廿七日 之瑜 頓首

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四年)

¹ 1663年(清康熙2年、日本寬文3年)春，長崎發生大火，故據文中「火災之後」，知此為先生於是年致安東省菴之書簡。

一二一五

14.8×45.2

(首欠)夫至於餘寒，不佞何為若此？賢契奈何憂念之深也。前欲借八百目，多則百金，已有定約。因陸續付還於彼不便，故別圖之。前月十二日到書，昨日方親持過，小柳氏極承雅意，彼謂久不與之言，不知何故，今與之言甚喜。若止於百金，必不肯言利，不獨銀子，雖家中油醬之類，事事與之言更喜。承渠厚情乃至於此，便簡 賢契可作書謝之。「不佞之事以來冬為期，若仍寥落如故，至丙午春便杜門不出」。¹一人童僕盡行遣去，破補遮寒，尚可支十年，買一頭童齒豁之婢，資者漸少，豈而惱有不足乎。賢契不須過憂也。倘因□灌園之願得□，此皆不足慮矣。

十一月十四夜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瑜生 頓首冲

¹ 文中「不佞之事以來冬為期，若仍寥落如故，至丙午春便杜門不出」之「丙午」為 1666 年，意指水戶德川光圀招聘先生與否應於「來冬」即「1665 年」冬會有結果。此乃先生於 1664 年(清康熙 3 年、日本寬文 4 年)致安東省菴之書簡。

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五年)

一二四六

28.6x42.0

嘔血四十許日，一吐則盈盂盈枕，不勝潦倒。三日來，勢少衰□□，目時時眩暈，不能堪也。繳還俸米之說，江戶曾有回示否？有則速速寄聞，即欲如數繳還也。婢子已僱一人，年四十五歲，僕人借之筑後屋長兵衛殿，承渠□□厚情，逐日探問，事事周全，感極感極。小僮借之江口氏，不佞愈趨□□而日費較前多三分之一，尚恐□於此數，不能減也。此坐致困斃耳。「江戶之行，事頗漸似」，¹不佞日圖灌園之事亦頗稍有萌芽，當極力為之。〈訓蒙集跋〉少為改定即時寄去，但失記其人，故無可查，何至今未到也？如果無可查，可再錄稿寄來。鄭倣老寄送禮物四包，有來帖，內墨貳笏，重參拾貳錢伍分，連包希 炤收。倣老行期尚早，賢契雖秋間來亦可晤，諸不盡。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五月廿五日燈下 之瑜 頓首
字號取風急天高，鄭倣老書送來十許日矣。□望有便人，故轉前馳迓耳。

¹ 據文中「江戶之行事頗漸似」，知此書之發當在先生受聘水戶德川光圀之前不久，即 1665 年(清康熙 4 年、日本寬文 5 年)5 月 25 日。

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五年)

一二〇三～六

28.5x53.5

別時 賢契甚病，不勝憂，憶及今兩月半未有一字慰我，懸懸念切。前時 賢契言寄書極便，今乃不便如此邪？在江戶猶如此，本月間，往水戶則一紙之書貴於萬金矣。素何何仁右衛門所寄書二十外，應到柳川，曾入覽否？ 上公之禮日隆，「去年來崎 小宅兄亦執弟子之禮，事事周旋」。¹此間有人見友元者，姓野名節，日在史館供職，休沐之日，輒便相過劇談，此兄光景，大似真意。春齋令郎春信已相晤，其弟春常亦在史館，無暇。前已有書來，約二十九日來相見，春齋亦欲來，因病初愈，未果。他有來見者，不佞屢以疾辭之。石州守以友元為介而見之，一見便乞文，大似可笑。前二十日間有便，又以十九日眩暈大作，故不能書，今特附數字，希即寄一書慰我。江戶房屋完工便須前往，以後寄書殊不便也。不盡速速。

八月二十六日酉時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¹ 德川光圀遣其儒臣小宅生順赴長崎訪聘先生在 1664 年(清康熙 3 年、日本寬文 4 年)，據文中「去年來崎 小宅兄亦執弟子之禮，事事周旋」語，知此乃先生於翌年，即 1665 年抵江戶講學後致安東省菴之書簡。

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九年)

一二四五

28.4x74.6

去秋自三省歸後，得一書。嗣後杳然不聞音信，不佞亦以心事抑鬱，懶於作書，竟不知 尊公遂抱沈疴。百方治療者，人子之心，老衰日甚者，人生之理。不佞亦以此欲得 賢契一晤而難以啟齒者，介介獨為是耳。但今衰頹多病，諒無久存之理，目下復踵前年病勢，鄙意不復醫治，特為

上公懇誠無限，勉強服藥耳。「今以年滿七十，告老西歸而上公不允」。¹前者有人過此，語及憑在先生怎樣說，如何得肯放先生去。此友乃 上公親信者，言不妄發，果如其言，自非 賢契一來探訪，終生無再見之期矣。近來

世子日漸相親，意言懇到，告老啟一通送覽。櫻井生既責書來，如何不一來見我，來書初七日甫到，昨遣人問其寓所，無知者，諒數日內必來。 賢契謂用學於心術，不肯不從，為學不於心術，將在口耳耶。又云：「頗學舊學之失。」 賢契舊學亦無所失也，但不當拘泥執著爾。學者之道如治裘，遴其粹然者而取之，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若曰：「我某氏學某氏學。」此欺人

¹ 1669年(清康熙8年、日本寬文9年)先生年七十，萌告老歸鄉之念，德川光圀乃慰留之。據文中「今以年滿七十、告老西歸而上公不允」，知此乃先生於是年致安東省菴之書簡。

盜名而巧取世資者也。何足傲哉。陽明先生為不佞比隣，向曰：「所言終不肯少有阿私。」賢契猶能記憶否？至於更為朱、陸兩可之見，則大非也。世間道理惟有可、不可二者，無兩可者也。兩是者，漢廷之畏勢者也；調停者，宋室之基禍者也。政勢猶然，況於道理乎！惟詳擇之。五十川剛伯言濟濟，都中人士，為加賀公儒生，來學於不佞，久慕賢契，欲通一書，困無便，遲遲今附去書一封，白夏布壹疋，惟 炤收。不盡。

令郎何如？今已能言矣！足解渠父之懷否？ 仲夏十日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外又貳幅 之瑜 頓首

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一六七七年)

一二〇四

27.4x135.0

初別時，賢契謂不佞曰：「弟子之事師，如子事父，未有子事父而望父之報者。今後老師必勿以金帛賜門生。」守約又謂：「書札可以常通，請勿過慮，善矣。」於今十有三年，書札之通者有幾，¹乙卯年久病初起，四宮氏相招，堅辭，至於五六，最後再三相強。四月十四日赴酌歸來，次日即病，後稍愈，強扶作澄一一書，閣筆即病，三四人扶掖，方能轉身展足。去夏但作顧長卿一書，托陳氏弔祭及呂蘇吾事數行爾，此間惟七兵衛一人可托，其餘十九浮沈，無可對證，而七兵衛行期必在五月六月，此時病或不起，一年遂無相托之人矣。兩年不得賢契書，尊公逾八之年，時縈胸臆，屢訟氣體康泰，少慰懷□。賢契近況舉家安和，寂然無聞，與初言大相違戾矣！賢契之於不佞，不佞生於越貫三吳，賢契生長日本，地之相去遠也，國俗不相同也，言語衣服不相通也。非有葭莩之親，僑札之分，豈獨處北海、處南海而已哉？豈獨秦人、越人而已哉？但以不佞堅確一賦，遂結相知，萬里音容通於夢寐，此賢契忠愛性生，禮義天植也。比及相見□中，分微祿以其半贍不佞，而一

¹ 先生應水戶德川光圀之聘在 1665 年(清康熙 4 年、日本寬文 5 年)7 月、據文中「初別時……於今十有三年，書札之通者有幾」語，知此乃先生抵江戶講學後第 13 年，即 1677 年(清康熙 16 年、日本延寶 5 年)致安東省菴之書簡。時先生 78 歲。

年之中再至省問，所費不貲，土宜時物饋遺無虛月，是苜蓿先生之俸盡於此已，而 賢契敝衣糲飯，樂在其中，家徒一釜，往往生塵，此情此德□□之所無，而中華之所未見也。富家大室之所難能，公侯卿相之所難能，親知骨肉之所難能，而 賢契慨然而行之，不惜其他，是如何曠達也。當其時，親戚故舊，豈無阻撓之者，豈無嘲笑之者，而 賢契奮焉不顧，是如何勇決也。蓋以我為能賢，以為道在是也。豈有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者乎！ 賢契而忘之者可也，不佞而忘之，尚得謂之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量己又當量人， 賢契自居高潔，則不佞處於不肖矣。不幾與初心相紕繆乎！況非所謂高□□禮節往來雅俗之所同，不腆侑緘，人情之所有，非以為報也。而 賢契必欲捐之，其謂之何。所引原思辭祿，魯男子閉戶，此謂引喻失義者也。伯夷、柳下惠誠賢矣，孟子□不屑為之，況原思乃聖門之蕘稗，而魯男子僅鐵中之錚錚，而 賢契乃足願慕之乎！彼時不有顏曾思之可願，而名公鉅卿身立綱常者乎。坐懷不亂， 不佞怕疑是周秦間鯁生小儒好事者為之，欲以譽展季而適以污蔑之。又□有□魯男子乎，閉戶則閉戶矣。有何嘉言懿行足垂世教，膾炙人口乎！雖不佞無似，道不得行，而 賢契稟邁種之志氣，具剛毅之骨力，自足表之於人世，政當取最上者為之標的，直趨乎聖賢之域，使後之賢人君子歡欣悅慕，競勸於禹善，奈之何自小之於蕘稗，而區區以一施不望報終其局也？聞之 宰相上公之言及元侯、邦伯謂是五百年、千年來所未有之人，言辭鄭重，雖慚獎借之過隆，然亦足以顯 賢契

知人之哲，倘中原有復然之勢，不佞得「返」²故國，自不泯
賢契之德，書之國史，自足輝煌簡冊，與金石同銘，而日
月同貫。奈之何襲里巷豎儒之見，憂憂以明高乎！往年 宰相
上公親調鼎鼐以賜美饌，一康侯贈以珍禽，又一儒醫惠以佳
穀，一時三者並至，乃他人之所喜，不佞對之黯然神傷，不能
下筯。門人再三詰問，不佞但含糊應之。晦明風雨，無日不思；
冗劇燕閒，無時不思；思之不得，將如之何？豈料地北天南，
遼濶遂如斯乎！豈料匆匆一別，終身不復相見乎！書札常通，
徒虛語耳。不佞非中原廓清，必不得「歸」。³若得 賢契千里
相思，祛從前鄙俗之小見，慨然命駕□惠臨，無晝無夜，聯床
話舊，則十三年之鬱積，可以頓舒。不然則中行穆子之目必不
可得瞑而含，終不可入范巨伯之柩，豈有及也。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季夏十有七日 友生朱之瑜 (印)

² 「返」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³ 「歸」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〇四

29.4×34.2

六日書，初九日午後到，那時通事相招，不得不赴，客眾而情殷，且不佞居首席，不得不醉，歸來夜分矣。來人又早還，乘醉汎筆改削，恐欠詳慎，尚祈斟酌。「野趣」之名不佳，見於評「議」，¹□於其君而榜其居曰「野趣」，又使其君親見之，非所以事君也。故改曰「後樂」，取范文正公「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意，與文意相合，將「田家樂」三字說得渾成光大，賢契以為何如。欲寫一額寄來，宜致則致之，不必致之則存之，惟裁酌其當，但恐來人行甚促不及耳。《杜詩》貳本，前在畏三處，故先并寄附在穎川完翁外，又《全詩》拾陸本，二項共壹拾捌「本」，²「希」³炤收。

貴邦新君至，每事惟詳慎，信乎其君，信乎其友，此賢契行之有餘裕者，然不佞猶□此惓惓焉。不佞剛直少委婉之氣，所重尤在於此，來書「盡力為之」四字，當以前書斟酌，不可竟行直遂也，至囑至囑。文不必更作，原稿附回，乞炤入。畏三、如琢書已送去，畏三他出未親付。諸再悉。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十二月初十日辰刻 瑜生 頓首復

¹ 「議」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² 「本」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³ 「希」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十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蒼書

一二〇六

29.0x94.0

喜兵衛日在醉鄉，其妻日與三閤，十八午後喜兵衛悍然而往，是晚呼其親戚十六左衛門不至，又無一人可遣，不佞不得已，自至其家，云喜兵衛已去，□□□彼回來，但其妻獨在我家，不便，可即叫他來領其妻回去。十九□□□□□□□□□傳喚此僕回。不佞云前者已去，猶逐晚歸宿，未及半月，昨日復去，昨晚并不歸。我不敢用他，并其妻亦遣去。有我亦無□□□□□云，我令人□□他回來，乞仍舊收用。不佞答云且□□□□□□□□十六左衛門回話何如。是日午，十六左衛門至寓，不佞決□□□□□□□□妻領回。十六左衛門云喜兵衛去釣漁，明日尋看叫他□□□□□□□□□□左衛門推托做工辛苦，明晚當來。二十日，江口氏謂在家□□□□□□□□□自處，叫李八及來做通事，不佞深慮不美，然□□□得一所，只得聽之。又恐僕婦知覺，不佞不與江口氏同行，約在完翁家相會，遂生許多事端，是日欲立逼之去，此日不佞遣小童喚十六左衛門、久左衛門四次，不至，喜兵衛又釣漁未回，不佞能將此婢委之溝壑乎！至次日，其夫方來領去。火災之時，僕婦有大功於我，未曾嘗其功，何得以盜賊之道施之，吾不識諸人何於宜囂至此。廿三日喜兵衛之母復再三哀懇，鐵街疑其偷盜，逐出不准住，磨屋町復不可往，進退無門，乞將其婦，仍

「舊」¹收用，令長子久左衛門作保，當令喜兵衛自來告罪，以後再不敢如此。所謂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不佞云先者喜兵衛□□不美，此事我不便專主，當去與伊右衛門樣商議；僕婦云木頭之人，何必要與伊右衛門樣說？不佞謂此言甚無禮，汝夫好去好商量，便不必說，汝夫作鬧，狠狠而去，如何不與房主說？不佞令大村町喜兵衛托十六左衛門即叫僕婦速去，大村町喜兵衛遇江口氏，江口氏便謂我不通，不知我何故不通也？少刻，江口氏便在彼發話，不佞過其家，江口氏與如琢必欲遣之。僕婦以無顏，俟稍晚而行，立逼使去，亦已□□□十六左衛門夫婦逐出。不佞受許多苦楚，完翁父子及如琢每見止道得「沒有人」三字。今者遣人，諸兄及竭力幫襯，絕不為不佞一慮前後，云欲為不佞省費，如此則轉展煩費而徒受苦境。今即遣之，已七日無人炊煮，再過數日，小童亦必逃去，孑然一身，方大快人意。進退一婢僕，亦甚等閑事，乃無故作此大顯目，可笑可笑！江口氏亦道其一往之性，在人籠絡之中而不自知，初云炊婦易得，且欲揀選，今七日未有一人，且看後來如何了落。三月間

賢契別去之次日，不佞即賃有房屋，江口氏不准去，如此赤面發話，今日之言大不許矣，不佞但付之一笑耳。□□□□□□□□□□黑川公到後□□□□□□□□□五六金，賢士何處，彼因不能□□□□□□□□□頃聞其言大奇，無復人理，決不必與之談□□□□□□□□真，故將此書相聞

賢契遲月許□當與□□□□□□□□幅，吾書及久敬字壹幅，

¹ 「舊」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十五日付江口氏，至今未寄，今日定當同致也。外蠟燭□□奉
續膏火之需，希 炤入。 八月廿七日

屏貳封共九幅□□紙五幅
副啟□□□□□雖三人，其費□過之，此言後日始□□有客
至，大為不便，其費必數倍於此。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友生朱之瑜 頓首拜

十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〇七

28.6×12.0

白米貳拾陸包零貳斗，炤數收。明船銀玖錢壹分已付去。舊年亦如此，每包參分五厘等，比庫中多加伍厘，亦理所宜然。但勿為此輩所混冒可也。穀銀先借與人令兄拾兩後，如琢取來參佰柒拾陸錢，云是借新十郎庫中銀，至今未有來索者，想已收明。俟稍暇往問與人令兄，明白另復。不佞恙，昨日與前日二日少可，頭猶岑岑然，強步，目如雲霧中，然亦不似死兆也。不得 賢契一來，又恐江戶無信息，擅自來此，後日為人所讒，故不敢下筆耳。下筆十許葉，便火動嗽唔不止矣。此事理所當然，更有無故為人作，如有讒言， 賢契便涉抗違君命，不可不可。適江戶有《韓文全集》壹部，索句讀，正月間，紅毛通事□□通事索之甚緊，奈□心不能乎。若使得至柳川□至於此，可歎可歎。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十一月廿七日

瑜生 頓首冲

十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 二 一 〇

27.0x94.4

「乙巳夏」¹將別之際，賢契謂弟子之事師，猶子事「父」²□，寧有子事父而望父之報者，老師他日幸勿以金錢賜門生。不佞此時不然其說而不言，前者些微禮□乃所以為尊公壽，非所以為報也。以遠道不便寄他物，又未知尊公誕日的係何年何月日，不得為壽文稱慶，不得已以薄物為壽，非人子之所得辭也。賢契云：「子不望父報」，寧有父賜子而子卻之之理。即使尊公年老固執，賢契□□委曲開道，如何任其卻回。尊公八旬高壽，而不佞又有通家至誼，世間何得有無一物祝壽者？賢契受之，置酒以壽，廣有宗黨親戚僚友，豈非父子師弟之美乎！先時有非議賢契者，閑之亦自愧赧，何乃踽踽涼涼之至於此耶！先賢云：「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賢契期思之。賢契以不望報為賢，以疏遠不佞為高，竟不思事體不同量，此特匹夫小諒，有識之士豈有不非而笑之者。不佞清不絕俗，賀牧之下猶群敘而譏議「之」。³或問何笑，乃云：「笑某人清節」其人叱之曰：「汝輩□犬吠堯□」賢契

¹ 「乙巳夏」係指 1665 年(清康熙 4 年、日本寬文 5 年)6 月先生應水戶德川光圀之聘，由長崎赴江戶與安東省菴告別之事。

² 「父」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³ 「之」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學聖賢之大道，不圖日進於高明，今乃子子焉。執□節以自名於世，非所望於賢契也。況又有戾於禮，始「之」⁴以希世之曠達，而終之以匹夫之小諒，亦甚不倫矣！外奉□二重四疋，以二疋製

尊公二衣奉之，二疋寄賢契作二衣。越前綿四把作絮。此物托人所置，示之識者云不甚佳。又加賀藏絹一疋為令郎做小衣兩三種，不知肥瘦長短，均不製就送來，希炤入。幸勿再為此絕俗之事也，不盡。來人行促不能詳悉。外又釋奠圖一幅，乃服部生所寄者，儀注一冊，俟後便寄來。 仲夏二十一日

安東省菴賢契知已

友生朱之瑜 頓首

十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一三

23.0×13.0

連日淫雨為恙，體中復不□，來友明早□□匆匆，聞問而已。

安東省菴賢契知已

友 生朱之瑜 頓首

⁴ 「之」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十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蒼書(五封)

一二一六～一二二〇

(首欠)必為掀翻矣。小人之用計也，力彊毅而神周密，機急微而致深遠。可愚者惡之，可淑者激之。諸人俱墮其雲霧，不知不覺為其所惑亂驅使，陣勢布成之後，彼反逍遙，從臺上遠觀，甚少誤也。渠之所以來，不佞事事先覺，如禦一勁敵，猶尚為其所周章而致困，況其他乎。總來，賢契以聖人視不佞，但恨不佞生質愚下，非聖人之姿，不足以副賢契之望。至於身之所為，大賢以下之事，所必不為，賢契毋於此競競也。若一有不肖之事，則賢契竟無面目見人，諒不佞肯為之乎。至於悠悠之「時」，¹不佞委曲以求免，亦不為也。但須明作一書以致鼠輩，云朱老師名，若以文致而敗，我亦深知其由，別無第二語，我定當與之決絕真偽，事不顯然明白必不肯已，萬勿過於用心也。彼藉口為我省，今暫雇一倭子，事事不能為，而食米則過於平日，用錢則過於平日，又須數金之費。彼一開口便戲弄我數月之費，而又必居美名，人人知之，人人唾罵，而彼揚揚得意，有靦面目，而為□為□乃至於此。不佞望七人，又有劇病，必資飲食為養，疾痛病癢亦藉人力。若欲以形迹引嫌，踴踴涼涼以明潔，不佞不能也，亦不為也。比來中夜嗽喘，自首至足汗流如雨，奄奄氣息欲絕，並無一人問一語，甚可傷也。而不佞又須事事求悅於人，是以性命媚人也。以他人之性

¹ 「時」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命媚人，君子百世之後，猶尚切齒，況以父母所生、上天所與之性命媚人乎！事之不得，無可如何。徼倖得之復欲捨之，而就費心、費力、費物之所，吾不知其果何心也？米之遲速，當聽大體，豈獨賢契一人所能汲之？但既至，則須速裝入崎，乘此高價市之，以完兩年宿負，使此心安閑耳。未至，萬勿更促之，目下但得米貳包，大豆一包，於江口氏便船先寄足矣。移居之事不佞以來月風寒，海口衝風，僇軀必不能勝，故急急也。此外二事不便，不得已而為之，若好為動作，毋論不佞手無一文，即使力能為之，朝東暮西，必為人情所大不便。今承諭談鎮公到而後圖之。若貴州新主未知到任何時，夫至十月終，則仲冬風烈浪號，燈不能張，衣不能禦，如何？若欲塗壁以禦風，動輒便須六、七金，必非力所能堪。況來正便須拆毀，為之甚無理也。如琢謂賢契來書云：「即不能來柳川，亦須於庫中居」，似與不佞書稍異，賢契未知庫中之不可居也。三面造屋僦人，其中所餘無幾，不能作四項居址，若欲不佞就市廛中擇取二、三間，亦何苦而至此。若為奉告貴國主地，今不佞居此庫中，人盡知之，婉轉亦人有辭，不煩周折也。且告於貴國主而迎不佞者為尊我乎！為憐我乎！況尊我雖崎有華堂廣廈，亦必迎之。若憐我無所棲止而然，則不佞無足為世資，入貴州亦不重也。□□如此情賢契詳慮之。來書以奚自未然□勇，必不能至此，真足追踪顏子。至□來年自食赤米，則必不可。賢契所食米不過四、五俵，計其所省，止於米一包耳。其價不過貳兩。使踰七老親見之，日夕不寧，必減膳

以佐 賢契之不「足」²份， 尊公有高見必無他言，若或見不及此理， 賢契以半俸養無益之人，自致困苦，則又辱及於不佞， 賢契特未之深思耳。萬勿為此，此事必不能為，所省亦無幾也。深衣幅巾，若得唐布為之，所費不過百目；以紅毛布為之，亦止於十貳、三金；惟緇布冠及白履，時亦不能為之，須以意創耳。蠟燭既致 貴國主則不必煩人別製，欲將現存者數枝續篝燈，伍郎兵衛以無匣不便携，竣後有便人寄□此間姓□□□使必不可遣來，此反致不佞不□，萬萬。慰 清田安右衛門稿本欲□，前云數日後携文至柳川須

賢契，故不前來。不佞每讀書，輒以□體之，或不甚愧於前賢。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二語甚為有愧。前幅絮絮叨叨，皆為居食二字累也。至於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又輒援以自能目下比古人，較之柳下惠或者若有微長，而 賢契當屬魯男子之流，學間所爭，在於安勉之間。 賢契以為然否？彼佛有「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二語，彼能言而不能行，不佞能行而不自言，恥於污人而潔己也。意欲於來正作一文，以宗其意，致之 賢契，不語，遂至紛紛，終當作之也。事端所由，尚未得詳。總來不佞事事以心，他人則事事以術耳。餘再悉。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友生朱之瑜 頓首拜

² 「足」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十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蒼書

一二二一

27.8×16.0

彼人初時，意欲收我為渠護法□彌。彼見唐人，盡不齒之，不得已而然。雖不能量不佞深淺，猶信口稱揚，今見我事事高邁，又見我不肯住其家，又見 上臺禮貌隆重，大拂「其」¹意，深懷「忌」²嫉，又千方百計必欲毀之而後已。昔年索我履歷，舊年逼我作文，皆其意也。但「謀」³慮深遠，人不能見耳。年來處處道吾之短，不一而足。特不佞無可道，有識者更鄙之嘆之。

賢契故須直一書，明明白白，抉破其奸。敗名之下，尚須加我之罪無所逃，我亦無顏自立於人世。又加「禮之事師，竭誠至死」云云，彼方知傲，不為造作語言，群小亦稍知利害，不將天下事視為兒戲。今日直以兒戲視人，必須如此戒諭之。

賢契萬勿躊躇縮朒為幸，若不戒諭，必致於此，亦非所以愛之也。至囑至囑。

九月廿七日

致書萬勿用婉辭，用婉辭則日後不可悔也。萬萬 瑜又言

¹ 「其」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² 「忌」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³ 「謀」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十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蒼書

一二二二

14.4x41.4

書之長者，其式如此，裁去其尾而接之，「非」¹體也。若止於貳幅叁幅，則粘連首尾而不如晤書。裁割中以圖書鈐之，副啟之二開者曰八行，三叩、四叩、六叩俱有。若有五叩者，便謂之廢紙，致不佞不妨，在他人則為不敬矣。舉賢勵不能，賞功罰有罪，不佞自成童，矢志以迄於今，使得為朝廷用，便當率是而行。即退而居鄉居家，無不由此。今一旦臨小小利害，遽違其素而然，狗無知無識之人，亦謂失其本心矣。失其本心，何以□謂之人，豈不知違眾則是非頓起，然較之不得為人則有間矣。每覽前代之事，是非倒置，功罪雜揉，皆裂髮豎，豈肯自身為之哉？至於無根之議，彼俱自知其必無，特為後日慮耳。吾豈為此輩所惑哉？特做此以恐嚇不佞，吾豈為此輩所恐哉？無端小事輒「復」²紛然雜擾，步步不出所料，彼亦何苦用心至此？

賢契愛我特甚，故以是□之，不能多及也。守元令徒來索字，禮當由賢契乃從畏三來持□□，俟回音始作也。賢契於不佞本無纖毫疑問，誠不必屑屑以明之，然今玄黃朱紫過甚，惟不佞能以定力播之，賢契能不為之掀翻否？在他人則萬萬…(尾欠)

¹ 「非」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² 「復」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十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五

48.0×16.0

去年除夕書及今年三月廿八日書，托京中佐藤久兵衛寄來，外黃金大判一枚為令尊翁壽，未知曾寄到否？不佞多病，自去臘以來，每日不快，思賢契寢食不忘，未知何時乃是晤期。令郎如何？賢契前有少恙，今何「以」¹外曝，布貳疋寄上，祈 炤收。此間所有少物皆粗重，無人肯寄，欲專差一人奉候，又無人可遣，怏怏殊甚。來不佞處奉工者俱遊棍，托以少物即長逝矣。近日事甚冗，病日深，日夕皆在夢魘之中，不能多及，惟心炤不宜。

四宮氏踪跡詭秘，語言虛巧，內欺其兄，外欺其師，吾不知其所作何事？前者作書與其兄，渠同黨盡沒口授之意，吾無如之何矣！好言相勸，反以為怒，吾將如之何？

仲夏二十有一日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友生朱之瑜（印）頓首拜

¹ 「以」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十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六

16.0×24.0

如晤！

謝帖致謝三彌樣，祈轉致之。不佞名帖無書教字之禮，因在異國，權宜之耳。聞

三彌公年高德劭，初未識荊，不便遽作他稱。前日如琢寄字問題畫者，曾到否？

《左傳》全部奉 璧，希
炤存

後八月二日燈下

省菴賢契左右

友生朱之瑜 頓首

二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七

14.8x41.0

賤恙一二日稍可，不足為慮。緣三四日來稍涼，體中不煩惡。近年每至夏秋輒病者，多因屋宇低隘，不見口所致，非別病也。廿六日風雨大作，草廬幸不傾覆，皆賴江口氏處有三四人竭力幫襯支撐，江口氏亦甚費力費心。幸是晚風轉，海潮不淹沒，數日間尚得寧居，不然又多一番周折也。他處房屋為風所損者多，柳川田禾不致損壞否？衰衣已做成。即欲寄上。因禮不預凶事，未曾說明，恐賢契發封不密，恐尊公知之有不悅之意，故先說明而後寄來。此匠亦知做深衣幅巾，其材已備而舟行甚促，不能及，此衣四日方能成就。又幅巾大帶急忙不能成，俟其舟至為之。餘再悉。令儀因其人不能帶，望再寄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友生朱之瑜 頓首拜

七月三十日

二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八

14.4×37.0

(首欠)事津助能期於必不受，三日□與清田氏言，貼之者以不足而貼之也。今既已足，更不復煩津貼，俟其至，當就鎮公面辭之，此事不須賢契過慮也。奉來蠟燭壹斤、大燭陸枝、小燭陸枝、外銀壹百柒拾錢。壹百肆拾錢歸賢契，叁拾錢與又右衛門。又右衛門工銀壹拾叁錢叁分，以壹拾陸錢柒分賞之，彼壞我物四五十錢，不佞不親見者尚有數十錢，無可賞也，此外更不必多與。又寄還久敬令徒銀拾壹錢叁分，前買木棉及染錢，遲遲為罪，幸致三兩茶既見惠，不便奉銀。席與嘉鮓魚無有，又有銀壹枚，重叁拾捌錢八分，煩買木棉陸端，速速寄來為妙，遲則染舖不收也。希一一 招入。

十月廿八日

外久敬書一封，幸簡致之。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瑜生 頓首

二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二九

14.4×38.0

筑後屋長兵衛殿廿四日回，附來書及三禮四封俱收到。不佞所附今村兄飛脚書及《注血餘滴》何廿三日戌時尚未到？大約海口阻風也。其書曾覽否？初七日，三郎兵衛至寓有所言，急速而不辨，不佞認為初七日完翁或畏三遣來致意之辭耳。因有故未曾細問之，昨早完翁來飲，不佞即刻扶病答拜。見其束裝，不佞反咎其不索書，渠亦不能，此不佞之過也。連日胃口作惡，時欲嘔吐。飲茶極多，竟不知何處消去。頭岑岑不快，酷暑難堪，食訖便作□
貴國儲君將至，未知約於何日到州？

黑川公亦未知何日方到，前答久留米明石源助書稿奉覽。更有二書，因小恙不能緣寄也。《文公家禮》雖日本版，頗備前時者。餘再悉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瑜生 頓首

二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二

14.8x21.2

(首欠)十六日起字號書定已入覽，長崎米愈貴。前諭左兵衛盡數載來極妙，但目下有便，於數日內得先寄一貳包更妙，又省一番周折也。來人行促，不及盡。

九月廿四日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瑜生 頓首

如無便，江口氏差權七在 貴國，問之為妥。

二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三

16.4×43.0

三月間，有書一封及真紫粗絹壹疋，託筑後屋長兵衛兄轉寄，曾收到否？近來未安否？音問□奈何！今三省以父病歸養便寄數字，外寄

清田安右衛門兄書一封，真紫常絹壹疋，惟

賢契以□□日本字註解而與之。又

穎川入德兄書一封，真紫常絹壹疋。南京廟¹澄一和尚書壹封。

何二官書一封，仁右又門令尊號毓楚。

何仁又衛門書一封。以上各書俱有要緊事，一到即祈專差一人送去為望。冗甚草草，統俟再悉。 仲夏二日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之瑜 頓首

¹ 此指興福寺。

二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四

14.4×43.0

前作右衛門書，應已入覽。袋町房屋甚窄，今日已議□□州廟近側新居一所，屋稍寬，價比此稍廉，大約料理裝拆，月內二十日遽可移居也。今番賢契來崎，恐黑川公必欲一見。在江戶時，極道賢契高義，豈有來此不欲見之理，且此公甚留意於此。賢契恐須面稟貴州新君，為之地步為妙，萬萬。聞今月廿七啟行，果否？《學部通辨》有餘則早寄一部為望。大豆托久敬令兄未到，問之其家亦不知，渠令兄往京未回也。俟其歸，必有下落。僕婦近狀大奇，與舊年絕不相同，惟其夫則絲毫不異於舊，明日當與之言，如此甚難用也。然終無佳者，又復躊躇，皆受完翁之惠，幾刻不緩，前買婢亦不成。

二月初四日燈下匆匆附聞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瑜生 頓首

二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蒼書

一二三六

14.6x67.5

(首欠)而以師至矣。且情意相□，語言便習，何以舍之而未學「之」，¹我答曰：「家世住崎，中衰往柳「川」，²柳川又復難住，仍欲回長崎，則柳川不便，是以奉懇，非□師而有他圖也。」萬望勿怪，況是吾師薦達，情事可知。不佞復閱來書知

賢契多方為我謀，故遣來調理不佞耳。感極感極。賢契謂之可□而有不可教之理。已於初三日之吉，拜禮已定矣。從此可托，可以禦盜，受惠不淺，家賊難防，聽其瓜分，必至出醜。若與之講理，必不可講理。而彼之恨毒惡言，無所不至，今如此極妙矣！賢契親受此害，目下親受此益，自不比泛常小事也。聞賢契家計漸足，今令寵大能理家，而賢契又切切來望悅我，甚喜。若賢契早為之，兩年不受如此周折。不佞非追於既往，但欲賢契惜之於將來耳。時下已曾望喜否？有則速使聞之。不佞今年恙甚難調，日夕傷甚，弱不可支，無時無刻不在雲霧之中，惟有飲食不減耳。至欲服藥則無能醫之乎！徒費精神也。《恥言錄》任賢契意并之作序，自然之理。若曰往江戶□□改削，慮之過矣，彗星凶吉隨之，

¹ 「之」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² 「川」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天意高遠，非遠人所宜言也。賢契亦不必及此。穀價恐如此，便不須另問。三省穎悟亦中人耳，喜其氣質溫雅，已及一月未望一見，其跳躍頑梗之意「亦」³少能解事，倘循此不變，將來可有成，以其初雖父母目下待□也。餘再佈
臘月三日

省菴賢契知己

瑜生

³ 「亦」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二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蒼書

一二四九

28.6x30.6

客至問詢，昨暮又得手書，知令妹尊恙痊可，甚喜。此不獨賢契篤於兄弟之情，尊公踰七之年，子女疾不時瘳，必多憂念。今既愈，是賢契無限之樂也。賀賀。弟屋不蔽風雨，且慮炎蒸，則長崎一鎮皆然。不佞之慮□□中等，上者不及，下者過之，豈惟一人。賢契相愛之深，故至於此，不佞處之怡然，曾無少慮。今居此不久，突然移徙，殊不雅觀，且亦於江口氏名不美，故慎之耳。前亦與敝鄉親及家下人「酌」¹之矣。又右衛門愚而詐，此是笑之之語，不佞初不以此為嫌，所以不遣者，亦是賢契仁者不忍之心。今承屢諭，渠意亦似欲歸，故遣之使歸。外僅與錢貳「分」，²又其工價惟賢契酌定之，少賜些許亦可。今將兩月矣，序稿稍改數字附上守元。《四書》一部六本奉璧。守元不及致書，希他致。前銀短少，此是偶誤，何必復補，已領到。外附新茶壹觔，宜興時方壺「壹」³把，引意為(尾欠)

¹ 「酌」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² 「分」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³ 「壹」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二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五六

27.4×24.8

(首欠)並將貴恙何如，詳細寄我，外來往書稿三篇附覽。移居之後，或有可閑。然初到，往迎必不能已也。尊公不另書，藉賢契詳悉奉聞，並為致謝。久留米陸田又右衛門父子及四宮勘右衛門，極承其高情厚禮，冗極不及致書奉「候」，¹幸為我致言「謝」²聲。不盡。

七月廿九日漏下二鼓 陸田氏節節差人及其子遠接，街道令百姓掃除，此意甚慇懃，感謝感謝。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瑜生 頓首

¹ 「候」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² 「謝」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二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六三

28.8x15.0

(首欠)不悅，是父子各有其□也。今□□□□□若能上順親心，翻然負笈，則何古人不可及哉？特慮問安床幃，外纘舊遊，出悅紛華，卜子不老，為可惜耳！為可惜耳！

高木景元字本擬今日寫上，適今日祈寒，硯冰，又復有筑後書生貝原玄旦來此，旋又居停以酒盪寒，轉瞬至暮，又復不及，信一二日後寫寄。前翻書中有「壽庵」二字，下有二字，字面又下有「興吉二物」字，日久竟致達，亦恐是賢契為他人乞額者，但不似賢契之筆。如果乞作，速示「知」，¹即為補上。萬勿(尾欠)

三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六四

30.8x26.6

正月二十日亥刻□□□□□中字號，甲辰年第一書字號未察，內書、帖、記、跋共四紙，外《學部通辨》¹貳部寄完翁飛脚，又書壹幅(尾欠)

¹ 「知」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¹ 「通辨」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三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六五

30.0x44.0

貴邦

新君到任

賢契自然煩務，然

群公畢集，來住之事，當以前書之意商量妥當而行。萬勿以倦
倦不佞而致有錯誤，至囑。不佞在此日夕為無益之事所紛擾，
一刻不得寧居。室淺隘，有客至必須接之，無可他辭，不能應
人之役，反招尤積愆，豈不深□□□□便必已入

覽。但恐於事諸有「未」¹能如意，故須斟酌之耳。此外尚有
事且緊要□□□一時行促不能悉，俟後書詳盡。來住之事妥則
極□□□□□不佞當於明春別覓鄉居，如此紛擾，萬萬不能
也。□□□□□三竹字□□□□□氏，號比山子，

賢契知其人否？聞為

大將軍醫生，然儒生也。無書不讀，著書甚多，果然否？果則
賢契必聞之矣。其為人何如？希速速示之，匆匆不多及。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友生朱之瑜 頓首拜

¹ 「未」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三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六六

29.0x31.0

(首欠)賢契之於不佞，無一毫可以行跡者已，後□□□□□□須作字促之。

逸公前得來書□□□不能作答，托不佞致聲。不佞承 賢契□□□□□□□□補短，至明年九月無有不足者，即目下米價平，稍有缺欠亦自無多，此易為力， 賢契萬勿以此為慮。前者新十郎及逸公之諭，俱不敢行，今年轉展通移，俱屬新客。而本月來月一概俱行，未知為累耳。倘米穀可糶，祈一概賣之，但留豆貳十俵為明年房稅及日用小菜之需。目下得八百錢，則諸務方了，萬一米穀遲滯，尚須此間別圖，則又多一番利銀矣。米穀得價速寄為望，今匆匆不及，稍暇當詳盡具。 復

十一月初八日

省菴賢契知己

友生朱之瑜 頓首

《左傳》三本收到。

前者所言，僱工誠實，固是極好事，二奴欲逐之久矣。但如琢言此人百貳十目□論不佞力所不能，即此間亦無此例，不敢為他人開此大弊「矣」。¹

¹ 「矣」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三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¹

一二六七

25.0x27.0

日本兵至大明，自然全勝，所謂義兵也。今日解百姓於倒懸，《兵志》曰：「兵義者王」。數郡之後，望風歸附，不待盡矣。以賢契料之，在貴國平日議論，兵可得發否？貴國王有此意否？有此意，方可與上人商量。江戶之火，不足慮也。若是人火，發兵□□□□是天火，□發兵亦可弭。

前日佳作中有借書一人，是何人？若貴國王有此志，便可得商量，似不必以江戶之火為憂。日本雖大，雖富強，不有中國，其名終不得垂，止行之日本而已。所謂附青雲之士，則聲施後世。今日日本與中國，蓋萬年難遇之會也。一發兵，則虜必殲，功必成。日本之名必與天壤同敝，且載入中國之史矣。豈止自書其□□，如《乘》、《檣杵》而已哉！

¹ 此書先生確實書於何年未可考。惟其引《兵志》透露苦衷，尋安東省菴探及柳川藩主是否有意發兵援助明朝，可見先生朝夕懸念者乃為反清復明之夙志。

三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不佞鹵莽荒廢，留住日本，誠為賢契錯愛之過，豈能有絲毫益於貴國。及諸公，卿大夫俱為大喜，或炫於傳聞之言耶。云江戶已稔聞賢契半俸之說，諸大夫擊節歎羨，謂吾國乃有如此好人。

三五、朱舜水寄陳(潁川)入德書(一六五八年)

一二三五

5.8x47.8

(首欠)別來一路平安，蒙 德舍、興官之情。舟中又遇俊夫，誠不覺遠行之艱。藍三官因鼎論頗甚，聞無舟來，幸代言致謝。貴相知安東省菴學識俱優，志氣奮發，健羨健羨。俟弟明年夏到崎與之往復論難，必不虛其懇懇之誠也。「藩臺」¹遠在浙省，弟即欲復來，因敲冬不便，大約明年夏晤語也。省菴書并拙稿貳幅希崑致之。一時行促，欲寫數作寄之而不能，九老爹、逸然師、澄一師俱不及另書，千萬叱名致意，萬勿以貴冗遺忘。黑二官書一封，一到即乞付之，勿誤哉。

完翁陳老爹

臘月望日²

弟之瑜 頓首拜

¹ 藩臺乃指鄭成功也。時成功有北伐南京之舉，先生曾提及其義舉。

² 1658年(清順治15年、日本萬治元年)先生於日本長崎首接安東省菴書簡，因行期匆促，不及回函，乃致書陳入德轉告明夏(1659年夏)復渡長崎相見。此乃先生於1658年臨行之際致陳入德之書簡。

三六、朱舜水寄獨立 (戴曼公)書(一六六二年)

九十一

25.0x38.0

原稿并劉本奉璧，希炤存。

再啟

昨暮得手書，因病甚，將就枕，頭目眩暈，未得即答，為罪。弟惟靖難時臣極多，惟程詞林□最為艱難，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極多，惟弟最為艱難，最為堅忍而尚競競於□□□□□□事始定也。羞辱困苦，分所宜然，總不必論彼時。□□□□□□頭陀誠權宜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為和尚也。今日普天下俱剃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數有相□，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擢髮數，但欲留此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九原耳。前承面諭及之弟□响不復，而和尚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可慮者，翰教之所及，尚未能什一也。尊札懇懇言之□，有他人以□詞相誑者，弟念慮及此。所面達，云弟即時力言不可。別後坐談極久，和尚果何所聞？相愛籌量之感，情戢無窮矣！「秋冬出關告歸」¹大是美事，中國大叢林儘多，名勝不少(尾欠)

¹ 文中「秋冬出關告歸」係指獨立於 1662 年(清康熙元年、日本寬文 2 年)秋冬之際，在長崎興福寺幻寄山房之閉關修行屆滿 3 年而言。此乃先生為婉拒獨立削髮為僧之建議，於是年所發之書簡。

三七、朱舜水寄化林 (黃檗明僧)書(一六六五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宗兄初夏一別遂欲往，時每念隆情，眷慕無已，「此去將數千里，晤言未有期」，¹豈可歉然。然何可為嚴遵上令，星速戒途，昨日於道中兩得傳報，更覺敦迫無已。不能入山一為握手，不儘悵憫。法行索 長公家書，方知下血既久，面容清減，雖精神滿腹乎。近亦甚為委頓，且內外皆須料理，鞭長恐亦不及，宗兄不可不早為調理也。幸立翁在山，詳定妙方，一報霍然矣。

¹ 據「此去將數千里，晤言未有期」，知此乃先生於1665年(清康熙4年、日本寬文5年)應聘江戶臨行前致黃檗明僧化林之書簡。

三八、朱舜水寄林道榮（唐通事）書（一六六五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台兄東武初歸之夜，匆匆敘述，遂及此語。弟以其言濶大，而日本素未有此舉，故亦在似戲非戲之間目之耳。今者乃少見端緒，宰相上公待以賓禮，慰勞有加，「十八午進見，十九日命儒官到寓相謝，云昨日有勞誠恐受熱，相公特令致意」，¹此語最重，弟不敢當。其他慇懃相疊之情，可俟兄自能細述，無煩楮墨矣，兄之所言或者久而及之，事未可知。鄙人踈懶成性，但歸閉門教授，無哭無病足矣。非分之榮不敢羨也。連日來足跡不出門，雖極緊要客亦不往拜，所致友元人見兄及林春信昆季書已送去，久閣為歉。昨日友元兄到寓枉顧，秉燭而歸，渠已編修國史，近在發刻，故日夕不暇。林兄尚未見也。弟沐嶋田公厚愛，意思周摯，情辭款曲，永矢不忘於心，便時幸 台兄詳細為我道達為感。二尊人必安好健飯，父母高年在望，人生至樂。 台兄詳領此福，以弟方之，真天濶懸絕矣。幸叱名致意，冗極不及另書也。行時兩次枉顧垂念之深，并祈為我謝之。所煩諸友諸事均希為我留取，如有到者必勿使散失為望，若他友有湖筆薇墨廣葛，亦乞為我留下為感。

¹ 據九州柳川古文書館藏之先生致安東省菴第一二四八號書簡中有「不佞於七月十一日到東武，因冒暑致疾。十八日見水戶上公，禮貌甚優，上下俱已申飭，肅然可觀。次日早即令儒生小宅兄到寓致謝」等語，此與文中「十八午進見，十九日命儒官到寓相謝，云昨日有勞誠恐受熱，相公特令致意」語相脗合，故知此乃先生於1665年（清康熙4年、寬文5年）7月18日謁見德川光圀之後致唐通事林道榮之書簡。

三九、朱舜水寄何可侯 (唐通事)書 1(一六六五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別去次日即雨，山路崎嶇，竟日如注，主從咸大勞頓已。後晴明日少，台兄即欲速行，亦須十日始到京都，舟行又須候風，未知何日到崎？嶋田公事事明悉，若使月內復命者，必無遲滯之嫌，恭喜之後幸速寄一字相聞。往來遠涉，冒暑征行，因未可一言盡也。弟於朔日午後造府，適上公急欲就國，改初七之期於初三日，公私事務旁午，各官群集聽聽上下匆忙，乃盡撥諸冗，相對談論。即兵左衛門亦進之於左邊，嬉笑慰勞，薄暮始還長崎。源右衛門就見其事，喜樂不可勝言。黑川、保田二公立刻聞知，喜不可盡。初三日就府相別，世子曰此弟子及上公之二弟，就見於外朝，所問答之辭，少暇書奉。初六日行次抑岡驛，復命儒官作書，以君命候問并致獵得之物，又命裁工製衣，種種隆情不可盡述。其外群儒不知，相見一次之後莫不傾心悅慕，執禮恭謙。弟特以 上公就國不欲外交，故多方以辭之，而人情大概無所嫌疑，亦似無分彼此，後來或少有頭緒耳。寓所大為修理，非旬日所能，竟未知何日移居也。尊夫人彌月必得佳兒，隨行從者急行，一路俱安好否？幸速速。不知為感所煩，諸事均乞留神，若有木履亦乞為弟覓一雙。

¹ 唐通事何可侯曾於1665年(清康熙4年、日本寬文5年)6月，由長崎護送先生至江戶，此乃先生念其是否安返長崎，而發自江戶之書簡。

四十、朱舜水寄何毓楚（高材）¹書（一六六五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弟臨行多病，愈見張皇，事事俱煩清思，悉意周旋，無限深情，莫可言喻。老親台特以垂愛真切，事同一體，故揣摹無不奇中，而長公又能曲體雅懷，途中及江戶一味重慎，幸而水戶上公以及黑川、保田二公皆歡獎。到此十九日即行，可為迎於竣事，此皆奉老親臺面諭，故不敢少為留止。但歸途遇雨，未知安穩何如。此行見大人歷大事之後，諸務自然迎刃而解，無煩老親臺過慮矣。惟目下得令孫大為湯餅之會，而又大事如意，早使弟聞之，共為稱慶耳。寄來茶二箱領到，有收票一紙附上。餘諸物一概未到，不知何故？所煩諸事萬懇留神，冬間恐釋奠釋菜之舉，衣裳必不可遲，希就寄嶋田公附來。望切望切。其餘已面囑長公，不更瑣瑣，諸凡俱長公面悉，後來諸事亦備長公札中，不另書□□令嗣極欲附一緘奉候，緣冗極不能及，叱名致聲。

¹ 何毓楚，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人，1628年渡日後定居長崎，為唐通事何可侯之父。此乃先生抵江戶後，為報安及言謝，於1665年（清康熙4年、日本寬文5年）發出之書簡。

四一、朱舜水寄何毓楚書(一六六五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前書諒已蒙 台覽。「可侯兄應已到崎」，¹ 柳澤又右衛門附書曾到否？今水戶 上公欲做深衣，煩老親台喚張四官船中陳二娘速就高木公府中，製者甚眾矣。他人又不知做法，奈何！本欲崙差一人，今恐往返事煩，故特附飛報前來。匆匆不盡。其細帳具高木公書中，不更贅。嶋田公不另書，煩叱名致聲。

¹ 唐通事何可侯於 1665 年隨先生傳譯，護送先生至江戶，據文中「可侯兄應已到崎」，知先生念可侯是否安返長崎，而於是年致書諸通事之書簡。

四二、朱舜水寄高木作右衛門(一六六六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僕素承 雅愛，衷心感佩。臨行奉別，適公駕有筑前之行，不及面謝，已陳之令郎長公，諒已轉達之矣。「悠忽之間，已經三月」，¹福履亨嘉，闔府駢祉，不卜可知。僕拙劣之資，無足比數，乃 台臺逢人便說頌，遂有水戶上公之招。一見以來，禮意日隆，情又日備。凡此皆以不可一言而盡，台臺光榮為重也。因唐書不便奉覽，前懇何仁右衛門面陳甚詳，此時必入諸聽矣。僕抵東武以來，所見諸公必以深衣相訪。朔日 上公特問深衣可有唐人能作否？僕云，現有閩人陳二娘云能製此衣，言之頗似明曉，且云能製冠履，然行役不能細問，未知其所製果能合式否？今 上公欲令此人製深衣一套前來審看之，僕奉托台臺，惟冀台臺面諭何仁右衛門喚取此人到府，做一套寄來為感。其細數另具於後，諸事俱毫梶川彌三郎書中，不備不宣。

- 一 深衣一領(用上好袒蘭木棉做，緣用上好黑花布單)
 - 一 緇布冠一頂(笄一枚)
 - 一 幅巾一頂
 - 一 大帶一條(用白絹為之，辟緣也鑲也用絹)
 - 一 黑履一雙
 - 一 繫帶縹一條(或長崎為之或東武為之亦可)
- 以上六件令二娘製。

¹ 先生應水戶德川光圀之招在 1665 年(清康熙 4 年、日本寬文 5 年)7 月，據文中「悠忽之間，已經三月」，知此乃先生抵江戶之翌年，即 1666 年(清康熙 5 年、日本寬文 6 年)3 月，致長崎之町年寄(官名)高木作右衛門之書簡。

四三、化林寄朱舜水書 1(一六六六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客夏六月寓小倉廣壽山，蒙 老兄台教，皆膈肝談也。即欲就見小通公，云事迫行，是以中阻，後十月豐別檀越主上燕都，附寄小札壹通和韻一冊，求教兼問候，未審到否？今八月間復得 尊翰過小犬慰諭，誠切感可知也。恭惟老兄振洙泗于殊俗，續雅道于斯世，東關嚮作，木鐸穀傳，弟雖處方外，能不遠沾德意哉！但改德易轍，持之以漸，制禮作樂，勿泥於古，使天下之人知有吾儒之教。不炫俗亦不駭俗，斯則盡善盡美，不負老兄大振起一番也。杞人之憂，因知言極，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諒高明者不以深罪。路遠空函，依依不盡，崑此 上奏。小犬均此致意。

¹ 此乃黃檗明僧化林於1666年(清康熙5年、日本寬文6年)得先生發自江戶手書後，回函致謝之書簡。

四四、朱舜水寄劉宣義（唐通事）書（一六六七年）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睽違既久，念想為榮。去夏以來雖萬分冗極，亦必崑書奉候，未聞得蒙 台覽。即使魚雁沈浮，豈無一登記言至。然事不可知，即如陳完翁去年七月中書，今年四月中到，理或有之。獨不得闔府駢禧，私心輒為快悒，然於奉行家老及申官未問之，已知大概差足行慰耳。「去年深衣一書，罪甚」。¹此事誠非兵左衛門之罪，乃弟之罪也。弟以書達 御奉行所，上書「樣」字，於體不恭，恐有妨礙，故囑兵左衛門下作「殿」字，總來粗野不更事，求美反不美，致有此失，心本無他，惟希原諒。又聞以玄貞事為弟罪者，此則親臺之過矣！弟以台命及可侯兄命，多方委曲而必不肯留，弟已明諭之曰，彼謂江戶如拾芥，特恐麻繩縛鴨卵兩頭脫，其時進退皆難矣！彼不肯住，弟將奈何之哉！弟聞設教之理，來者不拒，往者不追，今為此事是欲弟追往者也，弟豈能之哉！彼時弟深咎兵左衛門不知事，故至此。今諸書具在，尚有晤言之日，當親奉電燭也。前承 貴鎮主嶋田公厚愛，兩次崑使到寓，問弟所需唐物，作書囑老親臺及湯貴寅□□病甚冗甚，稍遲即當開單附懇也。不莊不次，惟希鑒涵。

¹ 據文中「去年深衣一書，罪甚」，知此乃先生於1667年（清康熙6年、日本寬文7年）發出之書簡。（請參閱書簡四二，先生致長崎町年寄高木作右衛門書）

四五、安東省菴寄朱舜水書（一六七九年）

八十～一

30.1x24.9

今井詞宗自崎投寄

教翰三封、黃金肆兩、白鳥壹翼。門生守約丁憂之後，經年訃報，想當罪以怠慢。反辱惠弔札并賻儀，灌手登拜，不任霜露悽愴之感，先君豈不感恩於地下乎！

老師齒德皆邵，病魔易犯，聞之悵然切恨。不服湯藥之後，渴仰萬萬，恭惟調攝為幸。「睽違門牆十有三年于今矣」。¹²⁹昔在崎每相思，一葦航之，猶如三秋，況今參商萬里，真隔十三秋，併無拜面之期哉！崎之故舊零落略盡，獨立、獨健兩師，完翁、畏三已為鬼錄，追思曾遊，宛如昨日。犬馬之齡方將六秩，往事悠悠，臨風浩歎耳。前年所返賜邵格之墨，後偶看《遵生八「牋」》，¹³⁰彌知名品，珍藏不用，將傳子孫，奈墨磨人之笑何。頃又惠之者，鄙劣甚矣！守約初不知真偽，若真則留以

¹²⁹ 先生由日本長崎應聘赴江戶講學在 1665 年（清康熙 4 年、日本寬文 5 年），據文中「睽違門牆十有三年于今矣」，知省菴此書發在 1679 年（清康熙 18 年、日本延寶 7 年）。

¹³⁰ 「牋」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遵生八牋》乃明錢塘人高濂所著之醫書也。

為文房之佳翫，不亦幸乎！敬□必勿卻之。

今井詞宗未獲鳳觀，賜以懇柬，謝何可言。所恨無由往見，極增翹跂，且諭以行期在邇，若及遲延，恐書難達，率爾布悃，無罄區懷。頰祈炤亮。

丹後前二日 門生安東守約 百拜

四六、安東省菴寄朱舜水書

一三四〇

15.0x51.0

前日武岡兄至，曰吾友酒泉丈本，筑前人，在崎講學，其為人篤實醇謹，真超卓之君子也。今將歸鄉往京，路往柳川，其志在會於子也。自聞此言，傾然翹首以口為耳。昨忽辱賜悃幅之書，國禁不得迎駕於蝸廬，開緘未終，父子急趨而得相見，握手論心，既然以酒，既飽以德，果愜前聞，非天假良緣，何以至此。只愧年高學卑，不特無報遠來之高情，黔驢出技，徒自取嘲耳。深更歸家，細捧誦來教，真摯之情溢於言表，其中有不可喻者，引高山仰止以比土峰，至與伊藤鴻儒並稱，么膺之夫素非其倫，曷得斯過隆之譽哉！

仁丈本非求媚悅人者，惟以相愛之深與圖虛名之久，不覺至此極，雖荷厚意而奈大方之笑何顏甲，顏甲即下欲赴貴寓，敘昨夜未罄之鄙衷，偶有瑣務，晚來當趨□謹此布上。

四七、獨立寄朱舜水書（一六六二年）

一三六九

18.2×6.8 折本

昨荷

明達之教，頓開茅塞，今日得借言以掃無益，謝謝！刻下健□
至云自七十餘年，山海難便，梯航太和，今不吉矣！「俟弟冬
日出關」¹□□同居，倘不然□明便遠歸國如所願也。如日前
何以胸中不快，效梅聖前作□禽言，以寫胸臆□□以□箋呈過
台教，乞達之
省□以資蜀祭，祈
叱名為禱。
翁兄

衲弟性易和南 拜啟

¹ 據文中「俟弟冬日出關」，知此乃獨立於1662年（清康熙元年、日本寬文2年）出長崎興福寺幻寄山房之前致先生之書簡。（請參閱畫簡四八，獨立致先生書。）

四八、獨立寄朱舜水書（一六六二年）

一三六九

18.2×6.8 折本

數日不晤，懷思莫已。「弟自掩關三載，箇中絕無消息，度夏後即滿期矣」，¹不勝切切。思得百丈清規以四月十五日起，為結夏九旬之制，既自居關，一人何結！其奈箇中漠漠三年之願力何，只得循規作頭安頭之妄，謝外察中以索密密地。於十五日起一人不面，惟念省老至崎為歉。倘遲至，無奈從例而謝之矣！求 翁叱名以道其意，十五日前暇或望臨，餘則九旬當睹色笑矣！是達

魯翁先生左右

衲弟性易和南 拜啟

¹ 據石村喜英編「獨立年譜」，獨立於1659年至1662年曾閉居長崎興福寺之幻寄山房達3年之久。文中「弟自掩關三載，箇中絕無消息，度夏後即滿期矣」，知此乃獨立於1662年（清康熙元年、日本寬文2年）出幻寄山房前致先生之書簡。

四九、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一六七九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今夏大暑，次之以霪雨，伏想尊體無恙，不聞。「頃日有崎港之信，乃得貴孫平安之報」，¹憂喜相半耳。僕老親久在葛東之別墅，日日定省，且又有官事來往不遑。老親既歸在家，比日得暇，十日、十三日、十五日間，先生若閒暇，欲趨貴府何如？前日所奉之桐木湯婆，新製既成，木質難嘆，漆灰難乾，故歷日太久，方今獻呈。時維溽暑稍退，新涼入郊，若乃為燕寢之一具，則幸甚，伏請以製工之踈鬆勿棄捐之乎。且葛東所種之西瓜既熟，今奉送兩顆。頃日向熟多雨，又以園丁踈放，其灌培失候，故不碩、不佳，唯供一粲而已。餘事仰俟面展。亮炤，不乙。

孟秋初八日

¹ 據文中「頃日有崎港之信，乃得貴孫平安之報」，知此乃人見竹洞得知先生孫毓仁於1679年（清康熙18年、日本延寶7年），安抵長崎之消息後，致先生之書簡。時先生80歲。

五十、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昨者談閑，不覺夜闌，鎰金雙璧，豈啻而已哉。一夜夜話，勝十年之燈乎！翁已薨不恆之後，想夫貴體倦羸矣。凡對王侯之前，大罕八珍之滋味，羅列于方丈，是常人之所願也。然不知罕珍之或害其口及心身，僕前者所謂湯餅清茶之設，百倍于罕珍者是故也。伏顧翁之說道腴者，不在書味，噉蔗而已。乃道之於人者，譬之五穀之於口腹，若罕珍則不食之而足矣。若道與五穀一日無之，則奈此生民何乎。翁能說其道腴，而學苗嘗已秀矣，仁田嘗已熟矣，足養此生民者也。於是物知湯餅清茶者，其一時之設耳。再思之則餅茶倍於罕珍者，便道腴味其味也乎。多謝多謝。且所約之《鐵函心史》三冊、《明季遺聞》四冊，備之高覽，《心史》之書，讀之使人義氣凜凜，朱明南渡，中原悉為北賊之有，翁亦思肖之徒也。讀此書，想此人，感其時，思其土，彌多所激發乎。奈何就告卓子之帳及走水許借，則幸甚。餘再面陳。伏乞亮炤。不備。

副啟：前日所許借之道服，製工晚成，還璧延及今日，多罪多罪。晦翁先生嘗製野服，著之後，羅鶴林所謂其製似道服，僕欲見道服久矣！今遇翁之來于江城，併得野服之製，國俗服制混淆，無儒服之制，以此道服為國儒之所服，則僕所願也。其禮改之則道即在茲乎！奈何，伏請鑑察。

五一、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昨日閑語，唯恐貴體之倦羸，亦恐鄙人不習禮而以鹵莽之容，受禮意之鄭重，多罪多罪。前頃翁言道者，日用常行之大路，而貴賤各無不行矣！僕竊言道與五穀一日不可無之，唯愧僕儕常，雖行其道不得能行，常食其五穀不得能食，大略與五穀則人之大倫者五是也。所以且食，誠意正心是也。一生之工夫盡此矣。未暇鱗脯鳳灸堪嚼此乎！唯喜逐日親灸翁之習氣，則我穀之不厭精，日日新而遂得研其精也。惟幸昨日有人寄蘭花，今併前畦數花以備

高覽。敬白。

八月廿六日

副啟：書中數語，詞意太過矣！唯附愚意漫草焉。伏乞勿訝。

五二、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昨者來使承謝詞之殷懃，前奉菲物，聊備俶裝之資耳。何禮意之太鄭重，汗顏汗顏。且賜芳茗一壺，僕性好在此，然我國不知斯製，茶肆之不可得者也。深收以為珍。僕想飲時有宜與不宜，恃覺心手閑適，深夜靜晝，輕陰微雨，茂林修竹，此飲之不可欠也。如論茶之於風濕，固可以懼之，僕聞日用頓置貯之小壺，以箬葉包之而不損香氣。箬葉未辨何物，今副一葉呈之，不知以斯葉為箬乎？伏竢盛教。且水戶之行以何日發軔乎？別後幾個月，不堪離情，初執謁之後，屢拜芝眉，心彌敬矣！情彌熟矣！發軔之前尚有餘日，臨夕被枉高駕乎？若不然則往趨庭，奈何前日所許借之銀箸既製了還送，茶匙未終工，兩三日之間亦還璧之耳。筆不能罄言，草草而復。

五三、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初三日之華翰落手，采葛之情饑解矣。一別既遇階莫之一開落，相思不止，初高駕發府之後，夙欲呈一翰，官事投我故遲怠，多罪多罪。數日之前偶奉一封袋，相達乎否？便風浮沈未可知之耳。

且聞齋下僕從崎港，烏合之眾如猿猱不就羈勒，想夫然而已。翁起居旦暮不便，指麾者於僕特勞，遐想三省雖幼性溫惠，料知足使令于前，可以嘉矣！翁入府，上公禮大隆重，非翁之德行英才，豈能然乎？非上公仁厚篤敬，亦可不然也。族弟道設歲末壯學未優，伏乞翁之顧眄，日親炙則學業累日長乎，是僕所喜不寐者也。建學一事，前所擇不便，以翁言其便別占一地，如前日所言東方陽和之所起，以上公之仁風、翁之和氣，則雖為東周豈不得乎！三年有成者可以期矣。僕之志願在于此身，林家二兄無恙，日日鬱陶于翁，拙弟及門人遊仙得承貴諭，多幸多幸。且所寄賀牧芬誥亦一一相達，以翁用意鄭重太有感矣，且謂伯養說以暇勞，健毫珍重。三省年幼，翁之盛教隆渥，冀有其長成耳。右件僕慙懃謝之。寄崎港鑑巡嶋田氏、修造監使保若牧、監察御史黑田氏之書封，俱共傳送之，未有其報。嶋田氏未歸府，近來報至則速附便風耳。前所借之卓椅還璧，前書既述之。時既嚴寒，水澤腹堅，翁七茵常苦咳痰，況水上亦違，伏想保齋近來台候如何？頃府下有一士人，咳嗽

血痰，累年不愈，今年有保養頓愈，僕為翁問其術，謂小寒大寒之候，臨臥食狼肉，往年少愈，到今年全愈。僕喜之，今告之翁亦咳痰累年，與國醫相談食狼肉乎否？嗚呼！闕外僅一舍，而僕在官途，不得往候，久垂光霽，心事茅塞，不知連床夜語、茗話爐談在何時乎！仄聞上公述職不踰年，然則翁亦踵至，仰頭而俟之，筆不盡心，臨風悵然。

仲冬十二日 謹報

五四、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別來逾月，史館無暇而不能奉書，如魚中鈎。往告別之日，官事繁冗，不得拜趨，又不得擁筆而迎，遺憾萬萬。聞翁入府，恩遇深造，想夫後郊四見，南陽三顧乎！上公之厚禮下士以嘉尚矣！翁生中州，來于九夷，杳溟萬里，凌豚浪之險，突蠻樓之難，而自西來東。及去，復發崎港，來于江府也；又東。秋末，詣水戶也；自東又東。嗚呼二十餘年，行路之難，其勞誰能耐乎！悲翁抱德守操，而素夷行夷，素難行難，豈能然乎哉！我東方雖邊夷，衣冠禮樂不減中州，《易》曰：「帝出自震。」且震，東方也。凡日之所出、春之所起者，東也。仁風之所資始、萬物之所發生者，東也。水之流所向者，亦非東乎。太陽赫赫，春風煦煦，四德之元也；五常之仁也；萬物之出也；聖德之基在于此乎。百川朝宗于海也，其向東流，則所朝宗亦在此乎。況我東方古稱君子之國，果夫君子之國，則其民亦君子之餘黎也。斯道乎，豈不行哉！吁！今中原塗炭，翁即久落東方又到其東，我東方一變至於魯於道乎，不可不感激。僕之斯言也，若乃道行則西東累年之雪辛霜苦，渙然泮釋耳。上公春秋富矣，才德富矣。仰仁風之興，自東方而斯可也。如翁之言納則於執鞭勒之，僕輩雖力不足，請試推其轂而已。時一之日，霽發栗烈，恭候起居保嗇，僕頃倣半身之製造綿襖綴領，以毳聊為防寒之服，今呈一領笑納惟幸。所謂「書，心畫也」，能傳千里之恣恣，凍手龜筆，舌亦囁嚅，唯愧不得能盡此恣恣，伏冀亮炤。不乙。

五五、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昨馳使命，時僕之他，暮夜歸舍，謹報不遑。往者一別百又餘日，前日相逢，旱霓之望暫解矣。然草草不得閑話，即日辱枉高駕，僕未歸舍，故不及擁筆，遺憾至今。偶得片札，如接芝眉，且惠赤舄壹緇，謝感不可勝言。如芳教僕好唐物既已為癖，其所好為癖唯恐有玩物喪志之譏。僕非漫好之，以慕中華文物之盛也。今得此賜，欣然不止，就想古人於一器一物不忘自戒之心，成湯於盥盤寓日新之功，武王得丹書之戒，几、席、觴、豆、刀、劍、杖、履皆銘焉。其履銘云：「慎之勞，勞則富。」吁夫一器一物不忘其戒者乎！僕偶著心于此，則《詩》云「赤舄几几。」是周公之碩膚，其素患難而安舒者也。非道隆德盛，豈能然乎？僕自解曰：「赤者赤心也，舄者踐履也。」几赤心日省以能踐履之，則持敬工夫亦在此乎。日日履之，造次於乎是，顛沛於乎是，豈夫充華履耳乎哉！依芳惠其厚庇，銘肺肝者也。多幸多幸。所寄林昆季之瑤音，晚來仔細傳達之耳。頃日昆季僉謂聞大翁之歸而欲趨候，世務未從其願。歲月既逼，僕今日有暇，午時欲往拜台候如何？不知有事務否？

五六、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昨蒙教時黃昏，以來夫之埃為怨，故不奉即答。前日枉駕多幸，且所請問正心誠意之說，委曲承知之，其義太親切，有便日用，謝感謝感。果夫正邪誠偽能辨之，則何憂其功之難哉？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宜察真與妄耳。僕與此間未能格物致知，常若毫髮之間，正邪、誠偽、真妄未得辨之，若於此間能分辨得，而閑彼陳此，則不失赤子之心者，可企及之乎。所答森草全正心之說，初聞而渴望之。今得書示，惟幸其說固的當，亦太有便，何厚庇加焉？縷縷埃拜話耳。就審翁嘗得馬史班書之傳，且近來欲見《漢書》，僕每冀聞此傳，近日及晚負笈趨庭如何？伏乞受教。往日所談之鶴氅，欲得其方製，未得白綾之精緻，暫以白綿布製之，緣邊以黑綾，唯恐其廉鄙。然假製之耳，亦是拜趨之次承諭。十六、十七、十八之夕，若閑暇則乘晚詣函丈，伏埃來報。

隰月十二日

五七、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昨辱芳教併惠明倫堂一圖、梁楹制度一圖，何恩愛加之乎。唯恐匕茵未全而勞健筆，不堪惶懼，且聞尊候連日咯血，伏冀公私共投而其保蓄不怠也。晚來若閑暇則拜趨如何？

五八、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久違光霽，望霓日增。前日所賜之策問，即欲作對文。頃日昵友罹疾，旦夕往省，心抱鬱憂。晝則編修無暇，故不遑含毫，於是遲滯，太恐先生以為緩怠。友生之疾，一兩日漸愈，心既休矣。因操觚草之，欲往乞雌黃，未得間暇。來十九、二十兩日之間，若得台閣之暇，負笈趨府如何？先日所相約之《南行紀》之外裝，偶有裝工之手，暇幸附一冊來，即命工伏竅焉。且又竹筆筒壹箇呈之，水滴筆洗猶置別墅，他日奉送耳。此三物所以使管城子引壽也。几案之間不可一日欠之，伏乞莫嫌廉賤，甚幸。縷縷期拜話故。不悉。 仲秋十八日

副啟：頃日新調西瓜糖膏，聞潤肺之物，今以一小壺供茶窓，笑納惟幸。

五九、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前夕辱厚眷，僕每趨府戀之需于酒食動到更深，先生之敦化，以童蒙之求不為迂滯，故杳然不顧起居之勞倦，不知以為不敬。僕為小子以國無校庠，不熟習侍坐於君子之禮，故及長傲踈懶，可以深婢之，僕有欲密奉厚喻之事，一二日之間伺高門無車馬之日，欲負笈於庭下，不知盛意奈何？伏俟瓊報。往所約之菓豆一箇呈之，莫笑菲薄，甚幸。

十月二日

六十、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頃日不闕台候，昨聞貴恙無聊，僕思而不寐，近來匕茵若何哉。僕數日來，中霖雨之濕，疝痛不止，且帶風疾，故不能趨府庭，一兩日既平復矣。先生起居既常常而若閒暇，明日欲往拜如何？前日瓊報謂上公有浚郊之顧問，想夫僉曰先生文榮也。僕思之豈其特曰先生之榮乎。獨喜上公卑禮尊賢者，若斯則國之卿大夫或倣其風，則進賢養之路，自茲而闢乎。盛意如何？縷縷附于面接，不乙。

六一、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先日辱惠東籬之數朶，偶有過客，倉卒未罄謝辭。聞昨弟道設趨于台閣，誅曰楮葉既盡矣。僕意霜後之葉為秋風所搖落，楮葉亦有風霜之厄乎。不然先生篇翰霜飛，健筆風起，良有以矣。何早無來命乎！鄙人屋舍雖不有金玉之富，園林猶餘懷素，且廣文柿葉，於是未全負之任，手呈五十葉，若至竭則有來命，幸甚。來二十五，臺下若閑暇，則伏乞來枉高駕，僕新修小齋，欲使先生一見，故拒過客而竣之如何？

六二、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十七日辱枉高駕於衡門，小子素不習奉長之禮，恐是事事廉放也。然先生辱不鄙之，承教倦倦，不知所以謝之。數日來陰雨晦冥，當斯月天假以清爽之日乎。自昨至今，又見石燕之飛、商羊之舞而禾頭將生耳。想夫陰陽失序，氣候違令，少陵之嘆，子桑之病，殆在斯時乎。如何遭此連日之霖，而得一日之霽者，果夫非天假乎，可謂小子之大幸也。且聞明日先生開秩秩之筵，若猶然，則所約之畫幅、薰爐，明朝奉送之，伏竣再報。今時維陰濕，起居匕茵無違乎？仰冀保蓄，不乙。

仲秋拾玖日

六三、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連日暄暄，僕風疾無聊，故不問台候。昨馳小溪于旅館，聞既移居，便將往賀，未知其所，於是未果矣！想夫往日有蒲輪之招，今斯箇受藥籠之寵。芝蘭之室，桃李之蹊，於大翁見之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參耳之政，塩梅之和，於上公論之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唯期三年而有成矣。不知謂何大翁久困羈旅，又頃日混九衢之塵，且喜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其容膝之易安也於茲乎！園禽庭柯足以視，清風明月足以吟弄乎！僕家畜偶有雙鷄，今奉贈之。若乃蕃息則為庖廚之質。又獲馬乳一籃併呈之，笑納為幸。餘再面陳。不已。

八月十八日

六四、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往辱承鳳翰，又辱賜塩雲雀壹筥，誠是喜珍美味，皆出自篤情之情懇，多謝有餘。新歲以來欲趨府，然官事紛冗而未果矣。聞近來貴體強健，欣快不已。前日依道設所請問，件件悉被領知，多幸即達勿齋，勿齋太喜報言，邇日使侍史就問，想夫然矣。不知既然乎否耶？有丹後州宮城侯江氏名典者，俗所

謂永井信濃守也，有志于學，欲謁先生尚矣。故欲奉迎台駕，因往使道設請問者即是也。情長毫短，難以悉述，縷縷在面謝而已。伏冀亮炤。不宣。

季春十七日

六五、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前日聞台臺有眼疾，即欲趨奉問。僕亦中暈，眼翳蒙爵，故欲養之，久居葛東之函墅，契濶多罪。頃日設弟來，言匕茵清快，欣欣慰懷。邇日欲趨府，故馳一介以奉問。墅中小圃種西瓜漸及熟，

因手摘三顆以供廚膳，雖非青門五色之美，而聊足洗殘暑之煩乎！仰冀笑納，不宣。

七月初六日

六六、人見竹洞寄朱舜水書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承教前請問既已奏上公，而有所許之命，欣幸多多。想江候喜而不寐，江氏頃日謂先趨府謁賜，官暇就國既在，邇乃常紛紛不知何如。既馳奚告來翰之旨，而依其報以復奏耳。草草不備。

季春二十一日

六七、服部其衷寄朱舜水書

一三四六

28.5×104.0

晚生其衷頓首。衷加州孺子，僻處海隅，今幸得廁老師宮墻之末，一則不敢忘奧村因幡提拔之恩，而揆厥所由，皆老先生之賜也。老先生高誼，天下有識者莫不聞，而衷日侍左右，老師稱道不一，備聞

老先生誼至高、心至篤、行至醇。衷因歎海外小國固自有超今邁古之人，賢才不擇地而生，豈不信哉？

老師日夕念念，思得一晤，飲食寤寐未知稍忘，而不能得。前

年悉力陳辭，欲西歸，

宰相樣及當道諸公皆不允而不能得。未知何日得覩豐儀，慰茲懇側也。衷雖蒙

老師教育，自恨童騃，茫無知識，適如以蠡量海，豈能測其涯涘。惟冀天假遐齡，他日庶可幾及高義之道耳。兩年以來，釋奠習儀，進退雍容，禮儀卒度。

宰相樣謂：「十數百年未有之禮，先生以教日本之人，莫大之恩。」加賀守殿謂：「先生以此禮教後人，乃先生莫大之功。」賀國多士謂：「三代禮儀盡在於斯。」凡觀者無不稱賞歎服曰：「不圖禮意之美迺至於此。」或曰：「一至此地，不嚴而肅，僑慢之氣不覺銷鎔頓盡。」其間老成人至有泣下者，此僅老師

緒餘耳。若使老師大道得行，吾國之至魯至道，不知作如何觀也。願□□之茲因鴻便敬候□□奉候。初通賤名於記室，本當少將贄儀，以來人不便攜帶，特以《釋奠圖》一冊、《儀注》一種權充脯脩耳。

仲夏貳拾有貳日

晚生其衷 頓首

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六八、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泰斗重望，欽仰日久，昨因奧村師儉之先容，奉瞻揚休，山立之高標，握傾之際，鄙吝頓消。識韓御李，不足喻其榮，感激奚勝。今晨修敬門牆，辱蒙延接，又申之以賜教，寵春之渥，實出望外。兼委致書達尊意於安東兄，昨既受面諭，今復廬嚴戒，耳目之所及，不敢不言。行期既迫，不獲繼謁左右，悵悵無已，來歲秋末，當復來此，以托仁風。區區鄙悵，統祈台照。

六九、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嚮獲進拜光範者再矣。平生葵心，頗既傾倒，奈促裝迫甚，不得飽德教，瞻仰之素，如水之必東，鐵之必南無日不流向於左右，關山千里，徒以悵結而止，即日梅蒸土潤，冷熱不恒，未審別來文侯如何，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伏惟萬福，僕行李無恙，早抵金澤，母勞遠念，如僕之庸劣，豈足桂大人之齒乎！比日師儉久旆之際，教翰餘未，辱蒙賜問，愛存之深，感佩靡恩，意緒如繭，不敢縷陳以塵高明，臨楮悚慄，仰冀昭亮。

七十、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幹嚮在東武，私自計蔽寓與貴館，鄰近只尺，須當日候左右，飽聆玄論，何意宦途忽擾，千緒萬端，左牽右纏，不得朝夕繼見，世事巧違，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歉殺歉殺，雖然或踰月，或浹旬，苟有間暇，則未嘗不趨門牆，苟趨門牆，則未嘗不傾倒心腸，開示底蘊，幹何幸得眷愛寵榮。如斯之隆，感刻之深，至今猶見於夢寐心目之間。況又臨行之日，辱枉玉趾，賜以健筆，重以訓誨，夫敏慎為學之要，敏而不失於躁，慎而不失於蕙，此乃君子之全德，幹何敢望於萬一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乃以贈言之訓，顏之座右，仰觀俯譽，晝誦夜思，孜孜勉勉，若有所得者焉。則其利幹之溥，復將何如也。然則朝夕門牆復合異哉！何歉之有？奧村師儉專价奉問，茲修尺一，用貢謝忱，炎衡迫季，暑威可畏，伏惟珍護清重，以慰輿望，書不盡意，總垂鑒察。

七一、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一染為縑，再染為 ，三染為望，物固不可不染也。而在染之善與不善，擇之精與不精耳矣。人之相交也亦然。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蘭室鮑肆，擇之不可不精者也。夫物之染也，其必一染濃於一染。善之染也，其可不數染乎。古之人一言相如，傾蓋如故，其所得不為不多，若夫能再而三之，則染之深化之成其將何如也。若幹舊染污濁，猶紅紫綠碧間于正色。向在東武，執謁仞墻，得沐清誨，舊染頓消，新益少見，其猶一染為縑。庶幾染之善擇之精，而益得至其濃矣。歸期有限，匆匆分離，不得漸漬之久，已再到貴府，陶於盛德者數矣，經之再染其染益染，去歲今春，頻頻薰炙，殆八閱月，此乃三染為縑之秋也。顧敗素朽帛，染不成色，惟供大方家之一噓已，雖然自今已往，四入五入六入七入以成真色，此又幹之素望之所在，而終賴江海浸潤之化也。睽別兩月，鄙吝復萌，瞻望弗及，臨楮耿耿，千般衷曲，統祈台炤。

七二、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光陰荏苒，歲律更端，適茲陽泰，恭惟新禧駢集，遐等延長，至祝。前歲辱蒙瓊報，令源剛伯得廁門下之列，感刺之至。且諭以道學之實功，言言至當，修己治人之要，其復有外於此乎？數百里之遠，猶可以欽佩敬服，為進修之地，況剛伯日待函丈蒙薰陶，振奮興起，而學業之成可知已。遙羨遙羨，幹去冬還鄉，祥禪相繼，讀禮始畢，塵務猥幹，麁至蝟集，不奉數字以修候敬，雲鴻冥矣，河鯉沉矣。疎慢之罪，恐悚無任。伏冀海涵陂度，不為蒂芥，關山迢遞，瞻望弗及，言念君子，臨風鬱結，春寒斗峭，為世為道，珍攝是禱。

七三、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幹自得寵顧之命，洒帚敝寓，計日祇待。忽蒙教翰，諭以尊體違和，有妨降臨，即辰寒暄不常，伏惟珍燮，若時保養無懈，佗日茵鼎復常。謹容卜日上稟，餘附回罄。

七四、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幹解裝之初，濟之馳至，寒暄之外，不暇他及，問尊候安否。得審天扶斯文，神人翼衛，動定亨嘉，百順咸宜，欣慰欣慰，無勝抃躍。幹之於先生，欽仰之深，睽乖之久，誼當急速執謁登龍門，無奈署事紛奪，弗能佗徃，是以藉口於濟之，貢微誠於左右，何意翰教降頒，辭意懇到，為寵為光，照耀敝寓，愛存之隆，榮出望外。署事既了，便當祇候門墻，少伸謝臆。簡末嚴諭，傳之仙桂，會念之辱，感激無已。披覩非遠，言不多及，區區鄙衷，伏祈台照。

七五、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嚮因奧村師儉便風，肅裁只赤僭修問敬，不意卑庸暗劣，不為高明所棄，錫之以寵答，申之以腆貺，下拜祇領，慚悚交至。側聞先生震良愆和，綿延兩月，邇日調護得宜，勿藥有慶，且驚且喜。今歲暑毒異常，不審入秋而來，尊候如何，仰望珍毓若時，永納康寧之福。夫以先生學純德粹，傳中華之道脉，激東海之儒流，聞風興起者，比比皆是。故寡君遣小生剛伯，執役於左右，之子姓源，氏五十川，剛伯其名，其父幹之黨友也。伏冀夏楚之嚴，陶鎔之化，提撕誘掖，至于有成，則蓋載之鴻造，幹亦可與感恩。前時所承誣諉，幹抵金澤之數日，既已裁書，郵至安東兄，想必不至浮沉，前書不錄，再煩諄戒。迷謬之咎，皇恐無地，來教諭已稱謂過謙，此乃幹景仰盛德之至情，非過佞也。懇懇愛誨，無任感激，若猶仍舊，恐至方命，勉強敢從，以更前稱，意長材短，瞻戀之誠，百不盡一，統祈台譽。

七六、木下順庵謝朱舜水書

德星照臨，忽覺蓬華生輝，而況高論風生，鄙吝頓消。唯恨延待失恭，不少得暖文席，感愧交集，恐悚無任，誼當急趨門墻，俯伸謝悰。無奈幹事適至，忽冗移日，若又遲怠，罪譴實重，虔勒數字，以代面敬，嗣容卜日造謝。

七七、木下順庵謝朱舜水書

昨赴龍門，過辱盛饌，鸞脯鳳胎，種種皆此先廚奇品，所謂物其多矣，維其嘉矣，況飽道腴，醉德醪。不肖幹何幸，專承斯寵光，慚懼交至，感戢尤深。詰且當詣府已伸謝敬，適有事趨公，不遑執謁，茲借筆舌，少貢葵忱，書不盡意，統祈原亮。

七八、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藤井生來，辱孟秋貳拾肆日翰教，感感。就審比日老先生有西歸之請，陳之執政，執政固執不可，而不達之公，故高志弗遂，特為慨嘆矣。幹始聞而疑之，終渙然冰釋，以知先生之謙抑，常府公之尚德，而眷遇之深，其必有成於斯道矣。今夫西歸之請，其義高也潔也。君子成人之美，彼執政者，宜速告之公，以成先生高潔之美，何乃阻抑不達，此幹之所以始聞而疑焉。夫執政之心，則公之心耳，公欲留之，故執政留之，公之留者豈徒乎，蓋其志欲依先生相與有為，以興斯道於東方而已。凡事之不成，以志之不立，苟志之有立，未有事之不成者，此幹所以知其終必有成矣。右之人有懸車致事之義，鐘鳴漏盡之戒，此為尋常仕者而發耳，至于大賢君子，則未必拘拘於此，若太公之佐周，百里之相秦，在耄老之後，成不朽之大勳，幹之所期先生其在茲，奚翅幹而已哉。世之所望先生亦復在茲而已。併傳尊諭於奧村橋梓及清季敬，相共嘆息，亦以幹言為當，秋杪霜肅，寒氣漸至，伏冀為世為道，保愛自重。八月間賤恙涉旬，稍復之後，瓜期云迫，公務私幹，倚疊如山，裁答遲緩，罪無可謝，千萬鄙悰，統希台察。

七九、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前月中浣，托潮信奉鯉素，想無浮沉，既徹記曹，此獲今并兄書，恭審尊候動定亨嘉，欣抃無極，就承幹之謏陋，過賜存念，感劇感劇。時下炎衡司季，畏日如燬，雖則如燬，冰壺霽月，超然埃壘之外，則燕間申天，不問可知矣。幹株守如昨，幸得無佗，唯心旌搖搖，日嚮仞墻之下，而會奧村師儉專价馳候，謹修尺訥，附貢寸誠，容易僭瀆，無任恐悚之至。

八十、木下順庵覆朱舜水書

比候門墻，過蒙欵留，無奈約期佗往，不能少侍談笑以答厚意，抱歉而歸，茲賜翰教，重荷眷愛，感激之深，何由言謝，就辱尊諭，及奧村師儉弔儀之事，有憂之日，逼寡君于叟之期，府中事務填委，東應西接，不可一日無師儉。故寡君強令起師儉，奪情就職，豈不畏簡書，事出于不得已。今田獵既畢，友旆還邸舍，尊意復欲在斯時而行弔禮。

本邦之儀制，俯蒙高問，然幹之鄙野，豈足知禮節之詳，假令知之言之。本邦之儀與中華之禮，度數品節，大有不同。況寡君還府之始，事之關師儉者，倚疊如山，故居公府之日多，而退私館之時少，此源濟之之所熟知也。本邦之俗既已免喪，則不復行弔禮，愚意以為師儉既起復視事，則不更行弔禮亦可也。不知高明以為何如？盛諭之悃悞，一一達之師儉，想當別申謝敬，會濟之候丈席，就貢愚忱，以備採擇，百千鄙悞，伏希台炤。

八一、木下順庵覆朱舜水書

幹抵都之初，源剛伯來，寒暄之外，未及佗事。先問先生之安否，剛伯為說比日尊候清勝，動定萬福，欣抃無量，如幹平日欽仰之深，歷歲睽離之久，誼當速執謁閣下。無奈署事紛冗，無尤佗往，是以託言剛伯，貢微誠於左右，不意台教降頒，辭意懇到，為龍為光照耀敝寓，愛存之隆，榮出望外。署事畧了，當須祇候門墻，少伸謝臆，書尾嚴委諭，傳之仙桂，惠念之辱，感激良深，百般鄙悰，統祈台炤。

八二、木下順庵覆朱舜水書

前時辱惠瑤函，副以高和二章，開緘捧誦，恍如登崑岡入鮫室，琳琅珠璣，粲然奪目，徐而察之，則謬稱不肖沐 新恩，膺重仕，過為祝，而老拙頑鈍，何曾承當百一。慙赧無已，若不肖幸賴諸公之推轂，進步雲路，此則台臺之鴻庇也。感激之至，何日忘之。別幅腆儀，併荷惠愛，歲暮匆忙，奔趨東西，即今還舍，裁謝稽遲，莫罪怠慢。几百向稟，統其詰且，不一。

八三、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拜遠光範，纔數旬爾，奧論玄詞，隱隱在耳。近獲源濟之書，就審老先生德履清勝，動有景福，景仰之懷，少足慰澆。幹向在貴府，數趨門牆，屢蒙款待，餐和飽德，坐春風，享太牢，感刻之深，何日忘之。幹跋涉無他，首夏念八，既到金澤，卸鞍之際，舊知新歡，往來勞苦，應酬之煩，匆忙度月。一掬謝悰，遲怠至今，適奧村師儉專人候問，茲勒數言，謹修候敬，不腆土宜，聊貢寸忱此留為榮，時下炎衡司季，赫曦可畏，雖豈弟君子神之所扶，冀順時保燮，以慰輿望，雲山千里，瞻望弗及，區區鄙衷，統希台譽。

八四、木下順庵寄朱舜水書

伏以海岳降靈，方鍾乾坤正氣，斗山凝望，每膺月旦高評，葭管添一線之長，華遮開七裘之慶。恭惟老先生卓爾風標，醇乎學殖，胸蘊經綸事業，口吐黼黻文章，一生忠肝，擬折漢廷之殿檻，千古道脈，竟極考亭之淵源。適會中原淪胥，備嘗外域艱險，幼安避地，枋得誓天，夷虜君不君，乘桴向東方君子之化，帛肉老其老，賜丈祝南極老人之祥，曰壽曰康，天乃錫箕疇洪福，惟德惟齒，世皆稱軻書達尊。幹性本棗昏，材真樗散，寸近尺退，若跛佯追駿蹄，小學大遺，似斥鷃望鵬翼，謬洩金蘭之未契，久而自香，冀籍光霽之餘輝，脫然有得。幸逢瑞且，敬效頌私，師儒鑄人，鑪尚能鎔，出多少彝器，公侯養賢，鼎要須鍊成八千遐齡。

◎ 相關人物書簡

一、獨立寄安東彌三右衛門書(一六五三年)

一三七〇

30.4×70.0

偶避明山虜患，放足天下，「適至貴邦，情非利涉，亦非閒遊，不意長崎主政愛我，疏闕乞留，亦千載知遇之奇也」。¹ 客春又荷省菴兄卷卷留心，得至足下神交篤切，天外奇緣今見一日矣！曩者命索□□和尚手書，久以是非顛倒，真假溷淆，封印閣筆，原□延緩復命，及今寄奉，聊以報委命也。何意又承弱□之惠，受不敢當，欲將附返，念以

高明遠緒諄諄，是又作□忸拜登耳，實增顏赤，奈何奈何！謹附此志謝，仰祈 原鑑，不勝禱至。

大令郎兄來書，復欲求□□和尚字，今在印封戒書，無從求得，或有便因，當為乞書寄上耳。刻下不及另啟，乞叱名致意。萬萬。

安東彌三右衛門居士² 殿 衲弟性易(印)合十拜 五月十日

二、獨立寄安東彌三右衛門、安東省菴書

¹ 獨立於 1653 年(清順治 10 年、日本承應 2 年)3 月渡日本長崎，4 月獲居留許可。據文中「適至貴邦，情非利涉，亦非閒遊，不意長崎主政愛我，疏闕乞留，亦千載知遇之奇也」，知此乃獨立於是年 5 月獲准居留後致安東省菴父親之書簡。

² 安東彌三右衛門為安東省菴之父。

(一六五四年)

一三六八

14.4×78.6

春仲辱

令公即枉教，異國情孚，風從氣合，真千載良覯，萬里因緣也。

別後作念依依，忽承

賢喬梓佳惠，兼

示妙詠，俊思逸調，勞我懷情，竟無報命。知遠人終自愜于遐情未得展，此特達。何慚愧慚愧！

邇者

「隱老和尚來崎，臨濟一脈東傳，不減達摩昔日，七日初五杖留興福，海舶侶眾未經齊集。十八日始自開堂說法，登座拈香」，¹法語專俟壽木可附玄覽也。委書索字，其始至時，手書一楮上送

執政二君，嗣後外人紛紛求至，臘高德重，不及應對。或假問法機緣，書答一二隨知權術

相需，今皆併謝。是僕一時難向徵求，以復

來命，或容乘便徐圖，不然亦終不得也。昨聞

執政有文馳郵

大將軍，若得因緣有在，聘問禪機，必赴江戶。僕亦圖念隨杖

¹ 1654年(清順治11年、日本承應3年)下半年，先生在安南，翌年9月，先生復至長崎。據文中「隱老和尚來崎，臨濟一脈東傳不減達摩昔日，七日初五杖留興福，海舶侶眾未經齊集，十八日始自開堂說法，登座拈香」及「朱魯璵先生事留交趾，明秋方得赴崎」知此乃獨立於1654年致安東省菴之書簡。因明僧隱元抵日本長崎在1654年。

履遊，此會江戶，必覲
公郎顏笑，當為鍼關引線，端有在焉。
來翰日本書文，僕愚不諳，訊之譯語，罔難解意，是不及隨相
答，諒
高明深有鑑。諸
公郎不能再啟，即以此札附發江戶，猶切手言心晤也。肅此草
勒，翫縷不次，容再申及。
八月二日 戴笠曼公 (印) 謹拜復

「安東彌三右衛門」様
省菴道嚴社道 兄 均電

「朱魯璵先生事留交趾，明秋方得赴崎」。又傳
明室中興，「國姓」²檄徵舉創，恐返唐山，未可知也。嗟嗟靖
虜掃氛，僕猶憤憤待檄。

笠 再啟 (印)

² 「國姓」指鄭成功。

三、獨立寄安東彌三右衛門書¹(一六六六年)

一三七〇

30.4×70.0

納易自□餘遑無寧咎，當出世而至變，常不知為一口之圖者如此，是致失候起處，歉懷莫任。客遊巖道，經貴國，極欲登堂，奈其徒御匆忙，馬上兼無紙筆，是不及具一耑刺，今猶耿耿。冬日有荷令親主水公書傳筑前者，再思可一接顏色，因高木乃公堅留不放，是失所召，今月望後還崎。幸魯翁²受水戶君請荷出仁明，終始克成之德，千古爭傳，奚啻魯翁為感而已。戒途指日，以俟駕臨，願言疇昔，顛望車塵，不勝欣忭。

賤名(印)具正

¹ 此乃獨立於 先生受招水戶德川光圀之翌年，即 1666 年(清康熙 5 年、日本寬文 6 年)，擬由岩國(今山口縣)返長崎之前，致安東省蒼父親之書簡。

² 魯翁指朱舜水。舜水字魯瑛，故獨立尊稱曰「魯翁」。

四、獨立寄安東省菴書(一六七二年)

一三六五

29.0×74.0

寄答

安東省菴先生

曠代之成今昔，即此會之成今昔，千古之重交期，即一日之證交期，得不昧於一息之知，推而千古之上，可定情於一日之求知也。往者旅閣傾譚，酬吟感雨，屢和屢賡，相不次至。舊雨今雨，聲同聽同，言之者心，感之者意。今復寄聲，不忘舊雨，尤推重於一十九年之滴滴於耳畔心頭也。方知彼此素心，不昧一息，於何間之天風海嶽之以限哉！衲老矣，「七旬重七矣」，¹旦夕之交莫可定矣。復次前韻，用專報

命，并呈郢教，疇當春雨送行行，十九年來屢感情，世外忽驚人自老，告中激切道初显。

朱霞仰見綈袍念，炎日難消雪髮晴，幾度寄懷今自昔，疇當聽雨盡聲聲。

玄□困頓之首秋

鹵湖衲弟獨立易 具草

(印) (印)

¹ 據石村喜英編「獨立年譜」知獨立 77 歲時為 1672 年(清康熙 11 年、日本寬文 12 年)，是年 11 月 6 日獨立病逝長崎崇福寺廣福庵。時安東省菴在柳川，此乃獨立於 1672 年病危之際寄安東省菴之書簡。

五、獨立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六七

27.0×36.0

自違

光霽，地遠歲奇，祇今虛懷結想，夢寐時勞，可勝同然已耶！客冬接得手教并佳句，每當風晨月夕，盥手再披，益動遙思，感切無窮，不知飄泊一身之莫寄焉。去臘感此，發憤皈僧，將以寄衰遲莫返之幻跡，逃楊歸墨，重有櫻

君子之獨叱耳。乃者又以同倫匪類，心竊憂之，落魄萬狀，無可向一人道。辱□知深，不知有筆墨之所及，涕淚之交從矣。既莫歸寧家鄉，置之庶□□何地以安就木，亦千生之一願焉！不知彼蒼有能少鑑於一誠否？冬日

尊翁屢以手書來索和尚字，弟恐儕輩多忘，畏不敢前，正月散制求得一幅，又慮郵寄浮沈，適又賣字是非風起，今者匪人返唐，希望者未敢直前，是得影息聲銷，敢將寄奉

尊翁，莫責逡巡之咎，是幸是荷！近聞 有道受祿國門，此正高才大器應用之日，敬賀敬賀。遠念無將，偶拈拙句六絕以奉座右。倘有便鴻，不妨屬意，穎楮以感同人之一念云。不次不次。

方外衲弟性易(印) 和南 上

賤字獨立

省菴社長居士 侍史

四月二十發

六、陳(潁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¹(一六五八年)

一三五—

27.5×12.3

別後，每懷高誼，夢寐不忘，恨不獲常侍左右，以聆聽德誨，為歉耳。茲啟朱相公閱

仁兄詩文可稱日本第一人也。因書字「門生百拜」太謙之甚，故不敢回書，而致謝之意俱陳小弟書內，可開封一看，不必寄回。詩文集稿帶回大明，細閱批評，准明春附書奉上覽。弟達之尊使來日，朱事務多端，詩文不及詳閱，併簡慢來使上覽。弟達之前所求醫案序，乞為示教弗吝，尚容明春面晤，不一。朱廿三日回唐，此達。

安東省翁老仁兄 文右

通家弟潁川入德 拜

¹ 安東省菴經陳入德引介，曾於 1658 年(清順治 15 年、日本萬治元年)，先生第 6 次渡日本長崎之際致書先生，並以門生自稱，先生謂其執禮過謙。時先生行期在即，事務煩忙，不及復書乃託陳入德轉告，入德與省菴相約翌年(1659 年)春面晤。此乃陳入德於 1658 年致安東省菴之書簡。

七、陳(潁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五二

27.4×12.3

邇來雪花飛絮，映照白髮蒼顏，自愧老大無閒，虛度歲月而已。如仁兄之日新又新、德業並隆者能幾哉！恨不得奉侍左右以聆講誨，為歉也。便進菓子一盒，聊表歲除之敬，勿鄙而笑納之，幸感。

安東省菴老仁兄 文右

教下弟陳入德 拜

八、陳(穎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五三

13.2×26.7

春忽夏，時序推遷，諒

仁兄心花燦爛，然椿茶之繼有蘭穗也。日新又新，淵乎其不可測矣！羨羨。但流金燦石之時，□宜情閒珍重，勿過勞神，以損元氣也。奉上散藥一封，□藥補品益氣、生血脈、長精神、解暑毒、除煩熱，宜常服之。如有效乞示教，再合奉上也。草草不盡。

令嚴君大人及令兄令侄不及另柬問候，乞致意。萬福。

安東省菴老仁兄 至契

通家弟穎川入德 九頓

九、陳(潁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五四

25.4×40.4

《慨世論》，內集韓公文數語以成一篇，聊述己意，觀者幸勿哂之。庚子暮之望，入於洛陽之境，觀其風雍如也。不癘聲以撫眾，勿競富以驕貧，似乎有謙讓之度焉，問其俗恬如也。務生理而不入於荒，勤工織而不蹈於海，宛乎有儉節之誼焉，窃意為純王之盛治，快世之奇逢也。繼而尋芳四野，閒步郊原，進從者而問之曰：「喬然而壯觀、尊嚴而碩望者，斯何所哉。」答曰：「釋氏殿也，凌霄千仞不憚民力之勞，巧飾繁華不啻斗金之費，呶唔而喧誦者，眾僧也。恍若神明之在上，疾起而伏者，庶民也。」儼若慈威之降臨，以為求福者叩之而即應，懼禍者告之而即除。噫唏！彼佛之盛一至於此乎。將謂佛而有知乎，必不妄加禍於有道之士，如其無知也。其人已遠，其骨已朽，豈能以木刻塗飾之像，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惑亦甚矣。吾聞聖人之生也，以仁義為提躬，以道德為持世，俾父子有恩、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垂教萬世，可效可師，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內不愧於心。至於利害禍福各以類而至，豈可去聖人之道而從釋氏之教以求福利也。由今之道無受今之俗，則必棄而君臣去，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不興於聖王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噫！深可

痛哉。始意為純王之盛治，快世之奇逢，不亦謬乎！近儒有安東省菴、向井玄松二公者，斥佛氏之教而行仁義之風，培聖脈之淵源，衍人倫於不朽。可謂窺孔子之門墻而入於室者歟？惜乎有德而無其位，其亦孔子之困於陳蔡者乎。道之不明不行有已乎。

呈上

安東省菴老先生郢政

穎川入德 具草

十、陳(穎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

《安東家藏名賢詩文手抄》卷下藏

前接手教未幾，如覺三秋。仁兄高誼，令人思慕如此也。正懷想間，忽辱翰示併薄楮二束，拜把深情宛如面諭，銘刻五內矣。謝謝。來月初旬促膝談玄，以傾素懷也。

令嚴君大人不獲別柬問安，乞為致意，萬幅。餘不盡言。啟上

省菴大兄 文右

教下弟陳入德 拜復

十一、陳(潁川)入德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四年)

《安東家藏名賢詩文手抄》卷下藏

嚴君大人年高有德，天必降福增壽。德常焚頂祝慶，乞為致意。令兄彥翁公事日煩猛，宜珍重以養天和，乞代為申意。

仁兄朝夕攻書，克意文章，亦宜陶情散悶，節倦省勞，調養精神，可為聖學主持，至囑至囑。「朱先生之事，近日東方宗叔命小宅生順到長崎，探其行動學問，亦常至其寓，終日筆談而無阻誤」¹來意盡是快足，朱公亦稱此人為台兄之亞也。次日生順至政所謂鎮公曰：「朱公博學鴻儒，文章高古，體貌莊嚴，可法可則，吾儒中第一人也。」弟亦至政所，鎮公謂予曰，昨江戶生順所言朱儒者之為人，與入德前言相合，吾始慰矣。又問柳川省菴可到崎否？江戶亦聞其名也。謹此佈悃，不盡所言。

桂月六日 啟上

大文宗省翁仁兄安東老先生至契

通家教下弟陳入德頓 首拜

¹ 水戶儒臣小宅生順奉德川光圀之命，赴長崎訪聘先生在 1664 年(清康熙 3 年、日本寬文 4 年)，據文中「朱先生之事，近日東方宗叔命小宅生順到長崎探其行動學問，亦常至其寓，終日筆談而無阻誤」，知此乃陳入德於是年 8 月 6 日致安東省菴之書簡。

十二、性融（黃檗明僧）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一年）

一三七四

28.0×10.5

前接

翰音，時在抱疾，不克裁謝，為歉。存篋幅楮，由聞尊公雅好，故爾時呈。曷敢重當齒頰，即「朱楚翁留住事，具肝膽者靡不慶幸」¹而居士發一片赤心，為利邦國，成千古之大義也。衲未有不以策力是件者，奈朝令嚴於法，不知有利用得人之妙，是衲每逢識者，極道其詳，若得（尾欠）

¹ 性融名逸然，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人，於 1641 年以藥商渡航日本長崎，1644 年皈依長崎興福寺，後繼任該寺第三代住持。曾與先生及安東省菴交往親密。據文中「朱楚翁留住事，其肝膽者靡不慶幸」，知此乃性融於 1661 年（清順治 18 年、日本寬文元年）得知先生獲准住日本消息後，致安東省菴之書簡。

十三、性融 (黃檗明僧)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七二

28.0×10.5

黑川公向下心隨緣而愆憑之，然其去住因緣又在楚翁(朱舜水)天成之所感合耳。杪秋將叩普門，當為晉謁，并候起居，以陳間濶，餘不次。

安東省菴居士

拙衲性融和南 拜

十四、性融 (黃檗明僧)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七三

26.5×11.5

聞

尊公煩獨立兄乞 即和尚¹書「達磨大師」，卻在禁氣而不能求通。弟存有□□和尚手書「達磨大師」字，敢為奉尊公，以作供養，幸鑒存，如何。

安東省菴居士

幻寄性融和南 拜

¹ 即和尚指即非(1616-1671)，為黃檗明僧。俗姓林，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人，於1657年2月東渡日本長崎。

十五、林道榮¹寄安東省菴書

一四二六

13.4x41.8

近聞

足下動履亨嘉，純嘏畢集，不佞叨莫逆之交，政切傾注。茲接華翰，大慰飢渴耳。向者

足下應宦者身，訪勝卑地，弗獲晤言一室，遂使白雲行李，悵也何如。雖然，天各一方，心無彼此矣。夙便肅修短語奉候，兼呈拙句一絕，伏乞

鑒原，不贅，崇此

復上

省菴大詞宗 吟壇

侍教生林道榮（印）頓首

¹ 有關林道榮記事，請參閱本書附錄二「朱舜水友人、弟子傳記資料」A之十。

十六、安東省菴寄奧村庸禮書(一六八三年)

八十～一

30.1×484.9

九月二日杉山氏至，辱領答教及《白蓮賦》高和題跋，啟緘捧誦，累千七百二十餘言，宗主經史概括《楚辭》《文選》，詞源混混，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理明義微，言高旨遠。頰而讀之，默而思之，燦爛然如睹錦繡之紋，鏗鏘然如聆鈞天之奏，反覆熟覽，懷德之念，渙然冰釋。只愧執禮過謙，稱道盛大，不知所當，其最不可當者，稱號以「先生」二字，悚仄之至，不能自喻。台臺是豪傑之士，非脂韋澁漫悅人者。唯以昔廁半林先生硯席之末，與馬齒之高，禮待至此。雖出厚意，而招譏於君子，恥笑於大方，恐恐然不敢安而居之。敬□自今去此二字，以所稱鄙人而稱之，不然則不拜而受之也。賤子元簡於賦韻，枯言足幾類小兒學語，不意賜高和及題跋，是投木瓜獲瓊琚，獻魚目得夜光，直令父子感歎無已也。夫千金為物寶則寶矣！然人所恒有，亦目前之榮而已，如鴻文則世所希有而傳諸千載之遠，豈同日之談哉！且昔人不以無財為貧，以無子為真貧。台臺稱以為有子千金之多，豈媿此一言耶！十襲珍藏為傳世之至寶矣。《詩》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不肖父子有焉。嚮者看《和漢唱酬集》，韓人稱以為國士無雙，又其復書曰：持足下諸作而歸故國，試出而示人，則人得以知貴國文獻之盛，而足下之名從此而播三韓矣。嘗聞朝鮮與中國

才隔鴨綠，衣帶之水，一葦往來，必傳諸中原也。頃聞吳三桂敗死，國姓子孫亦無噍類，顧鉅儒碩士避難隱于朝鮮者何限，然則芳名豈韓人之知而已哉！台臺雖無意于此，而吾國文獻之盛，藉台臺播諸殊域，其功不亦偉乎！彼時台臺嬰沈恙，危證百出，當其操翰，霍然而愈矣。昔文山先生河魚為祟，廷試之日，強起赴之，俄然病癒。其文萬言，運筆如飛，遂擢為天下第一。台臺之事類此，此蓋天助也。豈偶然也。此書之行，真不朽之盛事，而台臺以為無識者之為，何謙下至此哉！於戲！文章豈不貴乎！天生之則為日星為風雲，地載之為山嶽為江海，聖人著之則為經為教，賢人述之則為傳為法。書契以來，莫之與京。自其四屬六比，駢詣儷聯；抽黃對白，誇多鬪靡。雜邪說，恣詖行，或以為無用之贅言，或以為離真失正，反害於道。於是鹵莽輩以為一切去文，然後可以入道，是何異於惡莠并掘其苗者哉？弗思甚矣。台臺天資睿敏，自幼嗜學信道，得半林先生為依歸。闖聖賢之堂窾，探其深蹟；考道德之會通，中其肯綮。真積力久，發為文辭，言言弗畔道，句句皆有法，優登古先作者之域矣。豈躬不踐履，偏稱文人之比乎哉！承諭覩《學部通辨》跋，知不肖之所志；又聞半林先生之言，知不肖之為人。讀至于寤寐，在二十年之前景仰既熟，流涕謂元簡曰：「豈圖知遇之久，在二十年前而不自知焉。此公與人為善之誠，其真誠如此，寧終可忘哉！汝亦須銘肺腑，世世無忘矣。」昔絳縣老人以甲子一言，趙孟拔諸泥塗中；不肖以《通辨》一跋，受知於台臺。榮踰華袞，豈止彼之為復陶乎！自愧枉過許多甲子，無片善可述。天若假壽，自今以往六十六甲子，且夕相及，亦須更事耳。是非翫歲愒日，歎來日之苦短而問學之無

成，併敘注仰之私而已耳。不肖幼時不識學，向壯奮起赴京，亦為名謀己，故所事在訓詁詞章。然訓詁不能博，詞章不能工。汨于遊尺五老師之門，聞半林先生之教，粗知斯學為己，孳孳弗懈，兀兀競陰，精剝神耗，瀆死不已，友人規曰：「子欲為儒乎！何迂之甚哉！吾觀世之為儒者，身健家富，性敏能記，買書之多，用力之久，而後見其功也。如子孱弱而貧，晚學而鈍，猶無基築臺，蒸沙為糜，為之不已，徒填溝壑耳。」不肖曰：「昔人有身病而心不病者，又有聚螢映雪而學成者，士處貧困正是做工夫時節，我憂心病多方療之，何暇身病之憂耶！伊川先生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正學先生曰：『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我晚學，始知我身之禽獸，為學而死，幸莫大焉。」友人笑而去矣！其後受國恩得還鄉，地僻無書亦無師友相講，劇論而無答，倡而無和，疑而無解，過而無規。庸眾之與居，俗子之與游，欲往從尺五老師，既已即世；又欲從半林先生，路阻且遠。時聞中原悉為逆虜之有，想有忠臣義士蹈海東來長崎，果以朱老師來，為程朱負笈航海，就弟子之列。敝鄉與崎相距三十里許，每半年兩次省之，言語不通，兼無文采，筆語亦不如意，受業不足，為東關萬里之別。「去年又為死別矣」。¹十八年之久，一不得相見，徒為終身之慘矣。追慕之餘，集其筆語及悼文、祭文等為兩卷，名

¹ 據文中「去年又為死別矣」，知此乃安東省菴於1682年(清康熙21年、日本天和2年)先生逝世之翌年，即1683年9月17日致日本加賀藩儒臣奧村庸禮之書簡。

曰《心喪集語》，²謹呈電囑，併蘄郢削。自遊京迄今，屈指三十有五年，桑榆日逼，虧功末路，昔日之事常在心目，言之澹然。台臺愛不肖之深，不覺叨叨，忘枝辭蔓說至煩瀆也，伏乞怜恕。元簡敬奉謝書，論文費辭殆非幼昧所言，命而棄去之，既而又想彼以恩愛之辱，勞心考索，求正於左右，言出剽竊，非臆度之見，雖知僭踰，而虛惓惓景仰之誠，亦所不忍，遂冒分附上，謹祈垂仁采納。彼嘗作中秋翫月賦，併令錄呈。彼曰：「古人曰文章不關世教，雖工何益，此特月露風雲之語耳，況不工哉！恐先生以為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之流亞也。」不肖曰：「汝之言是矣，然愈於口堯舜而心桀紂，外仁義而內姦佞者矣。」重命獻之。又有謙朴立志勉學，彼異人也。嘗作記慙慙之，彼自作字說，并奉之，以具一笑。臨穎耿耿，伏祈炤亮。

九月十七日

通家侍教生安東守約（印） 頓首拜

² 《心喪集語》乃安東省菴集其筆語、悼、祭文為追慕先生之文集。除九州大學外，國立國會圖書館、內閣文庫、東京大學以及長崎縣立圖書館均藏有抄本。

十七、鄭凱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六三年)

《安東家藏名賢詩文手抄》卷下藏

「辛丑別後，倏爾三秋」。¹白日東昇，恒瞻氣色，雖限洪濤阻越，豈奈人心天墜，網羅嚴布，進退維艱。鱗鴻莫致，不勝悵快。暮春冒險而出，念五日始入長崎。謁令尊師魯翁，備詢台臺福履。知德業日精，淵源月蓄，不愧文章華國之風，誠感庖廩尊賢之分。凱也斯拜下風久矣。正擬修候，忽承翰教，垂念慙慙。捧讀際，感激無地，不識寵光當於何日復覲也。茲因貴國舟旋，鱗順附候興居，薄具微物，肆事用申芹獻，冀鑒原是荷。

啟上

省翁老先生

制弟鄭凱 再拜

¹ 鄭凱又名鄭傲老，乃昔日先生航海之夥伴。先生赴江戶講學以後，嘗致書長崎之諸通事，尋及鄭傲老之行踪。據文中「辛丑(1661年)別後，倏爾三秋」，知此乃鄭凱於1663年(清康熙2年、日本寬文3年)致安東省菴之書簡。時先生在長崎。

十八、人見竹洞寄小宅生順書(一六六五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久違左右，不堪瞻望。「頃日朱舜水應水戶之招，遠自崎港來」，¹足下往歲既已面接，今猶心熟矣。僕一兩會晤，我以筆為舌，他以眼為耳，每相對杳然，如泛虛舟而已。聞頃日移居藩邸之中，想足下接隣，欲往以足下為先容，未知府門警衛之嚴否，於是狐疑猶豫未果矣。今馳奚賀其移居，邇日之閒，先訪足下高齋，相共敲舜水月下之門，如何？伏俟瓊報。不悉。

八月十八日

¹ 先生應水戶德川光圀之聘在 1665 年(清康熙 4 年、日本寬文 5 年)，據文中「頃日朱舜水應水戶之招，遠自崎港來」，知此乃人見竹洞於是年致小宅生順之書簡。

十九、張斐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八六年)

一三八二

21.4×10.0 折本

斐少失父母之訓，長無師友之功，國破家亡，流離至老，放懷自適，禮不能拘，其為人略節而踈於文，世皆目之為狂，性使然而不能改也。何幸先生不棄而牧之，豈亦不得中行之意歟？惜乎！斐之既衰而無可進取矣。猥承華簡遠頒，復勞令姪賁臨，歉仄無似。先生齒德並尊，可以長者自居。而謙光彌下，貶損名稱，語莊字楷，予以長牘，視斐之寥寥片楮草書寄瀆，即此敬肆之分，已有君子小人之辨。捧誦之餘，慙汗浹體。伏思先生之於我朱舍親，海天萬里契合之情，淪於髓骨。《心喪》諸文讀之，使我欲淚。舍親已逝，吾道之東，舍先生其誰肩之。父有志而子伸之，理學文章萃於一家，述作之美，行將遠播，人文聿盛，豈僅東國一方？獨念斐生虧忠孝，學問無成，浪跡乾坤，塊然一蠹，無端至此，亦不自意上公之遽有寵命，而踈野性成，獲罪通事，欲遂遠遯，勢又未能終，俟月旬之未行，且附舶可歸，不及與先生一面，罄我夙懷，耿耿此衷，何時可釋。聖人位號尊無可加，而我

高皇親釐典章，去王爵而崇
師稱實，萬世不易之制。謹依薰沐書，呈其手卷，則書近詩數
十首并外書稿二篇，請
政。斐於書法未曾究心，惟飛白一體少時習之，其餘皆不足觀。
勉遵來命，惡濫庸俗，實可羞恥。稔知
先生介守，舉家食貧，安得餘貲分沾，惠及苜蓿，馬瘦猶供雀
鼠，義不容受。斟酌而行，謹登佳箒二乘，原賜黃金一步，仍
用奉
璧，轉以相敬，少盡依慕之情。統惟為道自愛，益弘其力，臨
風慨想，曷可言既。

小弟張斐¹ (印)頓首 拜

慎餘

¹ 張斐，號霞池，又稱客星山人，明紹興餘姚人，與先生同鄉也。學問淵博，不治章句，善詩文，工書。性磊落，有奇節，1686年(清康熙25年、日本貞享3年)與先生之孫毓仁及姚江同渡日本長崎，二人薦其學德於德川光圀，以繼先生之後，俟命久之，未得其報而歸。渠於長崎屢欲與安東省菴謀面，均未果，但頻與安東家有書信往來，安東家彙其書簡名曰《霞池手簡》。此乃張斐於1686年抵長崎後致安東省菴之書簡。有關張斐之事蹟請參閱拙稿〈鎖國後長崎來航の明人について—張斐を中心に〉，《九州史學》第95號，1989年。

二十、張斐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八六年)

一三八三

18.0×8.0 折本

中原弟張斐 (印)頓首白

省菴先生門下，斐遊天下久矣，所識知名士不可勝指，特未至于海外，比者聞

門下名，則又躍然以喜，以為天下生材不以地限，果如此也。故不憚風濤之險，遠附賈舶而來，願及一見，以快我平生。不意國門有禁，止人出入，躊躇卻望，計屬無聊，未審

門下能垂意遠人，惠然肯顧否？然聞

門下處貧又年老，深恐跋涉艱難，不遂人意，私心未敢必也。

小詩寫飛白，奉寄左右，見斐傾倒于

門下已非一日耳。飛白雖薄技，然近世絕傳，斐以自棄不求用於人，偶爾習此，不識有當於清鑒否？便中幸賜片言，以志我兩人神交可也。竊謂

門下之為人，求之於古蓋亦少聞，何況今時，當得一篇文字傳於後世。惜弟詞筆庸淺，不足以發揚萬一，又僅知其大概，訪問此方人，苦言語未達，終不得其詳也。為之歎息。祭告朱先生二文錄呈

台覽。不悉

中原弟張斐 (印)再 頓首
慎 餘

二一、張斐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九四

7.0×6.0

(尾部殘存)

承
惠，謹領佳箒
賜金附
璧謝。
張斐 再頓首

二二、張斐寄安東省菴書¹(一六八六年)

一三九五

17.0×49.5

承佳楮遠頒，堅緻可珍，卻之又懼不恭，謹拜登矣。即刻分半貽大串兄，亦欲以廣先生之惠也。披誦鴻文，至於再三，不能釋手，雖未親炙眉宇何如，已若促膝而面談矣。諸賦序見

¹ 此乃張斐於1686年(清康熙25年、日本貞享3年)抵長崎後，致安東省菴之書簡。

先生勤學之淵源，朱陸一辨尤謂徹底澄清，可消從來聚訟，不但心得和盤托出也。斐少既荒落，老且頹廢，其於聖賢門戶，非特不曾望見，亦不曾夢見。猥蒙獎借之詞，不自頂至踵漸汗直流，平生少有所作，即偶然為之，多已散失，間有友朋從後綴輯而存者，亦不堪污大君子之目。雖欲呈教，行色匆匆，勢復不及，奈何奈何！

上公之命，固宜褰衣趨赴，無如此間禮數未嫻，往往取罪於人，徬徨道左，未知究竟如何？恨高賢在望，徒深白露蒹葭之想。前者辱書，名稱過當，已刻「晚」字奉璧，不意今復爾爾。是先生以謙德自處，君子恥獨為善，將置斐于何等乎？斐於郎忝一日之長，受之且自愧，而先生不肯俯聽，斐之獲罪無逭矣。嗣後凡有書問，倘其不棄，以年齒計之，置於兄弟之列，已不勝榮幸之甚。斐今年五十二，以弟事兄之道，固當如此，至禱至禱。聖人位號，我明太祖所定。蓋王稱雖貴，猶有等分，極之于師，尊無加矣，故為萬世不易之規。

承

問并及近作三首，拙俚無似，聊寄

政。天寒伏祈

尊候善保。不宣。

朱天生謝帖附。

名單具

二三、張斐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九二

18.5×56.0

驚濤萬里，以衰年病肺之夫當之，此行大不如前，睡若魘
魅，醒若醉癡，朦騰慌忽，耳目俱欲望□強□其情□□作詩，
□□遣病亦有少助□□□□□□

呈去

賜覽。斐抵崎在元日，時已暮矣，關□嚴峻，不得上岸。屈指
舟中，鎮鎮關二旬日，比離舟頭，風驟作，復生嘔眩。詢知起
居，文玉云時有書問轉蒙

存注，天涯知己，神交心醉，因在形跡外矣。

新址佳勝，想與令子姪輩肅雍穆如，暢為家慶。去國孤蹤，形
影相吊。聞見異鄉有此樂事，一為人喜，一為己悲，情可知也。
斐雖復至此地，去留尚未可定。奉懷一律，雖擬過訪且屬語，
事變多端，誠難信逆耳。附便遠候，手希
俯照，不盡 令郎元簡□□□

小弟張斐（印）頓首

省菴先生

正月廿四日

二四、張斐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九三

18.6×58.6

斐頓首。斐正月抵崎，即有專書奉候，而來札不及，想未到也。先生謙德之盛，卑以自牧，則善矣。亦宜審人之可變，君子恥獨為善，不當然也。屢承書問，而屢貶其稱畧以教下夫。以斐之不類，宜執贄以從學者而教之，以

先生之盛情宜為上而下之，抑何反戾之甚也。均屬覆載之內，生雖異域，同於一氣，兄弟呼之，誼似加親，而先生不然，是棄絕我也。且斐雖蕩然肆志，獨不敢肆志於有道之人，況先生又斐所傾倒而驚服者也。今且與決，倘先生固執前說，則是終不肯以弟畜我也。斐亦自此不復敢以一字通左右矣，唯願先生諒之。羈跡此地，朝夕無可語者，雖賴「素軒」¹兄時至，然以家累不敢久坐，今又來二三孺子，聒噪苦人，奈何！素軒恂恂儒者，所謂胡先生門人望而可知者也。又聞高足甚多，不審何時可一相識。斐之去留，尚未可定。仕承眷注，須俟後報了，佳什已藏□□時一開讀，便當會面。近作一首，拙甚，附正。不盡。令郎暨令姪並道宣

省菴先生

弟張斐 (印) 再頓首
二月十二日

¹ 素軒為唐通事劉氏之第三代，通稱彭城仁右衛門，亦稱武岡素軒。

二五、安東省菴寄張斐書¹(一六八六年)

一三四八

17.0×49.6

前日遣永淳拜謝門下，辱降辭色加優禮，興玉趾臨寓所，復承寵召賜

聖牌二幅及佳製數十篇，及歸，曲語悃幅之情，待彼是待我也。感荷無貲。鴻文二篇，薰誦無倦，謹熟翫之，為論也大，為辭也達。辯覆道德，發揮理奧，極學海之淵源，立世教之砥柱，多年之疑，渙然冰解。虔想著作在貴鄉者，如武庫之藏，今嘗其一鱗，其餘意味可推而知焉。此本令表弟藏，手親謄寫，壁上記室猶有結撰，鼎示為感。向獻拙稿，以大手筆當夏楚二物，不意褒獎及豚子，惠以飛白大字，與前飛白併父子榮名，傳之不朽矣。夫好名君子所惡，然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邵子曰：「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陳子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且晉羊叔子有峴山之嘆，杜元凱刻石為碑，二公之賢

¹ 此為安東省菴於 1686 年(清康熙 25 年、日本貞享 3 年)得張斐寄贈詩文後，覆謝之書簡。

豈為好名乎！守約雖未得見，而以得知為登龍門為勝於萬戶侯，書與飛白於後世之名為如何哉！銘骨書紳，永矢弗諼，只願應 上公之聘過敝邑，則擬受提命不亦千載之奇遇乎。來教曰：「高皇改聖人之位號，萬世不易之制也。」未知高皇尊為何帝？有便請教之。前書用全帖真字，是乃分之宜也。先生亦用此式，何過謙至此哉！今亦不改，恐煩先生，故用單帖行字。守直奉書命用單帖，彼曰非鄙幼之禮，然書大則行，今難帶強命如此。伏乞勿為慢褻，自今惠音必當如此，嚮獻輜儀，先生不受，益增羞愧。今奉薄楮是土產也，若復不受則得罪而絕我也，敬巧垂仁晒存。友人曰十六日有良便過此，則恐乏風順，錄呈拙文數首，不違真書，勿以為不敬也。一一賜改竄，則轉瓦礫為珠玉，此夙昔之鄙願也。臨行不勝恐悚之至。

二六、安東省菴寄張斐書¹(一六八六年)

二十二

¹ 此乃安東省菴於 1686 年(清康熙 25 年、日本貞享 3 年)，遣其姪永淳携其子守直帶著作、黃金至長崎贈張斐之隨函。

守約謙劣無能，只讀書知聖賢可尊，中華可慕也。因想長崎華人輻湊之地，必有忠臣待時，文人憤世，託身商賈而來遊。果先生之來，愜其夙望。伏讀來教，為聞賤名，遠涉風濤之險。守約么麼之夫，雖閭里無知名者，何有聞于中國而至此哉！儻語諸人，則以為銜名且以為妄也。初不信之，反覆點檢，所論實然。得知如斯，殺身非所顧慮，即時將趨拜。寡君在東，不得私踰境，昔朱夫子來崎亦如此。為寫悼文，獻之左右，證非其飾詞也。今遣家姪永淳代以致謝，聞行期在近，不知相及否？

承

惠鴻文二篇、飛白扇頭二詩，錫諭百朋，感戢無貲。不意過蒙稱許，許以先生之號，惕然恐讐，不知所以自處。先生是中華之大儒，鄙人庸詎當之，惟以謙德之深與馬齒之高自解也。爾祭告朱夫子之大作，忠信激烈，音韻瀏亮，如讀《離騷》招魂，字字和淚，吾朱子之靈不感動于地下乎！承諭飛白之書，近世絕傳，自非高惠，吾儕豈得見之乎？況提以褒美之辭，筆勢不減蔡伯階，宛如鸞鳳沖霄。并詩扇十襲，珍重以為子孫之至寶矣。人曰吾國之人，貶華人、求譽華人，不問其人品如何，作文稱揚之。苟如此，則譽者、所譽者，均之禽獸，縱得浮俗之譽，奈識者之笑何？一時可欺，後世不可欺矣。先生高隱清白，豈有此疑？況來書有「門下處貧」之語哉！此是避疑之事，賢者不言以知愛辱，叨叨至此，頰乞怜恕。二首佳製，格力猶勁，極為高古，細咀嚼之，覺沆瀣生牙頰間，謹效顰獻拙和，顧自取驢技之嘲已。嘗為悼師著《心喪集語》二卷，今抄其中，以具雅覽。賤子守直今年二十歲，聞大名不勝瞻仰，謹獻俚言，嘗作《七伸》及《白蓮賦》，與拙作同賜雌黃，幸

幸。見高尾氏書，來書之發在前月朔日，其落手在本月十七日。崎與敝邑裁數日程，不早奉答，書恐難及也。倉卒布悃，海天萬里，為訪我來，於其路費，義當營為之，然非力所及，聊獻黃金壹步，充其笑留為感，臨啟不勝仰企之至。

二七、大串元善寄安東省菴書¹

一四五五

14.5×26.0

答張先生第一書證「非」「其」飾詞也。（「其」字當在「非」字上）「況有來書」門下處貧之語。（當改作「況來書有門下處貧之語」。）

上張先生第二書，感荷無「皆」。（「皆」當作「貲」，蓋謄寫之誤，要改。）

《朱陸辯》，溯「未」探本。（常言多曰「溯源」，未見「溯未」之語，如有來由，請必書示。）

「其」「及」傳道於魯男子也。（「其」字當在「及」字下。）又與素軒第三書，鈔錄《琴譜》之中「其」難解處。（「其」字覺不穩，如改「《琴譜》之中，鈔錄其難解處」則如何？或除去「其」字如何？）「其」「通」一曲，亦樂莫大焉。（「其」字當在「通」字下。）

右數件隨所見濫書，因皆「者也之乎」之間，不□一篇大意。然而先生眷眷下問之切，如藏之不言，則隱昧之中，返不自安，以故及之，幸請海涵。如有來由，必請書示，亦晚生為文之一助也。勿吝

¹ 安東省菴曾得張斐詩文多首，並曾請教水戶儒臣大串元善。此乃大串元善於解讀張斐詩文之難處及訓點方法後，寄安東省菴之書簡。

來教。

張先生第二書

安得餘貲分沾，惠及苜蓿馬瘦，猶供雀鼠。(此雖未解文意句法，似訓點當如此。)

張先生第三書

無如此間禮數未嫻，往往取罪於人，徬徨道左(以「如」一字為如何義，亦有據乎，或其脫字乎。)極之于師，尊無加矣。

張先生答尊郎書

上寢食於《史》《漢》二書，不當下拾唐宋。

贈尊郎書

觀花必自蓓，霖雨始膚寸。(訓點一方之局，俗不足以議是非，雖然，訓點不當，或終使文義閼隔，亦學者所當講也。)

先生每致思於此，竊服高見，此書訓點亦有所見，回別朱書於傍，伏

請採擇。

一 非文去年去崎奉贈古詩，通篇皆以七言為句，唯至第十一句獨為五言，見先生和韻亦倣此體，古人之作亦有如此者否？而善見非文親書此詩所饋今井小四郎扇，作「寒天朔吹今」，如此當再三研究。古無此體，則所贈先生者，偶書而誤脫乎。(「高和」亦當更加二字，第十一句亦作七言也。)

一 非文梁甫吟古詩有「鉤啄蜚集炎鼎沈」句，是用何事？若知來歷亦請來教。

十月十有七日

侍教生 大串元善

二八、朱天生 (毓仁)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八六年)

一三四七

28.4×68.5

毓仁不幸，慈父早背，母亦繼之，又遭大父之變，五內崩裂，慘何如之！己未歲，大父有命，手札尚存，藏之秘笥，故時時在念，不敢忘

老世叔之厚德。今閱《心喪集》，逾見恩德刻骨難以報也。令侄大兄至崎，得接

手書，諄諄誨愛，又蒙遙頒

嘉惠金箠二握，黃金一步。禮曰：「長者賜，不敢辭。」敬拜受賜，謝謝。但心愧無地，恨無啣結之可施耳。昔己未拜受黃金之賜，肯書未悉謝衷，負罪良深，諒知毓仁之踈失不過督也。

「斐先生

上公已聞，甚喜。但扼之當道，嚴於國禁，是杜賢之路，恐有損

君子之邦，徒費毓仁之一片苦心也。」¹究未知作何局面。尊稱不敢當，益增毓仁之罪。外具金扇一握、錦筆十矢，聊供令郎大兄一揮之用，唯祈晒存為幸。臨書

不勝膽切

賤名單具

二九、朱毓仁寄安東省菴書(一六八六年)

¹ 據文中「斐先生 上公已聞，甚喜。但扼之當道，嚴於國禁，是杜賢之路，恐有損君子之邦，徒費毓仁之一片苦心也」，知此乃先生孫毓仁於 1686 年（清康熙 25 年、日本貞享 3 年）偕張斐渡長崎時，為薦其於水戶德川光圀事致安東省菴之書信。

一三五〇

21.2×62.0

毓晚「己未」¹修候鴻禧，恭領教誨，快悵而歸。殆後滄溟盜起，兵戈不息，海禁逾嚴，是以守株戒勿東渡，「已歷八秋」于茲。²所幸烽煙告靖，洋禁方弘，復得一航至崎，確聞太父登遐，五內崩裂，心恐出入之艱，有于上國之禁，不能從先太父于地下□□□，痛傷又不得登墓一哭，聊遣人附奠而已。毓思先太父之所與，唯老先生一人仰望鴻庥，詢及孝才門知近履亨嘉，不勝欣幸。「有扶南張先生者，高隱之士，思欲一見顏色，深恐勢或不能，皇皇若有所失，未識高駕能至長崎一會否耶？」³臨楮不勝仰望之至。外具不腆，聊申鄙懷。

賤名單具

三十、朱毓仁寄安東省蒼書

-
- ¹ 「己未」為 1679 年(清康熙 18 年、日本延寶 7 年)，先生孫毓仁首次抵日本長崎，欲往水戶拜先生，因國禁深嚴，未得償願，時先生年屆八十。德川光圀曾遣其儒臣今井弘濟赴長崎會毓仁，轉知先生在江戶之生活情形。
- ² 「已歷八秋」，乃由己未(1679 年)往後推算 8 年，知此為毓仁於 1686 年(清康熙 25 年、日本貞享 3 年)第二次渡長崎時，致安東省蒼之書簡。
- ³ 據《文苑遺談》卷二云：「貞享中，毓仁、姚江與張斐來崎陽，毓仁與弘濟書曰，昔者得捧玉，知上公(德川光圀)招儒納賢，誠甚美舉，故與表兄虞山(姚江)咨之，訪求博雅，得同里張斐先生者，因舍親任遽蒼求見，請其東來」。故知張斐之渡日，乃先生孫毓仁之邀也。毓仁與張斐抵長崎之後，曾盼安東省蒼至長崎一會，以商德川光圀招聘之事，未果。

一三九六

14.0×55.2

近辱

芳名，無由晤散。茲躡貴境，恨未能親聆鴻誨，不勝懷慚之至耳。想

老伯德基日茂，福慶淵深，此仍世希所有者。況家祖累承厚情，欲謝難圖，附申微物四種，聊表寸誠。幸乞

笑納是荷。此覆

省庵老伯 台前

通家小 朱毓仁 (印)拜

三一、張斐寄安東元簡¹書

一三八四

18.0×7.0

辱承

華翰，不遺老拙，稱許過實，榮甚慚甚。以兄年少而富於才，又有

尊公大人為之模範，父子之樂，兼以師弟子之美，真人生不多有之事。即如斐此生已不能仰冀萬分之一矣！細誦高文，氣骨適上，寢食於《史》《漢》二書，不當下食拾唐宋，斐已衰憊，有志不逮，敢以獻之左右。中原有《班馬異同》一書，不審此間賈客向曾携來否？熟玩是書，筆端自然迥別，竊意吾兄家學淵源，以道為重，則斐所談又可掃為粃糠也。詩一首奉贈，以報昔日瓊瑤之賜。遠別在邇，欲見無從，臨楮惓惓，悵望何及。不多贅。朱天生謝帖附。

¹ 安東元簡 (1667~1702)為安東省菴之子。

三二、張斐寄安東元簡書

一三九八

22.4×23.0

吾

兄英年而有此妙才，使人咋舌。以是知尊公先生之盛德則報無窮也。承惠教詩章，猥蒙過譽，不敢率筆奉和，別書飛白一幅，用呈左右。屬望之私，略見此紙，一覽之後，不以覆□，即以糊壁可也。草復不盡。元簡道兄 可畏

弟張斐 頓首

三三、張斐寄安東元簡書

一三九九

14.4×20.2

奉贈元簡道兄

觀花必自蓓，霖雨始膚寸。燦燦安東生，年小才華健。十七富文詞，老學且退遜。詩禮傳於家，過庭足堪論。彼夫桃李蹊，寧使草滋蔓。

霞池張斐

三四、張斐寄武岡素軒書(一六八七年)

一三八五

25.4×11.0

「弟決意行作歸計矣」。¹獨於
尊師省菴先生不得一面，卒然而去，便為終身之悵。
兄可致書問之，勢能來此否？由
國主駕回，先生得給假旬日，亦未可知也。千萬千萬。
素軒道兄

弟張斐 手

¹ 張斐由長崎歸中國蓋於1687年(清康熙26年、日本貞享4年)，據文中「弟決意行作歸計矣」，知此乃張斐臨行之前致武岡素軒之書簡。

三五、沈燮菴¹寄安東守經²書

《安東家藏名賢詩文手抄》卷下藏

僕在中土，嘗三過燕都，又遍歷齊、魯、淮、泗、三楚、八閩、兩粵諸省郡，以採訪名彥。凡遇一弘通博雅之士，輒倒屣相迎，倘有問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故傾蓋皆為知己。丁未冬，乘桴至止第，見此邦人之磊落英多，指不勝屈。然從事嘯咏者甚多，而留心經學者卒少。及觀大作，始知好古讀書尚有人在，因不揣固陋，亟加評語，不過揄揚萬一，曾無溢美之詞。迺承台翰下頒，殷殷齒及，虛懷謙衷，溢於毫楮。更以僕有一得之知，欲循問字之例，僕學愧不如楊雄，而足下才過侯芭。惜乎載酒之船未獲繫纜崎江，徒深悵快。然古人異地神交，兩心契合，正不必以形骸判隔為嫌也。昔者邵恪之藏煙，近今不可多得，荷蒙寵賜，復繼之以詞，高情厚誼，有加無已。行將研磨妙墨，謹錄明德，以誌不忘。外加咏并序，妄為評鶩，未知有當於高明否？朱、張³兩先生里居以錢江間阻，未悉後嗣音耗，并復。臨池無任翹企。

¹ 沈燮菴，浙江省杭州府之儒士，1727年(清雍正5年、日本享保12年)12月抵日本長崎，1731年(清雍正9年、日本享保16年)回中國。(《長崎年表舉要》)

² 守官曰：「沈氏名丙，字燈幃，嘗來長崎，先考聞之，以詩文求其改正，後以書牘贈酬」。

³ 安東省菴之曾孫安東守官云，先考(安東守經、1688~1761)贈書問曰：「明季朱魯璵、張非文(張斐)兩先生，吾先子之所師事者也。其子孫之存亡，不知先生知之否？知則幸示之。」今因先生伸懷舊之情耳，故此書中有朱、張兩先生之語。(《安東家藏名賢詩文手抄》)

卷二 筆語

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一六六三年)

一三三四

27.5×22.7

「正月十五日見 新王，坐定「打」¹一恭，未有言」，²新王云：「聞大名久矣。今日方得相見。」不佞云：「托處 貴國就同百姓一般，所以不敢造次進見。」新王云：「大明遭韃韃，離家來日本，甚是難為。今在此，每事不足為慮，有我在 此，凡有甚事，勤勤進來。」說後，陳通事云：「□□□。」不佞出來，新王送至外門，一揖而別。回與玄菴等言，真是大儒氣象，與他人迥別，禮度雍容可敬，□□有不好言語，而入德造作如許。

¹ 「打」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² 據《唐通事會所目錄》記載，先生曾於 1663 年(清康熙 2 年、日本寬文 3 年)正月 15 日往見長崎奉行，與文中「正月十五日見新王，坐定打一恭，未有言」內容相脗合，知此乃先生於 1663 年正月往見長崎奉行後，致安東省菴之筆語。新王係指當時被新任命為長崎奉行之嶋田守政。

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一六六三年)

一三〇〇

25.5×25.3

每月四人食米，止包半有餘，不及貳包。若如舊年米包半足矣。柴每月六七錢。油、塩、醬、醋、小菜之類，參拾錢足矣。至九月連夏衣不過四百目。現有物賣大約可抵房租，毫不須勞神。若南京船可至，九月絕不必賢契別為區處，又有大村太守必有少禮，久留米磯部勝文必有禮來，厚薄不可料，總不必過慮。「前日火災」¹又右衛門亦自出力運物，即使今年留在此間，亦自不費，不佞之財若無此人出力，失物必多矣。凡事豈一人之力所能為，今即遣之亦似不情，且喜兵衛原係銀匠，今有南京船到，恐彼要往打銀，不能在家奉口也。尚須事定再議。

¹ 1663年(清康熙2年、日本寬文3年)春，長崎發生大火，故據文中「前日火災」知此乃先生於是年致安東省菴之筆語。

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一六七五年)

一二七一

16.2×11.8

「不佞在此十七年」，¹無有一人知我者，相愛則有之，相敬者比比皆然。然未有知我者，敬者畏之也。愛我者亦謂我傲，不佞豈傲物氣高者哉。但不肯卑諂耳。即如交趾國王一事，因彼欲坐法不佞之拜，故不為□□□，若賓主交拜，不佞安敢倨肆。往年在長崎通事穎川獨健家，來者必拜，過於前者必拜，不佞未有不答之者。待最下之人，亦不敢輕之，此豈是傲。即此一事，尚不能解，何況其他。不佞無他長，只一誠耳。

四 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六八

19.2×6.6

一起句，兩頭前者文字寄去，恐他人見，不得不稍恕。如今當面筆削，便更加嚴切。

勿怪。

¹ 先生決意居留日本在 1659 年冬，第 7 次抵長崎後。據文中「不佞在此十七年」推算，知此乃先生於 1675 年(清康熙 14 年、日本延寶 3 年)由江戶致安東省菴之筆語。時先生 76 歲。

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六九

28.6×10.2

元魏時，崔浩有高才。其論張良也曰：「此時天下無英雄，故使豎子成名耳。」大不足之詞也。雖若易其繇言哉！為張良解也。《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大明諱「由」字，故作「繇」，「繇」與「由」同，下句要亦不足深怪矣。復為在浩解而深不滿於張良處，下文發明所以然之意。

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七三

27.5×12.0

前日所贈一作甚佳，其詩亦大進。立公所從只尚望披緇耳。近者其意亦甚悔，但口不得言，事不便更端耳。賢契至此，萬萬不必言排異端，此大有關係處。

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七四

30.0×16.4

若使聖道得行，能為日本立萬世之功，除萬世之害，則不必急於死。若使無益於世，去其家國而徒靡日本之粟，雖百歲亦奚為。故有病聽其自生自死，不求醫服藥也。

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七六

27.7×13.3

今有四十年不著碁，比十八九歲低十子。詩尚不做，以其妨工也。有志者讀書，好樂者作詩飲酒，好嬉者著碁。古人以學寫字為妨工廢業，陶侃以檣蒲為牧豬奴戲，取其汨投之江，閑居無事，朝運百甓於門外，暮運百甓於門內。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八〇

28.8×12.2

書跋字大小不論，但從其便而已。《通辨》點定，付來貳部，共捌本，俱在完翁飛腳所。前完翁致賢契之意，令不佞點於別部，愚謂在一部點定，則差處易見。若點於別部，則簡閱為難，故不從彼。然難以明言，第唯唯而已。今併寄還，若有別部，可即將後寄壹部，作速寄來。若無別部，可留此部批點，隨後另覓壹部，寄不佞可也。

正月二十日夜 瑜又書

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八二

28.9×17.2

不佞在此，衣服污垢無人洗濯，前者煩入德家婢，不肯。與之錢，不肯。無奈，不佞自澣領袖，餘者使小童以雙足踏之，甚恥甚苦。後完翁家有一婢，請之，慨然應允，近來衣服皆此婦所洗，甚□□與之錢，不受，但欲乞不佞字貳幅，已含糊許之矣。若寫與之，與日本禮不相碍否？請教。又不佞一衣短，欲如水田衣，製法甚佳，但近於僧家衣服，若接之稍長，亦恐與彼相同，接之不妨否？若任其短窄，不稱體又不雅觀。請教。

十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二八五

29.2×12.0

此婢甚儉，亦不貪得。今以賢契之名賞賜之，或四分三分，或八分六分。惟裁酌與之。四人每月食米，止包半有餘，不及二包。每月柴止六七(尾欠)

十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二九〇

36.0×48.5

不佞向承完翁過愛，間有推許之辭。去年冬授法於我，而不能為之護法沙門，遂多拂意。且不佞又不能柔媚以取悅，遂生謗詞。無可謗訕，但謂不佞過費而已。其所以言之者有二端。一則嵩江人，不佞同鄉。舊年春，同舟過日本，不佞無寸草杯水之施，敘鄉曲之情，夏間復至，送縑紗一端，石首拾二尾，不佞受之，約值銀六兩。不佞受之，稱其來而答之，完翁言不必答，彼自好賢而來，何故酬答？我思鄉里之人到此，我無德於彼，何為受其物，且彼賣三百餘金，及庫抽分扣算外，止於

五十餘金，半年飯食，行時僅存百目耳。盤纏尚不能到家。我若不答其禮，固非仁人之心。彼必致怨惡已，故終答之，稍薄耳。一則杭州人，素不相知名，忽來下顧，其人往東埔寨，行時反遺我菓樹、雞卵，不佞不受，又親來，又不受，則委之而去。不佞初時亦無答意，旋聞其人大關且過費，彼既非端人，後時拒絕之則難，我故以扇履答之，完翁亦謂為非。此二言雖完翁本心實然，然必不可為。拂其意，遂倡言不佞大費。不佞之飲食，宜完翁之所知也。如此而謂之費，必如何而後為不費乎？且完翁以為奢，而其家則嘆之鄙之，不佞求理於完翁之口，亦甚難矣。豈不佞不量其入而遽為其出乎！後日不從，何術處此。不佞自 賢契所惠之外，絕無分文。即去年有紙數束，金幾步，皆從 賢契所來，他人無有也。

賢契前來之數，每年餉米豆壹佰俵，已為人情之至難。去年以來，惠米拾俵，十月終，銀四十三兩，又大豆貳俵。今又代借銀四十兩(尚有負於伊右衛門者，不在此數)，一歲所餘無幾矣。不佞豈不自忖自算，不佞無他處于求，又不為居積規利。澄一欠我銀，索來以待用，如望梅止渴。不佞即有狂疾而過費，後來將何所從，望之他人必不得之數也。即使徼倖得之，不佞肯為之乎！若望之於 賢契百俵之外，世有是理乎！寧有如此人心乎！不佞即不得為聖賢，然亦頗知自好，豈肯自污至此。完翁信口胡柴，一時取快其口，絕不顧當之者不能堪，誠不知其何心也！

又秋來所惠 賢契將白米大豆寄至長崎，其赤米俵與伊右衛門商議再達，其船脚之價即於米中扣算，無 賢契別付水脚之

理。又後來諸事，非得不佞親筆，不可親聽，若得語即行，如飲醜爵，誤事多矣。

一二奴看來未必是好人，但不佞多費心思耳，未必便是不好人。即便是不好人，今亦只須聽之，不便先疑之也。若不佞住柳川，彼則無所盡其奸矣。

一小童即不可少，不可復使右左尋覓，倘三人同心，為弊更甚，不若在柳川尋覓為妥。

十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二九一～一

18.9×16.9

入德翁家住，極承其厚情，但下人放肆，恐日久厭煩，多出枝節，反為不美。故欲別處尋房住。昨晚完翁如此說，目下權止，從容再商量。至於一年之費，尚有別說。足下云，小人不與較，至於坐作之禮不可廢。屢屢至此同坐，不佞置之不見。前者送客出外，其奴入來，不但不避，直從賓主中間，揚揚而入，甚於體面不好看。如此放肆，萬一後邊更有事，如何可忍？完翁云□老體不同，不佞□□□□住久。豈通事獨無家老乎！不佞從未見此禮，其家無主母家伯，止完翁一人，眼目又不見，所以下人敢於放肆耳。

十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一～二

18.9×16.9

為學初時貴博，後來漸漸貴約。初時五經，後來有專經。一經之中，得力止在數語。譬之水海，極浩瀚矣。觀乎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若不窮極河源，未為知水之本也。賢契當取數種書，熟讀精思，後來漸到至一至約上去為妙。若生吞活剝，雖窮萬卷，與不讀所爭不遠。又重在踐履，所謂身體而力行之，不然，□又無用也。

十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二

29.2×9.2

不佞亦功名之士，緣時事多艱，是以退伏草莽，萬一天日重光，不佞回明，膺一命之榮，方當與足下傾兩國之好，歡燕醉醉，方未有艾也。

十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二九三

27.2×7.7

不佞但慮又右衛門不可遣耳。渠一年工價已付訖，奈何若同伊右衛門商議可遣□妙。其婦之夫，目下船到，打此亦不喫不佞之飯也。入德之意，在去其婦與夫耳。

十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二九五

25.5×12.0

幸為致謝 尊公老先生。不佞無補於 賢契而反致重累，於尊公希為道謝。令妹稍愈，有便即當寄我，萬一不幸亦必書日寄。聞 賢契遠來跋涉，忘卻骨肉之憂，感謝感謝。由布勝齋、高木景元均乞道謝，事定當寄柬耑頌也。

十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六

25.2×6.2

相與之際，一誠而已。誠意不足，日致鼎重之養，猶為未盡也。若夫誠意有餘，同為啜菽飲水亦自有歡然之趣。

十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二九七

28.4×12.0

在此養病，不佞杜門不出，至九月再看。若說明留此更好。此亦有天數存焉。不繇勉強。貴國主歸國，賢契但當與有識者從長計議，不必過為勉強。逸公之言亦須斟酌。至上人知與不知亦聽之而已。

二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二九九

26.0×9.6

未必是將軍請。即使將軍見召，亦須斟酌而行。愚意但欲於此間圖十畝之地，抱灌甕之園，已絕意於聲聞，未知何如耳？有榮則必有辱，況未必吾道大行乎！

二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三〇一

25.2×16.6

「漂」、「梗」字串讀，則與上句不貫。重讀「漂」字，綴入「梗」字則似乎做作。整與砌同。「覺」換一自然字則此句有趣，着一「覺」字便平平，故曰砌如補湊一般。詩韻字或平或上，不妨挪移用，古人多有此。但有必不可移者。更僕即是數，數即是更僕，如何重沓用得，無意致，只是搭色耳。且口氣又懈，此等題怕俗，畫出一箇蚊子來更不好了。要在言外傳神為妙。咬菜根雖貧士，卻不要待他寒酸氣，方有大用。

二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〇二

29.8x26.5

儒者之道，無有他奇異可以動人，惟是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婦順、兄愛弟敬、朋友信誠，祇如布帛菽粟而已。故君大夫宜詳所以教之也。一家之夫婦，兄弟之道傳出，而事君求友無不盡其道。推而一鄉、推而一國，無遊手之民，四野關貨，財聚倉廩，實民安物阜，國富而兵自強。戶有詩書絃誦之樂，人懷親上敵愾之心，其國有不倡者乎。推而至於天下，天下有不平者乎！於是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最為亟也。而所致此者，則在於知、仁、勇。知不足以理，則為學說所搖奪。仁不足以力行，則多徇私而忌。勇不足以知恥，則□□□。世風如此又安望儒道之得行乎！亦知夫君相能造命乎！況移風而易俗，還其自有之天命，儒者非有他道也。即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即堯、舜之道也。不為則已，一旦奮發為之，舉之必有其效，行之必著其功。譬如農夫深耕易耨，必奏堅好穎粟之績。然農夫望成或有凶年，儒者之道，修齊之理，寶家臻臻，朝野熙熙。

二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〇三

27.5×8.0

所以不喜，彼有至情，不足怪。吾想南京廟極好，但不佞茹葷而廟宇當持齋，又不可以不佞而穢雜山門。竣賢契行後當與逸、立¹兩公、入德翁從容計較之。

二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〇四

24.6×8.9

今寄來書帖，即大明書札之體。客中至此者無一知朝廷儀制，一概不可作准。來書「大教鐸楚璵朱夫子老先生大人函丈」，既足下執謙不已，尚當一一釐定。「璵」字不必用，當用「翁」字，「老」字不必。書中「生」字應作「門生某」或稱名，亦或有不稱名者。賤字原是魯璵，因人之訛就作楚璵，雖有印章，實非也。

¹ 此指黃檗僧逸然及獨立（戴曼公）二人。

二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三〇五

25.7×14.6

凡作文大小俱有命意處，通要解釋。

東周既成虛望，鳥獸豈可相親，祇須乘桴浮海，吾惟徒與斯人，特懼蒿萊彌望，夫子煢煢此身，若使教成一國，誠哉至聖至神。

二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三〇六

22.9×10.2

玄貞既不識世事，而事師又毫無誠心，所求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終非令器也。

二七、朱舜水寄安東省奄筆語

一三〇八

25.6×5.5

在此往來之態，絕非不佞本性。雖云率直，比在家氣骨，十分中消磨七八分矣！

二八、朱舜水寄安東省奄筆語

一三一—

14.2×16.0

大明軍火器械儘多，其所以敗者，有土崩之勢，非軍器不備也。今民心痛苦思明，若得精練紀律之兵一枝，如疾風掃籬，數城之後，自然望風歸附，亦不必用著利器。如以器言之，神機大將軍滅虜，紅夷、佛郎機、□子之類，不可勝數，總不如鳥槍，便利命中。若得鳥槍一萬，已不可敵，設有三萬，近以滅虜，如探囊取物，其弓矢萬萬不能敵也。

二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一七

50.3×12.6

(首欠)或者開館授徒，或者灌園自給，無不可□□□□□然之跡，皆可效之。若更進乎此，則非不佞之所知也。倘留於長崎，雖十年之前，意亦如此，但覺聲調孤寐，至若別國則人情既疎，恐未必相合，似為不便。使留此之後，有慕義而來者，不妨互相質證，即暫適數日，亦自不妨。

三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三一九

19.3x36.0

(首欠)波浪轉急，船□□□□□乃討筆硯書「□□□□□在此經過□□□□□平安」十六字，三月十六日，投□於水，浪猶未息，又書一紙，改「大」字為「故」字，復投，頃刻風息浪平。前在柬埔寨慈山下亦遇龍風，如此書四紙，燒二紙於香爐內，投二紙於水，亦頃刻而定，并前文共三次矣。不足為外人言也。非相知之深，無不非笑。未投之先，腹中暗暗禱祝曰：「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躡遵也，神龍其如予何！我若能恢復歸大明，能救生民於水火，能雪中國之恥，天必不肯殺我。朱之瑜若不能恢復大明，不能救生民於水火，不能雪中國之恥，雖活百年，與今日死一般。即使回家，棺槨衣衾之美，葬佳山水，為螻蟻所食，與葬於魚鰲之腹，亦是一般，我一毫無懼，神龍其如予何！」

三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三二〇

15.2x21.0

(首欠)丹書太公教武王曰：「敬勝□則吉」，不佞於四國，總一般嘉與，但文中有「夏夷」二字，其實大為獎進，頃者何言貶辭，或者未詳其意，以其偽以奇贏什一為詩書二句，及「夷、狄而中國」等語，或者以援引鮮卑、氐、羯等。如意不妥，異日當竟易之。非史書，何取直筆，但要適得與人為善之意為妙。

三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三二一

20.0x67.0

(首欠)貴國□義所當留，不得以前此禁令為言，不佞以忠義，故不忍臣虜而來，與商賈有別，但當事者不肯將此意達之鎮守巡方，而□□□□□□□□□□□□□□□□不肯傳達上聽，故使不佞旅進旅退耳。若曰禁令不可渝，何以欲留彈琴之人，且獨立先未□髮□嘗留之，緣未明於古義耳。古者敵國賓至，開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馬倣戒，甸人積薪，

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加一等。□□以上則遞為加謹，從未聞拒而不納者也。故不佞□□陳公子完，禦寇之黨也。得罪而出奔，齊桓公納之。秦，楚讎也。申包胥乞師，哭於秦廷七日，秦為發師復楚。齊桓公令諸侯而盟，為孳子帶之故，而□世子及後王子帶奔齊，桓公納之。秦、晉，楚讎也。公子從而出奔，秦、楚爭受之，特其臣以燕安酖毒勵其君，故公子役役不休耳。惟莒太子僕至魯，魯宣公受之而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令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蓋以莒 僕盜其重器，弑其君父而來，使民無則焉也。非如莒 僕之窮兇極惡，從古以來，俱未有拒絕之者。今

貴國之執事不敢言歟？抑

貴國未嘗考慮者，治國之道與□□□□

請

大教

又國朝嘉靖時，俺答歲歲犯邊，其後襖兒都可以俺答之孫把漢那吉至，

朝廷猶且受之。況兩國百餘年來，無有兵□哉！況與把漢那吉不同者哉！

三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三二二

26.6x28.5

(首欠)士君子不得志於時，退而教授生徒，與二三知己，讀書談道，詠歌先王。他日 貴國深明乎先王之道，其俗之善者，勵而守之，其未善者，修而明「之」，¹與中國世世通好，玉帛相錯，邊圉宴然，亦庶乎不虛十七年播越之苦心。蓋上不得圖其大，以申報仇雪恥之意，下之乃為其次，以佐國家善後之謨，若至於漠焉不相知之處，區區安其身，餬其口，又非不佞之志也。為學之道，外修其名者無益也。必須身體力行，方為有得。故子貢天資穎悟，不得與聖道之傳，無他，華而不實也。豈得以執一卷古書，口為呶唔，即謂之好學乎。既不知古先哲王之可好，又何有於安定先生耶！

¹ 「之」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三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三

24.6×5.5

(首欠)前聞有一處，首功好學，立孔廟，尊賢愛民，此是何州州守？
賢契夏間曾言之，不佞亦聞之矣。今失記其地，乞示之。

三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四

27.5×13.0

日本昔稱貢于李唐，得此種，今者即此也。故從湯渌火炕，畀茶之制(尾欠)

三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五

29.5×8.8

訓忠，為筑後久留米家老。忠之時義亦大矣。而大臣之忠則與小臣異焉。大臣者，正己物而潛格其君心之非者也。至於輔幼主抑又難矣。豫春君往使其君、親端人、見正事、而便佞技巧、怪邪之徒不得道焉。嗚呼！亦難矣哉！非□□□誠心，未能勝其任而愉快也。

三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六～一

25.5×10.0

(首欠)鱷，二句，不該放在後面。譬如人須目、耳、鼻、口、身、手、足要位置停妥(尾欠)

三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六～二

28.5×6.7

昔日張浚(張敬夫父也)、趙鼎極稱秦檜之才，及後同在中書，趙鼎曰：「近與共事，方知其□□」。

三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二七

26.3×12.8

貴門生三位(印)名事號，惟 詳定之。
傀儡
王安石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尾欠)

四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三二八

25.7×11.8

(首欠)狀中「不肯剃頭從虜，決意不歸」二句，必不可去，仁左衛門欲攬權，所以討狀紙要改，彼欲於此中做手腳，為後來張本，不然何與於彼討看已矣。乃要改削乎！完翁之言不可盡信，此事□「必」¹藉

二令親為主(尾欠)

四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蒼筆語

一三二九

28.7×11.6

製蚶，將蚶洗淨，瀝去水與涎沫，去腥穢□。先取無節竹一段，插入□中，上出□口半寸許。每蚶一□，不論大小，用竹一段，插入到底，然後將蚶入□內，令滿，輕輕安置平穩處所，半日許，則渴而口開。用有壺貯酒，輕輕瀉入竹管內，勿令有聲，則酒從上而下，蚶口渴而喜飲，遂至滿腹，然後口合，酒平蚶即止。復過半日，方下川椒、鹽、醬油、十日半月，擊取為易，即熟矣。若不用竹，則酒從上而下，則蚶口閉，注之有聲，及搖動則口亦閉，口閉則酒不能入而臭矣！

¹ 「必」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四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三〇

28.5×11.3

製蚶方，揀取小小蚶，洗淨，白「則」¹□佳，瀝乾(要極乾)，入□中，先將無節竹一段，插入□到底，出口半寸□□蚶乾渴口開，將好酒□□入竹筒內，稍重，則□□而瘦矣。入酒平蚶而止，一日後□□□加塩，半月可。用大明酒糟製尤佳。十月、十一、二月佳，正月次之，今天暑，恐不堪製，製則易臭也。□十月，當製成奉送。貴鄉蚶賤酒賤，不妨少試之。

四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筆語

一三三二

27.7×5.0

(首欠)若不佞絕之，則曲在不佞，但渠褊淺率迫之態，無限難堪。不佞未嘗挂齒，言之者，特其大略「耳」，¹承論之後，當曲忍之，付之不較而已。反言極重，不佞以敬畏而重之乎。以禮貌而重之乎！抑於言詞間重之乎！

¹ 「則」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¹ 「耳」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四四、朱舜水寄安東省奄筆語

一三三六

29.8x28.4

日本儒者能整頓得冠、婚、葬、祭四大節，亦是一事。

問：將以深衣為日本之禮服，如何？

答：頗好，但圖中有差處，不佞不解又無餘銀，令裁工製來一看。

《五經集註》(如琢有《禮記》一部，其餘四部，無有)，李衷□□□□雖¹於禮不通□□□文，古文取笑識者。

四五、朱舜水寄安東省奄筆語

一三三七

27.5x30.0

天下典籍，除佛經外道之書，盡皆有益。只是讀不完，若一覽成誦，博涉亦自不妨。然又惱於淆雜，何如精研數部，待融貫而後遊藝為得。漢儒於《五經》不重法，治一經而已，故

¹ 「雖」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四七、朱舜水寄何可侯（唐通事）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翌申小酌奉屈文旌少敘，省菴行期應近，或可藉此歡談，時在知愛，或勿卻也。

今午藉小酌敘談，不期適以公務相妨，歉愧殊甚。明日有一事相商，或早或午，惟希那至過臨為望。

四八、朱舜水寄逸然（黃檗明僧）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承賜佳品，拜登為愧矣。又復重之以寵招，和尚情隆，鄙人德薄，難不相稱矣。既不獲辭，當於明晚趨領，藉此一敘潤別也。希於原約之外，不加一物，更敬愛厚與。

四九、朱舜水寄趙文伯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昨日來取藥，適 老親翁遊釣魚。到晚又有他事不得來，乞攢二劑付來僮。大金急欲賣銀應用，希簡付敝門人玄貞持來。諸容晤警。

五十、朱舜水寄下川三省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昨日 宰相樣差儒官賜以珍饌，即欲來呼汝同薄暮，恐擾府中門禁而止，字到即刻來此嘗之。

五一、朱舜水寄下川三省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昨日力旋見汝字，知汝復患泄瀉，汝能來則早來，到此日行不能來則止，不必過來。改日另帶汝相見也。但 水戶宰相即日有水戶之行，恐遲誤事矣。

五二、朱舜水寄下川三省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昨暮約今日奉拜 加賀公，汝言早出，來人回復所以不行，欲於明日奉拜。因 何兄一二日內回崎 各處書札煩多 須遲二三日，另為報聞矣。

五三、朱舜水寄小宅安之（小宅生順）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承 上公賜白雁壹隻，蒼鳥壹隻、白鳥脂壹壘，何首烏十五枚，已經再拜領受。復承 復命，謂不必登謝。弟薄劣，甚慚。斯禮，祈 台兄委曲為弟申謝，當於二十八日面 頌也。不盡。

五四、朱舜水寄陳完翁（陳入德）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小酌屈敘已經面達。惟冀早臨，更借府上圍屏壹架，祈即慨發來。書不一一。

五五、朱舜水寄柳通事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以前瑣事相干，奉命未及趨謝。承 惠紅紙拾張，奉上價陸錢玖分，祈炤入。書類紙領到并聞，諸容晤警。

五六、朱舜水寄中村玄貞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水戶小宅兄書一封，額四幅，可令盛竹送去，足下可同過一探。行期的在幾日？并問前所同來尊客駐何所，即明白寫來，不既。

五七、朱舜水寄中村玄貞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即刻欲往候 伊左衛門兄，足下可即到齋同去。

五八、朱舜水寄中村玄貞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前日紅帖壹佰，可即買來付來，錢貳錢，若可分五十更好。

五九、朱舜水寄彭城太郎助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來諭覽訖，昨日所教非「敷」字，「敷」字乃「數」字之誤，本作「數」抄謄者之訛耳。數即帳也。漳、泉鄉語以算帳為算數，數籍猶言帳簿也。抄錄者訛字多不止於此，自可解。惟後家後字及末上字不可解耳。原稿奉璧，希 炤收。

六十、朱舜水寄彭城太郎助筆語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煩命令弟再取一口香壹觔，小糖圓壹觔，數日內奉銀，不悉。

六一、朱舜水寄江口伊右衛門筆語(一六六四年)

一三〇七

27.9×7.9

原如米憑票支柳川米陸俵貳斗，此炤入。

「辰年」¹十一月貳十陸日
江口伊右衛門 殿

朱楚璵

¹ 辰年為 1664 年(清康熙 3 年、日本寬文 4 年)

六二、朱舜水寄獨立（戴曼公）筆語（一六六二年）

一二八七

28.5×12.5

承教倦切，字字肝鬲，感謝感謝。弟迂態繇節，無一是□不知何以得此於大師也。頃讀贈省菴諸作，文字精工愷切，自不必言。惟稱譽過情，弟自顧猥陋耳。近詩直逼老杜固自在，但竟奪其席，似為太狠□方寸果如是耶。「若月內俱當禁足長夏三秋矣」。¹何以為憾。

在製中有作書相嘲之句憾弟否？

□又不得出，弟又不得入，相隔一溪，竟如天漢。□處終年不往亦不問。惟不得登山為悵。

五月初十日 答立公

¹ 據石村喜英氏之「獨立年譜」，獨立閉關長崎興福寺幻寄山房於1662年（清康熙元年、日本寬文2年）秋即屆滿3年，文中「若月內俱當禁足長夏三秋矣」，知此乃先生於是年獨立出關前所發之筆語。

六三、獨立 (戴曼公)寄朱舜水筆語(一六五八年)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往年思覲臺光，而不一獲願見，忽接翁翰，似樓頭捉臂語心時也。喜慰喜慰。始者弟以無意東遊，突留此土，寄食徒翁之門，思致不便，終非了計，及欲還唐，求不可得。適逢本師和尚東來，因而有出世之感，頂禿心空直是本來面目耳。更有何地是置身處耶？每至臨風，切切顏色，及至普門曾托一緘煩陳大兄郵上，不知曾經臺覽否？憶翁一片鍊心，不忘日月，「今出監國隆召，鎮藩委重，請翁主計當事，彰彰千歲」。¹知此千載心胸，必獲千載知遇，建立千載勳業，為享千歲令名。若弟者，一身草野，近事浮圖，但以同侶爭忌，興浪無風，一切障礙翁想必聞於是者。曾控還崎，忽出東命，監國閣老，素有知弟，是難他謝。抱疾隨師，是不得重覩臺範，空餘一念，可甚耿耿。臺翁此行，若得轉明消暗，使弟外耳歡聞，不啻九天一籟，得從翁願，實獲我心。至念至念。草草崑聞，不盡翫縷。

¹ 文中「今出監國隆召，鎮藩委重，請翁主計當事，彰彰千歲」係指 1654 年(監國魯 9 年)3 月，先生獲魯王勅召乙事。惟當時先生身置安南，直至 1657 年日本船抵安南後，先生始獲魯王召書。此乃獨立於 1658 年(清順治 15 年，日本萬治元年)先生第 6 次赴長崎後，擬轉往廈門之際致先生之筆語。

六四、獨立 (戴曼公)寄朱舜水筆語(一六六五年)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四五日來，為隔江禪友設供招遊，不得奉候。歉歉。此刻纔回，明早面上。「旦貴駕水戶發行，弗獲敘別，後晤何期，并祈賜罪」。¹弟隔長崎路遙，倘尊意欲辨何物，示知為愛。

¹ 據文中「旦貴駕水戶發行，弗獲敘別，後晤何期，并祈賜罪」語，知此乃獨立於1665年(清康熙4年、日本寬文5年)6月，先生擬應德川光圀招聘之際所寫之筆語。

六五、獨立 (戴曼公)寄朱舜水筆語(一六六五年)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產合鄉邦，會當遐域，一緣之自契於天，何幸如之。以一日之契合從天，乃至聚而勿散，當緣之又各他從，忘忘形役，可勝慨耶！總之，不知此光大含弘耳。前駕過豐，是日迨暮，又當結夏山中，不獲一送高軒，兼以不遑酬答，非有間中而然。次日遣僮持一束為當面別，時青翰已早乘去下關矣。弟與健翁不勝怏怏者。「再幸八月何遠侯還崎」，¹入山中，詢知翁之主賓道交，乳水味合。亦東國有幸，吾道之能行。自翁之開天一日耳，弟亦於八月下弦又出。「岩國來招，即同健翁偕往」，²奈其殘疴甚不易霍。忽聞豐主上覲武都，念弟甚激，三日中五至，急足於巖，而健翁正患眩暈，弟只自下豐前，一送行道四百里程，以三十時奔迫，遂亦眩發效響，有不勝勞勞之可嘲焉。人生聚散，恍恍如萍，草草懷情，曷能自盡。況各七旬上下其年，異天飄忽，那復在聚，寧不至酸心矣耶！思其所可盡於一念者，惟待他生之復合耳。豐主時行從人，附便以布，作合之不忘於一日。言無盡、筆無盡，況其一念之無盡耶！翁之與弟，當如兩鏡合照，一至其懷，以盡莫既之怏悵耳。是願是荷。堂頭和尚囑筆上致，吾翁雖不獲面，然此中土同懷，自不能以道限也。敢為布聞。

¹ 文中「再幸八月何遠侯還崎」係指 1665 年 8 月，唐通事何可侯護送先生至江戶後回長崎之事。

² 據石村喜英氏之「獨立年譜」知獨立受岩國(今山口縣)藩主之聘，前往行醫在 1665 年(清康熙 4 年、日本寬文 5 年)8 月中旬。故據文中「岩國來招，即同健翁偕往」，知此乃獨立於是年致先生之筆語。

六六、獨立 (戴曼公)寄朱舜水筆語

一二四四

26.8x94.0

(首欠)下生民之夫之耕，一婦之織籌之歲計，衛不□三□者，曠□□之穀□三人乏食矣。曠一婦之織則三人凍膚矣。況及其四民百工仰其耕織之所存耶！致或潦旱相侵，惰民懶婦一時失作，曠莫能酬則必有絕乏之感，是以長國之君筮筮焉。酬計其耕與織以足國，謹至其出與入以保民。往古來今至治之道莫重於此，是可以孝悌興而禮樂作，忠義勸而王道成，擊壤之風想可再見矣。說者有口僧之為教能見性而成佛。以此矜俗下視斯民，乃至僧之為可尚也。有不知僧之同胎習俗一點性真之□埋沒，倦倦不¹復其固有者，幾何人哉！歷千萬而或一見之，不違夫子盡性命之全功耳。至其性之果自見，心之果自明。不果，自成其見性明心之有地何以與乎？斯民之有濟哉，則斯民之勤勤乎耕，與婦之役役乎織，祇自成其耕之為耕，織之為織也。已夫夫之勤乎耕，婦之役乎織。以供其為僧，則民之有濟乎僧矣。今之僧恬然□□能不知自返乎其耕與織者否？嘗讀高僧傳，有善安其天者，不枉民力必自耕而後食也。故仰山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謹報施於民力耳。及其餘事有所不足，方足乞其民力而足成之，斯有以稱高行也。昔有僧問趙州曰：「何為道？」州答曰：「背了鋤頭下田去。」蓋有以示所本矣。

¹ 「不」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乃者日本僧習，自成風氣，莫可力返。伊誰出手，故一返其習俗之成哉，由昔人創發以成流弊之莫追焉。今此六七唐僧，協八閩之同風，忘負薪之往歎，鄉心互結，嫉才忌能，妄出非心非行之話是爾。春日還崎，以遠非心非行之攻，以一人不敢觸群機，以一浙而不敢忤群福，以一老而不敢當群少。明暗相欺，隱顯莫測，蓋可以識僧行之有從，法道之有本矣。二月中，幸至幻寄山房與逸然兄一體同仁，兩衷不隔。不意其請僧費竭，揭債屢千，日食交煎，無能自計，良莫□其痛心焉。今者來僧各各囊括多金，幣帛厚味而猶慮其不給，倩人賣字，以廣其贏，不思疇昔之負薪窮谷以俸日夕者為何如哉！痛切兩人身居幻寄，境有餘而情不足，形苟安而心殊勞，視今日之勢者、強親富者、更體營營相競，至我兩人兩病，兩老僧煢煢無告。咄嗟！其天邇者猶可強力出門行乞於市，若至一着枕席，猶不勝其嗟吁仰屋矣。是今遽起回唐之心，就返鄉國，以安其貧與病，寒與饑，死與埋而已，無他籌也。曩者為僧一念庸安其流寓之跡，至其嫉才與名一自消，其往因之成卒計還鄉，自計其老病之當歸也。如此噫緇衣也。天所以成予也。矧有俾予盡性至命樂天一理之相孚也。敢有告於知己之先聞也。

易弟(印)再稽首 啟

卷三 問答

答人見竹洞問二十三條

《舜水墨談》(中川文庫藏)

一、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前日以來，欲談性理之事，淺學不免躐等之罪，故不及此。聞昨吉永太守問格物之義。格物者，先儒所說紛紛，至朱文公說出窮理來，其所行以居敬為本。窮理居敬工夫，旦暮之事，而非可容易日用之工夫，先生之意如何？

答：前答吉永太守問格物致知，粗及朱王異同耳。太守以臨民為業，以平治為功。若欲窮盡事事物物之理，而後致知，以及治國平天下，則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不若隨時格物致知，猶為近之。至若居敬工夫，君子一生本等，何時何事可以少得？莫謂治民之官與經生大異，有一分好處則民受一分之惠，朝廷享其功，不專在理學研究也。晦翁先生以陳同甫為異端，恐不免過當。

二、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論語》「學而時習之」義，舊說多就儒生效學之上說，到宋儒兼致知力行以為之義。謹思學且習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於彝倫常行之上所學所習，不可不慎思明辨。如何？

答：兼致知力行方是學、方是習，若空空去學，學箇甚底？習又習箇甚底？慎思明辨即是此中事。

三、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先正曰學而習，習而察，伏想加察字添一層工夫如何？

答：極是。

四、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程子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者，彼與此共信，徒斯道誠以可樂。然發散在外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謂乎？

答：悅樂分內外，只是要分別兩字耳。然悅豫且康，未必單單在心胸間；手舞足蹈，其樂非根心而何？有朋自遠方來處，亦只是心中歡喜。

舜水曰：近世科舉之法衰弊，而多難解之事。余到南京之科場，來集者數百人，各袖一小硯及筆牋，及其門，衛士使學生每人脫巾解衣，按檢之以禁挾書冊也。若有懷文字者，雖一紙然，奪之。其堂中列桌子數百，各坐之，坐定，有司高捧一牌，徐行桌子之前，牌面書策題，每人或一讀或再三讀，有諳之者，有記其大略者，一過而罷。於是各書其策，翻牋之聲如波濤之起。凡鄉試者，縣試士送府，府送督學，取科舉送省會鄉試，謂之舉子。

又：貢舉官二員即調提官，順天、應天府尹、府丞。

又：監臨官即知貢舉官、巡按監察御史，順天、應天各二員，外監臨二員不在數內，浙江以下各省各一員。

又：總裁即主考，順天、應天用大翰林院官二員。如庶子諭德之類，浙江、江西、福建用翰林一員，修撰、編修、檢簡之類，科官一員。湖廣翰林編簡一員，部屬官一員。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或通用部屬，或用中行評博一員，或用別寺降官。

又：分考官，此五經房也。

- 又：八月初九日，初場試四書義三篇，本經義四篇，合七篇。謂之制義，亦謂之舉子業。七夫七蓋、七甚矣。不寫音註，塗抹俱貼出不完貼，無束題。貼有破題、承題、起講，提股二、小股二、中股二、後股二，謂之八股。結題大，結制藝甚多，舉子三年精力不足以讀文，所以於古學荒疎。
- 又：十二日二場，論一首，詔誥表(內判一道)中臺頭差一字，便貼犯諱貼貼出，惟二場極多。
- 又：十五日三場，策五道，其貼出者貼至公堂，讀之堂貼，外人不得見。所謂第一問、第二問者，策也。因不寫題，故曰一問、二問。子、午、卯、酉四年為鄉試四科。辰、戌、丑、未四年為會試四科。
- 又：會試貢舉官為禮部尚書侍郎二員，知貢舉官為御史總裁官，或大學士(即宰相)，或侍郎二員，分考官為翰林科中書博士、評士，少者十八房，多時二十房，大概與鄉試同，但場期在二月。中式者為會試中式舉人。
- 又：三月十五日廷試，又謂之殿試。廷試策一道，宰輔讀卷，天子御筆標題十八目傳臚。第一甲第一名為狀元，第二名為榜眼，第三名為探花。第二甲為賜進士。出身狀元入翰林為修撰，榜眼、探花入翰林為編修。二甲第一名及會元不中鼎甲者，考館入翰林為庶吉士，此鄉試殿試之大略也。

又：鄉試鄉薦者試士於鄉，謂之鄉試。巡按察御史代天巡狩，同提調、副提調薦之天子，是以謂之鄉薦，即一事也。提調謂之知貢舉官，秀才今謂之生員，即所謂諸生，即所謂博士弟子員，異名而同實也。其中有廩膳，有增廣生，有附學生，有青衣，有社生五者。得科舉以外更有鄉賢、守祠、工遼、寄學等生，不與科舉之數。秀才考中一、二、三名補糧謂之廩膳，曰學生廩膳年滿無過試中得貢，此遂名挨貢。更有高者曰選貢生、恩貢生，此合通學廩膳考中者也，二者一同。更高者曰拔貢，此合通學之廩增附而超拔之者也。三者與計廩歲貢不同，至於貢士即鄉試中試之舉人也。故曰某科貢士凡策中射策者，試中策題雜舉，他事甚多。盈篇累牘其主要只在二字、四字。譬如射箭以侯為主，而中者稀，故曰射策，即對策也。及明季大失太祖高皇帝設科之意，以八股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祿，不過藉此干進，非真學問也。

人見竹洞云：府縣學校各有明倫堂，春秋二時祭先聖先師，其儀太備，節(人見竹洞)請問明倫堂之制，翁(朱舜水)他日作一圖，其制法太詳，癸丑之火失之，節嘆惜之。然後水戶相公命翁使工匠造明倫堂之圖形，殿門、樓閣、廊廡、戶階雖小悉備，固不朽之美事也。又請翁使諸生習釋奠之儀，木主及簠簋籩豆樽俎，皆中國之制也。節亦往觀其習禮，翁正立庭中指揮諸生，禮容堂堂，有三代之遺風，國家若大用之，則我本邦可以興古禮，嗚呼惜哉！

五、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韃虜橫行中國，先生惡之，乘槎浮海，豈夫逃身而然乎？其志在恢復者可知矣。當斯時賢者或入深山大澤之中，如古之隱逸者多乎？先生所遇幾人乎？

答：避亂潛身者不可枚舉，凡人知姓名者不可謂之隱士。古之隱逸者不使人知其姓名，隱於漁樵農畝之間。僕少時與一軍門獵於山中絕壁之下，有一第宇，一老士喪服端坐，側有數卷之書。僕問曰：「住此幾年乎？」老士曰：「二十餘年矣。」問其姓名、鄉里、履歷，渾無答之，自思異人也。又一日遊會稽山，見一老樵曳車下山，僕偶問曰：「子何勞苦乎？」老樵笑曰：「我形勞心休，卿等形休心勞。」僕問其名，然不答，曳車而去，追之不及，遂不辨其所如。僕嘗見斯二子，古隱逸之徒歟！今思之亂離之間，避世之賢者也。

又曰：天下之間多奇物，僕所見亦無數矣。曾上會稽視神禹之舊蹤，禹穴有石門可數十丈，其中有大圓石，如大繩懸之，下不接地者數丈，危如匏瓜之繫，未知有何名？又安南山中有大木如樟，其花如小鐘之形，綴枝太密，五色皆備，可謂奇木也。

六、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會稽有王右軍之跡乎？

答：有矣。蘭亭之蹤猶多遊人，山多脩竹，或有大可作笛者。

七、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先生詣北京且拜闕里乎？

答：僕弱冠詣北京過山東欲拜闕里，特有事故以期重來。未幾有北京之亂，遂不果矣！

八、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先生遊洞庭湖上岳陽樓乎？

答：僕舉家避亂，偶泊湖上，時平賊將軍左良玉擊賊，屯於岳州岳陽樓，遭兵燹成空，遙見其礎存耳。僕在家貲典籍於一舟，為賊兵所掠奪，而子女得免，固可嘆也。

九、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先生離鄉十數年，想紹興杉榆為逆虜之巢穴乎！可以悲嘆也。令嗣令孫幾在乎？無恙否？尊兄猶存乎？

答：僕鄉里在紹興，世有數畝之田園，自遭喪亂以來，親戚飄零，不堪歎歎。有二男一女，長曰大成，孫幾人，近來未知之；次男大咸；女高字柔端，忠孝性成，聰明絕世，兒時三歲便如成人，一言一動，但有矩矱。其長者皆愛之悼之，六歲喪母，哭泣之慘，弔祭者哀不能起。事事先意承志，僕藉以忘憂，暮年歡心，惟寄此女。虜變以來，年十二三，嚴備利刃，晝夜不去身，其矜駭焉。問之曰：「佩此作何事？」曰：「今夷虜犬羊豈知禮義，兒若有不幸，即以此自刎，寧肯辱身？」其矜與同臥起，竊之四年不能得。幼字同邑何氏，因其舅為虜官，日夜思父，又愧憤其舅臣虜，忿懣遇疾，未嫁而亡。但聞之，今不知幾年矣。思大約在壬辰、癸巳年間。

十、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尊女性行不恥有德之君子，豈殊古之賢妃貞婦！宜乎先生之有慨嘆也。況又寓於萬里之海外，書音遼絕乎！聞之者亦猶不堪咨嗟矣。

答：僕遭國難而不能致死，苟免而遠去海外，以有所思也。然今違初心，有愧斯女也。兒子大成隱居教授，館穀足以餬口。子若孫，今日之前均未有就夷虜有司考試者。大成前年已物故，無子。胞兄啟明號蒼曙，乙丑進士，因忤闈官，妄為所劾。雖兩奉明旨昭雪，家貧如洗，無以賂權要，十年不得復，最後漕運缺，屢推皆不點。先帝御筆親除，因流寇破北京，未得到任。回南京，另補新設洋務軍門缺，理應家兄推補。姦輔為馬士英，惟賂是圖，又起姦兇阮大鍼為兵部侍郎，以為羽翼，突推巡撫劉安行為之。家兄依前損落，但奉朝請而已，逆虜強之作官，不就。部院陳錦欲殺之，以操江唐際盛力救得免，後錮於南京屏居灌園，今不知存亡。僕在崎港，仄聞猶居南京。頃日僕夢與家兄分袂相別，覺後思之，自疑既沒也，僕黯然而嘆焉。

人見竹洞云：乙巳歲，余新築柳塘之下，開小園，藝花竹，播書齋，起書樓。一日招翁(朱舜水)酒饌，各倣中華之製，桌椅相對，靜話終日，翁欣然筆語作堆(此筆語亦罹癸丑火)。食了，與翁上書樓，翁觀架上之群書而喜。

十一、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先生在貴鄉造樓藏萬卷之書乎？

答：然矣。父祖以來家多藏書，飄帙清緻。我父天性嚴肅，不好以朱墨污書，故家藏之書與他人藏太別。家遭亂離，不知乎何如？可勝嘆也！

十二、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近歲江府頻有火災，家家藏貲，庫壁厚塗，藏書之樓亦然，不知貴國亦如此乎？

答：或有成避火之備。然凡第宅，與貴國之製太異，宅多餘地，回祿亦稀。藏書太厭濕氣，故架高樓而藏之，有一難事，為龍所害，每人苦之。

十三、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何言乎？

答：蟄龍時興雲致雨，一飛過而觸樓，悉為烏有，如掃地，唯有礎存耳。

十四、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我國無斯害，幸矣。藏書皆挾芸香草，不知何物？

答：貴國未見之，其葉如銀杏稍大，青□茂生，處處有之，能避蠹耳。

人見竹洞云：翁常嗜茶，有自崎港來贈者即分贈之。

十五、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雙井、顧渚、蒙頂等地為茶品之最，今亦然乎？

答：古來以斯地為最，今猶古然矣。近世嗜茶者多，在界山者特勝，其上品者貢京師或貴介公子爭求之，太難得之。中品者非若他處，其山重岩嶮阻，種茶於岩間，其土宜茶，氣味特美，其餘處處貢茶，上品者皆美。今來崎港者，多是下品耳。

十六、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我國用碾茶煎茶既久矣。趙宋之世，僧俊芳者渡海，及歸朝，學茶法培種於梅尾山上，爾來有之。近世貴碾茶特有迎客之禮式，貴國亦有碾煎乎？

答：陸鴻漸之法既有之，宋朝有龍鳳團碾之煎之方，今無此二法，唯泡之耳。賓客來則必先供之磁盞盛茶，以核桃、榛子、瓜仁、銀杏等菓二三箇沈其中，加銀匙於盞，置盞於托子而供之。其客取之，置托子於案上，挾匙於食中二指，把盞載盞底於左手，舉盞齊眉而揖，一飲之。主人亦如之。其飲之有法，燕享之時亦然矣，是常禮也。古來擇水，品為切要，江心惠泉之類處處，到今入品。近時以峽水為第一，梅雨水次之，嗜茶之家汲三峽水貯大甕，遠致之者多矣。

十七、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先生少時鼓琴乎？

答：吾鄉有能琴者，僕能聞之，然不能鼓之。又曰，故國之風土如遊歷其地，或兩京之美事，或湖廣之富饒，或五湖三江之清賞，或天台雁蕩之勝，既不可枚舉。

十八、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先生經歷諸州流落海外，所目擊太廣，其間奇怪之事亦不可無之。夫子曾不語怪力亂神，即是教人之法也。故儒家或以鬼神為造化之理，以其怪為虛談，見怪不怪之則可也。若為虛談而偶有觸眼，則至驚愕乎！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不可無正變也。能知平常之正，則其所變化亦可知乎，何如？

答：然矣。觀者以怪為怪，以常為常，未觀者以怪徒為虛耳。僕遭喪亂，而足跡亦所至者千萬里矣，視聽所及者亦千萬態矣。不可以立談悉之，觀奇怪亦間有之。往歲到北京途中，一夕未及驛亭，昏黑路傍有一廢館，入其中投宿。夜參半不寐，月出鮮明，特見一丈夫來，其長丈餘。僕怪之，初想盜也，按刀而坐，月下窺之。丈夫徐步上堂，巡視室中，遲遲而去。及明，問村人，答曰：「此館百餘年前一富人之所居也。」村人或言舊主人之靈時時來去，皆以為怪而遂無居之者云。又自安南來於日本大洋中，視數船之來逐，僕所來之舟中皆驚躁惶怖，曰：「是海賊之船也，我儕不可免之。」舟人相顧而悲，向天妃之像（護舟之神也）合掌乞救，僕亦思是命也。舟人皆言翁亦可拜天妃，僕不拒之，正襟焚香，拜像默祈。賊船既近數丈，而二船同圍我船放大砲，不中而落海中，數船各放砲皆不中，忽有順風進帆而去，遂得免。舟人大喜，各賽天妃，僕初知其有實物。如此二事，僕親見其奇異，亦是一理，何以為虛談乎！

十九、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天地之間，萬物之生皆二氣之良能也。」鬼神之理如此，可明察乎？

答：儒者必欲兼萬物而為言，以見其公其大也。其實與民生不能一一相同，二氣之良能亦當有異。物之靈者變化不測，豈可以凡物比而同之？亦猶上智下愚相去天壤也。鬼神之理，在上在左右必不可欺。惟僕見之特真，然不可與常人稱道耳。

人見竹洞云：丙辰春暮，夙到翁之三鏡堂(水戶相公之別莊在本鄉，相公為翁築館於森林之間，授園圃數畝，翁栽花竹、種美草以樂之，扁曰三鏡)，窓前脩竹森密，多生新筍，節即作詩，翁美之。談及筍事，曰天目山多筍，冬月亦生，其餘處處有冬筍。僕常疑孟宗泣竹為孝感，又疑郭巨生一子將埋之。一箇乳兒何妨養老母？若埋不得金，則是亡天倫也，豈謂之孝子？倘其母以失其孫悲傷而死，則罪人矣，天之賜金豈可必得也。

二十、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先生平日悲王侍郎之忠死，(翁到年年中秋月，齋居獨坐，悄然不樂，謂王侍郎忌日也。)要聞其事實、名字、官號。

答：名淩，字完勳，為兵部左侍郎監察御史巡按浙直，虜人攻浙，王侍郎守城為防禦之計，抱恢復之志。軍敗之前，一日與僕對案密語曰：「嗚呼！國家之事既不可成矣，無奈之何。」僕曰：「屬兵猶多，言何然乎？」曰：「屬士皆貪利多通虜者，城破不日，先生冥去矣。」先是，王按君薦僕於官，姦人多妨之，僕亦固辭，乃告別之時也。臨別僕猶勸之，按君垂淚相別。後聞按君屬將通虜者引敵兵入城，城遂破，按君就囚，胡虜將欲降之，按君請早就死而不言其他。虜將使按君來其前責拜，按君詈虜不顧，虜將大怒，射其背三四矢，按君自若不動，猶詈之。虜將增怒，命兵斷按君之趾，寸寸至頸；大詈不止，遂沒。僕思之不堪嗚咽。

人見竹洞云：固是禎忠之臣也，不愧顏魯公、文文山，宜乎先生之深痛之也。(某日人見竹洞贈舜水鯖魚後問)

二一、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是青魚乎，醫家用膽此魚乎？

答：非此魚也。青魚生江湖之間，其大五六尺、七八尺者亦在矣。味太美，北方無之。年年江南貢於北京，舟中構屋，擇其大且鮮者，釣魚背於屋梁，以繩懸之，使魚不搖，以御廚所供也。

人見竹洞云：丙午秋七月十四日，招翁於葛東水竹深處，自柳塘同舟而至，其門人下川三省、譯者樊氏從焉。是日也，天霽氣清，舟中或問中國之山水，或談西湖之幽賞。舟到牛島，與翁徐步入咏歸亭，荷花滿池，紫薇掩蔽。翁入鶯巢，登高風閣，欣然而樂，對案喫飯，酌酒飲醺。節命小童烹茶於松林之中，芭蕉倚石，竹樹送涼，翁啜茶數甌，四顧怡怡，曰如在鄉里也。筆語數酬(此筆語太多為一軸，罹癸丑火災，可惜之)。將夕陽，導翁遶竹徑，步菜圃，入清風明月壚。遠望平田，啜茗酌酒。翁平生不飲酒，然飲一二小甌而既醉。

二二、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先生自少不飲乎？

答：僕弱冠大飲，與少年公子群遊，以大觥飲宴終夜，至飲數斗。先考戒之太嚴，爾來戒酒不飲。況又久遭亂世，無與可飲。今來此佳境，偶乘清興，不覺醉小甌耳。

既而欲黃昏，月出東林，翁欲辭去，節又同舟乘月西歸。

人見竹洞云：朱翁常謂南京風俗太養，土地和暖；北京土風激烈，霾埃日昏。

二三、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北京、南京及縣學，春秋宜有釋奠？

答：然矣。祭先聖先師於明倫堂。

人見竹洞云：余問明倫堂之製，翁詳說之，且自作其圖以示之。

後水戶相公命良匠就翁審問堂製，而巧摸其形，以分寸準丈尺作明倫堂。其丈尺許，殿寢、門階、窓戶、樓庫、兩廡各備，不違纖毫，輪奐可觀。若乃國學大興，經始斯堂，悉從此形製，則中華之盛無加之乎！吁！國學未興，吾儕覓望竢之。

又云：水戶相公請朱翁，而命儒主侍史數十員習奠釋之儀。翁考於禮典而敘其所曾觀者，作書定其式畫。相公本鄉別莊之一地，假作堂階，圍以葦牆，為門墀之限，日日習禮。余與藤勿齋相約，一日往觀之，朱翁立墀指揮，禮容齊整，諸生拜趨之儀肅肅可觀。後又相公使良工就翁造前聖四，配木主及簠、簋、籩、豆、樽、俎等器，復制大明之冠巾、衣服。翁自把剪刀，裁牋帛作其模製，眾工皆嘆其精妙。

卷四 跋、詩、題、贊、祭文

一、跋(頌主君壽舜水先生七秩)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藤井德昭

寬文己酉，吾師大明舜水先生，遐齡既躋古稀。仲冬十有二日，屆其懸弧之辰，我主君水戶宰相公，尊賢之誠，敬老之禮，大設饗宴於邸第，錫之幣帛、几杖、明酒、鮮魚，物物咸備。又圖畫和漢古來名賢有德、有位、有祿之耆老六人於屏，致於其家，以賀其大德，以得其壽。斯禮之正也，敬之至也。儀容揖讓，悉法古典，不必言矣。至於醞醖醇醪，良醞之所儲也，必親嘗旨否而後餽焉。絲竹管絃，教坊之素習也，必親為肄業而後薦之。蓋無一事而不身親者矣。世子善繼其美，克類克明，遣官致賀，多儀輝映，允恭謙抑，甚盛事也。此時主君有終身之喪，當在致齋，故擇於十六日，詣先生之第，恭虔奉祝，竣事而歸。王君歡欣悅豫之情，形于面、溢於言。況士大夫以暨群僚慶賀拜趨，摩肩接踵于其門乎，可謂先生之榮矣。恭惟主君生知軼才，惟聰惟明；安行天性，允文允武。盎然寬仁之資，卓爾剛正之質。博學以為砥，稽古以為鏡。設科登席，俊良幣聘，遍招儒碩，故盛名沛然，冠于當世。而稷下璨然，羅文武之士，是以搢紳先生，競欲識荆以定聲賈于龍門；巖穴隱士，庶幾旦暮以垂功名于竹帛。世之為有道之士所具瞻者，舍主君其誰也？此主君之賢，所以獲先生也。先生聖學賢明，盛德蓄蘊，非常英哲，神人邁種。仁恕也，忠信也，實乾坤所特鍾。其節義貞正，譬諸泰山之高而不動；其容眾度量，似乎

滄海之大而廣淵。以馴行為常，故不伐彼藝此能，有而如□。昔日不食非義之粟，遠避我日本之濱，於是舉邦親冬日之日，抑松栢之操。德馨盡傳四夷，名烈大震八荒，是以列邦侯伯，競倖蔽席擁箒者，幾多人于此哉？而先生不屑一顧者，其意欲得言聽道行之君也。此先生之德，所以獲主君也。夫際遇之難，古今所同慨，況中華與我相隔且萬里哉！顧主君之賢，先生之德，同氣相求，同明相照，豈天意之所為，欲使聖賢之道復明於世者？非耶！殊非人智之所能及，力之所能致也。主君敬禮，以為賓師，乘輿數訪，獻酬盡歡，近臣候門，絡繹於道。至其家僕從之事，亦徑淵慮，源源饋遺，莫非親命廩庖。甚者屢屢乎為和調五味，惟欲情之安、欲嗜之適。其懇篤之盡，敬愛之深，真目之所未覩，耳之所未聞也。於是乎先生之令聞彌顯，德輝增輝，而其溫良恭謙之化，雖至愚旨昧之人，一見之則未嘗不尊親敬慕，依依而不舍也。先生雖不幸而流離鄉土，亦非天不眷其德，不監其義也。何以明其然也？昔在成湯屈尊於耕叟，文王立師於漁父。魯侯失禮乎臠俎，而孔子出走；齊王草率于命召，孟氏歸鄒。人君待賢者之意，賢者觀人君之志，邦家盛衰之機，仁義興亡之兆，壹是皆於是焉見之。伏願他日大史氏敘述其事，垂示天下後世，使傳且法焉。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所益於世道人心，豈豈淺鮮哉？德昭於主君，沐寵顧之厚澤，大如天地；於先生，猶視子之恩愛，等於父母。雖近侍小臣無力繪天，然目擊勝事，欣抃踴躍，不勝誠歡誠喜。聊抒寸丹於曼乙云爾。己酉仲冬十有柒日。

藤井德昭 頓首

二、跋(為文殊院僧代作募緣)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朱舜水

文殊院僧某名跡，為開方便，共襄勝緣事。貧僧素居其町，向結數椽茅屋，閉戶焚香，並不以世俗彙緣，干擾眾信。近因去年，回祿赤地無餘。雖蒙 上恩浩蕩，頒發二十餘金，但基地十間，空囊一洗，久欲剏造重新，難運神工鬼斧。今幸 神天祐庇，使中華寶駕競集長崎，遠彌騰歡，神人胥慶。為此焚香頂禮，恭申短跋。特懇眾位善信，弘施願力，大發慈悲，結歡喜之因緣，種無量之福果。易舉眾輕，在航主善信，不過捐太倉之稀米；積多於少，令荒山貧衲，則頓還小利之舊觀。德無不報，福有攸歸，謹跋。

三、詩

朱舜水寄琴山井詩

44.7×31.2 一二一

四

避亂安南漲海隈，氣桴日本路悠哉，皇明徵士廻天志，水府師儒勸學才。

單服但懷韓幹畫，重圍漸脫韃人災，珍寵知有瓊華字，讀罷躊躇感易催。

四、題(恥齋)

朱舜水

18.1×33.5 一三四

三

人傾可以有恥乎，有恥則必其不若人也。人傾可以無恥乎，無恥則必其不若人，而不為恥也。狂夫之恥自無，而至於聖人之恥，「自」¹有「以」²至於無，省菴之以恥名齋有志哉。

五、文(唐山、日本度量之比較)

朱舜水

27.2×24.2 一五三

三

糧食官擔，每石貳佰捌拾觔，日本每石貳佰零八觔。

唐山每一升二斤八合，每斤十六兩，惟糧食用斗斛記數，其餘油酒之類，俱用秤交易。

唐山大尺八寸作小尺一尺，日本貨庫工係唐山小尺，較淮尺之大小相同。

¹ 「自」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² 「以」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六、悼¹

《文苑雜纂》（日本水戶彰考館藏）

心越¹（明僧）

驀地相逢喜故知，死歸生寄不須疑，憐君只是孤身客，事到頭來我亦悲。

七、弔（明故同鄉舜水朱公墓）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心越（明僧）

萍水相逢一故人，耆年皓首話方親，固知儒釋非同調，蓮社當時猶可陳。

報國忠心嗟未託，安邦義膽痛無伸，瑞龍山下長窀穸，高節清

¹ 據杉村英治《望郷の詩僧 東皐心越》（東京：三樹書房，1989年）所載：「悼聞□鄰封者儒舜水朱君，壽屆杖朝有三，忽於初夏十有七日，頓爾逝世。越忝梓里，幸得過於江府，雖然萍水相逢，亦可聚譚故園風味。痛茲永別，豈無慟乎！聊賦俚句一章，以識感懷耳。」

¹ 心越云：「時維昭陽大淵，暮春二十有八日過瑞龍山，以此弔先生之墓。」

風不染塵。

八、祭舜水先生陳設之式¹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醬油、鮑魚、淡菜、獨活、豆腐、龍眼肉、燭臺。

爵、帛、索麵、茶鐘、醋、江瑤桂、烏賊、山藥、麵筋、羊羹。

爵、快子、飯、茶鐘、形塩、野鴨、干海參、藕香菰、饅頭、火腿、香案。

茶鐘、肉桂、及魚、鷄卵、筍、牛蒡、團羹。

爵、和羹、鯉、胡椒、鯛魚、鰻魚、蕨、糟瓜、橙子、燭臺。

陳設(布衣)栗山源介、(素襖)小野宗三郎、服部新介。

司盥(同)鵜飼權平

司尊(同)一松又之進

司爵(同)伴五百衛門

司帛(同)松浦新之允

傳饌(同)御通事

金橘、目近魚、年魚、鰻、臀鴨、鯨、茆蒟、瓦甕子、魷魚、對蝦、比目魚。

油羹、豆腐、耳木、胡麻、砂糖、伊留氏伊須、糟瓜。

¹ 本件所列陳設之式乃先生逝後第8年，即1689年(清康熙28年、日本元祿2年)4月18日水戶藩祭先生之祭品及與祭人士也。

九、祭(明徵君舜水朱老先生文)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人見竹洞

哀維貞享三年(清康熙 25 年、1686 年)，歲次丙寅仲春之月，丙戌朔越丁未日，學生野節祇以醴齋菜盛謹致祭明徵君舜水朱老先生曰：伏顧泰伯採藥，可徵三讓之祭儀；孔子乘桴，欲居九夷之僻陋。至若漢室遺裔，隋主來書，中國信通，往復既久；上世治盛，禮樂猶傳。故元戰艦忽摧，朱明冊詔及遠，自爾以降，朝貢失路，雖嘆欲濟無舟；海舶問津，猶喜不絕如線。往嘗先生避暴亂而周遊各方七千餘里，凌縹渺而未停斯邦二十四年。嗚呼哀哉！先生之大不幸也。罹彼世之亂離，遭其運之窮厄。鳳闕忽失貔貅之衛，乾紐解而闖賊橫行；燕都遂為豺狼之棲，坤維而韃虜跋扈。大漠腥氣，散漫蔽空；中原英雄，並馳逐臭。冠簪脫作氈帽鼠尾，袞裳變為毳服馬蹄。鉛力銛而鈍鑊錙，黃鐘毀而鳴瓦釜。先生奮然切齒，嗟若痛心。州縣驅馳，無不成討虜之計；日夜慷慨，嘗自抱執仇之懷。雖少祖右而應，廩廩義氣；猶不向北而坐，惻惻至誠。欲著祖生之先鞅，難得義軍之進楫；頻畫岳王之神算，更慎姦慝之覆羹。憫大事之不成，獨自懷寶以韜晦伏辭；監國王之下詔，期以揚眉於故國之瑞雲；深悼王完塞，豪傑不興；山河穢荒，心力難致。賢女貞烈，而委命忠孝，尊兄高標，而困身屯難。田園瑩域飄零，

一家九族流落。逋播安南而情在勸義，強一拜而凜不可侵；遠蹈海東而志將假兵，超數歲而留竟無去。猶俟恢復，誓不還鄉；每抱幽憂，慘至嘔血。聊述《陽九述略》，以悲曆數之窮。嗚呼哀哉！先生大不遇也。初立志思治廢邦，修業欲興絕學。非如坐釣，以魚鰕為侶；曷可耦耕，與鳥獸同群。然世衰道，風亂俗弊，讒妄行而百揆敗，凶賊起而四方擾。崇禎弘光，蒙三詔特徵之洪恩，然不就矣；武原昌國，舉軍門知縣之顯職，然不受之。豈以不就而高尚其事乎；乃恐無諂無矯，違忤其旨也。舟山四薦金印紫綬之榮選，惡奸猾而有固辭；解外一黍黃綾玉璽之勅言，阻安南而不得返。嗚呼哀哉！先生克己復禮，德尊九州；師聖友賢，道明千古。傳諳經史，固通禮儀，天下模楷，海內管轄。言則憲章周、孔，文則超越韓、蘇。潛窺之，則經國撫民之心，而開物成務之學也。及明之澆季，儒業之蔽增多，說性理者，嫌詞章之繁華；專詞章者，詆性理之拘束，堅白相軋，短長互爭，未有如先生醇乎精、純且粹者也。嗚呼賢哉！若使之逢聖明之世，致早年之治者必矣。惜乎！嗚呼哀哉！先生夙去逆虜之難，不受薙髮之惠。獨來崎港，偶逢省菴，能致尊賢之誠，乃得知己之篤。水戶相公好古招士，廣聚河間之典墳；早禮聘賢，欲興滕公之庠序。先生能修百世之師道，不遠千里之長程。浚旄迎郊，楚醴設座，懸榻之待，几鳩杖，以尚特制之齡，籩實特牲，以祝賞珍之壽，吁！期頤將及，矍鑠益堅，忽歌泰山其頽，猶嘆中州未復。成仁取義，不陷贊帶之刑；履薄臨深，遂得易簣之正。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魄留太田鄉之九原，見而可知，聞而可知，魂歸餘姚縣之萬里。頃聞雲南星損吳氏悉焚，臺灣鄭家皆降，明三百年之業，況南溟

之渺茫；神州十五府之治，落北虜之掌握。地既覆轍，天未循環。先生生而無還鄉之榮，死而有報國之義，近則得相公之崇祀，遠則受令孫之尊儀，可謂不幸而有幸也，又非不遇而有遇乎！嗚呼哀哉！先生初繫纜崎津，節既慕芳名之美，及駐轅江府，節先仰盛德之高，或擁簪而迎，或抱經而問。蒙育才之明誨，得博物之異聞。言異志同，耳提面命，潔如對霽月，溫如坐春風。聞詩禮而道存，侍筆硯而年久。嗚呼哀哉！神之歸乎！海岳白雲漠漠，聊致瓣香之敬，以托束芻之誠，尚饗。

十、贊(神農像)¹

朱舜水

0.4×28.1 一三四一

穀居六府之殿，實總三事之權。非穀則生無以厚，用無以利，而德無以正，此生之常也。若夫生變使則非梁肉之功矣。是故通之於飲食之外，窮之於草木金石之間，品其寒熱溫涼之性，調其君臣佐使之宜，所以衛民之生也。農則神而藥則師，聖人之憂民乃如此哉！

「辛丑」²陽月。

舜水 朱之瑜 題

¹ 上列朱舜水之贊神農像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九卷，贊，頁555～556。惟「辛丑陽月」係據原文補。

² 辛丑即1661年(清順治18年、日本寬文元年)，時為先生客寓長崎之第3年也。

十一、贊(舜水朱先生)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人見文庫」藏

人見竹洞

昔三皇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呿吁之民，知有人道。堯、舜三代，敘禮樂、惇五典、謹序之教，道義大備矣。孔、孟出於衰周之世，欲興斯道而述四代之禮樂，論井田學校之制，而斯道不行，唯存方策。自爾以來，崇道義者在焉，精經說者在焉，能文章者在焉，通史傳者在焉，世世不乏名儒高才賢良文學之人，然繼孔、孟之志者鮮矣。程子、朱子生於奎運之世，開示往聖之道，斯道大行於後世，明舜水朱先生可謂能治孔、孟之學矣。先生名之瑜，字魯璵，紹興人也。明宗室端肅王之裔，而世為道學之家。自少以孔、孟為志，經史文章，禮樂刑政，無不博窮而旁通。至若宮室庠校之制，農事考工之法，衣冠職方之品，冠婚喪祭之儀，各精且詳焉。若聖代明主選舉而使行其所志，則治國安民而興斯道者可立而俟焉。設雖居夷貊之地，如有人民，則不假數年而為禮義之邦耳。然性質直剛毅，自思忤事，故高蹈不仕，含弘韜晦。崇禎、弘光之間屢徵不就，遂不幸罹大明之喪亂。厭胡虜之跋扈，遠踏東海來我本邦。鬱悒經歲，常抱報仇之義，待中國之恢復。幸遇水戶侯源公重禮厚幣招之，就養其邸，及耄而沒。魄入常陸之黃泉，魂歸餘姚之冥濛。余與先生一遭而觀其志，交之而尚其賢。嗚呼！惜乎先生之不得其志也！

十二、贊(朱舜水畫像)

《耆舊得聞》(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柴邦彥

滿虜腥風捲地黑，九州何處認北極，天誘蹈海義士衷，活轉東方君子國。

十三、朱之瑜

《文苑遺談》卷一

字魯璵 (或楚璵)號舜水，明浙江餘姚人，避亂來長崎，寬文 5 年(清康熙 4 年，1665 年)義公聞而聘招之，待以師禮。《舜水文集》、《桃源遺事》

先生父正總督漕運軍門，贈光祿大夫上柱國，母金氏，封安人，贈一品夫人，先生其第三子也。以明萬曆廿八年生，穎悟夙成，九歲喪父，哀毀踰禮。及長受業吏部左侍郎朱永祐，精研《六經》，特通《毛詩》。少抱經濟之志，有識期以公輔，擢自南京松江府儒學學生，舉恩貢生，考官吳鍾巒貢劄稱為開國來第一。天啟以後，綱紀廢弛，絕志仕進，而有高蹈之風，其後累辟不就，臺省交章劾之，禍將不測，先生遂逃于舟山。

時清兵渡江，天下靡然從風，先生義不食清粟，乃浮于海，直來我邦，轉抵交趾，復還舟山。監國魯王(按《明史》，魯王於崇禎 17 年在紹興監國)駐蹕舟山，文武諸臣交薦之，豫料其敗，上疏固辭。監國九年，魯王特勅徵之，先生適在交趾，奉勅獻，欲往赴之。既而聞舟山已陷，進退失據，以為時勢已去。於是決意航海，復來長崎，實我萬治二年(明永曆 13 年、1659 年)也。流落海外，幾十五年，艱苦萬狀，往而忘返。蓋志有為，而事竟無成也。(墓碑，安積覺撰)

先生之在長崎也，義公聞其學植德望，厚禮聘之，待以賓師，禮遇甚隆。每引見談論，依經守義，啟沃備至。

先生與安東守約書曰：「不佞於七月十一日到東武，因冒暑致疾。十八日見水戶上公，禮貌甚優，上下俱已申飾，肅然可觀。次日早即令儒生小宅兄到寓致謝，云：『昨日有勞，誠恐受熱，相公心不自安，特令某來致意。』此禮甚好。」又云：「不佞老人，有道朱魯璵乃字也，不敢稱，欲得一菴齋之號稱之。不佞答言無有，三次致言。今已將舜水為號。舜水者，敝邑之水名。古來大名公多有此等，如翟昆湖、馮巨區、王陽明，皆本鄉山水也。」

延寶元年(清康熙 12 年、1673 年)，義公欲勅建學宮於水府，大興文教。使先生親指授梓人為學宮木樣《桃源遺事》，又使小宅生順、野傳論定其事。先生復二子書曰：「上公賢君也，聰明睿智，不世出之主也。茲欲建數千年未有之業，而垂之千萬世之久，誠宜熟講而安行之，合乎天理、宜乎人情，後

日可以無悔。即使少有過差，明主可以理奪，二兄宜無默默而已。夫明君之舉事，其難其慎，百倍於中主庸君。非賢君反難而庸君反易也，其理易明而可曉矣。前者相度廟址，弟謂遠而僻，不便，二兄謂上公慮有遷變，故欲遠之以垂永久，可謂長慮而却顧矣，真他人之所不能及也。雖然，僕切以為未盡善也。古者建學，必於國都，大事於此焉出。其後飲至策勳，行之大廟，而獻馘獻囚，必於泮宮，所以聖廟與學校不宜相去也。古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非徒予之棄之、與眾共之、示王者不敢自專而已，亦所以厲世磨鈍也。厲世磨鈍之大者，莫大於學宮。農夫之子，可以升之司馬司徒，辨論官材；簪纓之胄，可以移之郊遂，創懲逸志。一升一沈之間，人目不得不憤發為善，而銷阻其邪慝之思，於是國藉成德達材之用，而家裕溫恭孝弟之規，法至善也。所以聖廟不宜與學校懸隔也。既已立廟，朔望必當行香，若上公親行，而眾官不隨，則威儀不肅，號令不申；若眾官必欲從行，則車馬人徒，勞煩過甚，每月兩次，人情不堪。未行而遇風雨，不得中止；已行而遇風雨，不得不歸，弛廢之端，便從此始。且上公歸闕之後，必須處守攝行，執事有恪，恐難始終如一。委之守廟人員，無足重輕。是遠廟之不便一也。春秋二仲皆有丁祭，牽牲繫牲，視牲點牲，皆先一日行禮，而要須國君親行。卿士大夫各有執事，遠則難歸而復往，必當建立齋宮，又須別建，如此則工費浩繁，而從官及隨役，尚無止宿之處。是遠廟之不便二也。即或權宜立廠，少藪雨露霜雪，而四無屏障，下無架閣，不能驅禦風濕。官徒勞勩饑疲，轉生困怠，風寒所侵，或有二三人少生病患。愚人之心，易致猜嫌，必謂孔子至聖，祭之不能致福，而反以生災，

誠不及我佛之靈感。且官民非真能崇信聖教，特以上公勸諭之切，稍稍二三其志。一旦不見可悅，而徒見可畏，則事佛之心，較前益堅。是上公誘之為正，而反驅之從邪，則深負盛心。是遠廟之不便三也。今聞郭中之地，縱廣各五十步，廟堂齋舍，儘可量地而為之。時下生徒不甚多，齋舍必自有餘；異日生徒眾多，至學舍不能容，此時別議恢廓，則事事皆為美舉，人情歡欣踴躍，無不樂從。如此則上公今日之盛德大業，且為四國所興觀，而京師亦來取法矣。誠見四國之人情，皆以上公之舉動為正鵠，小有不善，則人情解體，而聖教不興。行之得其道，則上公為聖教之首功，而日國興賢之鼻祖。四方且尸而祝之，與孔子永永不磨，又何長慮却顧之有。人之不才，不至孫皓苻生，必不毀及聖廟，又無煩過慮也。」《文集》既而權構學宮於駒籠別莊，使習釋奠禮。先生折衷禮典，定儀注。厖眉皓髮，褒衣博帶，日率府下士子講肄其間，周旋規矩，蔚有洙泗之風。《舜水談綺》序。觀者無不嘆賞曰：「不圖禮儀之美至於此矣。」武人驕慢之氣，不覺銷鎔頓盡；老成人至有淚下者。明德之馨，使人薰陶興起者如此。（安東守約悼朱老師文）

寬政中，幕府命有司造昌平坂孔廟，而莫詳其制度。聞本藩有大成殿木樣，傳旨求觀。本藩具其木樣上之，幕府乃倣其制度，以造大成殿。及成，幕府臨觀，嘉制度之始備，傳旨本藩賞諭焉。文公乃遣使，祭告先生廟云。

先生嚴毅剛直，動必以禮。學務適用，博而能約。為文典雅莊重，筆翰如流。平居不妄言笑，惟以邦讐未復為憾，切齒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終始如一，魯王勅書

奉持隨身，未嘗示人，沒後始出，今猶見存。凡古今禮儀大典，皆能講究，致其精詳。至於宮室器用之制，農圃播殖之業，靡不通曉。(墓碑)

先生之在安南也，國王檄取流寓識字之人，差官應以先生。國王召見，逼而使拜，先生長揖不拜，君臣大怒，將兵之。先生毫無沮喪，辨折彌厲，久而感其義烈，反加敬重。(同上)其忠義激烈如此。

安積澹泊書《舜水文集》後曰：「覺門人之下列，而又在童穉之時，豈能望見其門牆而敢爲之標榜乎？然當時惟見先生終年嘔血，寥寥寡和，夏坐紗幮，冬擁腳爐。逾七之老，手不釋卷。去鄉萬里而竟不言及私親，惟以恢復爲念，未嘗一刻少弛。雖篤學力行之所致，非天資之豪邁，其孰能如此。」

《澹泊文集》

安東省菴悼先生文曰，嘗問中原致亂之由及逆虜之兵勢。先生撰《陽九述略》以賜之，卷末引申包胥之事曰：「孤臣飲泣十七歲，雞骨支離，十年嘔血，形容毀瘠，面目枯黃，而哭無其廷，誠無所格。」言言句句，莫非中興之志也。其於忠誠為何如哉！

先生之來長崎，不惟欲全名節，其志蓋在乞援兵以圖興復。而大勢已去，無由復乞援，遂留此土耳其。故其為《陽九述略》卷末云：「申包胥，人傑也。能感動讐仇之秦，為之出五萬之師，統之以三大將。閱國歷都，復既亡之楚，不失尺寸。彼獨非人臣哉？瑜覲顏視息，能無愧之哉！」即此數語，可見

先生之志在乞援也。

先生朔望必望拜。黎明門弟子掃堂、設几、展氈、備香燭，先生披道服，戴包玉巾，東向而拜。口誦細語。食頃，竟不知其為何等語，蓋文集所載庚寅年陷難告天文等類也。作書牘不立稿，或楷或草，揮筆輒成。作大文字則立稿，文成而經行室中，殆數十返，朗誦其文；有不允愜者，復座改之。蓋音節響亮，抑揚頓挫之謂，而門人輩皆不能曉。《湖亭涉筆》

初先生之在長崎，貧困，衣食不能周，富商或以金餽之，不受(《外集》與何二使書)。柳川人安東守約(字魯默，號省菴，仕柳川侯)師事先生，析俸之半而餽之，先生甚德之。及來江邸，衣食豐盈，每得賜，常餽遺焉。《文集》

先生在江邸，歲首必修書以賀義公，莫不以成德業行仁政為頌祝。每篇咸有規諫之意，其與書執政亦然。則先生忠愛之意，藹然見於筆墨之間，至今使觀者感歎云。

先生以天和二年(清康熙 21 年、1682 年)四月十七日卒於江戶 駒籠之第，享年八十三，葬於常陸久慈郡瑞龍山下，義公諡曰文恭先生，親題其墓曰『明徵君子朱子墓』。義公就國，親臨致祭。《致祭義節》

先生在餘姚，有二子：大成、大咸。大咸早世，大成生毓仁字天生、毓德字大生(毓仁書)。義公憫先生年老無侍養者，令招孫男一人。先生與書陳遵之及諸孫男，諭以其意《文集》。後十餘歲，毓仁來長崎，時國禁甚嚴，不許入見。先生與野節

書曰：「僕去家三十五載，今年八十載，小孫涉海數千里遠來，茲在咫尺，反不得一面。若祖若孫，何以為情。為禍之烈，未有甚於是者。國法以體恤人情為第一義，今不知何以遂至于此，其間亦有說乎否？」《外集》。貞享二年(清康熙 24 年、1685 年)，毓仁復來長崎，先生已沒，為文致祭而歸。《史館舊記》

先生嘗曰：「今詩比古詩，無根之華藻，無益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為之，不過取名干譽而已，即此一念已不可入於聖賢之學。」先生務為古學，視時文為塵飯土羹，況於詩乎。亦以明季浮薄之流，祖尚鍾、譚、袁中郎之說，詆訶何李，凌蔑高楊張徐，猶文章之徒攻擊道學之士，不唯無益，而反有害，故絕口不為耳。《湖亭涉筆》

先生絕不作詩詞，僅有酒壚小詞，遊後樂園所作也。又有旅寓所賦詩，竹洞野節所傳，云：在交趾所作，不知何從傳之《舜水外集》。旅寓七律，世已傳誦，至酒壚小詞少知者，今錄于此。「望處旗亭新構，竹裏茅舍人家，引來曲徑奇葩，鴻池諸白香茶，醉倒渾忘法地，波查辟易欹斜，歲暮冬衣難典，酒錢且自賒賒。」自注云：「翻杜詩『朝回日日典春衣，酒債尋常行處有』二句，以供一笑。」又有環景樓舟中聯句，野傳詩曰：「水哉銀海豁，泛宅御秋風」，先生續之曰：「山歟螺黛遠，高閣徹晴空」。

先生幼時夢一聯曰：「夜暖溶霜月，風輕薄露冰」。不曉其意，及至崎港，風土氣候，恍然如其夢，因以溶霜為齋號。《澹泊詩集》。此與寇萊公雷陽之事偶同，豈所謂詩讖者邪！

藤井德昭夙負才名，當時無知其奸者，而先生獨知之，復德昭書曰：「五日餉以佳果，膚理精金，胸包玉液，允也東南珍異，學者似之，斯足為世資矣。萬一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不獨為人所吐棄，武人俗吏無怪乎共相嗤笑矣。足下妙齡好學，當更加勉勵，一雪此言」《文集》。蓋有所見而言之也。若德昭者，所謂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也。先生冰鑑足使奸人寒膽，使渠當時服膺其言，必無覆餗之禍也。

余嘗閱《舜水文集》，集中「以」字皆作「呂」，蓋避監國魯王諱，故用古字耳。而當時諸學士為文，亦用「呂」字，豈為先生諱之乎？然至先生沒後，猶尚弗改，余不知其何故，斯亦拱而尚右者之類歟。

先生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謂人曰：「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義公環植櫻樹祠堂旁側，存遺愛也《湖亭涉筆》。先生祠堂舊在駒邸，元祿癸未(清康熙 42 年、1703 年)冬罹災，正德三年(清康熙 52 年、1713 年)營祠堂於水戶，以安神主《祠堂舊記》。寬政中余與館僚諸子謀，植櫻樹數十株於祠側，以繼 義公之遺志，余為之記。

先生祠堂舊安神主，後又置塑像，余幼時從先子得數拜禮。文公時以先生百年忌辰，致塑像於江邸，今公復安置之祠堂。

註：上列中國及西元年號為筆者加注。

卷五 《朱舜水集》書簡、問答

以下二十篇書簡係筆者據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及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中川文庫」所藏之原文與北京中華書局《朱舜水集》加以對照後，將其未刊載部份予以補載完整，謹記於後。

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〇三～四

14.8×80.0

讀來翰，知蘊結憤發之概，表章羽翼之誠，敬羨。賢契其將以身率末俗乎，抑將以口舌爭之乎。「天下」¹大亂，至道晦時已久，即貴國亦在勾萌初動之時。足下但當與二三賢智噓息而滋培之，自然發生榮茂，慎勿以釜斤剝啄之也。前者稂莠長畝，嘉種間生之說，已殷殷危之，豈尚忽視之與？譬如人「膺」²膏盲之疾，疴羸不支，近幸少有生意，且當寶畜精神，調和糜粥。明知二豎之為烈，然不敢攻之也。竣其元氣大復，則百邪俱退，養之以粱肉，治之以藥石，宜無所不可。賢契何憤憤於一擊之力，急欲以將絕之息與二豎爭衡乎，且此不可以口舌之爭也。爭之而不勝，助彼江河日下之勢，足下任蕃武之譏；爭之而勝，遂成狂瀾橫決之憂，足下罹卓紹之咎。千古以來，惟玄圭之功為不磨也。

¹ 「天下」中華本作「中國」，據原文改。

² 「膺」字中華本未載，據原文補。

昌黎功侔神禹，當時亦不肯口舌相爭，萬希高明留意。

子厚文雄奇磊落，足以庶幾昌黎。要我胸中自有主裁，何必忌其行跡。聖賢之學，惟患不好；既好之，隨其性質所近，必將有得，毋以未能為歉。聖學有不備，一語直透狂夫心髓，的的如是。

《韓文》貳本壁上，並《述略》壹部。不佞力疾數日書此，封誌二十許日矣，因無便，竟不得寄將。此外更有一書，臨發遲疑，遂復留取。賢契幸詳覽《述略》，若必欲得此書，可遣一急足取去；倘在可否之間，竣駕臨面致之未晚也。

（聞貴國王回鎮數日矣，未同不敢奉問。勝齋厚禮，受之無名，來教惓惓，不敢不領。惟希叱名道意，外具一名帖申謝，希命使轉達。《韓柳文》十八本領到，今奉來兩本，有圈點批評。如琢謂日本不尚此等，惟逐句讀點者為貴。不佞未知風俗好尚，故漢文久不動筆，候明教至，方敢點次。崑望崑望。）³

（初秋七日友生之瑜再 頓首）

³ 上列朱舜水致安東省菴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七卷，書簡四之五。頁 175～176。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〇

14.8×80.0

聞貴國京江戶有設學校之舉，甚為喜之。貴國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國家第一義，如何可以欠得。今貴國有聖學興隆之兆，是乃貴國興隆之兆也。自古以來，未有聖教興隆，而國家不昌明平治者。近者中國之所以亡，亡於聖教之隳廢。聖教隳廢，則奔競功利之路開，而禮義廉恥之風息，欲不亡得乎！知中國之所以亡，則知聖教之所以興矣。（不佞欲來貴邦，不獨省諸費，更可以省日夕無盡之亢。日夜碌碌不遑，不佞亦不知其故。今用事者既不允，不佞亦不便面懇 黑川公矣。且當已之。江戶三儒、美濃守之言，知之畏三後數日請之，彼云其父至 黑川公處，見美濃儒者來見 黑川公云云。又一人乃通事柳次左衛門所言，其人亦未來見，通事不敢說謊，且是日奉 黑川之命而來，益不敢虛偽矣。畏三曾為縱橫之態，又不能及其父，天縱之才，忌嫉之意，見於眉睫，語多不可信也。二繳之事，且當聽之主其事及當路。）至云賢契省諸費，欲少益於不佞，世寧有此理乎！賢契雖加意無已，亦不得越於禮義而行，為他人所非笑，反非所以益不佞。且不佞近日頗有起色，即使借債多，不過百金，亦為易了。（昨暮 肥前殿遣其國儒生來，特來致禮，送銀五枚。因二月間，曾作一文，有三百餘字，彼時已送銀壹枚。今又致此禮，且云欲久相

與，且甚有相敬之意。必不至於凍餒無聊，賢契可無慮也。)

近作極好、極進，甚喜。靜坐澄心，亦不必改，「即改」¹亦不當用佛氏本來面目語，豫章、延平亦不必如此顧忌也。
(穀米事俱與久敬詳言之□竟以委之即是，必無誤也。冗甚，不多及。)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²

九月望日
瑜生 頓首

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一

14.6×75.0

(初四日，江口氏附去書，諒已收到矣。聞著有《伊藤集》、《敬菴記》及□□三條。前者□□。敬齋箴俱收到矣。《訓蒙集》以□字著之，而□之以國字，誠為兩便。可謂有識著書□□純為名耳，然不得不近於名。)惟《文公家禮》中評駁諸事，言之太早，俟不佞事有次序，或見或隱，然後暢言之。不佞亦欲考古合今，著此一書也。若使言而害，不妨言之，但恐

¹ 「即改」中華本未載，據原文補。

² 上列朱舜水致安東省菴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七卷，書簡四之五。頁183～184。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有識之士實難其人，非立廟設表為住，彼徒臆決，未深省耳。將來一有橫議者，與之辯，不可；不與之辨，不可，故須躊躇。（伊藤誠修誠是學者，闇齋又賓師於井上河內公。貴國文學之興，指日事也。若使二兄不□自私自利之心，而以力興重學為主，誠貴國千年奇會矣。然世人「自」¹私自利者實多，此道之興廢，未可期也。蓄髮之事，恐未必即遂賢契之願，徒為此□耳。尊公耄耄之年，自應少衰，朝夕資以湯藥飲食，此自人子美事，惟更加留意為妙。穀價久敬行時留有一票，後問其令兄亦未至。如琢往新太郎管帳處，借銀參佰柒拾陸錢，這來其銀之到與未到，尚未得知。米船至今未到，不知何故？）不佞今年之病，較甚往年，日則不得少息，夜者喘嗽達旦，坐則瞌睡頭暈，時欲嘔吐，誠非佳兆。

（初六日，加賀守遣來一童子拜於門下，就此學問，看此童氣宇頗沈靜，頗似可教。姓名下川三省，已讀《四書》、《五經》、《文選》、《左傳》、《三體詩》、《山谷集》，大約不是說謊。云能作詩，亦未嘗試。彼外有一書附，代為□使知童子之禮耳。初學為之，未免多差□，亦不嚴令更易也。不佞近日之所為，似非不足者之事。）(尾欠)²

¹ 「自」字原文未見，據文義補。

² 上列朱舜水致安東省蒼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七卷，書簡四之十六。頁165。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三七

13.8×81.0

九月廿三同日到三書，切切以不佞之貧困為憂。不佞故遍以示人，使知 賢契之盛美耳。如此肫摯，在人子則為孝子，在人臣則為忠臣，何況區區師弟子之間哉！甚者舉 賢契家用稱貸之數，屑屑計算，以慰我心。真是讒諂於古來賢人，然而賢契實過矣。不佞之為此者，亦料必不至於凍餓而為之，若料其或至於凍餓，而復須 賢契補益通借，則不佞從前之所為亦不如此矣。不佞之所為，豈必皆是，亦有過差之處，即不跨大步，然亦跨一著遠步矣。然不佞之意，惟 賢契能明之，今年雖借銀柒捌拾斤，亦自易處，現有應允者矣。不佞總查家中現在之物，其可以斥賣者，可得陸百錢，賤售亦可得五百錢。明秋王則民、林德菴二兄若至，通移一二百金，亦自無難。若不佞明年光景，止於如此，俟新鎮公行後，則杜門不交一人，所有僮僕盡行遣去。若有弟子可教者，令渠為我服勞，亦如以粟易器之理，無則躬自炊汲，乃道不行之常理。豈足「為」¹辱賢契。

（賢契乃謂娶妾太早，致違素志，則更過矣。 賢契娶妾，我以為遲，何反謂早？今若聞有，則更喜矣。且家中無盜，此豈

¹ 「為」字中華本未載，據原文補。

可更遲為。不佞明年借銀貳百錢，亦自不可。）

賢契自奉極儉節，而以供不佞奢華之用，不佞尚有人心乎！以無人心者而為之師，亦甚失人矣。此語豈宜聞之於他人？萬萬不可也。（不佞家中，無物不盜，又不便事事查究。即使查究，彼亦悍然不知羞恥，無可如何也。若有好人，尋一來易之為佳，但恐未必好，又多此一事也。不盡。）

（十月初三日漏下二□書）

安東省奄賢契知己

瑜生 頓首

前意欲少暇詳細作一書，遲之月餘，「終」²不可得。又復早早如此，且事多不能盡。可笑可笑。「來稿及問《二經》、《伊藤集》」³奉璧

希 炤收。⁴

² 「終」字中華本未載，據原文補。

³ 「及問《二經》、《伊藤集》」中華本未載，據原文補。

⁴ 上列朱舜水致安東省奄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七卷，書簡四之十五。頁184。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四一

29.0×56.0

（舷決生死，制勝之奇罔焉。止夢渡河而呼，指糜應雨，未痛黃龍之飲，視息徒然，即使膚髮自全，寧送士人奇節，此猶國典，更切臣私。喪三載而未葬，日痛終堂之老母，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帷之生妻，潔己不廉，移忠非孝。在按臣思深風厲，非私土非孛於公□，在 主上念切臣時，當彙茅茹於上國，願臣□無辭□之例，何況書生。然一介猶嚴取與之□敢承巨典，伏願收回成命，別簡賢能。）

（籲俊尊上帝，行將展敬園陵，庶揚眉於故國，恢宏志氣，毋灑泣於新亭，臣之瑜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封原□隨表繳進以聞。）

（敕書欲將原敕奉覽，恐一時舟行倉卒，又煩來人往返，故錄上。）監國魯王勅諭貢生朱之瑜，昔宋相陳宜中託諭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譏之。蓋時雖不可為，明聖賢大道者，當盡回天衡命之志，若愒然遠去，天下事伊誰任乎！予國家運丁陽九，綫脈猶存，重光可待。況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興局面應遠過於晉、宋。且今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西粵久尊正朔，即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舉動間。非若景炎之代，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亦不聞有命往召其還也。爾矯

矯不折，遠避忘家。陽武之樵，尚堪再試，終軍之請，豈竟忘情，予夢寐求賢，延佇以「俟」。¹茲特崇勅召爾，可即言旋，前來佐予恢興事業，當資爾節義文章。毋安幸免，濡滯他邦。欽哉。特勅。

監國魯玖年參月 日²

¹ 「俟」字中華本作「待」字，據原文改。

² 上列朱舜水致安東省蒼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二卷，《安南供役紀事》。頁34。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六、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五二

29.0×51.5

昨暮得前月廿八日書，內云：「頃讀聖賢之書，反己求之，可愧者不一。」此是好消息。後復云：「一念之差，幾為百行之謬，及大自懲創」等語，甚為駭愕。賢契以沈潛純粹之資，學問大端，俱已有獲。或者為宵小所欺，不能炤察則有之，或者過誤者有之。何至有一念之差，此必有所指也。丈夫但不愧於天，不愧於衾影而已，不必求調於眾口也。如不佞與穎川齟齬，繁言沸騰，如琢與江口揶揄莫須有之疑，遂為萋斐貝錦。如琢大肆蜚言至今，不佞必當落於污泥之中矣。何以水落石出，終不能加我？緣我念頭不差，非彼所能污讒。惑其言者，或者貴州數人而已。前江口到柳川見賢契，亦稍有愧悔之心否？或欺天遂非，猶尚自文其過也。（黑川公耳目極廣，於不佞之事尤為留意，近日日漸加敬。前者往見，立刻趨迎，辭者再四款留。清田翁甚為喜悅，諸頭目與通事言：「朱相公與兵衛樣有緣，致敬如此。雖各處食數十萬石糧州守至此，未嘗如此恭敬也。」入內則茶漿之類亦留神□□□江戶閣老有五額命書一字者三，貳字、三字各一，猶）（尾欠）¹

¹ 上列朱舜水致安東省菴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七卷，書簡四之十二。頁162。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七、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五三

28.2x55.0

(首欠)水戶儒者，學問頗好，只是不知禮而無度。此事關係貴國重大，而關係兩國為重大，其中自有主司之者，非可易易也。不佞答之云：(「孔子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若」¹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之大願?)²但貴國害於邪說最為深錮，恐往亦無益也。」彼即以為退托，遂多躁急之態，每事俱二人面語筆談，通事不可異。入德翁多冗不知禮而工為蹈媚，且多陰陽之術，亦不可致。此事惟得賢契來，則情禮可伸□往來無誤，奈□□幾何！若果於欲行，則賢契自當前來細商，何可寥天漠漠也。又聞美濃守遣一儒者□□□不佞特來，前已見黑川鎮公已，此入德翁父□□□□□大將軍之叔與兄未詳，此□□□公遣通事來省問他事，而通事言之也。二人俱未有來見者，復江戶二書稿附覽，覽畢即著的當人寄還之。前大風小有所損，後屋因慙奴所擾，日日如露處晴齋今當為之，米價賤則通國有殃，不佞量入為出，無憂也，明年必無復有害之者矣。目下雖有少債，亦不須為慮。賢契今年無資，甚苦。不佞處欲防盜則益恐，無可如何。(製深衣裁工，為虜官所獲，囚禁獄中未來，來者急急為之，無問其費矣。潦草則所費不甚相遠，而不可以為式，亦不可也。歷訪他工無

¹ 「若」字中華本未載，據原文補。

² ()部份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四。頁 406。

知者，今好此者多，但未有能之者耳。）³ 本處有一主人欲延不佞，云每年米二百包，托南京寺住持言之。不佞言出境則不能，在本境而其子來學則不論多寡。次日即聞水戶之信，其人即不敢言。各書俱收到，惟府字號未到，幸查□依字重一號。棺製曾成否？斬衰尚有數物，當俟前工成之。餘再悉。□月初五日書

友生朱之瑜頓首拜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⁴

³ ()部份載於《朱舜水集》第七卷，書簡四之十八。頁166。

⁴ 餘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八、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五四

28.2×55.0

（首欠）將養身子平安自然有好處，揣摩語氣，是言江戶之事也。以愚意料之，亦是明年光景，禮意懇勸懇摯如此。不佞之榮悴行使止厄，賢契不啻自身之事，而迫切更倍之參之，故一一奉聞，不少拘忌也。（伊藤誠修誠貴國之翹楚，頗有見解。賢契欲然不足，大為推重，虛心好賢，此更賢契美德。然賢契豈遂出其下？評駁數端，言言中窺，聞之自應心服。昔有良工能於棘端刻沐猴，耳目口鼻宛然，毛髮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也。若使不佞目炫玄黃忽然得此，則必抵之為砂礫矣。即使不佞明見其耳目口鼻宛然，毛髮咸具，不佞亦必抵之為砂礫。何也？工雖巧，無益於世用也。彼之所為道，自非不佞之道也。不佞之道，不用則卷而自藏耳。萬一世能大用之，自能使子孝臣忠、時和年登、政治還醇、風物歸厚，絕不區區爭鬪於口角之間。宋儒辨析毫釐，終不曾做得一事，況又於其屋下架屋哉？如果聞其欲來，賢契幸急作書止之，若一成聚訟，便紛然多事矣。此是貴國絕大關頭，萬勿視為泛泛也。其人年幾何矣？世間淳誠謙厚，更有如賢契者一人否？不獨貴國，即中國亦在所必無也。果若來，不佞當以中朝之處徐鉉者處之，必不與之較長絜短也。）¹六右衛門昨日方過寓，又云明日回柳川，

¹ 上列朱舜水答安東省菴書簡之（）部份載於《朱舜水集》第七卷，書簡四之

製棺事不及矣。不佞云前者相煩不枉顧，今來又歸促，當使唐工為之。然苦其愆，必不受人言。六右衛門令我作圖，彼云已解，頗似有解意。歸柳川云即製上，製成希即寄示，有未工處尚當訂定。小柳次右衛門一見，慨然有許多雅□不佞不足之時，大為感激。但做緣事大難，此王濛之所□□□劉真長。不佞前二年不慎重，不但無故費去百金，幾使六十年聲名一旦一敗塗地，若非不佞無一事可搖，至今尚如此光景否？目下米已盡，未知次右衛門可作緣否？如可，即當就之。幸賢契速速示知為望。

六月十九日 燈下草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瑜生 頓首

十。頁，160。餘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九、朱舜水寄安東省蒼書

一二五五

29.8×54.0

(首欠) 恥於先發，前年書屢含此意，恐

賢契亦未必詳察耳。不佞鬚眉如戟，骨幹如鐵，而又坦衷直腸，不能防奸。待其至而覺之，亦已晚矣。少時夫妻私語，不欲一第進士，故於科場之事往往兒戲付之。惟□□陳氏深知此意不嗟，寂寞遠勝真□□□□來者亦受之，必求覈實而後已。不肯舍□容忍，故奸□亦無所□。至於兄弟朋友之相與，雖妻子不敢讒一言，即□百無忌伯□□□□也。但□□□，蕃夢寐思維，口傳心授於言□語不勝則金石之心必不可□。賢契一種柔善面孔，寬和氣度，投之者方無厭耳。一□□□□至，必不可以理逆折，但復之云即當作書問明，彼必□□□□□之間則大傷體面，使其面目無所施□□□□□同父本不□相好以為悅。惟欲道我相□□□□□者孔子□□不恰好，子路則不悅；再則，不悅之徒面證，果何傷也？萬一老師真有不肖，我之面目又何地可施？必要問明，如此則神姦窮奇，亦不敢鑿空造謠矣。此禦讒邪第一妙策也。無忽無忽！《學部通辭》貳封共八本，前月二十日完翁家□□寄後□《軒記》《通辭》跋並書四五幅，廿一日作右衛門寄俱曾到否？往年書有云，再過許時如琢真第一高足，賢契亦能記否？今抵蒙談笑，儼然一□□敖，雖楚王亦不能辭已。而且不畏天、不畏人，肆無忌憚，

豈獨陳相而已哉！不佞但付之不聞，會有明白之時，不須急也。且不佞亦無可點耳。(書柬式，副啟貳板為一扣，如此啟則為四扣。二扣、三扣、四扣、六扣俱可用，惟五扣不用，乃殘紙耳。寸楮舊無其制，兵興以來方有之，亦倣副啟之例。稍濶則為帖，二扣則為古柬，六扣則為全柬，三扣、四扣、五扣皆不可用，俱為殘紙。副啟盡而書不能盡，則復用一啟續之，其二其三以至六七俱可。粘連不粘連隨意，粘連者用鈐縫印記，均不割去面葉，則為殘紙。所以謂之殘紙，總之慮其不敬也。寒舍子往來，則不在此例。)¹餘再悉。二月朔日

副啟書號，書有無此式，今權宜耳。不可學也。

安東省菴賢契知己

友生朱之瑜頓首 拜

¹ 上列朱舜水答安東省菴書簡之()部份載於《朱舜水集》第十卷，問答二。頁 375。餘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十、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二七七

28.0×18.5

（尊德性、道問學不足為病，便不必論其同異。生知、學知、安行、利行，到究竟總是一般。是朱則非陸，是陸者非朱，所以玄黃水火，其戰不「休」。¹譬如人在長崎往京，或從路，或從水。從路者須一步一步走去，由水程者一得順風，迅速可到。「從陸記程可達，從舟非得風，累日坐守」，²只以為到京為期，豈得曰從水非，從路非乎？然陸自不能及朱，非在德性問學上異也。）³然此種數有文望之人，不可言其短，只自知可也。然亦君子之道，毀人以自異非禮也。

（「陽明公弟子」⁴王龍溪有語錄，與今和尚一般。且其書時雜佛書語，所以當時斥為異端。）⁵

¹ 「休」字中華本作「息」字，據原文改。

² 「」部份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396。惟原文未見。

³ （）部份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頁396、問答三。

⁴ 「陽明公弟子」中華本作「其徒」，據原文改。

⁵ 餘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十一、朱舜水寄安東省蒼書

一二七八

27.0×16.5

（字義俱要的確，若字義不明，讀時不解，用處便錯）。¹文字有增不得一字，減不得一處。所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鳧脛雖短，續之則憂也。

¹ 上列朱舜水答安東省蒼書簡之()部份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402。餘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十二、朱舜水寄安東省蒼書

一二八七

19.8×31.6

師道誠尊重，《禮》曰：「父生之，師教之，君成之。」三者並尊於天地之間。(故為父服喪三年，有隱無犯，服勤至死。其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致喪三年，與父同。其於師，服勤至死，與君父同)。¹心喪三年，此受業之師也。此古道也，行之於今，如龜毛兔角矣。今賢契「為兩國之人」，²崇儒重道，再三諄諄，不佞方以師生為稱，亦何可遽尊臯比之位，使足下僕僕拜於牀下哉！非矯飾也，非虛偽也。「他」³日相與有成，或者酌量古今之「道」，⁴而處其中可耳。大明近日以制義取士，鮮言行誼。弟子之視師如途之人，師之事弟子如賓客，未能如古之道也。賢契言之切切，豈有忘分不自簡處，不必過為簡點。即成禮之後，師徒相與之際，亦宜以和氣涵育薰陶，循循善誘，非能如嚴父之於子也。

¹ 上列朱舜水答安東省蒼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394。惟()部份「故為父服喪三年，有隱無犯，服勤至死。其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致喪三年，與父同。其於師，服勤至死，與君父同。」，中華本作「故事父有隱無犯，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其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致死，方喪三年。方喪者，與父同致其喪也。其於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據原文改。

² 「為兩國之人」中華本未載，據原文補。

³ 「他」字中華本未載，據原文補。

⁴ 「道」字中華本作「宜」，據原文改。

十三、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一

14.2x32.0

答：誠有之。不佞以人事為主，其恍惚渺茫之事，不入言論。即以讖言之，亦甚佳。「金明見水有奇緣，會合樵中非偶然，戡亂武功誠已異，克襄文治又中天。」何等親切，何等光大。此四句，在「草頭鷄下一人耳」之下，草頭下加「酉」字，又「一」「人」字，右著一「卩」，合為「鄭」字，是國姓入南京之驗也。

（大明軍火器械儘多，其所以敗者，有土崩之勢，非軍器不備也。今民心痛苦思明，若得精練紀律之兵一枝，如疾風掃籬，數城之後，自然望風歸附，亦不必用著利器。如以器言之，神機大將軍滅虜，紅夷佛郎機、百子之類，不可勝數，總不如鳥鎗便利命中。若得鳥鎗一萬，

已不可敵；設有三萬，近□以滅虜，如探囊取物，其弓矢萬萬不能敵也。）¹

¹ 上列朱舜水答安東省菴之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 395。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之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十四、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一八

18.6×35.0

大明衣冠之製，以文官言之，有朝冠，冠有簪，冠中有梁，有金線，分別官職高下。武官以纓，纓有曲。有朝衣，不論大小，黻俾珮玉俱全。有圭、有笏，拜者搢之。笏有牙、有板，五品以上用牙，謂之象簡。圭有五等，公、侯、伯、子、男，有桓圭、躬圭、信圭、蒲璧、穀璧之別。有幘頭，著公服用之。有紗帽，著圓領用之。公服有紅有青，五品以上紅公服，五品以下青公服。有軟帶，文武有別。圓領有紅、有青、有油綠、有綠、有藍、有白、有玄色。有蟒衣、有麒麟、有斗牛、有鯨魚、有坐龍。以上五種，惟一品二品得賜，以下官不敢服，不賜不

敢服。補服(圓領中之補子也)，一品仙鶴、二品錦鷄、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鷗、六品鷺鷥、七品鷓鴣、八品鸛鶩、九品練雀、雜職官黃鸛。武官不有玉有犀，三品花金、四品光金、五品雕花影金、六品花銀、七品光銀、八九品并雜職用黑角帶。武官稍異，有朝履舄，有皂鞢，有忠靖冠，有忠靖衣，有截褶，有巾，不同，隨品職服之。帽有直裰道袍，長衣海青，有裳，有蔽膝，有行膝，其他允冕黻紘之類更煩，尚不在此數。明朝制度極備、極精、極雅，比前代製不同。

(所以不用，即書中見宋朝制度，如前覆、後覆、披腳之類，亦不甚解。須得《文獻通考》詳察而後明。賢契生於日本，乃慕中國之制，此極美事。比之笑中國衣冠者，相去天壤。但制度又為王者之事，生於此國，自以此國之服為□之服，為法服。雖明其製，得用，不敢用也。惟 高明詳慎之。) ¹

¹ 上列朱舜水答安東省菴之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十卷、問答二。頁 374～375。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之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十五、朱舜水寄安東省菴書

一三三五

27.3×35.0

（不佞無一言佞佛，無一物供僧，而 逸然師甚為相愛，亦一奇事。昌黎之於大顛，世人何乃據別傳而妄生疑議，國朝徵聘載此卷，可 覽之）。¹不佞事與吳徵君極相類，薦吳徵君者忠國公石亨，權將也。薦不佞者，荊國公方國安，方擁重兵，有寵於上也。吳至授六品官而辭之，不佞兩次不開讀，而即授四品官，不拜，其間稍異耳。「即就也，非命之於廷，即其家而授之也」。² 吳徵君時，當國者為李相公賢（諡文達），賢相也。英宗復辟之後，賢主也，尚有可就之理。徵不佞時，當國者為馬士英，姦相也。彼時馬士英遣其私人周某，同不佞之親家何不波（進士，名東平，河南解元，即小女之舅），到寓再三勸勉，深致慇懃。若不佞一授其官，必膺異數，既膺異數，自當感恩圖報。若與相首尾，是姦臣同黨也；若直行無私，是背義忘恩也，是舉君自伐也。均不免於君子之議，天下萬世之罪，故不顧身家性命而力辭之。不然，不佞亦功名之士，釋褐即為四品道官，兼京職監軍四十八萬，與國公大將軍迭為賓主，豈不煊赫，而乃力辭之乎！要知不佞見得天下事不可為而後辭之，非洗耳飲牛、羊裘釣魚者比也，亦非漢季諸儒閉門養高以邀朝譽「者」³也。

¹ 上列朱舜水答安東省菴之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一卷，問答二。頁 370～371。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九州歷史資料館分館柳川古文書館所藏之原文予以補載完整。

² 「即就也，非命之於廷，即其家而授之也」中華本未載，據原文補。

³ 「者」字中華本未載，據原文補。

十六、朱舜水寄澄一（黃檗明僧）書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去夏踉蹌作別，雖行裝尚未能整理，托劉又新致意，和尚定聞其大概。不能一敘離情，深負此夙心矣。冒暑長征，弟獨以為非禮，都下及此間學士，畢竟以此為譏議，固知天下有同禮、有同心也。此時貴恙特甚，私竊拳拳。九月間聞之高一翁，云別後已即霍然，復為喜躍，時下惟道履勉「吉」¹為慰。吾輩年至七旬，墓木已拱，無所復望。若弟心絕不作千年之調，任其自來自去耳。弟景況和尚必聞之矣，近有二三事附入德翁書中，和尚倘有意於此，暇時索取看之。然不足為出世人道，亦不足比佛家之萬分一也。和尚至小倉目擊其盛，言此止堪捉鼻耳。外俱白金「肆拾錢」，²少表微忱，幸惟晒存，諸容再悉。（令徒維初近況必佳，園中梨已成，神往神往。弟舊年得數畝之園，欲為抱甕自灌之計，而上公之命道至，諒守土奉行必不肯說，故怏怏而止之耳。令徒希為道意。）⁴

¹ 「吉」字中華本作「古」字，據《舜水問答》抄稿改。

² 「肆拾錢」中華本作「若干錢」，據《舜水問答》抄稿改。

³ 上列朱舜水答澄一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四卷，書簡一。頁59。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中川文庫所藏之《舜水問答》抄稿予以補載完整。

十七、朱舜水寄野道設書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名園嘉卉，分賜寒窓，小子輩不堪岑寂，遂嘖嘖不置口。弟猶恨久病之後，足力軟弱，不能扶節強步，盡觀佳勝也。若待行步不致欹斜，則九十春光已盡矣。奈何！附來紙領到，暇時裁就奉覽。（舊年有《鐵函心史》壹部參本，煩安之兄奉還。友元令兄今云轉懇尊公老先生，台兄知其事否？并讀。）¹

十八、朱舜水寄中村玄貞書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作文者句句字字俱要從經史中來，著一句杜撰句法不得，著一字杜撰字法不得。圓滑而非熟，新秀而不生，則佳矣。若其中見理明，主意大，前後首尾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節節相生，字字靈動，則文之極致也。此等書疏，胸中無一毫書史氣，字字湊泊，逐件排斲，如何謂之學者？「足下將古來名公文多讀」，¹自曉作法。（湊泊前湊集始合也，不足天然一色的排列也。斲如砌牆一般。）²

¹ 上列朱舜水答野道設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八卷，書簡五之三四。頁 242。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中川文庫所藏之《舜水問答》抄稿予以補載完整。

¹ 「足下將古來名公文多讀」中華本作「多讀古來名公文字」，據《舜水問答》抄稿改。

² 上列朱舜水答中村玄貞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 402

十九、朱舜水寄諸通公書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前月十二日小倉奉書，諒已久塵台覽。弟於十一日到江戶，途間藉貴同寅可侯 何親翁¹之勞，不可一言而盡。弟以服暑致疾，十八日方得謁見水戶上公。上公慤勲欵曲，謙恭有禮，博學能文，聰明特達。弟即善於形容，必不能及貴同寅從容談笑，把盃敘致之為盡也。惟是諸位「老親臺」²五載隆情，一朝睽違，臨行又費精神，事事周全，雖有忍心，猶懷戀戀。況弟萬里孤身，何能為意？名園酬酢之情，祖帳留連之致，時時來往胸臆間耳。謝何能盡。(前所貸，本應即償，一時不及，尚容後圖，高明必能鑒諒也。東埔寨民則王二兄、德卿林六兄柬)，³容次率泐，統希慈炤。⁴

~403。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中川文庫所藏之《舜水問答》抄稿予以補載完整。

¹ 「可侯 何親翁」中華本作「何可侯」，據《舜水問答》抄稿改。

² 「老親臺」中華本未載，據《舜水問答》抄稿補。

³ 上列朱舜水致諸通事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四卷，書簡一。頁 61~62。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中川文庫所藏之《舜水問答》抄稿予以補載完整。

⁴ 據文意可知此係先生於 1665 年(清康熙 4 年、日本寬文 5 年)夏間抵江戶(今東京)後所書之問答。

二十、朱舜水寄劉宣義書

《舜水問答》（中川文庫藏）

弟拙劣之性，與人不欵曲。舉凡世情親熟，口角寒暄，人人之所易能者，乃獨一無所能。視世之圓活者，如走盤之珠，而弟四角匾方，非手移之必不能動，真可自笑也。「老親臺」¹獨能違群情而錯愛，不幾昌歎之好乎！晉人之能為青白眼者，見禮法之士必加以白眼，「親臺」²偏著青眼，抑又奇矣！其他暗中調護，口頰解嘲，復費無限周折，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之謂矣。

宰相上公，學古有獲，溫恭執禮，日得之於傳聞。果能如此，或可庇其宇下，然惟久與乃能見耳。時下禮貌頗優，足使蹇僻之士自安其身，誠為意外之幸矣。「倘」³別有所聞，惟望寄言教我，以為善後之圖。弟拙於處世，故披心胸，露肝膽以求之，萬勿疑弟之疑於直言也。弟同邑趙文伯思念其二親，餞別之時，豈不知弟為吉行，舉杯酌酒，泣涕如雨，聲嘶股栗，抑遏難止。人之至情，乃至於斯。若此舟必無可為者，弟不敢以邑子累「親臺」，⁴若有一二人之例可援，萬祈垂手引之，亦積德於冥也。弟之銜感，與趙同之矣。（時下各船俱到，民則王二兄、德卿林六兄、顧長老及交趾李昌孫亦貴府人，張俊使俱曾到否？乞叱名致聲。弟隨後當修維也）。⁵不盡不盡。

¹ 「老親臺」中華本作「老兄」，據《舜水問答》抄稿改。

² 「親臺」中華本作「老兄」，據《舜水問答》抄稿改。

³ 「倘」字中華本作「儻」字，據《舜水問答》抄稿改。

⁴ 「親臺」中華本作「老兄」，據《舜水問答》抄稿改。

⁵ 上列朱舜水答劉宣義書簡載於《朱舜水集》第四卷，書簡一。頁49～50。惟()部份係對照日本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中川文庫所藏之《舜水問

- ◎ 以下問答八條係據日本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中川文庫所藏之《舜水墨談》(為日本江戶幕府儒官人見竹洞與先生之問答記錄)與北京中華書局《朱舜水集》加以對照後，予以補載改訂。

一、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先生所習之《詩》用何傳乎？舊說所言與朱「文公」¹所傳大異。

答：明朝近來傳經，與古先大異，有習讀而無專門名家者特取一時新說，為作文之資耳，非所以為《詩》也，不若《春秋》之必藉師傳也。至於晦翁之註自當遵依，《詩序》等但可參考，不敢以古而戾今也。然看書貴得其大意，大意既得，傳註皆為芻狗筌蹄，豈得泥定某人作何解，某人作何議也。

答》抄稿予以補載完整。

¹ 上列問答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 385。惟「文公」其作「晦菴」，據《舜水墨談》抄稿改。

二、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危坐、安坐，「古人」¹讀書多是焚香危坐。「危坐者如何」？²

答：古人席地而坐，多是與日本相似。讀書宜敬謹，所以焚香危坐耳。危坐即日本今日坐法也。³

三、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詩云「為龍為光」，《大全》如今俗謂「寵晃」云云，「寵晃」之義如何？¹

答：「光」字易解，「龍」字不解。故向來俱作寵光看，言古字通用也。然天子燕以示慈惠，雖無所不至，不當加以寵字。愚意謂龍者神物也，陽德也。升沈隱見，變化不測，興雲致雨，澤被萬物。不若如字看，而與「光」字作二意為妙。高明以為何如？「光」如「光降」、「光顧」。「龍」如「龍臨」、「龍貺」。

¹ 「古人」，中華本未載，據《舜水墨談》抄稿改。

² 「危坐者如何」，中華本未載，據《舜水墨談》抄稿改。

³ 上列問答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 386。

¹ 上列問答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 387。惟「之義如何」其作「何等語」，據《舜水墨談》抄稿改。

四、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凡國家之禮制、飲食衣服器用之法，尚文，則其弊為豪奢矣；尚質以示節儉，則其弊欲至鄙吝矣。《傳》所謂「與其奢寧儉」，然又曰：「質勝文則野」，不可不使文質並行也乎！乃於斯二「事」¹如何防其弊乎？

答：凡為天下國家之禮，在乎有制。有制則貴賤有等，上下有章，文不至於奢華，儉不至於固陋。古之人繪衣描裳，山龍華蟲，燦然可觀；豢豕為酒，賓主百拜，始終秩秩，何嘗無文，何嘗非質。質而至於野，文而至於靡者，皆無制之禮也。國家必欲崇儉，當自本根始，紛紛未制，何益於事乎！

¹ 上列問答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 388。惟「事」其作「物」，據《舜水墨談》抄稿改。

五、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孟子說齊梁之君者皆是也，所以其不用者亦皆是也。本根未節不能辨別，則何以為治乎！若乃理絲而棼之，則遽解其結而可乎？緩舒而理之，待其自解而可乎？

答：得其道，急起而圖之，無張皇之病；舒徐而自化，無優柔攤瘕之嫌，但在有志者求之，有心者計之耳。「貴國已犯賈誼之憂」，¹ 蚩蚩者厝火積薪之下，寢處其下而自謂曰安，謂之何哉！

¹ 上列問答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 388。惟「貴國已犯賈誼之憂」其未載，據《舜水墨談》抄稿補。

六、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明季先生交遊之際，必有懷義秉志而不屈虜庭之士。若能
有以禮招之者，肯至於日本乎？

答：三四日前致書奧村顯思云：「不佞親貴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嘗怪周虓量窄意偏，尊中國而貶秦邦，豈足語於聖賢之道。」僕雖淺陋，非無此意，但見貴國人意思不如此，所以此念灰冷。倘「貴」¹國君好善，厚禮招賢，自應有至者。但患無移風易俗，發政施仁之志耳。惟是近來士人既已剃頭辮髮，甘心從虜，雖築黃金之臺，恐來者無樂毅、鄒忌之徒也。（一日翁語余曰：「中國之亂逆既萌天啟之始矣。」時預國政有理學之黨、有文章之黨，日日相軋相詆，爭權不已。繼之以連年之凶荒，故闖賊作逆、韃虜奪位，皆是姦逆之臣為之禍根矣。）²

¹ 「貴」字中華本未載，據《舜水墨談》抄稿補。

² 上列問答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389。惟()部分係據《舜水墨談》抄稿補。

七、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文章之士黨首者何人乎？吳三桂亦其徒乎？

答：吳三桂，武人也，世胄也。文章之士之為黨首者，其初起於李三才之躁進，邵輔忠、尚葵之輕薄卑微，「而」¹其後周延儒、許譽卿、錢龍錫之徒，紛紛不可數矣。

八 人見竹洞與朱舜水問答

問：前所呈《明季遺聞》及《心史》未「閱」¹否？

答：明季以道學之故，與文章之士互相標榜，大概黨同伐異。鄒漪南直之常鎮人，朋黨之俗不能除，故其毀譽不足盡信。且其筆亦非史才，但取其時事以備采擇耳矣。

¹ 上列問答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 389。惟「而」其未載，據《舜水墨談》抄稿補。

¹ 上列問答載於《朱舜水集》第十一卷，問答三。頁 390。惟「閱」字其作「開卷」，據《舜水墨談》抄稿改。

附錄一 朱舜水先生事蹟相關年表

說明：北京中華書局《朱舜水集》已引梁啟超氏之〈朱舜水年譜〉於其附錄，惟朱舜水與日本關係深厚，今將日本年號及相關重要記事補其年譜，俾便中日學者研究參考。

- 1600 年、(明萬曆 28 年、日本慶長 5 年) 1 歲
- ◎ 10 月 12 日生於浙江省餘姚縣，父諱正，字履卿，一字存之，號定寰。母金氏，前封安人，誥贈一品夫人。舜水諱之瑜，字楚璵，自受魯王恩詔特徵後，復字魯璵。
 - ◎ 建州衛女真崛起於關外。
 - ◎ 英國之東印度公司成立。
- 1603 年、(明萬曆 31 年、日本慶長 8 年) 4 歲
- ◎ 日本江戶幕府開府，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將軍。
- 1604 年、(明萬曆 32 年、日本慶長 9 年) 5 歲
- ◎ 日本長崎設唐通事(翻譯官)制。明人馮六被任命為首任唐通事。《長崎志》
- 1606 年、(明萬曆 34 年、日本慶長 11 年) 7 歲
- ◎ 日本贈明使國書，要求與大明貿易。《異國日記》

- 1607 年、(明萬曆 35 年、日本慶長 12 年) 8 歲
◎ 父朱正卒。
◎ 朝鮮通信使向日本幕府呈遞國書。
◎ 明福建泉州商人許麗寰赴日本薩摩(今鹿兒島)貿易。
《島津國史》
- 1609 年、(明萬曆 37 年、日本慶長 14 年) 10 歲
◎ 荷蘭於日本平戶設立貿易商館。
- 1610 年、(明萬曆 38 年、日本慶長 15 年) 11 歲
◎ 日本幕府開始實施禁教(天主教)政策。
◎ 明商船十艘抵日本鹿兒島貿易。
◎ 日本幕府明訂以丁銀為與明朝交易之貨幣。
- 1613 年、(明萬曆 41 年、日本慶長 18 年) 14 歲
◎ 英國於日本平戶設立貿易商館。
- 1616 年、(明萬曆 44 年、天命元年、日本元和 2 年) 17 歲
◎ 奴爾哈赤建國、改元天命。
◎ 日本幕府准許歐洲航船寄港平戶、長崎兩地。
- 1618 年、(明萬曆 46 年、天命 3 年、日本元和 4 年) 19 歲
◎ 長子大成生。
◎ 清兵陷撫順。
◎ 德國三十年戰爭爆發。

- 1619 年、(明萬曆 47 年、天命 4 年、日本元和 5 年) 20 歲
◎ 清兵陷開原。
- 1620 年、(明泰昌元年、天命 5 年、日本元和 6 年) 21 歲
◎ 神宗萬曆帝崩逝，光宗泰昌帝繼位不久又逝，熹宗天啟帝繼位。
◎ 受業於朱永祐（松江華亭人）。
◎ 清兵陷瀋陽、遼陽。山東白蓮教作亂。
◎ 明僧真圓（俗稱劉覺，江西 饒州府浮梁縣人，後為黃檗宗長崎興福寺開基始祖）、雷音搏（山西洪桐縣人，後為黃檗宗長崎興福寺第六代住持）渡日。
- 1622 年、(明天啟 2 年、天命 7 年、日本元和 8 年) 23 歲
◎ 清兵破平西堡，陷廣寧。
◎ 日人安東省菴（守約）生。
- 1623 年、(明天啟 3 年、天命 8 年、日本元和 9 年) 24 歲
◎ 德川家光繼任日本幕府將軍。
◎ 英國封閉在日本平戶之貿易商館。
◎ 長崎興福寺（南京寺）建立。
- 1624 年、(明天啟 4 年、天命 9 年、日本寬永元年) 25 歲
◎ 鄭成功生於日本平戶。
◎ 張斐（浙江省餘姚縣）生。
◎ 福建總督致書長崎代官末次平藏，訴日本海盜掠奪明朝商船《羅山文集》。
◎ 日本幕府拒絕西班牙之通商要求。

1625 年、(明天啟 5 年・天命 10 年、日本寬永 2 年) 26 歲

- ◎ 長兄之琦登進士第職任漕運軍門。
- ◎ 鑑宦官當政，貪風之盛，先生遂萌絕仕之念，轉抱經濟。嘗謂：「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逮，係次年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隱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
- ◎ 日本長崎代官末次平藏致書福建總督，云掠奪明朝商船者非日本人也。《羅山文集》

1627 年、(明天啟 7 年、天聰元年、日本寬永 4 年) 28 歲

- ◎ 明人陳入德渡日。(陳入德為浙江杭州 金華府人，初從儒，惟屢試不第。後改學醫，渡日後以行醫為業，為一反清志士。嘗嘆虜掠大明，遂歸化日本，名曰穎川入德。先生居留長崎曾寓其宅，柳川藩儒安東省菴識先生於長崎，乃入德之引介也)。

1628 年、(明崇禎元年、天聰 2 年、日本寬永 5 年) 29 歲

- ◎ 陝西饑饉，流賊李自成作亂。
- ◎ 水戶德川光圀生。
- ◎ 明僧覺海(後為黃檗宗長崎福濟寺之開基始祖)、了然、覺意渡日。
- ◎ 長崎福濟寺建立。

- 1629 年、(明崇禎 2 年、天聰 3 年、日本寬永 6 年) 30 歲
- ◎ 明僧超然渡日(後為黃檗宗長崎崇福寺之開基始祖)。
 - ◎ 長崎崇福寺建立。
- 1632 年、(明崇禎 5 年、天聰 6 年、日本寬永 9 年) 33 歲
- ◎ 明僧如定渡日(住在黃檗宗長崎興福寺十年)。
- 1633 年、(明崇禎 6 年、天聰 7 年、日本寬永 10 年) 34 歲
- ◎ 流賊犯畿南、河北。清兵陷旅順。
 - ◎ 日本幕府下命除幕府特准之奉書船外，渡航於海外之日本人禁止返日。
- 1634 年、(明崇禎 7 年、天聰 8 年、日本寬永 11 年) 35 歲
- ◎ 長女高(字柔端)生。
 - ◎ 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流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 ◎ 日本幕府下令武器禁止輸出。《德川實紀》
- 1635 年、(明崇禎 8 年、天聰 9 年、日本寬永 12 年) 36 歲
- ◎ 日本幕府只許明朝商船於長崎一港靠港及貿易。
《長崎集》
 - ◎ 日本幕府下令日本人之海外渡航及在海外五年以上之日本人返日等活動全面禁止。

1636 年、(明崇禎 9 年、清崇德元年、日本寬永 13 年) 37 歲

◎ 奴爾哈赤改國號後金為清。

1638 年、(明崇禎 11 年、清崇德 3 年、日本寬永 15 年) 39 歲

◎ 先生以恩貢生貢於禮部。

1639 年、(明崇禎 12 年、清崇德 4 年、日本寬永 16 年) 40 歲

◎ 清兵陷濟南，德王由樞被執。

◎ 明僧普定渡日(後為黃檗宗長崎崇福寺監寺，於明永曆 9 年返國)。

◎ 日本幕府禁止葡萄牙船靠港。

◎ 心越生(浙江省金華府浦江縣人，俗姓蔣，字興儔，號東臯，後受聘於日本水戶藩主德川光圀)。

1641 年、(明崇禎 14 年、清崇德 6 年、日本寬永 18 年) 42 歲

◎ 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鍵。

◎ 日本幕府下令建於日本平戶之荷蘭貿易商館遷移長崎出島，同時禁止荷蘭人步出島外。

1643 年、(明崇禎 16 年、清崇德 8 年、日本寬永 20 年) 44 歲

◎ 是年先生喪母。

◎ 總兵官方國安辟先生為監紀同知，不就。

◎ 日本越前三國浦之商船漂流於中國大陸，翌年由北京經朝鮮返長崎。《韃靼漂流記》

◎ 日本明正天皇讓位於其弟紹仁親王(後光明天皇)。

1644 年、(明崇禎 17 年、清順治元年、日本正保元年) 45 歲

- ◎ 李自成陷北京，崇禎皇帝自盡。清兵入關，改元順治。
- ◎ 江南總兵官方國安薦先生，奉詔特徵，不就。
- ◎ 明僧超然於長崎示寂。

1645 年、(南明弘光元年、隆武元年、清順治 2 年、日本正保 2 年) 46 歲

- ◎ 福王由崧即位於南京，先生再奉詔特徵，不就。四月，就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監鎮東伯方國安軍，不拜。後由舟山至日本長崎（第一次）。
- ◎ 六月，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改元隆武。閏六月奉魯王 以海監國於紹興。
- ◎ 十一月，鄭芝龍致書日本幕府，請求發兵援助南明。十二月明都督崔芝遣參將林高赴長崎，欲乞日本援兵三千，借軍甲二百領，均遭拒絕。《華夷變態》、《續善隣國寶記》、《外蕃通書》。
- ◎ 明僧逸然性融渡日（後為黃檗宗長崎興福寺第三代住持）。
- ◎ 康永寧赴安南（今越南）乞師。《粵遊見聞》、《小腆紀年》
- ◎ 是年德川光圀 18 歲，始讀司馬遷之《史記》伯夷傳，云至為銘感。

1646 年、(魯監國元年、隆武 2 年、清順治 3 年、日本正保 3 年) 47 歲

- ◎ 六月，清兵下浙江，張名振奉魯王以舟師出海，投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遂入閩，抵中左所（廈門）。
- ◎ 八月，鄭芝龍遣使者黃徵明攜書渡日，分致日本正京皇帝（日皇）二封，上將軍（幕府將軍）、長崎王（長崎奉行）各三封，以乞援兵。經幕府高層閣僚密議，結果遭拒。《華夷變態》
- ◎ 十月，瞿式耜等奉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旋即位，以明年為永曆元年。
- ◎ 十一月，清兵下建寧、延平。唐王走汀州，被執遇害。
- ◎ 是年先生擬赴日本，惟日本海禁方嚴，不容外人，故轉徙至安南。
- ◎ 明遺臣周鶴芝擬遣參將林籥舞赴日本薩摩借兵，因黃斌卿之阻而罷。《海東逸史》、《日本乞師記》
- ◎ 明僧百拙、淨達覺聞渡日（後為黃檗宗長崎崇福寺監寺）。

1647 年、(魯監國 2 年、永曆元年、清順治 4 年、日本正保 4 年) 48 歲

- ◎ 三月，崔芝（周鶴芝）克海口、鎮東二城，遣其義子林臯隨安昌王至日本求援兵，不得要領而還。《日本乞師記》、《東南紀事》
- ◎ 六月，明遺臣馮京第、黃孝卿赴日本長崎請援兵未果。《海外慟哭記》、《日本乞師記》、《東南紀事》、《海

東逸史》

- ◎ 是年先生由安南至長崎（第二次）後，返國至舟山。守將黃斌卿承制授先生昌國縣縣知，不受。
- ◎ 十月，提先生為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不受。又聘請軍前贊畫不就。張名振時在舟山，先生與名振之關係，蓋自此始。馮京第乞師日本亦或由先生發其端。《舟山興廢記》
- ◎ 十月，魯王以先生師吳鍾巒為通政司使，旋晉禮部尚書。
- ◎ 是年王翊舉義兵於四明山寨。
- ◎ 六月，葡萄牙船靠港長崎，要求與日本通商。

1648 年、(魯監國 3 年、永曆 2 年、清順治 5 年、日本慶安元年)

49 歲

- ◎ 鄭成功遣使赴日本請援兵，鄭彩寄書日本求借武器，均未果。《華夷變態》、《臺灣鄭氏記事》
- ◎ 《海東逸史》云：「時內地單弱，欲藉海外之師為響應，京第勸斌卿乞師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從之。撒斯瑪王許發罪人三千及洪錢數十萬。京第先歸，之瑜留，而師不果出。」惟黃宗羲之《日本乞師記》記此行及其關係人頗詳，並無一字言及先生。故先生是否曾與京第同赴日本，尚待考證。又「之瑜留」之語，意先生當即留於日本。考先生此年不在日本，故「之瑜留」為誤也。

1649 年、(魯監國 4 年、永曆 3 年、清順治 6 年、日本慶安 2 年) 50 歲

- ◎ 是年先生滯留廈門。
- ◎ 十月，魯王次舟山，以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朱永祐為吏部侍郎、王翊為河南道御史。
- ◎ 鄭彩寄書琉球求援武器，並請日本發援兵，未果。《華夷變態》
- ◎ 明遺臣俞圖南渡日。《明季續聞》
- ◎ 明僧蘊謙戒琬（俗姓林，福建省泉州府安平縣人）渡日。（後為重建分紫山黃檗宗長崎福濟寺開山本師）。

1650 年、(魯監國 5 年、永曆 4 年、清順治 7 年、日本慶安 3 年) 51 歲

- ◎ 是年先生來往於廈門、舟山之間。正月，安洋將軍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吏部左侍郎朱永祐薦授兵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不受。禮部尚書吳鍾巒薦授翰林院官，不受。
- ◎ 三月，巡按直浙監察御史王翊薦舉考廉，立刻疏辭。
- ◎ 三月，與王翊（完勳）定交。
- ◎ 先生復有浮海之役，在舟中為清兵所迫脅，白刃合圍，欲使就降髡髮。先生誓以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駕舟送還舟山。
- ◎ 先生作遺文二篇。一為上監國魯王辭孝廉疏，一為庚寅年陷難告天文。
- ◎ 鄭成功據廈門為反清基地。

1651 年、(魯監國 6 年、永曆 5 年、清順治 8 年、日本慶安 4 年) 52 歲

- ◎ 是年先生從舟山赴安南，秋，次子大咸適長崎。
- ◎ 八月清兵陷四明山寨，兵部侍郎王翊被執，殉難。
- ◎ 日本幕府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歿，德川家綱繼任將軍。
- ◎ 明僧道者超元(福建省興化府人，後為黃檗宗長崎崇福寺第三代住持)渡日。
- ◎ 永曆帝桂王赴安南請援兵。《欽定越史通鑑綱目》

1652 年、(魯監國 7 年、永曆 6 年、清順治 9 年、日本承應元年) 53 歲

- ◎ 是年春夏先生在安南，患病甚劇。秋間復過長崎（第三次），旋即行。
- ◎ 據先生之送林道榮之東武序云：「壬辰秋，復過日本適當作報國藩及定西侯」等語，知先生是年曾分別致書國藩（鄭成功）及定西侯（張名振）。
- ◎ 長崎興福寺 明僧逸然為迎接黃檗高僧隱元隆琦赴日，曾寄書、幣予福州黃檗山本寺。《隱元廣錄》、《隱元年譜》

1653 年、(魯監國 8 年、永曆 7 年、清順治 10 年、日本承應 2 年) 54 歲

- ◎ 先生上半年在安南，七月至日本（第四次），十二月復往安南。
- ◎ 三月，明人獨立（戴曼公）乘廣東商船渡日。（獨立，

浙江省杭州府仁和縣人，抵日本之初，寓明人陳入德宅，後經陳入德引介與安東省菴識，在長崎與先生有密切往來，曾勸先生剃髮為僧，遭先生拒絕）。

◎ 南明永曆帝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

1654 年、（魯監國 9 年、永曆 8 年、清順治 11 年、日本承應 3 年） 55 歲

◎ 正月，先生由安南至日本（第五次），復至安南。

◎ 三月，魯王以璽書召先生。

◎ 七月，福建黃檗高僧隱元隆琦率弟子二十人，應招抵日本長崎。

◎ 八月，先生於安南旅次設位祭王翊，私諡曰：「忠烈」。

◎ 清朝招諭鄭成功，成功不就。

1655 年、（明永曆 9 年、清順治 12 年、日本明曆元年） 56 歲

◎ 鄭成功奉永曆正朔，故不記魯王監國年號。

◎ 先生居留安南。

◎ 明僧澄一渡日（俗姓陳，浙江省杭州府錢塘人，後為黃檗宗長崎興福寺第四代住持）。

◎ 明僧木菴性瑤渡日（俗姓吳，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人，後為黃檗宗長崎福濟寺開法住持）。

◎ 明僧慈岳定琛渡日（俗姓張，福建省泉州府永春縣人，後為黃檗宗長崎福濟寺第二代住持）。

◎ 鄭成功改廈門為思明州。

1657 年、(明永曆 11 年、清順治 14 年、日本明曆 3 年) 58 歲

- ◎ 正月，先生在安南，日本船至，奉魯王召書，擬候夏間附船往日本，再歸廈門。
- ◎ 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難，先生逐日有日記，名曰：安南供役紀事。
- ◎ 三月，日本水戶藩主德川光圀設史局於其江戶（今東京）官邸。
- ◎ 明僧即非如一渡日（俗姓林，福建省福清縣人，後為黃檗宗長崎崇福寺開法住持）。
- ◎ 明僧千呆性安渡日（俗姓陳，福建省福州長樂縣人，後為黃檗宗長崎崇福寺第四代住持）。
- ◎ 是年鄭泰由臺灣赴日請援未果。《外蕃通書》附錄「鄭經呈長崎奉行書」。

1658 年、(明永曆 12 年、清順治 15 年、日本萬治元年) 59 歲

- ◎ 夏，先生由安南至日本（第六次），九月在日本旅次祭王侍郎但困守舟中，不獲登長崎。
- ◎ 十月，安東省菴得明人陳入德介紹，致書先生並執弟子禮。
- ◎ 十月，由長崎赴廈門，擬應鄭成功之招從軍北伐，當時曾得明僧澄一（請參照 1655 年記事）資助。
- ◎ 是年冬先生在廈門，曾作書答安東省菴，此為先生與安東省菴之最初通信。
- ◎ 明僧悅山道宗渡日（福建省泉州半嶺縣人，後為黃檗宗京都萬福寺第七代堂頭）。

1659 年、(明永曆 13 年、清順治 16 年、日本萬治 2 年) 60 歲

- ◎ 五月，鄭成功與兵部侍郎張煌言會師北伐。六月，先生次子大咸病死軍中。七月軍敗。九月歸廈門。先生曾至廈門，但未謁鄭成功。
- ◎ 冬，先生復至日本（第七次）。後經安東省菴、陳入德等多方奔走，遂得長崎奉行之助，獲留寓日本以終。
- ◎ 是年鄭成功曾寄書先生，請先生乞日本援兵相助。
- ◎ 明人陳元贊渡日。《先哲叢談》
- ◎ 黃檗宗高僧隱元隆琦得日本幕府賜地，於京都宇治建黃檗山黃福寺。《隱元廣錄》、《隱元年譜》

1660 年、(明永曆 14 年、清順治 17 年、日本萬治 3 年) 61 歲

- ◎ 先生留寓日本，長崎奉行黑川正直備致禮遇。
- ◎ 秋冬間，安東省菴自柳川抵長崎見先生。先生與其孫毓仁書中曾云：「省菴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苜蓿先生之俸盡於此。」往後兩人交情與日驟增。
- ◎ 七月，鄭成功使張光啟至日本乞師，不果。案：《臺灣鄭氏始末》云：「十一月獲贈銅噴、鹿銃、倭刀後返廈門。」惟日本無記載張光啟獲贈武器之史料可考。

1661 年、(明永曆 15 年、清順治 18 年、日本寬文元年) 62 歲

- ◎ 六月，先生著《中原陽九述略》一篇，寄安東省菴藏。其書分「致虜之由」、「虜勢二條」、「虜害十條」、「滅虜之策」四章，述中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

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咎也。

- ◎ 七月，緬酋執桂王獻吳三桂軍（翌年四月、桂王遇弒雲南），南明政權亡。
- ◎ 三月，鄭成功攻臺灣，十二月取臺南遮蘭城，逼降荷蘭軍隊。
- ◎ 清朝實施「遷界令」牽制鄭成功之海權。
- ◎ 明僧高泉性澈、曉堂道收、軸賢等渡日。

1662 年、（明永曆 16 年、清康熙元年、日本寬文 2 年） 63 歲

- ◎ 梁啟超案：南明桂王雖亡，然臺灣鄭氏仍奉永曆為正朔，故仍記永曆年號，從成功之志也。
- ◎ 三月鄭成功擬招諭呂宋，籌其與臺灣共為反清基地。
- ◎ 十一月，魯王薨於金門。
- ◎ 是年安東省菴曾請先生移居筑後，不果。
- ◎ 安東省菴欲介當時日本古義學之創始者伊藤仁齋見先生，先生因所學不同，寄書止之。

1663 年、（明永曆 17 年、清康熙 2 年、日本寬文 3 年） 64 歲

- ◎ 是年鄭成功卒於臺灣，子鄭經嗣，仍奉永曆為正朔，續領軍反清。
- ◎ 長崎遭大火，先生寓居皓臺寺廡下，不保旦夕，安東省菴聞之，即時赴之，拮据綢繆而還。又皓臺寺僧月舟當時極禮遇先生，先生適江戶講學後，曾馳謝函予月舟。
- ◎ 七月，鄭經遣蔡政至長崎，欲領回昔日鄭泰寄長崎之

存銀。《華夷變態》、《外蕃通書》

1664 年、(明永曆 18 年、清康熙 3 年、日本寬文 4 年) 65 歲

- ◎ 日本水戶藩主德川光圀思振興藩政，培養儒學教風，遣其臣小宅生順至長崎請業先生，且謀禮聘先生至江戶講學。小宅數次與先生交談，曾留《西遊手錄》，述其始末，惜該書為戰火燒損，未得見其原本。
- ◎ 是年為先生得發揮其博學長才，宏揚中華文化於日本之最大轉捩。
- ◎ 九月，兵部尚書張煌言烈死杭州。先生之同仇共患者盡喪。

1665 年、(明永曆 19 年、清康熙 4 年、日本寬文 5 年) 66 歲

- ◎ 上半年，先生居留長崎。
- ◎ 六月，江戶禮聘之命至，先生由內通事高尾兵左衛門（明人樊玉環之子）及小通事何仁右衛門（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人何高材之長子，名何可遠）等隨行傳譯護送至江戶。
- ◎ 七月，先生至江戶。十八日初謁水戶上公（德川光圀），上公以先生年高德重，不敢稱其字，欲得一菴齋之號稱之，先生乃以故鄉之舜水為號。
- ◎ 九月，上公迎先生至水戶，十二月復歸江戶。

1666 年、(明永曆 20 年、清康熙 5 年、日本寬文 6 年) 67 歲

- ◎ 是年先生在江戶。
- ◎ 二月，先生體患腫毒，復病耳鳴，上公親臨視疾。
- ◎ 上公下令毀其境內新寺九百多座，淫祠三千餘座，日人疑此為先生之諫，謠言四起。先生處以鎮靜，未發一言駁此紛紛之論。
- ◎ 上公以先生患病，屢勸招兒孫一、二人前來侍養。先生因作書寄長男大成及故鄉知友陳遵之，以詢骨肉舊交之訊，並致書長崎僑商王師吉，擬託請照料。
- ◎ 日本幕府下令抵長崎貿易之清朝商人集中泊宿於既定之「宿町」處，以利管理。《長崎記》、《長崎覺書》、《長崎實錄大成》

1667 年、(明永曆 21 年、清康熙 6 年、日本寬文 7 年) 68 歲

- ◎ 上半年先生在江戶。八月至水戶。
- ◎ 上公為先生起造江戶之駒籠別莊，初先生力辭，後勉從之。
- ◎ 是年清康熙帝親政。

1668 年、(明永曆 22 年、清康熙 7 年、日本寬文 8 年) 69 歲

- ◎ 二月，先生歸江戶，入居駒籠別莊。
- ◎ 二月，清朝招諭鄭經，鄭經不就。
- ◎ 德川光圀四十歲，先生作壽文獻之。

1669 年、(明永曆 23 年、清康熙 8 年、日本寬文 9 年) 70 歲

- ◎ 是年先生在江戶，四、五月間臥病。
- ◎ 先生萌告老之意，上公慰留之。
- ◎ 十一月十二日先生七十誕辰，上公行養老之禮，饗先生於後樂園。
- ◎ 是年先生長子大成卒於鄉里，先生迄未知之。

1670 年、(明永曆 24 年、清康熙 9 年、日本寬文 10 年) 71 歲

- ◎ 是年先生在江戶。
- ◎ 上公請先生作學宮圖說，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殿堂結構如文廟、啟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樓、牆垣等莫不悉備，其度量分寸梓人不曉者，先生皆親授之。
- ◎ 上公又請先生造祭器，先生依圖考古，研覈其法，授之工師，經年而成。
- ◎ 先生以檜木作棺，漆而藏之。嘗謂門人曰：「後來倘有逆虜敗亡之日，我子孫若有志氣者，或欲請之歸葬。而墓木未拱，棺槨已弊，則非徒二三子之羞，亦日域之玷也。吾之所以作此者，非為手足也，為後日慮耳。」
- ◎ 是年鄭經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締約。

1671 年、(明永曆 25 年、清康熙 10 年、日本寬文 11 年) 72 歲

- ◎ 是年先生在江戶，上公請先生召兒孫或故舊一二人來

奉養陪侍，先生曾致書王儀(字則民，常航海往來於日本、東南洋之間，先生奔走國難時，曾多次得其經濟援助)，未果。

- ◎ 是年日本長崎奉行牛込忠左衛門修改對清貿易法。《古集記》
- ◎ 日本幕府明定以銀為對清貿易貨幣。《長崎記》

1672 年、(明永曆 26 年、清康熙 11 年、日本寬文 12 年) 73 歲

- ◎ 是年先生在江戶。水戶彰考館落成，上公請先生制定釋奠儀注，率儒學生行之。
- ◎ 日本幕府改對清貿易法為〈市法買賣法〉。《長崎御用書物》
- ◎ 明僧獨立 (請參照 1653 年記事) 示寂。

1673 年、(明永曆 27 年、清康熙 12 年、日本延寶元年) 74 歲

- ◎ 是年先生居留江戶。
- ◎ 清朝發生三藩之亂。
- ◎ 黃檗高僧隱元隆琦 (請參照 1652、1654、1659 年記事)、大眉性善、蘊謙戒琬相繼示寂。
- ◎ 清僧東瀾渡日 (俗姓張，福建省泉州府永春縣人，後為黃檗宗長崎福濟寺第三代住持)。
- ◎ 清僧西意渡日 (福建省泉州通正縣人)。
- ◎ 是年英國船入港長崎，要求與日本通商貿易，遭幕府拒絕。

1674 年、(明永曆 28 年、清康熙 13 年、日本延寶 2 年) 75 歲

- ◎ 是年先生在江戶，上公請先生製明室衣冠。
- ◎ 清僧玉岡海峴（俗姓劉，福建省福州 福清縣人，後為黃檗宗長崎崇福寺第六代住持）、雪堂海瓊（福建省泉州同安縣人）渡日。

1675 年、(明永曆 29 年、清康熙 14 年、日本延寶 3 年) 76 歲

- ◎ 是年先生在江戶。
- ◎ 十一月，鄭經由臺灣遣鄭奎舍、鄭按舍至日本長崎，取得昔日鄭泰之存銀二十六萬後歸。《海上見聞記》

1676 年、(明永曆 30 年、清康熙 15 年、日本延寶 4 年) 77 歲

- ◎ 先生外親姚江（虞山）至長崎察問先生起居，曾致書上公，但因鎖國禁令未能與先生謀面。
- ◎ 九月，耿精忠降清。

1677 年、(明永曆 31 年、清康熙 16 年、日本延寶 5 年) 78 歲

- ◎ 是年先生在江戶，曾致與諸孫男書，言其心境。惟此書內容頗長，先生託何人帶回中國，無可考。
- ◎ 明僧心越正式歸化日本。

1678 年、(明永曆 32 年、清康熙 17 年、日本延寶 6 年) 79 歲

- ◎ 是年先生在江戶，得安東省菴書報，聞省菴之父於兩年前逝世之訊。
- ◎ 先生致書慰唁安東省菴，並誨以報訃之禮。

- ◎ 十二月，先生長孫毓仁至長崎欲省視先生，礙於嚴令，未得如願。上公遣其儒臣今井弘濟赴長崎晤毓仁，並予慰勞賜賞。
- ◎ 毓仁曾致書安東省菴，陳其心境。
- ◎ 是年吳三桂卒。

1679 年、(明永曆 33 年、清康熙 18 年、日本延寶 7 年) 80 歲

- ◎ 是年先生在江戶。
- ◎ 四月，今井弘濟抵長崎見毓仁，備述先生盼其赴江戶奉養之意，毓仁答曰：「今歸報母，必圖後舉」，遂返中國。(越六年毓仁再至，先生已逝)。
- ◎ 十一月十二日，先生八十歲生日，上公又行養老之禮，除贈諸禮二十品外，並命奏古樂以樂之。
- ◎ 鄭經反攻福建，圍漳州，泉州。

1681 年、(明永曆 35 年、清康熙 20 年、日本天和元年) 82 歲

- ◎ 是年先生在江戶。衰憊日甚，醫官奧山玄建侍先生服藥，但先生命已臨旦夕。
- ◎ 鄭經卒於臺灣，子克塽嗣。
- ◎ 三藩之亂平定。

1682 年、(明永曆 36 年、清康熙 21 年、日本天和 2 年) 83 歲

- ◎ 四月十七日，先生逝世於江戶，四月廿六日，上公率其世子綱條及諸朝臣臨其葬，先生葬於常陸 久慈郡 大田鄉 瑞龍山麓，依中國式作墳題曰：「明徵君朱先

生之墓」。

- ◎ 七月十二日，上公與群臣議，取先生道德博聞，執事堅固之意，諡曰：「文恭先生」。

1684 年、(明永曆 38 年、清康熙 23 年、日本貞享元年)

- ◎ 先生卒後二年，鄭克塽降清，明正朔絕。

※上述年譜中所引明僧、清僧渡日之有關資料，係以《長崎市史》(地誌編佛寺部)記載為據。

附錄二 朱舜水友人、弟子傳記資料

◎ 朱舜水客寓日本後之交往人物除日人外，其書簡中屢屢出現者不乏當時在日之中國友人、黃檗宗禪僧及唐通事(在長崎之譯官)等，為便於讀者對朱舜水與在日中國人之交往有具體的認識，謹述與其有關人物梗概於後。另日本人部份係補中華本未刊載部份。

A、在日中國人部份

一、陳(穎川)入德

陳入德，諱明德，字完我，浙江省杭州府人。昔在大明屢試不第，退而嘆曰：「士君子不得為宰相，願為良醫。雖顯晦不同，而其濟人一也。」遂改業為醫，尤精於小兒科。崇禎年間渡航長崎，每投藥餌起死回生，崎人留而不歸。居年餘，有國法，華人渡日者不許留，已留經年者不許歸。爾後強胡猾夏，翁絕念於鄉國，遂改名曰穎川入德。乃朱舜水所稱之「完翁」也。

1654年(明永曆8年、日本承應3年)與柳川藩儒臣安東省菴初識於長崎，往復談論，彼此投機，有相見恨晚之慨。時安東省菴多病，翁授以良劑，屢屢奏效。後安東家兄妹先後罹病，亦承翁之治而癒。

1658年(明永曆12年、日本萬治元年)10月，朱舜水六渡

日本，安東省菴得翁之介，以書致朱舜水問學，執弟子之禮。時朱舜水擬赴魯王之召及鄭成功北伐南京之舉，匆促從長崎付舟至廈門。於翌年始自廈門覆信省菴，謂其「執禮過謙」，此乃朱舜水致安東省菴之最初書簡也。朱舜水初寓長崎之際，曾寓翁之宅第，交往甚密。朱舜水奔於申請永住許可時，陳入德恐長崎奉行不受，曾請朱舜水撰文頌美長崎奉行，始遭拒後勉從，但彼此發生齟齬，至為不快，此事朱舜水曾在答安東省菴書中提及。

1675年(清康熙14年、日本延寶3年)6月，翁逝世於長崎，享年79歲。時朱舜水75歲，在江戶。安東省菴感念其恩，為翁立碑於長崎皓臺寺。

※中華本附錄一引梁啟超氏之朱舜水先生年譜中，述陳入德部份有誤，謹訂正如下：

- (1) 676頁、4行中間「又案：完翁姓名待考，書中稱貴國，知其必為日本人」等語，朱舜水致完翁書中所以稱「貴國」者，乃以其歸化日本之故，完翁實為明朝人士。
- (2) 699頁、9行「所謂『與潁川齟齬』者，其人或是陳元贊」等語，潁川者陳入德也。陳元贊另有其人，請參閱本附錄第六。
- (3) 1953年，梁容若著〈讀梁任公著朱舜水年譜〉已考出完翁乃歸化明人陳入德。

二、心越禪師

心越 (1639~1695)名興儔、號東臯，浙江省金華府浦江縣人，俗姓蔣，父興孝，母陳氏。8 歲時值清軍攻下紹興，圍金華，故潛離家鄉奔蘇州，並出家於報恩寺，後修行往來於江蘇、浙江之間，30 歲師事杭州府臯亭山顯孝禪寺之潤堂大文禪師，33 歲入杭州靈隱山永福寺。

1676 年(清康熙 15 年、日本延寶 4 年)38 歲應長崎黃檗宗興福寺澄一禪師之召，由杭州渡日本，其間船遇風浪，歷經數月始登陸薩摩(今日本鹿兒島縣)，翌年元月入長崎興福寺。

1679 年，41 歲，適值朱舜水之孫朱毓仁渡航長崎擬赴江戶探舜水，礙於鎖國深嚴，毓仁未得如願，水戶藩主德川光圀乃遣其儒臣今井弘濟(今井小四郎)抵長崎傳遞舜水消息。是年 4 月心越曾在長崎與今井面談，今井曾允諫其赴水戶受聘一事，12 月由長崎乘船抵大阪並赴京都宇治萬福寺晉謁當寺二代住持木菴禪師，翌年 5 月返回長崎。

1681 年(清康熙 20 年、日本天和元年)由長崎赴江戶，7 月抵水戶家駒込別邸。除與今井重逢外，並與年屆八旬之朱舜水相見，舜水與心越同為反清復明志士，異地相逢，彼此喜悅之情，莫可名狀，舜水並曾詢及昔日故鄉情景及家人消息。又一儒一僧得於江戶之水戶藩別邸相逢，實乃德川光圀巧思之安排也。

1682年(清康熙21年、日本天和2年)4月，朱舜水逝世之際，心越曾賦一詩悼其痛失長輩之心境，曰：「悼聞鄰封耆儒舜水朱君，壽屆丈朝有三，忽於初夏十有七日，頓爾逝世，越忝梓里，幸得遇於江府，雖然萍水相逢，亦可聚譚故園風味。痛茲永別，豈無慟乎，聊賦俚句一章，以識感懷耳。」其詩曰：

驀地相逢喜故知，死歸生寄不須疑，

憐君只是孤身客，事到頭來我亦悲。

1688年(清康熙27年、日本元祿元年)50歲，德川光圀命弘法大師作木像觀世音贈之祝壽，心越亦畫「涅槃圖」贈與德川光圀之母靖定夫人。1695年(清康熙34年、日本元祿8年)逝世於水戶，享年57歲。

三、逸然性融

逸然(1601~1668)法諱性融、性會、獨融，俗姓李，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人，明萬曆29年生，1641年(明崇禎14年、日本寬永18年)41歲，以藥商渡航長崎，1644年歸依明僧默子如定，並出家於長崎興福寺。翌年默子退隱後，繼任該寺第三代住持。

1652年(明永曆6年、日本承應元年)逸然曾與長崎唐通事及渡日明僧十餘名，聯名致函福建黃檗寺，邀請該寺高僧隱元隆琦渡日，前後共發4函，歷時3年，終獲隱元首肯渡日。隱

元一行 20 餘人於 1654 年(明永曆 8 年、日本承應 3 年)7 月渡日，厥功至偉。

朱舜水寓居長崎期間，與逸然交往甚密，兩人並有書信往來。朱舜水初抵長崎之際，逸然曾為其居留一事，與安東省菴商議協助。1668 年(清康熙 7 年、日本寬文 8 年)逝世長崎，享年 68 歲。

逸然善畫，尤精佛畫。日人渡邊秀實《長崎畫人傳》中曾稱逸然為「唐繪」之祖。其日人弟子有河村若之、渡邊秀石等。(悅心《東渡僧寶傳》、《黃檗文化人名辭典》)

四、澄一道亮

澄一 (1608~1692)，法諱道亮，俗姓陳，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人，生於明萬曆 36 年，夙抱出家之志，遂入禪門。1653 年(明永曆 7 年、日本承應 2 年)渡航日本入長崎興福寺追隨逸然禪師。1656 年擢為興福寺中興第二代住持，翌年赴大阪普門寺訪隱元隆琦。

1663 年(清康熙 2 年、日本寬文 3 年)3 月，長崎發生大火災，興福寺除觀音堂、鐘樓外，被炬殆盡。大雄寶殿於 1667 年始在澄一策劃下重建完竣。另於 1674 年復建永興院，1686 年築永興庵並為開基後功成身退，將住持讓位於明僧悅峰禪師。1691 年(清康熙 30 年、日本元祿 4 年)逝世長崎，享年 85 歲。

朱舜水寓居長崎期間，經常往來興福寺，並曾受澄一禪師之經濟援助。澄一禪師另有儒醫之稱，博學、精醫道，曾為多位在日禪師施醫施藥。其門人有石原鼎庵、上野玄貞及今井弘濟等。(悅心《東渡僧寶傳》)

五、化林性僕

化林 (1596~1667)，法諱性僕、性合，福建省福州府三山人，生於明萬曆 24 年。幼即聰明穎悟，後以醫為業。永曆 2 年因亂曾匿於支提山，永曆 6 年出家，並於 1661 年(明永曆 15 年、日本寬文元年)秋與鶴博海天禪師渡航長崎入崇福寺，追隨即非禪師。同年 11 月適值隱元禪師七十大壽，化林曾代即非登京都宇治萬福寺為其祝壽。1663 年 8 月即非上京都萬福寺後，代監崇福寺 5 年。1665 年，小倉(今日本福岡縣北九州市)之黃檗宗福聚寺竣工，即非晉山開法之際，化林曾與獨立、獨健往賀。時朱舜水正於長崎決定應水戶德川光圀之聘前往講學，因行期即在，無期會晤，舜水曾致書化林，表示悵然之慨，後化林亦曾致書朱舜水感謝昔日教導之恩。1667 年(清康熙 6 年、日本寬文 7 年)6 月逝世於長崎崇福寺，享年 72 歲。(《黃檗文化人名辭典》)

六、陳元贊

明人渡日影響日本文化至為深遠，其中以朱舜水為最，其次當推黃檗高僧隱元隆琦與陳元贊。隱元於 1654 年(明永曆 8 年、清順治 11 年、日本承應 3 年)獲江戶幕府之許，應長崎興福寺之邀，毅然渡日並獲幕府賜地，創建黃檗萬福寺於京都宇治市，發揚中國之建築、雕刻、書法、繪畫、醫術於日本，黃檗文化更給當時日本佛教界帶來極大的震撼。

陳元贊原名珣，字義都、士昇，有芝山、虎魄道人、瀛壺逸史、菊秀軒、既白山人等別號及筆名。其出身地，眾說紛紜，但其曾有「大明國虎林既白山人」之署名，生於明萬曆 15 年，早朱舜水 13 歲。陳元贊通經史、多才藝，曾入河南登封山少林寺習武術及製陶術，喜老、莊之學。崇禎年間屢應科舉不第，復逢國亂，遂附商船渡日，初寓長崎，以授書法自給，後入日本內地，與當時各地儒者飲酒唱詩，遂結識日本聞名詩人元政，兩人彙其平生所唱之詩為《元元唱和集》行世。元贊後定居日本名古屋，受聘為尾張藩儒官，傳授書法、武術及雜藝予日人。

觀中華本《朱舜水集》中，其致陳元贊之書簡僅一(載於卷 4、54 頁)而已，兩人有無進一步交往，尚無可考。惟朱舜水出身儒家，闡揚朱子學理，為一醇儒，陳元贊醉心老、莊，係道家信徒，彼此交往或止於此。

1671年(明永曆25年、清康熙10年、日本寬文11年)6月，元贇逝世於名古屋寓所，享年85歲。其平生以武術影響日本最大。(日人小松原濤著有《陳元贇の研究》於1972年出版。)

七、張斐

(張斐《莽蒼園文稿》附錄，水戶宇佐美充書)

張斐，號霞池，又稱客星山人，明末浙江省餘姚縣人，即與朱舜水同鄉也。斐學問淵博，不治章句，工書(尤以飛白體為巧)、善詩文。性磊落，有奇節。1686年(清康熙25年、日本貞享3年)(即舜水逝世後第5年)，與舜水孫朱毓仁、外親姚仁同渡長崎。二人薦其學德於義公(德川光圀)，公乃遣使臣大串子平(元善)等見之。斐云：「放廢之夫非求用於貴國，心中之事欲一謁尊王而後決留者。」俟命久之，未得其報而歸。其所謂尊王者即指義公也。明年再來時，日本之制已不許納外客。文恭之事固屬異數，雖以公之好賢，不得再開大禁也。遷延月餘，斐終悵然而去。初其在長崎，大串子平察其有大志，從容問訊，遂得其實。蓋斐欲再造明室所奉定王者，崇禎第三皇子也。北京之陷也，年甫6歲，明室遺臣戮力調護，長于流離播遷之間，既生三子。時清既滅明，剷除強梗，州縣漸定。斐遊覽四方而陰結有志之士，適慕義公之義，遂航海渡日。其志欲藉公之威靈而雪國恥也。其復子平書有言曰：「夏有一成，已賴崑鄩之定亂；楚雖三戶，欲效包胥之乞師。」既而斐使其友前兵部侍郎湯來賀作公六十壽序以呈。來賀，不食清粟而隱者

也。未幾任遼菴元衡者又來長崎二次，亦求見於公。乃與子平道其情，遂遣書今井將興，云：「值中土世衰，腥淪九鼎；幸白水尚存，爰整一旅。卒土皆仇，無他邦之可泣；仰瞻隣德，思繼絕之可施。是以三涉危波，念舊得之難忘，必欲報以國土；兩受大命，慙為使之多愆，實難效包胥。」元衡，斐之外姻也。由是觀之，則斐之義足以感其親戚朋友，而其所以各致命於其主者，可知也已。當是之時，義公之名遠播于海外，西土之人多知文恭之見優禮，故來獻詩或文，銜技以求售者，靡靡皆是。至斐則不然，其言曰：「原弟來意所眷戀而不能忘，唯上公能開一面之網而邀惠于遠人，則留之三四年或五六年無不可者。然尚有與公並重之人，則又不敢倍也。竟老死於此，則是倍之矣。皇天后土，實鑒此心！」此可以觀其志也。而其至於日，幻學春秋，素秉尊攘之教；長虛歲月，徒為視息之人。將偕隱以入山，嗟無寸土之乾淨；聊抗懷而踏海，視同尺水之波濤。擊楫而誓澄清，歎乘流之祖述。席帽而歷險阻，傷去國之管寧。袖匕而入關，身脫虎狼之地；提椎而潛下邳，淚濕犬羊之天。則悲壯激烈，忠憤之氣洋溢於言表，使讀者擊節興起，慨然想見其拊膺切齒之狀，豈非古所謂廉頑立懦者耶？斐即齎志而去，元衡亦不獲命，可勝嘆也哉！元衡之歸也，公厚賜之，且贈斐以白鏹，後無知其消息。公每談及斐之事，愀然不樂，侍臣亦不忍言此，以沒公之世云。近時或傳斐死節，余以為斐決非徒死者。其言或信，然頑民之稱，周時已有，況於滿清乎！若其先死山林乎，名固當湮滅。果舉義以殺其身乎，清其必加以賊名，其赤心忠國之志，孰能發揚而傳之？獨義公之德有以感其景仰之念，而子平之才能盡其情甚，然後斐之文得長存于

神州，而皓皓名節與延平、文恭俱不朽也。蓋明之將亡，倒戈內向，屈膝事仇者如洪承疇、錢謙益輩，身非不富貴，然乾隆主論謙益，以為非人類也。則為之子孫者，將無所容身於天地間也。異時西土或明氏遺事有志于實錄而得之神州，以旌表朱、張之義，則其裔亦將有餘榮也。嗚呼！自當時而言之，則斐之不幸固可為痛恨；自今日而觀之，則其為不幸之幸也亦大矣。蓋天之所覆，地無東西，苟氣類之相感，各有其人，不應於彼則必應於此。《易》所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者，其事之奇固不足以為奇。然使斐不困厄而激，則其言之傳不可得而保也。抑天之降命，其意何在？其亦得不謂之奇哉。余偉斐之節，遂愛其書，我彰考館所藏有《非文遺墨》三卷及筆語等，其文其詩可傳者甚多矣。元衡亦善書，惜其文不多傳，余嘗欲整理斐之詩文刻以繼《文恭集》之後，未及請之，今茲子有吉君模勒其飛白書及文一篇而公于世。余喜其舉，乃記其來由以贈且廣其傳。

八、何可遠（何仁右衛門）

何可遠，諱兆晉，號心聲子，可遠為其字，生年未詳。為何高材（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人，1628年渡日）之長子。據《譯司統譜》，何可遠於1658年（明永曆12年、日本萬治元年）被拔擢為唐通事，日本名為何仁右衛門。

1665年（明永曆19年、日本寬文5年）6月，朱舜水應德川光圀招聘之際，何可遠即由長崎隨行傳譯，護送舜水至江戶。

舜水書簡中稱「何可侯」者，即何可遠也。1686年(清康熙25年、日本貞享3年)3月逝世，享年未詳。

(宮田安《唐通事家系論考》)

九、劉東閣

名宣義，字耀哲，號東閣、一號清軒，通稱仁左衛門，長崎人。東閣其先世明之閩人，所謂彭城劉氏者也。彭城國訓讀伊婆羅喜，故以彭城為氏矣。世宗嘉靖中，劉有恒始來於日本，寓于肥前平戶是為始祖。至父宣承，初移居長崎，以醫為業。東閣自幼肄之，不屑方技，十二三歲日誦萬言，以神童稱。

東閣天資明敏，博洽自喜，最善華音，方言土語無不通曉。歲十八，鎮臺擢為清館譯司。承應3年(明永曆8年、1654年)抗人僧隱元應聘到于長崎，留錫東明山興福寺，翌年入都。東閣以譯被選從行，時歲二十三。譯、易也，傳譯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意、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皆概曰譯。所以交通言語，傳譯彼此也。蓋彼之通此也又遠矣。故置玄蕃寮、設鴻臚館。象胥之官，譯語之員，不一而足。及海內多事，治教不張，航海稍少，通詞之舉幾乎屏熄。慶長(明萬曆24年、1596年)以降華蕃賈舶更入崎港，互市百物交易有無，彼此便之。先是華蕃各隨其便，商販各港。寬永12年(明崇禎8年、1635年)，宦定程格，華蕃來舶限於崎港，不許著其他，於是通詞之設，日盛月昌。

初鎮臺小笠原長理始舉明人少來寓于崎，能通日本言語者二人。號曰通詞，或作通事。雖其職不素貴，居之者非精通方言、諳熟雅俗，則不能傳制度、述法憲、纖悉公私、明徹利害、處用供事矣。東閣自少壯蚤居此職，四十餘年無一過失，子孫襲職至今。

長崎之地設鎮臺一員管轄諸務，慶長中以天草侯寺澤廣高補之，寬永中增一員，貞享中又增一員。在其任者，不有節鉞淹三年之久，上下不甚便之。元祿中又增二員，至享保中罷之。東閣嘗上封事，陳利害論得失。雖其事不行於當時，以鎮臺二員，隔年代治通詞分大小，供應待為處置之類，永為後世之制，至今不廢，識者韙之。

東閣雖躬居譯司，以長於文學，前後鎮臺臨於此者，無不崇重之。牛込蔭鎮尤服其才識，遇待殊厚。當是時林道榮以墨池技聞，嘗與東閣陪宴於便殿，偶分杜詩東閣官梅句以為韻。東閣自是而後，以其所得為號，故道榮號官梅。

東閣至中年後家最豐饒，富侔王侯。雖素封之富商致巨萬者，莫與之抗匹者。長崎闔鄉之人，皆盡榮羨之。

東閣學主濂、洛而不專守之。常謂門人云：「學問之要，自漢、唐至元、明，不出於六件。一曰立本識原、二曰踐履躬行、三曰文理穩當、四曰明晰字義、五曰達練古今、六曰取舍長短。」

東閣歲六十三，以元祿 8 年(清康熙 34 年、1695 年)沒。

向者長崎人僧一圭者東到屢訪余，談及向井靈蘭、盧草拙、林道榮暨東閣等諸家，頗能識先輩名氏。嘗為余贈書來梓之所知。搜索事歷，寫致其墓誌碑碣，既皆記之。原稿罹火，一圭歸道山，今追懷之，無可再問者。

男善聰字士明，號素軒。襲職大通詞。余閱《大田南畝》、《瓊浦遺佩》引長崎猶林公極《橙園雜錄》，其書載善聰詩文數首，今鈔其二首。「詠雪」云：「四山光似新磨鏡，大地清如舊染塵。設使人心同此景，世間何有穢腸人。」「簪梅花」云：「依花不忍離花杯，數點分香插滿頭。踏雪歸來草堂晚，傍人笑殺老風流。」皆清逸可誦。（《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二）

十、林道榮

名應采，字欸雲，號墨癡老人，通稱道榮，長崎人。道榮家世長崎人，以醫行於里閭。及道榮好學，修洛、閩說，精通性理，又好臨池技，篆、隸、行、草無體不善。善書之名，喧傳遠邇。當時日本所謂書家者流，未知臨摹之法、運筆之訣。若大虛菴光悅、松花堂昭乘輩，雖能摹趙松雪，未能免國樣者。道榮嘗得文衡山、董華亭之真蹟，始識運筆懸腕之事。又與北島雪山講習六書學。日本知六書學者，實始于此。高天漪、池永道雲、佐玄龍、細井廣澤等皆由是而興起。

道榮自幼聰慧，十二三歲讀書惟務，一目五行，諳誦上口。嘗慕林羅山之為人，自號蘿山，鄉隣之人皆呼以林蘿山。

寬文3年(清康熙2年、1663年)，鄉舉為清館大通事，時

歲二十四。尤精象胥，博覽於雜記、演史、小說話本，通曉明、清之典詁、官制、俚語，日本之人所未曾有也。

清人周銘，字勒山，浙江人，蓋落第家居，尤善詩詞。嘗從商舶來于崎港，寄寓二年。屢與道榮交歡，稱為海東之第一奇才。

朱舜水寓于崎時，適作報國藩(鄭成功)及答定西侯張侯老書二通。舊在病蓐，不能搦管。舟行甚迫，日日促報。或有言道榮能作小楷者，乃延致之，使代書之，即濡毫疾書。舜水稱其筆跡以氣度沖融，免起鶻落，筆不可撮，如小王令家法，益知其國器。其事見于《舜水文集》，實非虛稱。今按道榮應其索代書，在于承應元年(明永曆6年、1652年)，是時歲十三，其妙齡夙成，可以想知其不凡。

道榮告舜水曰：「居此地而讀書，猶奏雅樂於重譯，表龍章於裸壤。家貧不能作業，如學資何？」舜水慰諭之曰：「諺云：『孳孳力田，必將逢歲』，但患不讀書，不患讀書無所用也。吾子其勉焉」。道榮感發此一言，遂成一家。後每教導子弟，以此言為標準。

萬治中，鎮臺妻木定兼(彥右衛門)任滿而將東還，道榮從之到江戶，寓其邸舍。無幾，名聲大起，請業者眾，他州之士講業於都下者，無與之比。遂為忌刻，毀譽相半，至有將竊害之者，不得已而辭去。

道榮歸鄉之後，聲價益高。大村侯純賴特禮遇道榮，侯之封境接連崎南而近矣，故賜之雄浦地數百畝，以為養老之資，

後傳之子孫不變。

高天漪亦在崎，時以書名顯。其業與道榮相鴈行，時人稱為「二妙」。遠邇請其揮毫者，糜糜不已，獲其一紙者，不啻珍寶。

道榮長於天漪九歲，常揚譽之以為不及，稱歎贊襄無所不至。天漪亦能兄事之，不若今時之人，互有猜忌抑屈之志。相迭遜讓，至其晚暮終始不變。百年以前，文藝之士敦厚之風可以欽慕。

鎮臺牛込蔭鎮招致道榮，遇待不薄。一日置酒，與劉東閣陪侍其坐，偶分杜詩東閣官梅句賦詩，即應聲云：「鎮臺明府賞官梅，梅蕊枝枝春氣催。不學餘香衣袂着，醉恩深似訪花回。」蔭鎮賞歡不已，其詩播聞治下，由是時人呼「官梅氏」，後遂改氏官梅。

道榮曰：「以我邦人運筆，學晉、唐名人遺蹟，猶如鈍刀雕木，僅得形似，去其真也遠矣。豈非徒勞乎？然知之者尠矣！臨書之法，與唐山異同不一。其小者姑置之，大者有五：一曰昫叻不正、二曰筆毛不軟、三曰楮紙強硬、四曰案卑疲倦、五曰體不寬洪。」

雨森芳洲《橘窗茶話》云：「林道榮喜讀王世貞詩學活法，自幼至老，一生不廢。彼乃一時聞人，長於詩者。自漢、魏、六朝至唐、宋諸家，莫不偏索而熟習焉。然少有閒隙，則必手之不釋，此則有深意，在日本之人，則當學之以為法。蓋元祿

以前，書籍之不可多獲，可以知之。近時舶來漸漸繁夥，不論類書叢記，人易得購之，而有不熟讀一書者。古人云：「瀏覽萬卷，不若精通一卷，信知言也。」芳洲此言為道榮發，諭其子弟使著眼於此，亦信知言也。

寶永 5 年(清康熙 47 年、1708 年)12 月 22 日沒，享年 69 歲。著有《江戶紀行》一卷、《小學卮言》二卷、《海外異聞錄》六卷、《東閣吟草》一卷、《墨癡存稿》十二卷。又門人所雕刻墨本有《杏僊帖》、《四體千文》等數種。(《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四)

十一、獨立(戴曼公)

名笠，字曼公，號荷鋤人，明 杭州人。曼公其先世居山陰會稽，晉安道之後也。及祖某始移杭州。父名敬橋，官銓部。母陳氏，六產生雙男，曼公其季也。以神宗萬曆 24 年丙申 2 月 19 日，生於杭州仁和縣。

曼公手澤本《東坡詩集注》，於先輩源益卿(名謙，號冠山，通稱小笠原仲，小倉侯世臣)許。每卷有三印，一曰戴觀胤、字子辰、二曰荷鋤人、三曰戴笠印，由是觀之，初名觀胤，字子辰。又按朱彝尊所記，中更名鼎立、字則之。蓋戴笠之名，因姓命名者。及晚年為僧，名性易，字獨立，號天外戴笠人，又有就菴、天外老人、獨立一閒人、愒芳等之諸號，皆見于其遺墨印章。

朱舜尊《靜思居詩話》云，戴笠初名鼎立，字則之，後改今名，更字耘野、又字曼公，吳江人。縣學生曼公，谷隱巖耕不入城府。句如「愁邊細雨孤舟遠，夢裏青山故國春。夜雨聲中流水急，東風陌上野花開。眠鳧夢裏誰家地，啼鴉聲中故國秋。」大有孤山處士遺韻。又《明詩綜》載「偶作」一首云：「老大徒傷事事非，三年客裏故山違。涼風動地迷衰草，白露逢人透葛衣。江漢數行鴻鴈斷，天涯幾個友朋歸？凭闌盡日思佳句，西北遙瞻是落暉。」

清聖祖《佩文齋書譜》云：「戴笠字曼公，杭州人。博學能詩，兼工篆隸。崇禎中從番禺人乘桴入海，後不知其所終。」

清高宗《四庫全書提要》(史部 49 紀事本末類)云：「《永陵傳信錄》六卷，明戴笠撰。笠字耘野，吳江人。是書用紀事本末之體。一曰興獻大禮、一曰更定郊祀、一曰欽明大獄、一曰二張之獄、一曰曾夏之獄、一曰經略「和」(此字《四庫全書》作「倭」)寇。事各為卷，皆敘而後斷。其論河套事，謂『為難效之功。幸觸犯上怒，其事中止，不然請兵轉餉，工役騷擾，禍患將有大於此者』云云。則自宋以來儒者因循苟且之見，所以終明之世，無一日無邊患也。」按高宗命諸臣詳論古今典籍之醇疵，務破門戶之見，無所好惡。以其精核者，收入于文淵閣著錄；其蕪雜者，附之存目中。而以曼公遺編入著錄，其學術之醇正可以知矣。

朱禎《桐鄉縣志》云：「戴笠字曼公，杭州人。博學能詩，兼工篆隸。不欲以儒術顯，乃潛究《素問》、《難經》諸書，懸

壺濮里。崇禎中楚、蜀擾亂，公慨然曰：『此非君子避世時耶？』遂從番禺人乘桴入海，後不知所終。」今按諸書所云：「曼公在於明季，聲名著聞。未至耳順，遭鼎革之變。會僧隱元東渡，俄薙髮從行之。其舉出於不得已，實非信服釋教者，不然，則何能得收載諸家書如此乎？」

曼公天資穎悟，過目成誦，幼肄舉子之業，早登黌舍，而不喜時習八股之文。歲廿五，罹府城火災，又遭魏豎亂於朝政，竟棄帖嘩，放游西湖，欣領山水。比歲三十，未專志韻語，一日諸友使逼作詩，即應聲云：「我來溪頭坐，溪月我留宿。晴景十分清，江山競俊秀。」眾皆驚畏之。自是以後，寄情聲律，長篇巨作下筆立成。藻思涌出，清新自然，洗脫糟粕，不襲陳語，竟以歌詩名於時。

曼公歲向五十，天下騷擾，滿眼虜塵，不勝慘憤，乃往長水之語溪，晦養踪跡。時有粵人招致曼公，乘桴浮海，快滌煩襟者。癸巳上春發帆，三月直著崎港。是為承應二年(明永曆 7 年、1653 年)鎮臺橘正述(甲斐庄喜右衛門)請淹留於此，馳書上乞。曼公在崎一年而辭歸，是為踏海之啟行矣。翌年甲午七月僧隱元應徵聘東渡，將大振揚黃檗宗旨於日本，徧求堪書記之任者。曼公歎曰「將至耳順，命有幾何？矢心脫白，以畢殘喘。」狀求出家，乃歸之薙髮，即臘月八日也。

僧隆琦字隱元，姓林氏，明之福建省福州人。父名德龍，母龔氏，為八閩之望族。以明曆元年(明永曆 9 年、1655 年)八月東渡後開山於洛南兔道(今京都宇治市)曰黃檗萬福禪寺。曼

公從行之，專掌書記文翰之事。時歲六十，嘗謂高玄岱曰：「棄儒歸釋，酬同一世，風光磊落，山容踴躍，雙袞殊可哂。」而無與可語者，青天白夢之同塵也。獨事宏覽，並擔儒釋，世人稱為覺範之流亞。

萬治元年(明永曆 12 年、1658 年)九月從隱元朝參江戶，當是時貴紳高官見曼公者，莫不嘆慕。執政河越侯信綱(松平伊豆守)、參政臨江侯正次(三浦志摩守)皆欲請住于此。事沮不果，無幾歸崎。三年再東，住幻奇山居三年歸。寬文三年(清康熙 2 年、1663 年)三月八日，崎港大火罹災。自是而後，居不擇地，無礙其緣。文墨之外，又以精于方技，活潑施藥，起癈愈痼，不知其數，其所到以神醫請治者甚眾。

曼公常謂「術同道廣，治不視方，濟人及物，內外本行」，應機臨變，儒釋活路，方技又然。最長痘科。

曼公書法出於長州王寵履吉，正鋒逼古。故獲其片紙隻字者，珍而重之，猶文、董之遺墨，不啻洪璧。曼公以其法，傳之於北島雪山及高天漪。雪山傳之於細井廣澤，天漪傳之男頤齋，頤齋傳之於澤田東江。而後澤田東江雖有異論，至其執管五法，把筆三腕，撥鐙等說，皆淵源於曼公之所授受。且用水筆麝墨，日本先是無嘗知之者，又流漫於曼公之所教示。

曼公在于崎時，其孫二人代父搜索行跡，聞祖父寓于日本，竊托賈舶來見。曼公絕意來梓不還，自著一篇文，名曰《有樵別緒自刻分宗記》。

曼公壯遭代革之運，老處倫理之變，睽離妻子，晦跡異域，人世之不幸也。而從容自得，似不經思者，非涵養之有素，豈得如此乎！

讀曼公《天外老人集鈔》二卷，知其學術主於洛閩，文章經藝固不讓朱舜水。高天漪編集《獨立全集》，將刻布之，稿本罹火，散佚既舊。其言見于源良弼者所撰《獨立髮齒碑》，極知天漪家，更無副本，而其鈔之者，不詳何人所為，蓋係于天漪門人所手寫者。

曼公勢不得已，雖入釋氏，忠憤義烈，足昭映於後世。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不一而足。近時得《西湖懷感三十韻》。

寬文五年(清康熙 4 年、1665 年)三月，僧雪峯(名如一，字即非，浙江紹興縣人)東渡，無幾開山於豐後州廣壽。遙柬曼公，虛坐以待。時曼公在宇治，輒翻然往，不憚餘喘，操觚之任，勤勞不息。雪峯感其志，特就山中，造營精舍，以為憩息之所。曼公寓此，自扁曰「白雲室」。

曼公隨從隱元總七年，後辭歸崎港，寓于興福寺，或居福濟寺、或寓廣壽，而數省觀隱元不減其初。寬文十二年(清康熙 11 年、1672 年)八月省于兔道而還途中病起，平時健啖猶壯年，至此飲食稍減，眾皆勸服藥，不肯，曰：「報身非病，何藥餌之為？」倒臥匡牀，吟誦自若，一朝忽起，索筆書云「鑿鑿塵塵傍閒邨，不忘殘夢繞空軒。咄！任陀凍折梅花影，接卻江南白玉魂。」題罷溘然而逝，容貌如生，眾皆驚異，時寬文

十二年十一月六日也。享年七十七歲。葬於京都宇治黃檗山萬福寺。

曼公著述極多，皆散佚不可知。僅知其書目者，《永陵傳信錄》六卷。《流寇編年錄》、《殉國彙編》二書未詳。卷數皆在中國所著也，《一峯雙詠》二卷、《有樵別緒記》一卷、《就菴獨語》三卷。來此後所著《天外老人全集》十五卷。門人高玄岱所編輯，既佚。（《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一）

獨立臨終之前猶致書朱舜水，渠留寓日本凡十九年，對中日民族文化交流之貢獻，功不可沒。

B、日本人部份

一、栗山潛鋒

名愿、一名成信，字伯成，號潛鋒，通稱源助，平安人。仕于水府，曾從朱舜水學。

潛鋒長澤氏，有故改栗山氏，父良節，以儒術仕于淀侯憲之。侯好著述，常使良節筆記之。良節與鵜飼石齋、來名松雲友善，故使潛鋒從遊松雲，受業於門。

貞享中(1684~1687)八條王(彈正尹二品尚仁親王)好學愛士，招致儒生。石齋男鍊齋，既曳裾王門，屢談當時之人物，

竊薦潛鋒，王喜徵之，時歲十五。

潛鋒好讀國史，常慨歎保元以降建久之時，綱紀解弛，政柄移於武將。嘗錄白河帝即位而還三十年間，事之最大者數條，名曰《保建大記》上之王府。擬體裁於范祖禹《唐鑑》，取旨趣於朱文公《綱目》。其政事得失，人物淑慝，一一舉之，斷以古義，評論是非。其意以謂詳審亂幾之所起，而昭示鑑戒於後世。其議論正確，文章富贍，讀之者服其卓識，時歲十八。

潛鋒陪從松雲，看花郊外，歸則未替衣裳，據梧讀書，而惜寸陰。松雲有老僕，竊偵知之，常勸他弟子，使專從事於經史，特舉此事以為警戒，遂有能成就學業者數人云。

元祿元年(清康熙 27 年、1688 年)八條王薨，故退居柳馬場，講說授徒，而多不與時好合。或非笑之曰：「拙於處世」，潛鋒聞曰：「以拙命我甚當矣，吾與其小巧也，寧為大拙矣！」因自號大拙生。

歲二十三始遊江戶，是為元祿六年癸酉。先是水府設彰考館，編修國史，招致文學之士。鵜飼鍊齋既仕于此，預修史事。因薦舉潛鋒，受俸三十口為侍史，後累遷至史官總裁，府最重此職。與三宅觀瀾、安積澹泊分局編纂，二人常謂才識不遠及于此。不幸雖不至四十，編纂之任、檢討之擇，其力最多焉。

潛鋒留志於日本中世以降諸家記傳，收集異書，訪搜珍籍，自所謄寫六十有餘種。嘗欲倣明人毛晉汲古閣，彙集叢書，而校刊津逮秘書之舉，校訂未全而早逝。近時警者塙保喜

乙，天資強記，得讀於傍聞，博識典詁，旁通群籍。嘗借日本中世以降，遺編餘錄多已散佚。校訂千二百七十三部，題曰《群書類聚》，刊行於世。後進受其賜，其功甚偉。然其所創意，因潛鋒之所首唱云。

義公捐館舍，肅公命潛鋒暨中村篁溪掌殯葬之諸儀。公謂二人曰：「寡人欲諡先公以義，如何？」二人對曰：「論法制事，合宜曰義，見義能終曰義，君公之言極是也。」於是諡議竟定焉。

肅公使潛鋒及篁溪、酒泉竹軒、澹泊撰《義公行實》。四人相議草創，討論精覈，編成上之，潤色皆潛鋒之筆也。澹泊長於潛鋒十五歲，畏友視之，嘆賞曰：「《行實》之文，不能增損一字矣！」

潛鋒生而羸弱，若不勝衣。質性明敏，精力過絕於人。常以博通為專務，每月讀《新五代史》，或讀《唐鑑》，循環不罷。

寶永三年(清康熙 45 年、1706 年)四月七日，病瘵而沒，歲三十七。葬於駒籠龍光寺。養弟敦恒，字平藏，為嗣襲祿。敦恒又有學行，編修《參考源平盛衰記》等，亦早沒，無子嗣絕。

潛鋒所著《保元大記》二卷、《神功皇后論》一卷、《義公行實》一卷、《弊帚文集》六卷、《雜著》十卷，皆傳于家。文集雜著，後罹火災。敦恒嘗輯錄燼餘文數篇於諸書中，為二卷，曰《弊帚遺集》。《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二

二、佐佐十竹

名宗淳，字子朴，號十竹齋，通稱助三郎，讚岐人，仕于水府。

十竹姓良岑氏，丹羽，其世系出於大納言安世，其孫玄理，初居于尾張丹羽邑。十三世孫時綱，以邑命氏，移居前野稱加賀者，始出仕于岩倉城主織田信安，娶佐佐成政姊，生備前。備前冒母氏，仕于肥後侯加藤清正暨其子忠廣，後仕于高松侯生駒高俊。高俊封除，寄寓織田出雲守高長。其子義齊生七男，十竹其第五子也。義齊從備前去高松，寬永十七年（明崇禎 13 年、1640 年）五月五日，泊讚岐一小島，而產十竹於此，故幼名島之助。

義齊以多男兒，使十竹為僧。歲十五，投洛下妙心寺，薙髮，號祖淳。又參黃檗普照國師，禪機超格，無與比者。歲二十，讀畢《藏經》全函。又往來於南都北嶺、高野槇峯等之諸大刹，遍訪名僧，質問宗旨，研學百端，無所不到。最後隱居于多武峯，持律清苦，講究教宗。嘗著《六物輯釋》六卷，刊行于世，緇徒皆敬服之。

十竹博涉內典，無所不通。一日讀《梵網經》至曰：「殺父母兄弟六親，亦不能報讐。」遽然廢卷，謂：「我今有父母兄弟，不幸有死非命，雖入浮屠，豈不報讐乎！且我數葉武弁，儻有仇讐，未嘗不報，而恬不以怪，豈人情乎！」於是發疑似

於宗旨，竊有厭薄佛說之意。又讀《論語》子路問鬼神章，參考眾說，忽然省知生死之理。遂著《立志論》一篇，毀破衣鉢，謝絕其徒，蓄髮而還俗，時歲三十八。

十竹既決意還俗，無所投身，猶在寺院。僧侶或不肯之，告狀於院長，將放逐之。眾議一決，十竹大憤，鳴鐘擊板，招致滿山緇流，不論來門道眾、支院上足、僧侶盡集，悍然曰：「我蚤信三乘歸依之，今始識佛說之為妄誕，故將還俗，敢布腹心。道眾、上足皆驚駭之。詰問盤言，紛然而起；誼譁呶叨，譙責不息。十竹毫無所屈，讜論辨晰，眾皆慌然而去。

十竹蓄髮之後，負笈擔簞，東到江戶。其「出京詩」云：「誤入空門二十秋，改衣此日赴東州。功名富貴非吾願，學業不成死不休。」水府義公傳聞壯之，辟為近習，賜十口糧，後從朱舜水學。

十竹祿仕之後，奉命歷涉四方，訪搜日本中世之遺書。神祠佛閣之所藏，世官舊家之所棄，其所獲者最多矣。後屢加增至祿二百石，遂累遷彰考館編修國史總裁。及義公老於西山，世子鳳山公嗣擢為扈從長，眷遇殊厚矣。

十竹於元祿十一年(清康熙 37 年、1698 年)六月，逝世於水戶，享年五十九歲。著有《南行雜錄》六卷、《西行雜錄》六卷、《輜軒小錄》三卷、《十竹齋文集》十卷、《詩稿》二卷。(《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二)

三、田止邱

名犀，字一角，號止邱子，通稱理助。田中氏，自修為田，平安人，仕于水府。

止邱六歲喪父，十一歲與兄同仕于小濱侯忠勝(從四位下少將酒井讚岐守)，赴若狹。承應元年(明永曆 6 年、1652 年)，依侯命到江戶，受業於林羅山，學術既成，擢為儒員，寬文四年(清康熙 3 年、1664 年)，以母病致仕，歸京撫養之。無幾母沒，丁未之歲再到江戶，因仕端亭(名隆，字聊廸，京師人)推薦，釋褐於水府儒官，受祿百五十石，後預編修國史。

自少壯時，留志史學，環讀《史》、《漢》數十回。及其筮仕水府，講究日本典故，精通六史。有質問者，剖析疑義，諳記事件，不待引用本書，答問對尋，些無滯滯，人皆嘆服其強識。

止邱自朱舜水寓於府，交情尤密，常慨歎其遭屯難，而所抱負不展於時。舜水亦屢稱止邱達練時勢，有經濟之才幹。舜水答止邱書，自述其履歷。(其書曰：「弊邑遭天不造，四海陸沈。僕捐墳墓棄妻子，漂流瑣尾。似乎欲潔其身，然衡之以大倫，玷缺素多矣。幸蒙貴國寬仁破格之相容，感戢五中，莫可圖報。乙巳歲，猥辱上公招致，孟浪承命，謂鴻河不擇細流，妄冀輕塵足嶽耳。於今四年，未有少效。若曰泰山北斗，學海廣淵，即叨獎借之，過夢寐，寧敢自欺。上公謙恭下士，懇惻真誠，欲邁魏文而駕荆莊，豈彼區區交戎比方萬一。恨僕性執

才庸，不能隨機通變，空為後人作話柄耳。台臺學富名高，不意自得晉接於此，幸桃李盡在公門，乃猶斗筲自擬，遜彼瑚璉。台臺其亦知斗筲、瑚璉之所以異乎？明粢黍稷，舍此莫登，則為瑚璉；逐而不舒，隘不能容，則為斗筲矣。器則藉人而成人，不因器而限。為貴為賤，皆人之所以自取也。至若輦轂遨遊，策名熙代，來孤之初志，父母之夙心，豈有故園空老之理！僕異域飄零，亦不戚戚於此。或者重見天日，庶得展其壯猷，不然荒烟野草，安知埋沒何所？中秋為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無可為台臺道者。賤恙纏綿，奉復遲滯，前已面陳，或者少追罪戾。統希鑒炤，不宣。」)其人平生以義膽自任，不苟言其國事，而為止邱吐露胸臆，縷縷不盡，可以視止邱之為人矣。

安積澹泊初學于止邱，後學于舜水，其人以總裁國史編修，聲名高於世。徂徠書中云「田一角，博學洽聞，僕之所兄事。未至知命而逝，使此在于今日，董狐之任不讓他人。弊師朱舜水亦常稱其人，天質超倫，以為不可及矣。才學富贍，可以想視矣。」

止邱嘗校刻陳壽《三國志》。先是，《史記》、《漢書》、《後漢書》皆有刊本，未及其他，故將及晉、宋南北諸史，不果而沒。若遣之不夭逝，則必校刊歷代。《三國志序》中有言云：「方今文學之盛，雖多書肆之新刊，而猶待求漢本者不少。而明舶之到崎港也，載書籍者鮮矣。學者病焉。斯書今新刊，延及晉、宋以下，遂鉋歷代諸史，不待求漢本而足。則繙史之業足以免馬牛襟裾之耻。」今按《三國志》刻成在于寬文十年(清康熙9

年、1670年)，是時歲三十四。

寬文中，水府義公有意編述，始置史局，題曰彰考館。招致海內之俊彥，包羅一時之英才，從事編修，其書數年而成焉。止邱奉公命，作〈開彰考館記〉云：「夫史者所以記治亂、陳善惡、用勸懲之典者。故在異朝，則班馬以來，作者不乏，世世繩繩，歷史成堆。本邦自上古及中葉，猶有正史實錄，而昌泰以後，寥寥無聞，可以憾焉。我公嘗嘆之，構館於別墅，命諸儒臣，廣稽載籍。上自神武，下迄近世，作記立傳，倣班馬之遺風，以選述國史，有年於此。其欲記治亂、陳善惡、用備勸懲之典之志，可以見焉。是歲，彌欲遂其志、成其功，移史館於本邸。自擇館名曰彰考，且自書之，揭為扁額。使傅常、矩帆、仙效、順犀及筆生十許輩，間日入館，以勤其事、加警辭、止爭論、禁囂談、敬書策、起怠惰。又有守館者、有監館事者、有供使令者、有役廝養者。前書庫以便出納，後湯室以設沐浴，運行廚以賜飲食。一月六日別設講筵，使群臣無貴賤來聽焉。可謂嚴而有惠，養而且教。如公，則君師之道，其庶幾乎！嗚呼！修史者勤而勿懈，則可以終編。聽講者信而不倦，則可以入德。然則勸懲之典傳萬世，而公之名聲及無窮，聖賢之道溢一家，而群臣之風俗可以化，不亦哿乎！於是公命臣傅等涓吉日，開新館賜盛饌曰：「日已吉矣，館亦新矣，汝等各燕飲而盡歡，以賀有操觚之初，以祝有絕筆之終。」僉拜謝舞踏曰：「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其臣等之謂乎！書云，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自今而後，彌竭精力，無虧其功，則今日開館之雅會，為他年竟宴之清遊者必矣。」時寬文十二年(清

康熙 11 年、1672 年)仲夏初三日。

止邱嘗嗟嘆世之學士，徒事博洽，不精熟《五經》，建議請如漢時專門之學，以通一經，公嘉納之，俾諸儒臣分治之。《易》則人見傳，《書》則吉弘元常，《詩》則板垣矩，《禮》則中村顧言，《春秋》則止邱。當時史館中，有《五經分學記》二卷，詳記其始末，止邱訂正之。

止邱少壯之時，嘗與僧獨菴者(名玄光，字幻華，長崎人，居于京，著《獨菴護法集》)論辨詩律，為之摧駁，不能抗爭，時人以其酬答文詩為話柄，後獨菴東遊寓于牛籠長安寺，其徒刊其文詩曰「儒釋筆陣」。其書傳播一時，至鏤版滅爛，再三改雕，又至加標注於其書，刊行於世。余藏一本，其往覆論辨詩律，固無足以稱者，皆不過以驕鬚誇其所長，然勇壯銳氣，在張皇文藝，壓倒緇流，其意有可怨者。其事在寬文元年(明永曆 15 年、1661 年)十一月，止邱歲二十八時也。

義公嘗謂止邱曰：「爾向與玄光論詩，而不能勝之何與？」止邱對曰：「臣歲未至三十，學術不熟，為彼屈抑甚堪慙愧，若在今日不敢艱之，何至使彼髡擅其強辨。」公笑曰：「雖彼髡瞑目不徒送居諸。」

止邱天和二年(清康熙 21 年、1682 年)八月廿五日病瘵而沒於水府賜第，時歲四十六。所著述極多矣。其稿本謂傳于安積澹泊家，澹泊嗣絕，不知其所存。特撰《塵齋文集》十卷、《止邱子》二卷傳于世。《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二

四、林春信

林春信又名懿，字孟著，又稱又三郎，以梅洞、勉亭為號，為日本江戶幕府朱子學派大儒林羅山之嫡長孫。林春信生而聰慧，幼即由林羅山親授《大學》、唐、宋詩及《論語》、《孟子》、《中庸》、《毛詩》、《尚書》、《左傳》等，可謂博覽群書。年未十五，已熟讀史學，並精詩學，後承幕府拔擢為儒官。春信雖少年得志，惜罹重病，於日本寬文六年(清康熙 5 年、1666 年)九月即逝，享年僅二十四歲。

朱舜水於一六六五年應德川光圀之聘，初抵江戶，於幕府儒官人見竹洞齋中初見林春信。春信執弟子禮，博學卓識，舜水甚賞其才，讚曰：「沈潛貞靜，和惠愛人。寬裕亮直，不迫不阿。好揚人善，勤改己愆。孝友誠信，顧行謹言。」春信逝世之後，舜水嘆曰：「蓋天而不欲日本之興於斯文也，何為而生若人？天果欲日本之興起於斯文也，又何為而翦若人？」

林春信之祖父林羅山，以朱子學為依歸，受知於第一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康。歷任將軍秀忠、家光、家綱侍讀，亦以林家子孫主之。世代文風昌盛。林羅山逝後，春信父林鵝峰，繼掌幕府文教，司學政，為弘文院學士。朱舜水抵江戶之際，鵝峰亦曾致儀表意。春信弟林春常(鳳岡)亦曾向舜水問學。林春信著有《史館茗話》一卷、《六義堂雜記》、《梅洞全集》四十一卷、《勉亭詩集》十卷、《興來一哦》一卷、《本朝一人一首評註》十卷。《近世漢學者大事典》

五、酒泉竹軒

酒泉竹軒名弘，字道甫、惠廸，又稱彥大夫，竹軒為其號，另別號為東山、小魯庵、何憂園，九州筑前人，少孤。幼即刻苦向學，手不釋卷，應對敏捷，舉止如成人。及長，遊學長崎，問學於朱舜水，後仕於水戶藩，並入彰考館，參與《大日本史》之編輯。竹軒博覽群書，尤精經義，善講說，水戶藩侯稱其為講官第一，為人溫厚敬慎，而內有所守。卒於日本享保三年(清康熙 57 年、1718 年)，享年六十五歲。著有《江都見聞錄》一冊、《達而和名》一冊、《二十二社奉幣考》一冊、《切磋集》、《竹軒遺集》三冊、《明語要錄》一冊、《象奎知源錄》一冊、《言志集》一冊、《犬吠集》、《竹軒外集》五冊。《近世漢學者大事典》

六、藤咲僊潭

藤咲僊潭名正方，初名幹事，字叔通，又稱小右衛門，僊潭為其號，江戶人。幼時舉家遷至水戶藩，即與朱舜水學，後為彰考館吏員，參與編纂工作，又任奉行、代官等職。卒於日本寶曆十二年(清乾隆 27 年、1762 年)，享年未詳。著有《有職備考》十五卷、《禮儀類典引用記者考》一卷、《僊潭筆記》一卷、《海棠詩》一卷、《大日本史引書通考》二卷、《攝家清華正統略系》一卷、《僊潭詩稿》。《近世漢學者大事典》

七、服部其衷

服部其衷為日本加賀藩(今石川縣)孺子，幼得加賀藩家老奧村庸禮之介，就學於朱舜水，與下川三省、今井弘濟、安積澹泊同為舜水之近身弟子。朱舜水在《答奧村庸禮書》中曾云：「服部其衷前者詐病，意圖遣歸。不佞既不急促，亦不落渠殼中。今計窮而後讀書，已將一月矣。儘能記誦，音聲亦不異唐人之子，甚清亮。近日學語，譬如雛鶯，亦間關可聽，漸能作譯人。但要賢弟不為姑恤，則不佞之嚴厲可施。彼若稍有退步，便不思進步矣。向日不佞以賢弟寬和，且又遠去，此子來，故不肯受。不然何以至此？今幸稍有一線之路，其所以立身者，年幼且生蓬中，未可知也。」(中華本卷八、書簡五、頁 273)足見舜水對此異國門生，曾有過一番苦心教導。朱舜水自 1665 年赴江戶講學之後，即屢患腫毒，一病少則數日，多則數月始癒。而身在異國，舉目無親，賴以託者，僅門生而已。舜水七十四歲(1673 年)是年夏天，不慎染病，終夜喘咳，汗流無度，時時嘔吐，粥米皆不能進，舜水自意將不起。其間湯藥起居，皆賴服部其衷扶持調養，方得治癒。舜水對此初時如野駒難馴之巧慧弟子，倍為感動。

日本寬文 12 年(清康熙 11 年、1672 年)冬，德川光圀請朱舜水詳釋奠禮，並親率眾儒生於水戶學官習釋奠禮、改定儀注，乃當時日本學界之一大盛事也。日本學界久廢釋奠禮，初習屢有差錯，獨服部其衷最能勝任。朱舜水在致古市務本書中讚曰：

「其衷雖不肖，屢問剛伯，云近來頗佳。至於習禮一節，通場未有出其右者。不但出其右，即多年習禮之儒，亦無有能及之者。從容次第，禮無違錯，不吳不傲，柔順溫私，不謂其遂能及此。彼獨任人之所難為，不擇簡使，若更加之以端詳莊重，齷肅得宜，則大善矣。其他亦有一二事可觀，異日或能長進，亦未可知。惜乎！無可觀摩以為善耳。」(中華本卷九、書簡六、頁 329~330)

此後舜水每遇行禮，必以服部其衷為佐。服部其衷在〈致朱舜水書〉中曰：

「衷雖蒙老師教育，自恨童騃，茫無知識，適如以蠡量海，豈能測其滄溟。惟冀天假遐齡，他日庶可幾及高義之道耳。兩年以來釋奠習儀，進退雍容，禮儀卒度。宰相樣(德川光圀)謂：『十數百年未有之禮，先生以教日本之人，莫大之恩。』加賀守殿(前田綱紀)謂：『先生以此禮教後人，乃先生莫大之功。』賀國多士謂：三代禮儀盡在於斯。凡觀者無不稱賞歎服曰：不圖禮意之美，迺至於此。或曰：一至此地，不嚴而肅，僑慢之氣不覺銷鎔頓盡。其間老成人至有泣下者，此僅老師緒餘耳。若使老師大道得行，吾國之至魯至道不知作如何觀也。」(本書、書簡六七、頁 125) 由是觀之，朱舜水闡揚釋奠禮儀於日本，除得服部其衷終身感佩之外，更為當時之中日文化交流寫上歷史性的一頁。

八、人見竹洞

人見竹洞，玄徳君之三子，母佐藤氏。名節，字宜卿、時中，又稱又七郎、友元，號竹洞、鶴山。生於日本寬永十四年(明崇禎 10 年、1637 年)十二月八日。正保二年(明弘光、隆武元年、1645 年)四月謁嚴有公，時九歲，同年冬謁大猷公。寬文元年(明永曆 15 年、1661 年)，嚴有公以節為近侍，賜布衣。翌年冬十二月，賜年奉三百石及宅第，並與林春常共編《續本朝通鑑》。天和二年(清康熙 21 年、1682 年)朝鮮使節至日本，節奉命接待，元祿四年(清康熙 30 年、1691 年)江戶建大成殿，同七年始命節講《尚書》于大成殿之講堂，聽者如堵。節尤精詩學，朱舜水應聘江戶之後，節屢與交談問學，有舜水墨談存其詩文集中。卒於元祿九年(清康熙 35 年、1696 年)春，享年六十歲。著有《君臣言行錄》九冊，《東溪年譜》一卷、《日光紀行》二卷、《竹洞全集》二十卷、《韓使手口錄》一卷、《鶴山隨筆》四卷、《壬戌琉球拜朝記》一卷。《竹洞先生略譜》、《近世漢學者大事典》